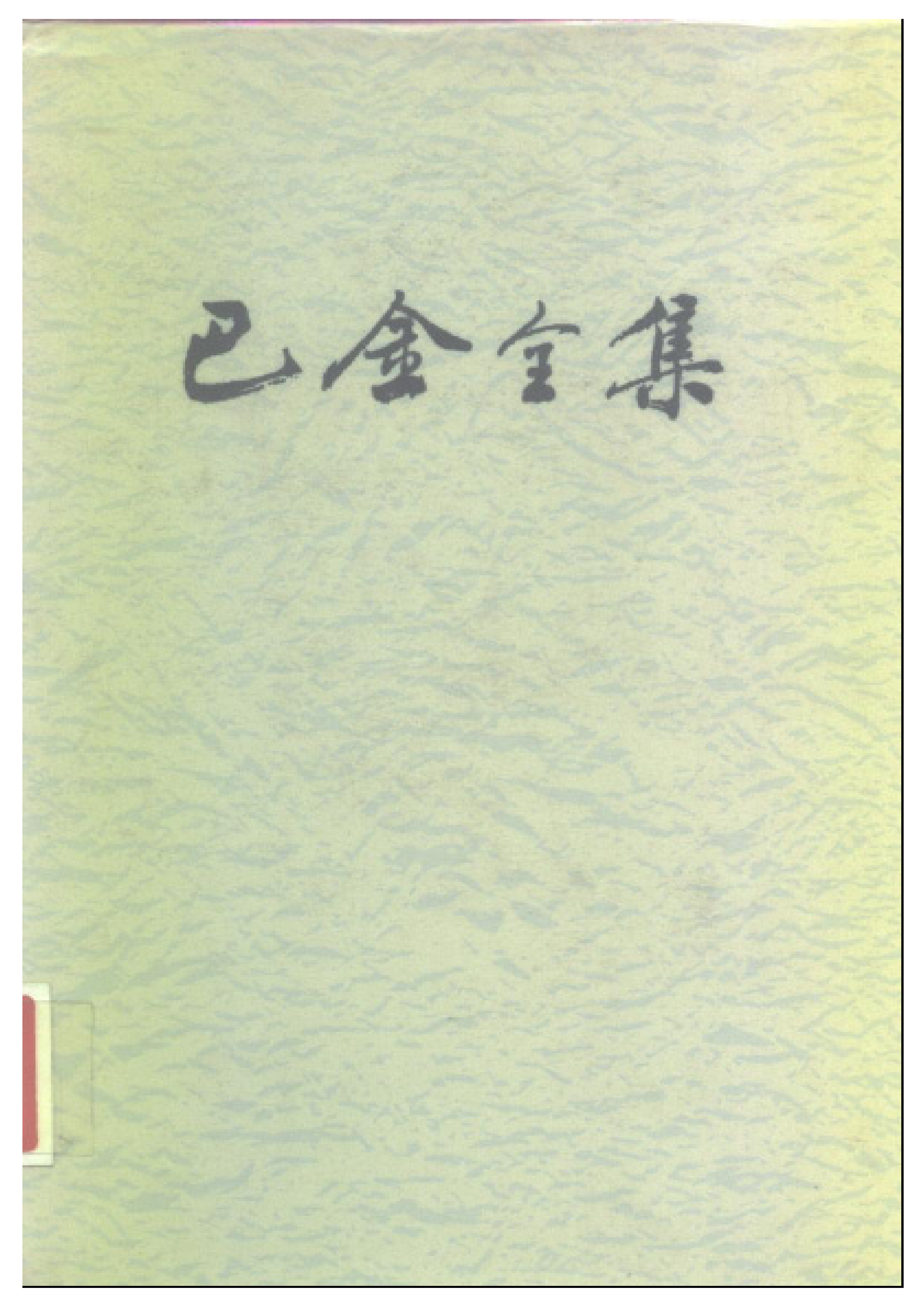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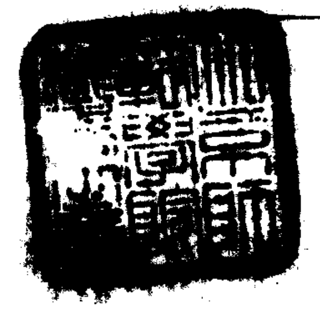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第 五 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巴金全集

（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8年北京第1版
1988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096—7/I·97
书号 10019·4205 定价 6.85 元



一九三〇年十月
摄于杭州西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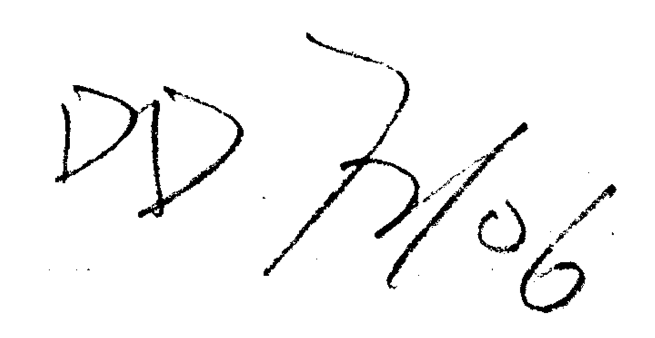
《海底梦》、《沙丁》、《利娜》初刊时书影



一九二九年四月摄于上海宝山路鸿兴坊
世界语协会前



《海底梦》、《春天里的秋天》、《沙丁》、
《雪》、《利娜》书影



目　录

海 的 梦

给一个女孩的童话

《海的梦》，原名《海底梦》。一九三二年八月由新中国书局初版，次年一月再版。

一九三六年一月由开明书店重排，迄一九四九年二月，共印行十三版(次)。

一九五三年五月，由平明出版社以开明书店纸型重印，同年七月再版。一九五八年三月收入《巴金文集》时，改名《海的梦》。

一九七九年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一版。

序

我爱海。我也爱梦。

几年前我在地中海上看见了风暴，看见了打在甲板上的浪花，看见了海的怒吼，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星一般发光的头发，海一般深沉的眼睛，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

青的天，蓝的海，图画似的岛屿，图画似的帆船。

我见着了那个想在海岛上建立“自由国家”的女郎了。

在海上人们常常做着奇异的梦。但这梦又屡屡被陆地上的残酷的现实摧毁了。

今年我以另一种心情在陆地上重温着海的梦，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我带了它去南京，为的是想在火车上重温“海的梦”。

然而上海的炮声响了。我赶回到上海只来得及看见北面天空的火光，于是又继续了一个月痛苦的、隔岸观火的生活。后来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我的住所和全部书籍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听见几个中年人的彷徨的、绝望的呼吁（“我们应该怎样做？”）以后，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在路上一面思索，一

面诅咒，这时候我又睁起眼睛做了一个梦。

陆地上的梦和海上的梦融合在一起了。旧的梦和新的梦融合在一起了。

于是又开始了我的忙碌而痛苦的生活。这其间我曾几次怀着屈辱的、悲哀的、愤怒的心情去看我那个在侵略者占领下的故居，去搬运我那些劫余的书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但这一切我终于忍受下去了。

每天傍晚我带着疲倦的身子回到朋友的家，在平静的空气中我坐下来拿起笔继续我的“海的梦”。但这不再是从前的梦，这梦里已经渗进了不少陆地上的血和泪了。

于是在平静的空气中，我搁了笔。我隐约地听见海的怒吼，我仿佛又进到海的梦中。但这不是梦，这海也不是梦里的海。这是血的海，泪的海。血是中国人民的血，泪是中国人民的泪。我把我自己的血泪也滴在这海里了。

血泪的海是不会平静的罢。那么这海的怒吼也是不会停止的。将来有一天它会怒吼得那么厉害，甚至会把那些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欢笑淹没，如那个女性所希望的。

写完了这小说，我的梦醒了。

星一般发光的头发，海一般深沉的眼睛，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

这不能够是梦。这样的一个女性是一定存在的。我要去找她，找她回来在陆地上建立她的“自由国家”。

巴　金 1932年6月。

改版题记

这本小书是我三年前的旧作，这次收回来改版重印，自己也曾校改一遍，改正了一些初版误植的字和不妥当的字句。我喜欢这本小书。我还记得写它的情形。这是热情的产物，我写它时连思索的时间也没有。是热情不许我思索，因为它自己要奔放出来。我每晚拿起笔就写，写到觉得可以暂时打住时就放下笔。我写得很快，而且自己也觉得写得痛快。写完了它，我就坐海船离开上海了。

去年年底我又写过一篇题作《海的梦》的短文，里面说：

在这只离开“海的梦”里的国土的船上，我看见了那伟大的海。白天海是平静的，只有温暖的阳光在海面上流动；晚上起了风，海就怒吼起来，那时我孤寂地站在栏杆前望着下面的海。①

又说：

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信似乎写到这里为止。其实我应该接着写下去：那山一般地涌起来的、一下就象要把轮船

---

① 见我的散文集《点滴》。

打翻似的巨浪曾经使我明白过许多事情。我做过"海的梦"。现在离开这"海的梦"里的国度时，我却在海的面前沉默了。我等着第二次的"海的梦"。

最后的话是：

我还有勇气，我还有活力，而且我还有信仰。……

带着这样坚决的自信，我掉头往四面看。周围是一片黑暗。但不久天边就有一线微光开始出现了！

现在重读《海的梦》，我还有这样的心情。我始终不曾失掉过信仰。所以我敢把这本小书（它不大象童话，又不大象小说）献给我的读者。

巴　金 1935年12月。

前　篇

一　妇人

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我们已经有三天不曾看见陆地了。在我们的周围只有蓝色的水，无边无际的，甚至在天边也不曾露出一点儿山影来。陆地上的一切对于我已经成了过去的梦痕。蓝色的海水在我的眼前展开。海水一天变换一次颜色，从明亮的蓝色变到深黑色，这告诉我们：夜来了。

对于在海上的我们，夜和日是没有多大分别的，除了海和天改变颜色外。在夜里，空气虽然比较凉爽，但是躲在舱里依旧很热。而且我的心里燃烧着一种渴望，所以我不能够早睡。她似乎也是这样。我已经这样地遇见过她三次了。

这一晚比前两次更迟。水手们也已经睡了。除了船摇动、风吹桅杆的响声，再没有别的声音。不，不能说没有别的声音，因为海水还在船底下私语，偶尔还有脚步声轻轻地从舱里送出来。

她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她靠着栏杆看海，我站在甲板上

望星星，不仅望星星，还看她，看她的头发。

海漆黑得吓人，漆黑得连白沫也被它淹没了。我从天空把眼睛移下来的时候，我只看见一片黑色。她的衣服和海水是同样的颜色。只有在头上闪耀着金黄色头发，使我记起了星光。我又抬起头去望星星。

天空是深蓝色，上面布满了星星的网。这网紧紧地盖下来，盖在我们的头上。星星在网眼上摇动，好象就要落下来一般。我曾几次想伸手去摘下几颗星星，因为它们离我太近了。看着星光我又想起她的头发，我便埋下眼睛去看她的头发。

她依旧不说话，甚至不曾动一动身子。她只顾望着海。我不知道海里有什么秘密，值得她这样久看。

于是我也走到船边。我慢慢地走着。我留意着她的举动。我想她听见我的脚步声也许会掉过头来看我。那时候我就会看见她的脸和她的眼睛了。我想看她的脸和眼睛，不仅因为我想在那里看见星光，我还想从那里知道海的秘密和她的秘密。

在这样的黑夜，一个穿着与海同样颜色的衣服的女人，头也不掉地望着海。这决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我走到了船边，我也靠栏杆站着，离她不近，但也不远。我留意她的举动，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她依旧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

好沉静的女人！看她这个样子，好象世界上就只有她一个人，还有海，此外的一切都不存在。

我失望了，我知道我再没有别的办法探到她的秘密了。但是我还不能不偷眼望她。我咳嗽，想引起她的注意。然而

这也没有用。她好象已经死了，或者成了化石了。

我又把身子向她那边移动了几步。她依旧不动，而我却没有勇气再移近些。

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冷气，好象她的身子被冷气笼罩着，或者冷气就是从她的身上发出来的。我不觉惊疑起来：她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在一个短时间内我甚至以为她是一个海妖，虽然我以前并没有见过海妖。但是过后我又觉得自己想错了，因为白天我曾在饭堂里见过她，固然我不曾看清楚她的面貌和眼睛，但身材、背影和衣服我却记得清楚。一定是她，她也许是一个寡妇，所以会有这种奇怪的举动。我知道年轻的寡妇常常有奇怪的举动。

她这样地看海，这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是一个老于航海的人，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如此地爱海。是的，一个年轻女人能够默默地对着海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我简直想象不到。但有一件事却是十分确定的：她和海之间一定有过什么关系，她的秘密和海的秘密是连在一起的。

我从她的身上无论如何探不到她的秘密了。我便埋下头去看海，我想我或者可以探出海的秘密来，而她的秘密又是和海的秘密有关联的。

我埋下头，眼前的景象马上改变了。海，我素来熟识的海这时候却变得陌生了。我只看见一片深黑色，但这不过是表面的颜色，渐渐地颜色变得很复杂了。好象在黑色下面隐藏着各种东西，各种活动的东西。深黑色的表面在动，它似乎有一种力量使得我的头也跟着它动了。我要定睛看着一处，但

是我的眼光一落在深黑色的表面上，就滑着滚起走了。复杂的颜色不住地在我的眼前晃动，但它们永远突不破深黑色的表面，所以也永远不能够被我的眼光捉住。

我的眼光继续在这表面上滚着，我仿佛听见了它的声音。于是这表面突然跳起来，张开口就把我的眼光吞下去了，然后吐出一些白沫来。我略略吃惊，随后又投下新的眼光去。

海不再象先前那样地私语了。它现在咆哮起来。它的内部似乎起了骚动，它的全个表面都在颤簸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眼光便不能够在那上面滚动了。海面到处张着口，眼光一落下去就被它吞食了，从没有一次能够回来告诉我海的秘密。

海在咆哮了。它不能忍耐地等候着它的俘虏。我的眼光自然不能够满足它的欲望。它是那样地激动，那样地饥饿。它好象在表示它已经好久没有找到牺牲品了。它跳动，它的口里喷出白沫。它似乎不能够再安静地忍耐下去了。

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恐怖。我看见它的口愈来愈张大，而载着我们的这只船却愈来愈变小了。事实上这是可能的：我们的船会随时被它吞下去。我的心厉害地跳动着。似乎有人突然间倾了一盆冷水在我的头上，我开始战抖起来，我甚至紧紧握着栏杆，害怕我的身子会被海先吞下去。

我畏怯地抬起眼睛去看她。她依旧不动。她没有做出一点害怕的样子。她和海好象彼此很了解。冷静的她和深沉的海一定是好朋友。然而奇怪的是海已经由私语变到咆哮了，而她还依旧保持着她的沉静。如果我说海的秘密是在找牺牲

品，难道她的秘密也是这个吗？她也是在等候她的俘虏吗？

我这样问自己，我却不能够给一个决定的回答。我有时甚至害怕起来，我怕她也怀着象海那样的心思。但随后我又想一个女人居然如此镇静，如此大胆，那么做男人的我岂不感到羞愧吗？这样一想我就勉强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了。

我们依旧立在那里，都不说一句话。她完全不动，我却有时掉头去看她，或者看头上的星星。

星星渐渐地隐去了，这时候天和海成了一样的颜色，天在我的头上显得很高了。船在颠簸的海上不住地向两边摇动，海开始跳荡起来，向四处喷射浪花。

"还是回舱里去睡觉罢，今晚上一定有大风浪，"我这样自语着，又掉头去看她。

她的身子似乎动了动，但是她并没有掉过脸来看我。

我的好奇心鼓舞着我，我渐渐地胆大起来。我又自语道：

"恐怕是个俄国女人罢，西欧的女人没有象这样沉静的。"

自然，这话是说给她听的，我一面说，就把身子向着她那边移得更近一点。

她并不理我。我失望了。我便把头埋下去看海，心里在盘算用什么办法打破她的沉默。

"喂！先生，请问你老是跟在我的身边，是什么意思？"一个女性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这一着我倒料不到。我惊讶地掉过头去看。

这一次我看见她的整个面貌了。我的眼睛和她的眼睛对望着。甲板上的暗淡的电灯光从侧面射过来，正射在她的脸

上，照亮了她的大半边脸。是美丽的面貌，眼睛似乎比海还深沉，额上几条皱纹使面容显得更庄严。此外再没有什么特点了。论年纪不过三十光景。

“我想知道海的秘密，我是在看海，”我低声答道，我好象在对自己说话。

“海的秘密？你想知道海的秘密？”她惊讶地问。她的眼睛突然发了光，显然地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鼓舞着她，使她的眼睛会有这样迅速的变化。但这是什么东西，我却不能够知道。她把脸又一次掉过去望海，然后又回头对我说：“这世间居然还有人想知道海的秘密！我问你，你为什么想知道海的秘密？而且关于它你已经知道了些什么？”她急切地等候着我的回答。

我自问：应该怎样回答她呢？关于海的秘密我一点也不知道，而且我想知道海的秘密，也无非为了想知道她的秘密。这是可以直说出来的吗？

我正为这件事踌躇着。她又开口了：“唉，你原来和别的男人一样。你们男人都是一样的平凡的、顺从的奴隶，都是不配知道海的秘密的！”她的脸色又变了，显然她对我失望了，失望却引起了她的愤怒。她好象在责备我：“从你们男人中间找不出一个伟大的人，只除了我的杨和那个孩子以及别的几个朋友。然而他们已经死了。”

她的严厉的面容和声音本来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她的全身好象具有一种力量，很快地就把我征服了。这究竟是什么缘故，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惶惑地向她辩解我并不是顺

从的奴隶。

“是啊，你们男人都是奴隶！不错，也许有一个时候不是的，然而等到别人拿机关枪和大炮来对付你们，你们就都跪下去了。”她说着，眼里射出火，两颊变得绯红，就在暗淡的电灯光下也可以看出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生气，我以前并不认识她。但这时候我已经猜到一点了：在她的心里一定有着一种可以撕裂人心的仇恨的记忆。我完全忘记了她的话里所含有的轻蔑，我只想知道她的秘密。

“我已经看见过不少的男人，”她继续说，“我希望在你们男人中间还可以寻出象我的杨、我的孩子那样的人，然而结果我只找到一些奴隶，一个比一个卑劣，都只知道为自己谋利益。为了这个利益他们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信仰和父母。我把我的故事、杨的故事、那个孩子的故事告诉他们，只博得他们的哂笑。是的，我每次见到一个男人，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他，可是我从来没有得到回应。我常常问自己：难道所有的男人都死光了吗？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点希望了吗？”她说着把一只手紧紧握着栏杆，用力摇撼。但是铁栏杆一点也不动。她更是愤激了，这时候她显出来她并不是一个冷静的女人。她竟然是这么热烈！

我的感情也突然变了。我很想找话安慰她，也许我还想做点事情来表示我并不是一个顺从的奴隶。可是我究竟做什么事呢？

“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一个勇敢的人，勇敢的人都死光了！”她愤激地说下去，并不等我分辩。“我努力过多少次，我又

失望过多少次。每一次努力的结果只带来更大的悲哀，贡献更大的牺牲。在埋葬了我的杨以后，我又断送了那个孩子的生命。还有许多的同情者至今憔悴在监牢里。是的，我还活着，我活在漂泊里；同样那些屠杀者，占据者，剥削者也还活在欢乐里！奴隶们也还活在痛苦里。而我们的事业却愈来愈没有希望了。从前杨死在我怀里的时候，我曾经对他宣誓要继续实现他的未竟的志愿。那个孩子死在我怀里的时候，我也宣誓要完成他的未完的工作。我找不到那个孩子的尸体。然而海却是杨的最后安息地。我的誓言也是对着海发的。海便是见证。可是从那时候起我又和它见过几次面。它永远这样对我咆哮，而我依旧这样孤零零地到处漂泊。我永远这样白费我的精力。”她说到这里就长叹一声，声音里充满了悲愤。她又把眼睛掉过去望海，对着海说：“海呀！你是见证。请你替我去告诉杨：我还活着，我还没有忘掉他，我还要不顾一切，努力实践我的誓言，一直到死！”她就不再把头掉过来了。

二　一个民族的大悲剧

我渐渐懂得她的秘密、她的悲愤的原因了。但是我不知道她的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不曾听说过杨这个人和他的运动。然而对她的话我只感到同情。我想找适当的话将这同情表示出来，使她相信我。我开始在思索。我渐渐地感觉到我的身体内部起了变化。我似乎不是先前的那个人了。我渐渐沉溺在回忆里。于是被忘却了的事情突然在我的脑子里

活动起来。我说："我愿意你相信我并不是屈辱的奴隶。我是一个席瓦次巴德。你应该知道在犹太人里面席瓦次巴德一家从来没有出过奴隶。"

我的话果然发生了效力，我看见她马上转过头来看我。她的脸被一种喜悦的光笼罩了。她用惊喜的声音问道："席瓦次巴德，就是最近在巴黎刺杀彼特留拉匪徒的那个犹太人吗？"

"是的，"我用严肃的声音回答说。"从前有一个诗人席瓦次巴德帮助波兰独立，死在战场上。又有一个少女参加俄国革命党被处了绞刑。还有一个席瓦次巴德在彼得堡的大火中因为救一个小孩葬身在火窟里。象这类的事是很多的。"

"这些我都不知道。虽然我的母亲也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关于犹太的事我知道很少。便是席瓦次巴德刺杀彼特留拉匪徒的事情，我只是偶尔在报上看见了一点简略的记载。①你可以详细地告诉我吗？"她急切地问道。

我想，这样我们是近于互相了解了。我很高兴，便热心地答道："自然，席瓦次巴德的事情，每个犹太人都高兴叙述，不管我们在思想上是否他的同志。我们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因为他把我们犹太人多少年来的大悲剧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使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怎样受苦，怎样挣扎，怎样灭亡。使他

① 犹太革命者席瓦次巴德在巴黎用手枪打死白俄将军彼特留拉，这是一件真事。席瓦次巴德的审判1927年10月下旬在巴黎举行，10月26日席瓦次巴德被判决无罪释放。27日法国《人道报》的头条新闻是："席瓦次巴德无罪释放。陪审员谴责乌克兰'波格隆'负责者、反布尔塞维克的匪帮。"

们为我们的惨痛的遭遇和英勇的努力流一滴同情的眼泪。是的，当席瓦次巴德在巴黎监狱里的时候，报纸上怎样高叫着释放！他被判决无罪出来的时候，又怎样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是的，各国人民，不仅是犹太人。……”我的热情阻塞了我的咽喉，我歇了歇，才继续说下去：“我用不着对你讲，在有些国家里多少世代以来犹太人受到的歧视和压迫。帝俄时代的‘波格隆’，你是知道的。大家都说，那种专门屠杀犹太人的运动，是沙皇政府发动来缓和人民对专制政治的不满的。在沙皇政府的奖励之下，军警，宪兵，反动分子，白党军官专以屠杀犹太人为务。我们的住屋不断地被他们侵袭，财产被抢劫，男子被杀害，女人被强奸。在南部的村落里常常大队军人提着被杀的犹太人的头在街上游行欢呼。在某一个村落里还举行着赛会来比赛所杀的犹太人的头颅的多寡（这些照片不久以前都在巴黎报纸上发表过）。在这些时候我们只有躲在家里痛哭。我们常常自问：为什么我们犹太人就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得不到一点阳光和欢笑？为什么我们该和平地遭人屠杀？我有一次亲耳听见两个白党军官谈话。一个说他曾经强奸过二十七个犹太女人；另一个说他一天里杀死了十五个犹太男子。然而那时候我年纪很轻，没有力量和他们战斗。不过我们席瓦次巴德一家也是不甘屈服的，我的老祖父就在一次反抗中被杀害了，但是他也杀死了一个白党军官，而且还保全了我的母亲。……乌克兰的彼特留拉匪徒是‘波格隆’主持者之一。他是以屠杀犹太人出名的，是邓尼金以后的最残暴的屠杀者。许多犹太人家庭常常拿他的名字来吓小孩。小

孩听见说‘彼特留拉来了’，就马上止住哭声。彼特留拉在犹太人的眼里成为一个最可怕的魔鬼。在他的指挥下犹太人被杀害的不知道有多少。”

“为什么这些事情，我以前没有听见过呢？”她奋激地，惊讶地插嘴问道。

“他们掌握着交通工具，他们有宣传的利器，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是和平的民众，我们是一盘散沙。所以我们的大悲剧无法被世界上的人知道。全世界的人都被他们用巧妙的手段欺骗了。然而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席瓦次巴德中的一个人后来居然在巴黎遇见了彼特留拉匪徒。在一个咖啡店里他和这个白党将军面对面地站着，把手枪里的五颗子弹全送进了彼特留拉的身体。他看见彼特留拉倒在地上了，才丢下手枪让人们把他捉住。他在巴黎监狱里过了一年多的生活，又经过几个星期的审判。这期间他得着全体犹太人的支持。许多犹太女人带了孩子到监里去祝福他。许多和他同住在巴黎贫民窟里的犹太平民，到法庭去叙述那些惨痛的事实。过去的南俄乡村的悲惨图画都重新展现在巴黎人民，不，各国人民的眼前了。一个白发的老人来叙述：他怎样失去了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店铺怎样被焚烧，他的东西怎样被抢劫，他自己怎样受了刀伤才从火窟中逃出来。一个青年来叙述：在他们的村落里，一天晚上众人都睡了。忽然几个军官领了一大群人唱着猥亵的狂欢的歌，打进每个人家，抢了贵重东西，杀了男人，强奸女人，他们还放火烧了房屋。他的母亲被别人抢走了，他的父亲被杀死在路上。他是被一个邻人救出来的。

……他们描写得那么详细，啊，你要是能够在法庭上听见这些惨痛的叙述啊！当时旁听席中所有的人都哭起来了。是的，所有的人，犹太人和别国人。在巴黎的报纸上还逐日披露关于'波格隆'的记载和图片，这是派人到南俄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彼特留拉的罪名证实了。于是一个被践踏的民族的大悲剧才得大白于天下，引起了各国人民的同情，而席瓦次巴德也在无罪的判决下获得了自由。是的，他获得了自由，因为正如他的辩护律师所说：'为了要判定过去的"波格隆"的罪，要禁止将来还有这种屠杀团发生，这个人，他一身肩负着全民族的悲剧，现在应该自由地离开法庭了。'这就是轰动全世界的席瓦次巴德事件的详情。"

我不再说话了。过去的梦魇抓住了我。被忘却了的惨痛的景象又开始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波格隆"已经消灭了的今天，我又一次被悲哀与愤怒压倒了。我又在身经目睹那许多次的惨剧。我在挣扎，我在回想。

三　奴隶们的故事

她静静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她不说话，她把头又掉过去望海。她很久不回过头来。

我也把头掉过去看海，因为我的心开始热得难受了，我没有办法使它安静。我注视着海，海只是咆哮，跳荡，张着它的大口要吞食一切，从漆黑的洞里时时喷出白色的浪沫，接连地发出如雷的响声。

“海，难道人间许多不平的事都被你一口吞下去了？那许多使人伤心断肠的惨剧都被你一口吞下去了？但是为什么我的眼前还有那些景象呢？我的耳边还有那些哭声呢？海，你更猛烈地咆哮起来！把那一切都冲倒罢！”我按着胸膛对海说。海只是用如雷的声音回答我。

我猛然回过头来，我看见她在注视我。我们两个人的眼睛对望着，并不避开。我们这样地望了好久。

她的眼光不再是我害怕的了。她的眼光简直要照透了我的整个身子，烧热了我的整个心。我如今也有了我的秘密，而且我的秘密也是和海的秘密有关联的。现在在她的身上我看不出一个奇异的女人，我好象很久就认识她了。我们差不多成了互相了解的朋友了：我是一个席瓦次巴德，而她的母亲也是一个犹太女人，她的杨和她的孩子又都是为着伟大的事业死去的。

“我现在终于找到一个人了，”她用清朗的声音说。“找到一个不是奴隶的人，可以把我的秘密交付给他。好罢，现在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和杨的故事。

“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叫做利伯洛的岛国，就是杨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就跟着父母来到了这里。这个岛国和许多别的国度一样，有几个坐在宫殿里发命令统治人民的酋长，有一些终日娱乐不事生产的贵族，又有一些从早晨劳动到晚上的奴隶。我的父亲不是这个岛国的人，他是到这里来经营商业的，当然不能算在这三种人里面，不过他和贵族们很接近，而且他的地位比这三种人都高。他常常带着母亲和我去参加贵族府第里

的宴会或者茶舞会。贵族府第自然非常富丽，被邀请的人除了偶尔到场的酋长们外，大半是本地的贵族，或者外国来的高等人物。因为凡是从外国来的人，在这个国家里都被人视为高等人物，受人尊敬。贵族们都以和外国的高等人物往来为荣，凡是贵族的宴会总少不了要邀请外国高等人物参加。贵族小姐自然高兴和那些高等人物往来，而我们外国女人也常常被那些贵族少年包围。我常常和一些贵族少年在一起，拿他们来开心。那时候我的确很快活。

"每天晚上我总要跟着父母去参加贵族的宴会或者舞会。在那些地方，我们被奴隶们奉承、伺候。在那些华丽的厅堂里，乐队奏着流行的曲子，一对一对的男女不知道疲倦地尽情跳舞，或者欢笑地谈话。有时候我被那些贵族少年缠得头昏了，偷偷地跑到花园里安静一会儿。我便会看见一个少女在假山背后哭泣，或者一个老人在石凳上垂泪。他们看见我就躲开了，我也不去辨认他们的面貌，因为那时候我是不屑于正眼看奴隶的。一些人在开心作乐，一些人在流泪哀哭，这样的事在这里太平常了，我也不觉得奇怪。常常在冬天我披着重裘让那些贵族少年护送出来。就在府第的门口，刚上汽车的当儿，我看见一个穿破单衫的小孩跪在冰冷的石地上，一面战抖，一面哭着讨钱。他挡住了我们的路，因此常常被那些贵族少年不怜惜地用脚踢开。

"差不多在每个贵族府第里我都听见奴隶的哭声，在门前我都看见小孩在讨钱。我们享乐，看着别人受苦，一点也不动心。

“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了。在某一个晚上我有了一个奇怪的遭遇。这个遭遇正是造成现在的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晚上我受不了那些贵族少年的纠缠，不等舞会终了，就借故一个人偷偷地逃了出来。我的汽车夫不在那儿。我看见月色很好，便自己把车子开走了。我驾驶的技术本来不好，在一条马路的转角稍微疏忽了一点，把迎面来的一部人力车撞翻了，车子被抛了好远，车上的人跌下来，汽车再从那个人的身上辗过。周围响起了叫声，是几个人的声音。我闯了祸以后，虽然知道巡捕不会干涉我（因为在这个国度里对于我们这班高等人物，巡捕从来不敢冒犯，我们的汽车辗死人，并不算是犯罪），但是我究竟有点心慌。我正要开着汽车逃走，车门忽然开了，一个青年的强壮的手腕抓住我的膀子，一句我可以懂得的话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你得下来！’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只看了那人一眼，就下了车。他是一个瘦长的青年，相貌举动和那些贵族少年完全不同，我觉得他并不讨厌。他引我去看那个受害的人，在街灯光下面我看见了地上的血迹，和那个不象人样的尸体。是一个女人，身子蜷曲着，她的全身都是血。

“那个青年在和人力车夫说话。车夫抚着伤痕带哭地对他诉说什么。车夫说完了，他便用我可以懂得的话责备我，说这完全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听从巡捕的指挥，而且在车子转弯时又开足了马力。他又告诉我：这个女人是一个病妇，车夫正拉她去看病。她的家里还有小孩，靠她做手工生活。车夫认识她，所以知道得这么详细。

"那个青年严厉地对我说了许多话，他时时用手去指那个血污的尸体。他的眼光是那样可怕，那里面含得有很深的憎恨。我完全失掉了平时的骄傲。我甚至不敢正眼看他。我惶恐得差不多要哭出来了。结果，我承认了自己的错，对他说了些解释的话，我还答应负担那个女人家里小孩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我就这样地认识了他。我知道他叫做杨。他常常为了那些小孩的事情到我的家里来。我们渐渐地就成了朋友。

"和他成为朋友，这简直是我梦想不到的事。他是一个贫苦的学生，而且和那班贵族少年不同，他简直不知道怎样讨一个女人的欢心。他在我的面前说话行动，好象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和他一样的人。

"我是在贵族少年的包围中过惯了贵妇人的生活的，我听惯了谄谀奉承的话。然而对于这个完全不同的大学生，我却一点也不讨厌。他的话，我也愿意听，因为从那里面我知道了许多未知的事情，我开始认识了一个新的世界。他的话，最初听来，也许有点不入耳，但是渐渐地我便看出来它们并不是空虚的。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真实感情的。里面都有他的憎恨、悲哀和欢乐。自然欢乐是很少的，因为据他说'在这个国度里可悲和可恨的事情太多了'。

"我认识了这个青年以后，我的生活也渐渐地起了一些变化。我不高兴跟那些贵族少年往来了。我不再象从前那样在宴会、茶舞会里浪费光阴了。我对这些不感到兴趣了。好象我的身体内有一种力量被杨唤起来了。我觉得我的身体内充

满了一种东西，须得发泄出来。我常常听见我内心的呼唤，呼唤我去做一件有益的工作。

“我开始读着杨借给我的书，思索杨告诉我的话；有时我还跟他一起到奴隶们的住处观察他们的生活。我们常常去看那个被辗死的病妇的小孩们。他们也住在奴隶们住的地方，由一个亲戚照应着。他们的生活和教育的费用固然是我负担的，但数目也很有限，并不能够把他们从奴隶的境地中救出来，而同时我的父母已经表示不让我继续负担这些费用了。

“我是靠父母生活的。他们宁愿我花更多的钱购买衣服和装饰品，却不愿意我拿更少的钱去帮助受害者的几个小孩。我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我和杨的亲密的往来，这都是我的父母所不满意的。他们更不愿意我跟那班贵族少年绝交。因此我常常跟父母争吵。后来有一次我们吵得太厉害了，我受不下去，便从家里逃了出来。

“我对杨发生了爱情。我们两个现在十分了解，而且有了同样的思想。我的思想并不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一半还是我跟着杨观察、体验实际生活以后的结果。

“我脱离家庭是经过几次踌躇以后才决定的。在那些时候，我的内心发生了大的斗争。我差不多每晚上都看见那个被汽车辗死的病妇的血污的身体，和那些在奴隶住所里面的人的憔悴的面貌，我的耳里尽是呻吟哭泣的声音。我的梦魇太多了，我常常从梦里哭醒来，父母都不能够安慰我。只有杨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才能够摆脱恐怖。在他的身上我找到了保护的力量。所以我的父母要我决定在他们和杨之间选择的

时候，我就跟着杨跑了。

“杨的身世我完全知道了。他是一个奴隶的后代。他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他在幼小的时候就经历过了种种困苦的生活。以后他偶然得到一个好心的贵族的帮助进了学校受教育。后来那个贵族死了，他便靠着自己的努力，勉强支持下去。他常常是这样的：上半天进学校去读书，下半天去做奴隶。他困苦地挣扎下去，他成功了。他住在奴隶中间，他自己也还过着奴隶的生活，所以他得到奴隶们的敬爱和信任。

“我从家里逃出来以后，就和杨同住在奴隶的住所里。我现在是他的妻子了。我脱下了贵妇人的服饰，穿上奴隶的衣服，我开始象奴隶那样地在我们的新家庭里操作。我和杨，和那些奴隶们分担着愁苦与贫穷。我开始了解奴隶们，我已经懂得他们的语言了。

“自然这种操作是我所不能胜任的。如果不是杨常常给我鼓励和安慰，如果不是那些奴隶们给我真挚的同情和帮助，恐怕我早已跑回家去了。母亲原先就料到这一层，她说：‘我相信你没有勇气跟家庭脱离关系，你出去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回家来哀求我的宽恕。’

“但是我终于忍耐着支持下去了。渐渐地我习惯了这种生活，而且在这种生活里，在杨的爱情和信任里，在众人的同情和帮助里，我感到极大的快乐。这是我从前做贵妇人的时候所不曾感到过的。

“我和杨开始努力来改善奴隶们的生活：我们帮助他们求得知识，减少他们的困苦；我们使他们互相亲爱，互相了解。

我们的理想是，使他们全体变成一个大家族，用全体的力量来谋大家共同的幸福。

"于是一种新的宗教起来了。杨和我并不是新宗教的创造者，我们不过是它的信徒。我们得到了一些忠实的帮助者，这都是杨的朋友和同学。

"渐渐地新宗教在奴隶们中间传布出去了。它已经得到了不少的信奉者。而且我们的努力也有了效果。奴隶们的生活已经略略改善了，困苦也稍稍减少了。我们正在高兴我们没有白费我们的光阴和精力。

"然而另一种努力发生了。酋长，贵族，高等人物看出来新宗教的存在对他们的统治不利；他们知道奴隶的知识增加、奴隶的生活改善是对他们大不利的。因此他们便努力来制止新宗教的传布，而且加强对奴隶们的压制。这种努力的领导者中间有一个就是我的父亲。

"我们的努力横遭摧残了。奴隶们的境遇比从前更困苦了。他们如今简直沉沦在黑暗的深渊里。许多人因为不能忍受困苦而自杀，许多人被繁重的工作压倒而病废。整个岛国被奴隶们的哭声淹没了。只有在宫殿里的酋长们，在府第里的贵族们，在别墅里的高等人物们才听不见奴隶们的哭声。每个奴隶在做完了一天繁重的工作以后，都含着眼泪跪在地上，虔诚地祈祷一个救世主降临来解救他们。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生活是最痛苦的。每天晚上杨带着疲倦的身体和阴郁的面貌回到家里来，总要用拳头打他自己的胸膛。我们不说话，彼此望着，两个人的眼睛都被泪水润

湿了。在这时候周围的奴隶们的祷告声和哭诉声高响起来，我们好象沉在血泪的苦海里面了。于是一种尖锐的哭声突然响起来。我们知道又有一个或者几个奴隶死了。

"在这种时候我的杨常常抓起一把菜刀，或者拿了一支手枪，他要在深夜跑出去。他并不说话，但是我看见他的脸色，我就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事。我便死死地挽住他，不要他出去。我又苦苦地向他解说我们所负的责任。他的激情终于渐渐地消退了。他长叹了一声，便把武器放下了。

"然而我们并没有绝望，我们仍然在困苦的环境中做那长期奋斗的工作。我们，我和杨，还有杨的朋友和同学。

"但是另一个大事变爆发了，这是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原来在那些高等人物中间起了纠纷。其中有一种自称为高族的人竟然乘着岛国奴隶们陷入苦海里的时机，勾结岛国的酋长和贵族派兵来占领这个岛国的奴隶区域。高国离岛国最近，所以在很短的时期中他们的兵舰就把岛国包围了，他们的军队就在岛国登岸了。

"岛国的酋长和贵族们好象不曾看见这件事，他们一点也不作声让高国的高等人物们横行，因为奴隶区域被占领，其结果不过加重奴隶们的负担，使他们在两重压迫下面讨生活，对于岛国的酋长和贵族们是没有一点损害的。

"然而对于奴隶自身，高国的占领却是对他们的致命的打击。不管他们在平时怎样地屈服，怎样地只知道哭泣和祷告，这时候在杨和他的朋友们的鼓舞下，他们起来保护自己抵抗外来的侵入者了。

“是的，他们在最初也和别的国度里的奴隶一样，只是惶恐地向酋长和贵族们哀告，要求那班人保护他们，直到后来看见他们的哀求完全白费了，他们才想起自卫的一条路。但是这时候如果不是在圆街发生了大屠杀来刺激他们，他们也不会那样勇猛地战斗的。

“说起圆街的大屠杀，至今还使我的心里燃起憎恨和复仇的火焰。我想人对于人的残酷恐怕再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便是你所叙述的‘波格隆’时代反动统治者对犹太人的杀害也远不及它。

“在一个无月的夜里，住在圆街的奴隶们都已经睡熟了。大队的高国军人突然冲进了圆街，立刻把这条街占领了。然后他们打破每一家的门户，把所有的男人捉出来，赶到邻近圆街的一个广场上，用机关枪来扫射。一排一排的人死了，尸体压着尸体。老人和小孩也都死在那里。有三四个小孩逃走了，却被他们捉住一个，用刺刀在他的身上乱戳，让他呻吟哀号以至于死。

“于是女人的恶运到了。所有圆街的女人，不论老少都被他们奸污了，或者轮奸，或者残杀。他们的兽欲发泄尽了，便把被奸的女人刺死，然后点燃火把所有的房屋烧光，让那些未死的女人活活的葬身在火窟里。

“这个夜晚我们还没有睡，我们正在和一些奴隶谈话。两个小孩跑了来，他们哭着叫喊：‘圆街完了！高国军队来了！我的爸爸、哥哥都被机关枪打死了。妈妈也被他们捉走了。’他们刚刚把话说完，便又有几个人跑来报告圆街的消息。接

着我们就看见天空的火光。北方的一部分天空已经变了颜色。'火！火！火！圆街完了！'几个女人哀声叫着。杨正在注意地听着那两个小孩的详细的叙述。

“我有点不相信他们的话，然而天空中的逐渐蔓延的火势却又证实了他们所报告的事实。我的心开始战抖起来。在和平的地方用机关枪屠杀和平的人民，奸污妇女，烧毁房屋，不管圆街跟这里还隔了许多条马路，不管我的眼前还现着怎样和平而悲哀的景象，这大屠杀的消息也可以使我的血沸腾，何况在短时间以后圆街的大屠杀惨剧就会搬到这里来重演呢！

“我望着火势，我仿佛还听见许多女人的哀号，我的眼前现出她们的挣扎的景象，我觉得我自己马上就要躺在她们中间了。我起初略有点恐怖，以后憎恨就迷住了我的眼睛，我在心里发出恶毒的诅咒，我诅咒那些屠杀者马上灭亡！

“我们这一带立刻起了大的骚动。杨出去几次，又走了回来。他和许多人谈过话。我们在一个紧急的会议里，决定了行动的计划。

“不久又有人来说和圆街邻近的月街也起了火，屠杀者的军队已经侵入了星街。那几条街的人都逃到我们这一带来了。一霎时哭声震动了空气。我们好象到了维苏威火山① 爆发的时候了。

“不久星街又起了火。高国兵士狂欢地向着云街进发。我们焦急地听着这个不祥的消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只

---

① 维苏威火山：在意大利南部，公元79年火山爆发，把山脚下的古城庞贝整个埋在灰堆里面。

得让他们去踩躏我们那些和平的兄弟。

“后来杨回来了。他告诉我，我们已经在池街准备好了。池街接连着云街，他们不能够再畅快地前进了。果然他们进了池街就遇到我们的埋伏。这一次算是替圆街的遭难者报了仇：我们的队伍虽然没有锋利的武器（我们只有菜刀、铁棒、锄头和很少的手枪），但我们却出其不意地把他们全部解决了，他们带来的新式武器也都给我们缴获了。于是我们的临时集合的队伍便向云街前进，一直到了月街，一面救熄了星街和月街的火。

“这个胜利的消息传到后面来的时候，所有的奴隶们，甚至丧失了房屋和家人的，也都一致欢呼庆祝。在他们的眼里自由的幻象从没有显得象这样美丽。在愁云笼罩着的奴隶区域里从来就看不见人们笑语作乐的。这一次表现出来：所有的奴隶一心一意地团结起来抵抗外来的屠杀者了。

“这次的胜利自然是空前的。不但那些屠杀者和高国的高等人物没有料到，便是岛国的酋长和贵族们也万万料不到。然而胜利的结果一方面引起了岛国酋长和贵族们的妒忌，另一方面又招来高国军队的更残酷的屠杀。

“屠杀者的军队又登岸了。他们带了最新式的武器向着奴隶区域进攻。奴隶们在杨的领导之下尽力抵抗。他们拿肉身来对付炮弹，不顾一切牺牲地为他们的自由战斗。一批人死了，又添了一批新的。他们一步也不肯退让。他们不再是顺从的奴隶了，他们如今是勇敢的英雄。

“在这种顽强的抵抗下，屠杀者的枪炮都没有用了。屠杀

者一连进攻了三天，都不能够进占一寸的土地。他们便用硫磺弹焚烧奴隶区域内的房屋，他们又用飞机乱丢炸弹，杀害奴隶的家属。他们躲在安全的天空中或者远地方，却用精良的武器杀害无抵抗的妇人小孩，这些又卑劣又残酷的东西！

“在我们这个奴隶区域里到处都起火了。虽然我们努力救火，也没有多大用处。硫磺弹不住地飞来，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飞机也常常掷下几百磅重的炸弹。每天总有几十处起火，许多房屋被烧毁，许多人被炸死。到处躺着死尸，已经来不及掩埋了。在前线的人也是大批地伤亡。

“我们的阵线实在守不住了。我们的队伍死伤的太多了。他们不敢和我们面对面地作战，他们只是用飞机炸弹和硫磺弹来屠杀我们。我们的肉身究竟抵抗不住。而且每条街都起了火，每条街都堆着尸体。食物的来源断绝了，饮料也缺乏了。整个奴隶区域里，秩序很混乱。我们的队伍只得往后退了。于是他们在大炮的掩护下追过来，很快地就把奴隶区域占了大半，继续他们的屠杀。

“我们又勉强支持了一天，他们终于把全部区域占领了。所有参加战争的人都免不掉一死，除了极少数投降的而外，没有一个活着。

“我们的抵抗完全失败了。我跟着杨和几个朋友退到最后的一条街。杨还在计划反攻，但已经没有一点办法了。我们的眼前尽是黑烟，脚下是碎砖破片和死尸。到处都有屠杀者的欢呼和我们姊妹们的哀号。

“我恐怖地、激动地拉着杨，要他跟着我逃出去，他一定不

肯。在这争执中我才发觉他已经受伤了，是在胸部。我拉着他走进一个没有了主人的人家。他的几个朋友留在外面阻拦那些追来搜索的高国军人。我使他睡倒在床上，我解开他的衣服，那已经被血浸透了。我打算去找点水来给他洗伤。他却用他的微微战抖的手拉住我，不要我走。他用急促的声音说：'里娜，你不要去，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并不怕死，只是我失败而死，我很不甘心。……你不要思念我，不要为我哭，你应该为那许多人哭，那许多人，已经死了的，和以后要在更屈辱的境地中生活的。……你应该继续做我的未完的工作。……不要把你的青春浪费在悲哀和痛哭里。……完了，我们失败了，他们胜利了，在我们贡献了这么大的牺牲以后！……这个思想我实在不能够忍受！我信赖你，你要答应我：你会替我复仇，替这许多人复仇，你会使我的理想实现！……他们要来了，你快点走罢！不要管我！……我还要求你一件事：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会找到我的尸首，请你把它抛到海里去。把我的尸首拿去喂海！我的憎恨是不会消灭的，我会使海咆哮得更厉害，颠簸得更凶猛！……倘使将来你不能够替我们复仇，赶走那些屠杀者，建立起我们的自由国家，实现我们的新宗教……我自已也会借着海的力量把这奴隶区域全部淹没。'

"我感动地听清楚了这些话，我把他稍微扶起来。我对着他发誓要照他的愿望做。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就倒下去，把眼睛永闭了。我用全个心灵去哭唤他，都不能使他醒过来。我的杨就这样地死了。

“我俯下身子，抱着他的尸体。我狂吻他的还有热气的脸。我哭唤他。我流了许多眼泪在他的脸上。我一生从没有象这样地痛哭过。这时候我忘记了外面的一切：枪声，呐喊声，狂欢声，哀泣声，呻吟声。

“天渐渐地黑了。我突然离开杨的尸体站起来，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开了门，把头伸出去往外面看。眼前是一片红光，隐约地照见几个人影。那是一些奴隶。没有高国军人走近来，虽然他们的欢呼声还不断地送到我的耳边。杨的几个朋友已经看不见了。我大胆地唤了两三声，不见人答应。偶尔有几粒枪弹或碎瓦片在空中飞过。我又掩上了门。我拿一床破被褥裹住杨的尸体，然后出去叫了一个奴隶来。他起初还不敢听从我的话把这个包裹扛出去。但是他知道了这是杨的尸首，他就不顾一切地把它扛在肩头跟着我走出去了。

“我们踏着瓦砾走，一路上不敢说一句话，怕被高国军人听见。我们总是择着火势较小的街道走，然而不得不穿过两三条正在焚烧的街道。眼前是一片火光，我不能够分辨出前面的路来，街上到处都是死尸。空气非常闷热，又带恶臭。更可怕的是葬身在火窟里逃不出来的人的惨痛的呻吟。我们勉强找一个空隙走过去，但终于被火焰阻回来。在后面又起了喊杀的声音。我们没有路可走了：不是和杨的遗体同葬在火里，就会落在高国军人的手中。这是最紧要的关头。为了杨的缘故，为了他的事业的缘故，我们必须冲过去。我把这个意思告诉那个奴隶。他很感动。他叫我紧紧跟着他，让他试试看。

“我们冲过去了。我觉得一脸一身都是火，然而我并没有受伤。我的头发稍微焦了一点，那个奴隶差不多全身着了火。他一直冲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便倒在街上乱滚，才把身上的火弄灭了。裹尸的被褥也着火了，我们抛弃了它。他扛着尸体继续往前走。

“我的头昏了，身体也很疲倦，如果不是一个理想支持着我，我已经倒在地上了。我忍耐着一切，继续朝前走。在路上我看见了几个尸体，他们都是杨的朋友。他们一身血污，都是新近被杀死的。奴隶中的英雄们就这样地灭亡了！

“路上我们还遇着几个高国军人，但我们都想法避开了。我们又遇见两三个奴隶，他们向我打听杨的下落。他们知道了杨的死讯，便哭着说：‘我们的房屋烧光了！我们以后拿什么来生活？杨死了，还有谁来帮忙我们？高国军队来了，我们一辈子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了！’

“我没有回答他们。我只有陪着他们流泪。我望着他们的憔悴的瘦脸，我的心痛得厉害。我想难道我们就只有哭的权利吗？我抬头望天。天空被一片火光笼罩着，我找不到平时的那个蓝天了。不远处传来高国人的欢呼，奴隶们和女人们的呻吟哀号。我觉得我的心会因憎恨而破裂了。我反复地自问：‘正义在什么地方？’但我却得不到一个回答。我偶尔把眼光落在街心的死尸上面。有几具死尸已经被烧得没有一点人样了，身子紧缩着，成了一堆骨头，头离开了身体，而且变得很小。我把眼光落在那上面，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什么东西烧焦的声音。我再想到那些人当初活着的时候，我曾经和他

们在一起生活、谈话、往来，那时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这么一想我的心又抖得厉害了。憎恨又迷住了我的眼睛。我对自己宣誓说：'倘使这个世界不翻转过来，倘使这些人的悲惨的命运得不到补偿，倘使他们的牺牲得不到一点代价，那么人间就永不会有正义了。然而我是要使这正义实现的。我还活着，我要来继续杨的事业，我要使杨的努力不致成为白费。我要来勇敢地实践我的誓言。'

"我觉得我好象又从死亡中挣扎出来了。我在我的身上发现了无比的勇气，我以为我可以抵抗全世界的恶了。我便催促那个奴隶加快脚步走。我不再害怕遇见高国兵士了。

"我们又走过许多条街，终于走出了奴隶区域。我们到了海边了。我们又沿着海岸走，到了目的地时已经过了午夜了。那个奴隶把杨的尸体交给我。他对我说：'这是杨的身体，我对于他算是尽了一点力，尽了这一点我所能够为他尽的力。他是我一生最敬爱的人，我……'他的声调突然变了。他立刻倒在沙滩上，滚了几下就不动了。我知道这个人把他的生命献给杨了。我感动得不能够多说话。我含着眼泪望着他，我接连说：'我是知道感激的，我决不会使你的牺牲成为白费！'

"然而现在我倒真使他的牺牲成为白费了！在他死后的这几年，在杨死后的这几年，我还没有做出一件事来。提到这个我只有心痛！

"于是我掉头去望海。海面上是黑沉沉的一片，望不出一点儿边际。东北角上有些高国兵舰不时在放射强烈的探照灯光。波浪汹涌，带着巨大的声音接连打击海岸和沙滩。大部

分的沙滩已经被淹没了，但是海浪还在向前涌。我望着那个开始咆哮的海，我想起了杨的最后的遗言。我现在就要拿杨的身体来喂海了。我紧紧抱着他，在他的脸上狂吻了许久。终于我横了心肠把杨的身体抛下海去。我看着他的身体在海面上漂浮，突然被一个大浪卷了去就看不见了。我又把那个奴隶的尸体也抛到海里去。在一瞬间，这两个为自由牺牲的战士的身体就消失在海里了。

"我许久望着海，我想从那里看出一些变化来。然而那里只是黑沉沉的一片。海固然还在咆哮，还在颠簸，然而并不是那样厉害，那样凶猛，它决不能够把奴隶区域淹没。在吞食了这两个为自由牺牲的战士以后，海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一点变化。

"我等了许久。海却逐渐地变了颜色，天快亮了。我站在海边，好象是做了一场大梦。杨的身体没有了，那个奴隶的身体也没有了。我的手上还有血迹。我觉得杨的血还在那里燃烧。这不能够是梦。我又回头去望奴隶区域。那里还被黑烟笼罩着。于是一幕一幕的惨剧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杨的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除了在我的心里和手上外，我再也找不到他的遗迹。我再注意地去看海。海面似乎更平静了。我不能够知道海的秘密。我的心痛得厉害，我的精力几乎因失望而消失了。

"时候还早，可是我不能够再留在海边了。我便转身回去，回到那开始活动起来的街市里去。我先走到贵族区域。在红木修砌的马路上跪着一排一排的奴隶，他们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呼吁。我的眼前尽是些愁苦的脸。我走过他们的身边，几个人拉着我的衣裙哭诉道：'完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的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一切全没有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有谁来救我们？杨呢？我们的杨呢？他还活着吗？他们不曾伤害他吗？'从声音里，从面貌上我都知道他们一夜没有睡觉。他们大概已经在这里跪了一个整夜了。

"我咬紧嘴唇皮，过了许久，才吐出一句话：'杨死了！'我还想和他们多谈几句。然而巡捕来了，来赶他们去服侍贵族和高等人物去。他们听不到我的别的话，我已经把他们的希望打破了。

"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带着眼泪回头来望我，象要和我说什么话似的，但也没有说出来。我的眼光和他们的对射着。我忽然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们好象在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来继续杨的工作，你看，我们也会抛掉一切来跟随你。'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的人都低下头不作声，象牲畜一样地被巡捕赶着向前走，赶进每个贵族的府第去，高等人物的别墅去，酋长的宫殿去。

"我望着，望着，我的心里充满了愤怒。我看了看我的手，可惜两只手都是空的。我没有武器。我只得瞪着眼睛让巡捕把他们赶走了。至于巡捕呢，他不敢看我，因为我究竟是一个高等人物。

"我沿着红木的马路闲走，我想找到一个可以和我谈话的人。然而马路上异常清静。每个府第和别墅的巍峨的大门关住了里面的一切。每一家门口都有一个巡捕站岗。在十字路

口有两个高等国度的兵士执着枪立在那里。偶尔有一辆高国的铁甲车在路中间驰过，或者一个高国兵士掮着枪在人行道上闲走。空气是十分安静，我万想不到就在这附近的地方会发生这几天来的大屠杀。我疑惑我是在做梦，我便想象着几天以前的奴隶区域里的景象。我向着奴隶区域走去，我以为我会看见我平时熟识的人和熟识的地方。

"我走完了红木的马路，我便走进奴隶区域了。在交界的地方驻扎着一小队高国兵士，我经过，并没有被他们留难，因为我是一个高等人物。有几个奴隶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们，被他们缚在电线杆上痛打。

"我走进去了。我信步走着，因为我已经辨认不出来街道了。我的面前横着烧焦的断木和破瓦，堆得相当高。我站在瓦砾堆上，引目四望。没有什么东西阻拦我的眼光。完好的房屋都没有了。到处都是瓦砾堆。有几间房屋还剩了个空架子，里面完全是空的；有的房屋倒塌了，只剩下一堵墙壁。有几条街上还留着孤零零的几间房屋。

"我认不出哪里是圆街，月街，云街，池街。我胡乱走着。我踏着瓦砾堆，有些地方还有热气。我非常小心，怕踏着没有爆炸的炮弹。在一堵墙壁下面躺着一具尸体，身上涂满了血迹，是新近被杀死的。离这尸体不远，有一个女人的尸体，她仰卧着，我看见了她的脸。我认识她，这个年轻的女人。她的住处和我们隔得很近。她时常提着篮子帮我到市场去买菜，提着桶到广场去提水。这个活泼可爱的少妇，她出嫁不到两年，现在却躺在这里了。她的脸白得象一张纸，她的眼睛闭

着。她的嘴微微张开，里面还有血在流。她的身子赤裸着，下身尽是血。我想唤她的名字，在平时我们太熟习了。我的脑子里还深映着她的活泼的姿态。但是眼前的一切把我的幻象打破了。她躺在那里，也不动一下。我不能够再看她了。泪珠迷了我的眼睛，我把手按住胸膛，毅然往前面走了。

“在路上我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女性的声音：‘里娜，’好象那个女人在后面唤我。我掉过头，没有一个人影。她的尸体静静地躺在那里。忽然我被一个痛苦的思想压倒了。我非常后悔，我悔恨我来迟了。我想要是我早来一些时候，我还可以把她救出来，我还可以使她免掉那惨痛的命运。然而现在太迟了。如今出现在我的眼前的不是她的活泼的姿态，却是她的流血的嘴。她的嘴张开，好象在叫着复仇。

“我走在路上，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复仇的思想。这个女人的死给我带来更大的激动。杨死了，但是他把未完的事业交付与我，我还有安慰他的机会。至于这个女人，我拿什么来安慰她呢？拿什么来补偿她所贡献的牺牲，洗涤她所遭受的凌辱呢？她死了！我不能够帮助她，不能够拉她起来向她絮絮地宣传我们的新宗教，说将来一切都会翻过来，被践踏的会得到安乐，做奴隶的会得到自由。这些话如今都没有用了。我无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不能够安慰她了！我憎恨，我悲痛。我觉得一种破坏的激情快要在我的身体内发生了。我想毁灭一切，把整个奴隶区域毁掉。不让那些高国的占领者留下一个。但是我从什么地方去找武器呢？

“我走在路上，我用憎恨的眼光看周围的一切。一队高国

兵士在瓦砾堆上走过去了。几个奴隶躬着腰在瓦砾堆里挖掘。一个老妇坐在她的成了废墟的家门前低声哭泣。另一个女人牵了两个孩子找寻她的失去的丈夫。几个老人一路上摇头叹气。最悲惨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他守着一具烧焦了的尸体痛哭，却被一个高国兵士在他的手臂上戳了一刺刀。

"我走着，一路上遇见不少的奴隶，都低着头不说一句话，好象尽是些影子。一个奴隶带着笑容恭敬地听一个高国兵士说话；另一个高国兵士领着五六个奴隶在搬运东西。

"我走到那些比较完整的街道。那里驻扎着大队的高国兵士。他们有刺刀，有手枪，有机关枪，有大炮。我看见一些奴隶在服侍他们，但里面却没有一个女人。

"我又往前面走，我走到最后的一条街。街上到处留着血迹，已经成了黑红色。每一个人家都住了高国兵士，所有的大门开着，有些兵士在里面唱歌。我走过一家门前，我认得那是杨绝命的地方，但那里也被高国兵士占领了。整个奴隶区域里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了。便是屈服了的奴隶也只得栖息在断壁颓垣下面，他们有的那一点东西也给高国兵士拿走了。更悲惨的命运在前面等待他们。对于他们，我只有怜悯。

"我走出来，路上遇着几个高等国度的军官，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每看见悲惨的景象，总要发几声笑语。他们好象在看演戏，没有一点同情心。一个奴隶低着头走，不留心撞到一个高大的军官的身上，他连忙向那军官谢罪，却被军官一脚踢倒在地上，那一只沉重的马靴！我看见那个人抚着伤痕，默默地挣扎，半晌爬不起来。然而军官却得意地对同伴说：'这种

奴隶真应该让高国人捉来象猪一般地宰杀！'便扬长地去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我的心痛得太厉害了。我并没有安慰那个奴隶，因为我知道这时候话没有用处，我不能够做一个虚伪的慈善家。我曾经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然而如今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沉沦在黑暗的深渊，却不能够拯救他们。我太脆弱了。

"是的，我太脆弱了！我不能够帮助那些奴隶，我不能够加害于那些屠杀者，占领者。在反抗运动失败，大批的奴隶被屠杀，我的杨殉了道以后，我却靠着贵妇人的资格回到被占领的奴隶区域来，旁观着失败的奴隶们的悲惨生活和胜利的占领者的残酷行为。我太脆弱了。

"我走出了奴隶区域，好象离开了一个地狱。我又走进红木的马路。这时候马路变得非常热闹了。许多汽车接连地飞驰着，成了两根不断的线。汽车里坐的尽是贵族小姐和高等人物，或者贵妇人和贵族少年。每个宫殿、府第和别墅里面都传出来音乐声，每家门口都站了两排奴隶，恭敬地伺候客人的出入。到处是男人的笑声和女人的娇语。我现在走进另一个世界里面了。

"是的，在这个地方竟然分成了两个世界。人们是并不互相关联的。奴隶们在那边流血，哭泣，受侮辱；而酋长、贵族、高等人物却畅快地在这里笑乐。我起初有点不了解，但是不久我想起先前听见的一句话：'这种奴隶真应该让高国人捉来象猪一般地宰杀，'我也就明白了。对于奴隶们，同情和正义是不存在的。这些'东西'是专为另一些人设的。一切的希望

都断绝了。留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点用处，他们不会出来站在奴隶一边跟高国的占领者作斗争的。奴隶们的命运只有靠奴隶自己决定。然而在这次反抗运动失败以后，奴隶中间的英雄已经死光了，剩下的一些人都没有力量来继续斗争。

“完了，我们的希望就这样地完结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实践我的誓言，我已经无法继续杨的工作了。”

她说了这许久，才住了口，接着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她的叙述引起了我的悲哀，我的愤怒，我的同情，我的眼泪。我竟然忘记了自己，我仿佛就是她的叙述中的主人公。直到她闭了嘴，我才从另一个世界里醒过来，我才看见我依旧在船上，在我的前面是漆黑一片的海。这里并没有高国兵士，也没有奴隶。只有她，一个贵妇人。但是她的存在给我证实了她所叙述的一切。

我很想知道她的故事的结局，我很关心那些奴隶们的命运。我很希望她马上接着说下去。我害怕她的嘴一旦闭上就不再张开。我焦急地望着她的脸和眼睛，那上面好象罩了一层薄雾，我不能够知道她这时候的心情。

忽然她把头掉过去大声对着海说：“海，你既然咆哮得这么厉害，颠簸得这么凶猛，为什么你不起来把那岛国的奴隶区域淹没呢？海，你把我的杨的身体怎样了？为什么不让他来实现他的约言呢？现在我的力量已经用尽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正义了！”

这些话好象一瓢冷水泼在我的头上。我也掉头去望海。海是那样深沉，我不能够知道它的秘密。我还不能不想到那

奴隶们的故事。我感到一种恐怖，我又感到一种绝望的愤怒。我等待着海浪高涨起来吞掉我们的船，吞掉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

四 “怒吼罢，奴隶们哟！”

“以后的事情怎样呢？难道奴隶们的命运真是无法挽救的吗？”我这样问道。

她起初不回答，好象没有听见我的问话似的。后来她把脸向着我，她的脸上闪耀着一种奇异的光。她加重语气地说：“我做了。我成功了。我实践了我的约言。”

“你成功了？”我惊喜地问。我不相信她的话，她的话来得太突然了，我完全料不到。而且她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脸色是那样阴沉，这又引起了我的疑虑。

“是的，我成功了。我把高国的占领者完全消灭了，”她愤怒地说。“几年过去了，奴隶区域渐渐地恢复了从前的状况。不，比从前繁荣得多，因为它已经是高国的占领区域了。巍峨的大厦里住着高国人。在大厦后面是几排窄小的楼房，在那里奴隶们依旧哀诉着他们的悲惨的命运。我回到那里去了。我终于唤起了他们。我又一次把他们组织起来，象杨从前所做的那样。他们都愿意为自由牺牲。他们决心起来跟占领者拚命。于是在一个黑夜里——”

她停了停，用手压住被风吹散开的头发，然后接着说下去：“是的，在一个黑夜里，奴隶们全起来了。我们突然向高国

的占领者开始攻击，恰象他们从前攻击我们那样。他们没有一点防备，这一次他们的锋利的武器没有用了。他们抵挡不住我们的进攻。许多房屋起火了，这是我们自己烧起来的。我们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断了自己的归路，表示决心要跟占领者拚命。我们胜利了。高国兵士完全溃散了。他们变成了胆小的懦夫，跪着向我们求饶。我们认识他们，他们就是几年前屠杀过我们兄弟姊妹的那班东西，没有一个不是的！我们不能够忘记，受害者的血还在我们的身上燃烧。我们不能够放过他们，让他们有时间去准备第二次的大屠杀。于是又经过一场战斗，我们就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我们把占领者完全消灭了！”

她的脸忽然亮了一下，她又说：“这时候岛国里再没有奴隶了！所有做奴隶的都离开了红木的马路，回到了自己的区域，住在占领者的大楼里面。没有一个人肯去服侍酋长、贵族、高等人物了。没有一个人再愿意做奴隶了！”

“真的？”我又惊喜地问。“那班人又怎么办呢？他们不会来干涉吗？他们没有奴隶是不能够生存的。”

“他们来干涉，来攻击，都没有用！因为这时候奴隶们已经变成强者了。他们战胜了高国的占领者，他们又战胜了一切的攻击者。”

“那么那些高等国度呢？它们不会象高国那样派遣军队来吗？你们又怎样抵抗那许多军队呢？”我关心地问。

“然而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把一切的敌人都消灭了，因为我们变成了强者。我们用自己的血争到了我们的自由。从

这时候起岛国里再没有酋长、贵族和高等人物，也没有什么奴隶。都是一样的自由的人！杨的事业完成了。他的理想实现了！”她说到这里又长长叹了一口气。

“居然有这样的好事情！为什么我从来不曾听见说过呢？”我欢喜得差不多要跳起来了。

她不回答我，却又掉过头去看海。

“这样重大的消息，为什么我以前一点也不知道？那个新的国家如今还存在着吗？”我欣慰地问道，我急切地等待着她的回答。

她许久不说话，忽然掉过头来，仰望着天叹了一口气，慢腾腾地回答道：“那个国家只是在我的理想里面。那只是一场梦。”

我不懂她的意思。她的态度是很严肃的。她决不会和我开玩笑。但是她刚才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开始在猜想。可是她又说话了：

“我方才说的一番话不过是我的理想。那真实的故事是没有结局的，因为现在我们并没有胜利。岛国的奴隶区域依旧被高国兵士占领着，奴隶们依旧在酋长、贵族、高等人物的三重剥削下面讨生活，依旧在高国兵士的枪刺下面哭泣、呻吟。”

“什么？这个消息是假的？这不过是你的理想吗？啊，你把我欺骗了！”我因为绝望而愤怒了，我忍不住这样地责备她。

“为什么欺骗你呢？”她冷静地说，但我看得出来这冷静只是表面的，她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这样的事本来是做

得到的，只要奴隶们下决心，一致团结起来反抗暴力，他们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是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胜利。”

她停了一会，又换了一种语调继续说下去："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奴隶们似乎被大炮和机关枪吓得不敢抬头了，再不然，就是他们已经倦于斗争了。我没有方法唤起他们。……我这许多时候并没有懈怠过我的工作，我并没有浪费过我的光阴。我确实尽力做了我所能够做的。我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和他们接近，用尽力量去鼓动他们。我对他们谈起杨的故事，谈起大屠杀的故事，谈起高国兵士怎样占领奴隶区域的故事。我又对他们谈起杨的宗教，以及奴隶们怎样可以变成强者的故事。我对他们谈了许多、许多。可是我并没有得到回音。他们渐渐地不敢亲近我，不敢相信我了。我差不多被他们当作一个不祥的女人，好象我不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只会带来灾祸似的。

“我愈来愈孤独了。在奴隶群中间我是孤零零的一个自由的人。自由吗？呸！在我周围的众人都做奴隶的时候，我怎么会得到自由！我应该说我愈来愈感觉到不自由了。我差不多找不到一个可以和我谈话的人。我的周围的确只有一些奴隶，身心两方面同时屈服的奴隶。

“从前的时代是不会再来的了。那些懂得自由的奴隶中的英雄差不多完全牺牲了，他们死在那次大屠杀中。剩下的一些人都是甘愿在高国军人和岛国贵族的双重统治下面低头的。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为了卑贱惨苦的生存，他们居然会出卖一切。‘反抗’这个名词变成了不祥的咒语，再没有谁敢

站起来做一个自由的人。

“我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了两年。结果我只得到十几个同情者。是的，十几个同情者。他们是很勇敢的，他们了解我，同时也懂得自由，愿意为自由牺牲。但是单单十几个人又能够做什么呢？

“希望愈加淡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每天晚上都要走到海边去。我去看海，去看我的杨是否会实践他的约言。

“每晚上在海边我都看见同样的景象：一片黑漆漆的海面，海不住地咆哮，颠簸，有时候也显得很可怕。可是决不能够使人相信它有一天会怒吼起来把整个奴隶区域淹没掉。

“每晚上从海边回来，我就好象落在冰窖里一样。我常常连走路的勇气也没有了。我走过高国兵士的营房，总要听见欢乐的淫秽的歌声。在大街上时常有高国人鞭打奴隶的事。奴隶们整天地被凌辱，被践踏，受饥寒，吃鞭打，给人服役，比从前还悲惨，然而他们现在连诉苦的胆量也没有了。他们走在路上，缩着颈项，或者低着头，不说一句话，或者露一个疲倦的不自然的笑脸。他们不象是人，只象一些影子。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实在不能够忍耐了。我每次、每次对自己说：‘等着罢，将来总有一天什么都会翻转过来的。’但是我已经等了几个年头了，而希望还是那样渺茫，情形甚至比以前更坏。

“我们，我和那十几个同情者实在不能够再等待了。我们决定不再做那种徒然的唤醒奴隶的工作了。我们愿意把生命拿来作孤注一掷，做一次痛快的尝试。我们要用这十几个人

的力量来完成杨的志愿，我们要跟高国的占领者拚命。

“我们差不多要准备完全了。然而一个黑夜里，又是在黑夜！我得到消息：我的十几个同情者全被捕了。同时还有五六个高国兵闯进我的房间里来搜查。所有的书报、文件都被他们翻看了，他们找不到什么证据。一个军官半客气、半命令地对我说话，要我马上离开奴隶区域。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我离开。他们并不说出理由。我和他们争辩，但也没有用处。我骂他们，他们竟然象没有听见。

“后来他们‘护送’我离开我的住所。他们还‘陪伴’我到船上。他们强迫我离开了岛国。他们口口声声说护送，说陪伴，而事实上我却被他们放逐出来了。

“离开了岛国，我又到过不少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也有我可以做的工作，在那些地方也充满了压迫和惨痛，在那些地方也有着象奴隶一类的人。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我总不能够忘记那个岛国和岛国的奴隶区域。我更不能忘记的是那十几个被捕的同情者的命运，以及那许多、许多匍匐在双重统治下面甚至不敢呻吟诉苦的奴隶们的命运。我每想到这些，我就恨不得马上回到岛国去。然而在我和岛国之间不仅隔了几道海洋，而且还隔了种种人间的障碍。在那里已经没有我立足的地方了。

“我常常对自己说：‘忘掉罢，忘掉那岛国的事情罢！为什么一定要去实践你的约言呢？世界是那样大，你可以工作的地方也很多。你何必一定要到那岛国去继续杨的工作呢？’然而这也没有一点用处。女人的心是不容易忘记什么的。那憎

恨已经在我的心里生了根了。而且当我打算忘掉旧事的时候，那一切，杨的面貌，许多奴隶的面貌，连接的瓦砾堆，烧焦的尸体，朋友们的血，少妇的赤裸的身体和那象是在喊叫复仇的嘴，那一切都非常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能够忘记，我什么也不能够忘记！

“在报纸上我常常读到岛国的消息，总是充满着不幸、惨苦和血泪。奴隶们的不幸，奴隶们的惨苦，奴隶们的血泪已经越过了几道海洋而到达我的身边了。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我都会知道岛国的消息。差不多每一天的报纸都要带来一些新的血泪。高国兵士的压迫，岛国酋长、贵族以及高等人物的剥削，这些只是继续不断地增加。奴隶们的负担比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这时候整个岛国真是被奴隶们的血泪淹没了，从那血泪的海中还时时透出一些占领者和剥削者的欢笑声。

“我实在不能够忍耐下去了。我决定要回到那里去，要不顾一切地回到那里去。即使那里只有死留给我，我也要回去。

“我果然回到岛国去了。当我看见海边新建筑的高楼和插在高楼顶上的高国国旗时，我的心里不知道是怎样地激动，我恨不得马上就上岸去，马上就做出一些事情。然而我的计划都成了泡影。我一走上岸，就受到高国兵士的接待。他们把我拘留了几天便又用原船送我离开了。第二次我回来连上岸的机会也没有。但是我并不灰心。第三次我终于成功了。我到了岛国，上了岸，没有人知道。

“在奴隶区域里我找到了一个熟人。我前次离开岛国时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现在他已经长成了。他是我们的同情

者。前次我们的计划失败以后，他因为年纪轻，没有人疑心他，所以他现在还很安全。他含着眼泪告诉我那十几个被捕的同情者的命运。他们在牢狱里被高国兵士惨杀了，没有一个活着出来。他又对我详细叙述这几年来他的遭遇和岛国里的情况。他又告诉我他怎样奋斗，怎样在奴隶群中宣传着杨的宗教。他说他怎样焦急地等待着我回来，继续从前的工作。他是那样兴奋。从他的谈话和举动上我看到了充沛的热情。我了解他了。

"这'孩子'，我一直叫他做'孩子'，在这'孩子'的身上我看出了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和杨一样勇敢的人。我的希望又复活了。我想这次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事来。于是我们又开始了工作。

"事情在最初好象很有希望，我们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开始把奴隶区域里的沉寂的空气打破了。我们得到一些新的同情者，又得到更多的同情者，他们信赖这'孩子'，象从前另一些人信赖杨一样。我们做得很秘密，没有被外面的人知道。我一面工作，我的心里充满着快乐。我想，这一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在这些日子里，晚上我常常到海边去，去看那吞食了杨的尸体的海。自然我是化了装出去的，那些高国兵士不会认识我。

"如今在海边我看见的不再是那一片漆黑的海面了。在那里泊着无数的汽船，每一只都是灯光辉煌，照耀得象在白昼一样；每一只船上都充满了笑语和音乐。岸上耸立着一长排

新的建筑，每个建筑的窗户大开着。我的眼光穿过窗户看见了那些高国占领者的夜生活。我看见了赌博厅，我看见了跳舞会，我看见了酗酒的地方。在那些建筑里面，在那些汽船里面高国的男女在调情，在作乐，犹如岛国的酋长、贵族以及高等人物在宫殿里、府第里、别墅里那样。同时在旁边伺候的也是岛国的奴隶。

“从前的景象如今完全看不见了。海也不咆哮了，不颠簸了。它变得非常平静，好象在给高国的享乐者助兴一样。

“看着这些景象我只有心痛。所以我每一次从海边回来，总是带回了一些阴郁的思想，这思想常常给我驱散了快乐，驱散了希望，要等到那‘孩子’来安慰我，拿他的热情来鼓舞我，我才能够恢复我的勇气。

“我依旧时常到海边去望海。可是我的心情和从前完全不同了。我不再把我的希望寄托在海上面了。我不再相信它会那样凶猛地咆哮起来把奴隶区域淹没掉，我是来问它究竟把杨的尸体怎样处置了。然而我永远得不到回答。

“不管这一切，我们的事业渐渐地有了大的进展了。后来我连到海边去的功夫也没有了。同时外面传说高国兵士已经知道我回来，正在探访我的踪迹，我不得不小心防范着。

“我们加倍努力地工作，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早日成功，免得被高国兵士破坏。但是我们却没有那样多的时间，因为灾祸马上就来了。

“有一天那‘孩子’突然病倒了，接着在同情者中间就发生了纠纷，这纠纷引起了裂痕。我虽然依旧努力不懈地继续工

作，而且为他们调解，但是也没有用。就在这个期间，一个黑夜里，是的，又是在黑夜里，高国兵士作恶的时间总是在黑夜！我的秘密的住所被包围了。十几个高国兵士进来把我捉了去。

“这一次他们公开地说不再释放我了。他们称我做‘可怕的妇人’。他们说不是有人告密，他们还捉不到我。他们把我带到一个秘密法庭去受审判。我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他们拿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究竟是一个贵妇人。他们对我相当客气，并没有用刑具来拷打我。

“审判的结果：我被判决终身监禁。我并不替自己辩护，因为这时候我完全在他们的手里，是杀是囚，只好由他们决定。

“从此我的希望完全断绝了。一个非常窄小的囚室就是我的新世界。我被判定永远住在这个小房间里，再不能够活着出去。一天从早到晚只能够看见同样的东西：黑暗的墙壁，伸手达不到的小窗洞，一张小方桌，一张床，和盥洗用具。没有空气，没有阳光，没有人声。

“我整天被过去的阴影压迫着，被失败的悲哀折磨着，和对于同情者（尤其是那‘孩子’）的思念苦恼着。我时而悲哀，时而愤怒，时而耽心，时而思索复仇的计划。我没有一个晚上闭过眼睛。所以不到一个星期我就病倒了。我以为这一次我的生命完结了。

“但是高国的占领者却不愿意我死，他们居然请了医生来给我治病，又把我移到另一个地方。我的新居外面是一座花园，房里的布置也还不错。我现在并不缺乏什么，就只是没有

自由。

“我起初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这样优待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父亲的力量。我被捕的消息传到了父亲的耳里，他便到高国占领者这里来设法救我。他本来可以把我救出来的。然而我不肯写悔过书，不肯答应跟他回家去过从前那样的生活，所以他终于失败了。我们见了面，恢复了父女的感情，但是我不肯为着他牺牲我的信仰。

“不管这个，我依旧出来了，回到活动的人间来了。是那个‘孩子’救我出来的。他得到我被捕的消息就从病床上起来，想出种种救我的方法。他终于成功了。

“在一个黑夜里，又是在黑夜！他居然把我救了出来。他把我弄到他的家里过了一晚，准备送我离开岛国。这晚上他告诉我许多事情。我才知道同情者里面果然有人出卖了我们，因此除了两三个投降者而外，大部分都被捕了。我们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我现在除了离开这里外，再没有别的路。

“我第二天本来可以动身，但是一件事情留住了我。那个‘孩子’突然又病倒了，他吐出大量的血。这些日子里，他为了救我的缘故，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我决不能抛弃他，一个人走开。虽然他极力劝我走，但是我终于留下了。我决定留在这里服侍他。这时候还有一种东西把我牵引到他的身边，这就是爱情。我在囚牢里才发觉我爱他。我不愿意离开他。

“我在他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的病依旧没有起色。外面的风声很紧，常常谣传高国兵士要搜查整个奴隶区域。他又劝我马上离开岛国，我坚决地回答他说：‘我要留在这里看护

你的病。我不走。'他看见我的态度很坚决，也就不再劝了。

"这天晚上，我已经睡熟了，忽然被响声惊醒起来。我看见那个'孩子'倒在地上，开始在喉鸣。我连忙下床去看他。他一身都是血污，地板上有一把小刀。我明白了。我拿了水来洗他的伤痕，撕下一块衣襟塞住他的伤口。我要把他扶到床上去。然而他摇手阻止我，他微笑地说：'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不顾一切地跪下去，捧着他的脸狂吻，我一面狂叫：'你要活起来，你要活起来！'

"他睁大着眼睛，一面微笑，一面挣扎。他说：'我要死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句话：我爱你，我死了也爱你。'

"这句话我等了好久了，他现在说出它来，然而已经太迟了。这几年来我只找到一个勇敢的人，他把我从牢里救出来，而他却因为爱我的缘故割断了自己的生命。我埋葬了杨以后，现在又来埋葬我的另一个爱人。我的悲哀太大了。我伏在他的身上伤心地哭起来。

"他抚着我的头发，声音清晰地说：'里娜，你不要哭，不要悲痛。我是不要紧的。你要活，你要活下去！我们的事业才开始呢！我死在你的怀里，我很快活。……我爱你，我死了也爱你。只要你还活着，还活着来继续我们的事业，我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我这许多日子来就只有一个思虑，就是你的安全。现在你出来了，我也放心了。……你快离开这里，他们随时都会来捉你的。……为什么还要哭呢？我的病反正不会好，早点死了也痛快些。……不要灰心，不要因为失败灰心。你要继续工作，要把奴隶唤醒起来，要他们怒吼。奴隶的

怒吼会把占领者、剥削者的欢笑淹没的。……啊，让奴隶们怒吼起来！怒吼……怒——吼……'

"那'孩子'就这样地死去了。我的哭声把他唤不转来。失了他我不仅失掉一个最勇敢的同伴，我还失掉了一个爱人。这许久我就爱上了他，可是一直到死他才向我吐露他的爱情，使我连对他叙说爱情的机会也没有。我们就这样地永别了。

"我现在应该走了。他说得不错：我应该活着，活着来使奴隶们怒吼起来，怒吼起来把那些占领者、剥削者的欢笑淹没掉。

"我站起来揩了脸上的泪痕。我把他的脸望了好一会。我俯下头去和他接了最后的吻，就毅然地走了。我把他的尸体留在房里让别人去处置他。我不能够象埋葬杨那样地埋葬他。所以就在今天我还不知道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不管这算不算是结局，我的故事就这样地完结了。这是我料不到的。然而两年多的光阴又过去了。"她说到这里便住了口，伸手把眼睛揩了一下。她的脸朝着黑暗的远方，她好象在回忆当时的情景。她的头发被风吹得差不多直立起来，象狮子的鬃毛一样。她的头突然显得很大了。她转过脸来，我似乎看见了两只血红的眼睛。

"这两年来我走过了不少的地方，就好象走过人心的沙漠一样，我永远是一个孤独的人，"她呻吟似地继续说。"到处我都看见奴隶，我找不到一个勇敢的男人，象杨和那'孩子'那样。所有的人都死了，然而血的誓言是不会死的，它永久留在

我的心里。这几年来我从没有忘记过它。它每天每天烧着我的心，使我不能够有片刻的安静。我曾经几次对自己说：'你忘了罢，为什么老是想着那些事？你也可以放弃一切，去过点安静的生活，象那许多男人一样。'但是我不能够，因为一个女人的誓言是不能够被忘掉的。于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应该遵守你的誓言，你应该坚持下去，你应该用尽你最后的力量去完成你的事业'……"

她长长地叹一口气，接着又自语似地说："如今两年多的光阴又过去了。我依旧孤零零地到处漂泊，我不能够回到那岛国去。我依旧不曾听见奴隶们的怒吼。要到什么时候奴隶们才会怒吼起来呢？……我实在不能够忍耐了。我要听那吼声。怒吼罢，岛国的奴隶们！你们怒吼起来，咆哮起来，就象这海一样！"

她闭了口，便又用手去摇撼铁栏杆。铁栏杆发出微弱的叫声，这显然跟怒吼声差得远了。我不能够说话，我被一种恐怖的思想占有了。我不看她，我只看海。我的耳里充满着风的怒吼，海的咆哮。我的眼前是一片掀动得厉害的黑漆漆的海面。别的一切都没有了。好象岛国的奴隶们真的怒吼起来，他们的吼声已经通过大海大洋来到我的耳边了。没有酋长，没有贵族，没有高等人物，没有高国的占领者。我的眼睛里没有他们的影子，我的耳边没有他们的笑语。只有黑漆漆的海面，只有从海里升起来的奴隶们的怒吼。海面不住地增高，不住地颠簸，好象马上就要压过船头，把我们这只船，把全世界淹没掉一样。

“你看！”我恐怖地、激动地指着海面对她说。“那不是奴隶们在怒吼吗？”

“不，”一个冷峻的声音回答我。“那只是海的咆哮。海永远这样地咆哮着，它已经咆哮了许多、许多年了，可是除了一些船只外，并没有看见它淹没过什么！”

“海呀！你究竟把我的杨怎样处置了？为什么不让他怒吼起来？”她独自对海说。

“我要回去，我要回到那岛国去。我不能够再漂泊了。即使在那里只有死等着我，我也要回去。”她说着一面接连地摇头，好象狮子在抖动鬃毛一样。

“来，跟着我来，到我的舱里来。我有东西给你看，我从前在高国占领者的监狱里写的东西！”她突然伸出手抓住我的膀子，用一种命令似的声音说，然后松开手径自走了。

我并不推辞，而且我也不想推辞，我默默地跟着她，因为这时候我的心被她的故事完全抓住了。

后篇

一 里娜的日记

三月八日

这是我患病以后拿笔写字的第一天。我觉得我的精力已经逐渐恢复了。我还要活，我还不会死。是的，我的事业还没有完成，我不会死。

从那个送饭来的奴隶的口里我才知道我还在病院里睡过了十几天。病院里的生活不曾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只记得一个有黑胡须的医生天天来给我打针，一个中年的看护老是坐在我的床前，一个高国军官时时来看我。有一天我可以坐起来了，于是两个看护把我扶到汽车里，由两个高国兵士押送，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我在这里又躺了两天，才可以勉强行走。

这个新地方的确比那个囚室舒适多了。外面是一所花园，里面有三间房屋。我自己住一间，一个奴隶住一间，还有一间留给那两个看守的兵士住。

自从离开我父亲的别墅以后，我就没有过着象这样舒适的生活了：用不着自己劳动，一切都有人服侍，什么东西也不

缺乏。然而我却宁愿回到奴隶区域去，因为在这里我究竟缺少一件东西，而且是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

我一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爱自由的。然而我愈爱它，我便愈痛切地感到我的自由给别人剥夺了。我固然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任何事情，但是我却不能不听见那两个高国兵士的咳嗽和谈笑：这给我提醒我是个失去了自由的人；我可以在花园里随意行走，但是我始终被那两个高国兵士监视着：这也给我提醒我是个失去了自由的人。

花园的铁栅门永远关着，那一把大铁锁沉重地垂在门上，我每次看见它，我就要埋头看我的手腕，我在考虑我能不能把它从门上扭下来。然而我是一个女人，又是在病后，我没有这样的力气。我想，要是他们不把我移到囚室里去的话，我这一生恐怕不会活着走出这所花园了。

在囚室里我已经把我的希望完全埋葬了。到了这里我又一次埋葬了新的希望，可是新的希望却不时来引诱我。

花园外是一条泥土路，垣墙里绿树的茂密的枝叶垂了些到外面。园里有几种花已经含苞待放了。我或是坐在窗前，或是走在花径里，我常常看见铁栅门外过路的奴隶们的孩子，有男的，有女的，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者提着桶。他们走过这里总要在铁栅门前站一会儿，他们在谈话，有时候还要唤两声我的名字。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居然知道我。我虽然不能够和他们谈话，但是看见他们的天真的小脸，也够使我安慰了。这下一代人，我想一定比他们的父母更有希望，他们将来一定不会做顺从、屈服的奴隶。不过我耽心我以后不会再看见他

们了，因为今天早晨那两个高国兵士对他们说了些恐吓的话，还把那个七八岁的苹果红脸颊的女孩打了一下。

在这个岛国里不平的事情太多了，就在这么清静的地方也还会看见。我气得心发痛，我忍不住把那两个高国兵士痛骂了一顿，但是他们好象没有听见一般，依旧板着面孔在园里踱来踱去。

三月十日

那个奴隶给我送午饭来。我问她外面的情形，她不肯告诉我，她说她害怕那两个高国兵士。不错，许多男人都在机关枪下面低头，何况她这个半老的妇人。然而我想她一定还记得那年的大屠杀，我要设法鼓动她。

然而她也告诉我一个消息：我的被捕是由于同情者中有人告密。我不相信这样的话。我自问那许多同情者里面有谁会出卖我呢？我只记得一些痛苦的、朴实的面貌。他们决不能够出卖我。

这个消息给我引起了许多的回忆。许多面孔、许多景象在我的眼前轮流替换着。只有一张面孔长久占据着我的脑子，这是我那个"孩子"的。

在那些时候"孩子"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我家里来。他看见我埋下头在房里踱着，或者双手捧着脸，身子躺在床上，他就知道我从海边带回来了一些阴郁的思想。于是他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或者拉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做出快活的样子和我谈着种种的未来计划，有时候他还谈他幼年时代的种种有趣的事情。他极力安慰我，或者和我开玩笑，他有时候唤我做"姊

姊”，有时又唤我做“母亲”。他和杨不同，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他是个天真的大孩子。他不断地谈笑，一直谈到我恢复了快乐和勇气，于是我们又开始工作。

那圆圆的脸，那一双发光的眼睛，那一张表示有决心的嘴，以及那热烈的表情，真诚的态度！那一切，不管我怎样想摆脱也摆脱不开。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他立在我的面前，我睁开眼睛，又仿佛听见他在旁边叫“里娜”，“姊姊”，或者“母亲”。我也轻轻地唤了一声“孩子”。

我唤他，听不见他的应声。我睁大眼睛向四周看，屋里并没有一个别的人，只有白的墙壁和简单的陈设。我突然记起来：“孩子”病了。

我被捕的时候，他正患着病睡在家里。我因为忙着调解同情者的纠纷，和做别的工作，不能够去看护他。我每天只到他家里去一次，但很快地就走了。在那些时候他躺在床上常常拿一本书在看。一个老妇人在旁边照应他。他的面容很憔悴，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地发光。

啊，我记起了。许多的事情我都记起来了。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那个老妇人出去了，他独自坐在床上。他看见我进去，竟然要下床来，却被我连忙阻止了。

“你来了，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想你，”他大声说，一个笑容使他的憔悴的面容显得美丽了。他告诉我他的病已经好多了，可以勉强坐起来。他又叫我在床沿上坐下，央求我多坐一会儿，陪他谈话。他说一个人躺在床上太寂寞，如果我不常常去陪他，他就会不顾病体跑到外面去。

我和他谈了许多话，我把我的工作情形告诉了他，他也讲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姊姊，告诉我，象我们这样的人也有恋爱的权利吗？象我这样把生命许给事业的人，"他突然问我，他的脸红了。

我惊讶地望着他，我不懂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微笑地说："当然是有的。但是，孩子，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但是这本书上不是说'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吗？我想一个人既然把生命许给事业，那么他自己就没有一点权利。"他指着手边的一本书，是左拉的小说。①

"那么你为什么又要问我呢？"我嗤笑地反问他。

他的脸红着，他迟疑地回答说："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他突然住了口。

我以为我明白了，便抿着嘴笑起来。半晌我才说："你一定是爱上了谁。是吗？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他不答话，我便接着说："孩子，你是有权利的。你不象我，你还年轻。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这个权利。说'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那只是一句蠢话，不要相信它！"

"但是我所爱的那个人，她也有权利吗？"他迟疑地问。他埋下头去，不敢看我。

"为什么她没有呢？女人和男人一样，"我笑着回答。我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在我们的同情者中间也有几个

---

① 指左拉的长篇小说《萌芽》(《Germinal》)。

少女。我想可以和他发生恋爱关系的至少有三个。我便问："是张吗？"他摇摇头。"王吗？"他又摇头。"赵吗？"他依旧摇头。

"我现在不告诉你，"他顽皮似地说，就把这番谈话结束了。

那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但是现在我渐渐地明白了。

是的，我又记起来了。另一天我走进他的房里，他闭着眼睛在背诵一首诗。他听见我的脚步声便停止了。我只听清楚一句：

那令我生爱的人儿永不知道我的爱。

那令他生爱的人儿究竟是谁呢？我现在开始明白了。

啊，还有。他有一次在谈话里忽然正经地问我："年龄的相差和爱情没有妨碍吗？"我因为马上忙着谈别的重要问题，所以并没有回答他的这句问话。然而如今我完全明白了。

孩子，你的心我完全明白了。我这时候才知道了你的爱情，但是已经太迟了。我们连见面的机会也被人剥夺了。

三月十二日

今天和那个奴隶谈了一些话。她说她几年前就知道我和杨的名字。她说在奴隶们中间如今提起杨的名字还有人流泪。她说起她的生活的困苦，一面说一面揩眼睛。我知道她的丈夫在别墅里做奴隶；她的一个独养子在高国占领者的大厦里当差，但是最近突然死了。她说："他死了也好，免得活着受罪。"

“那年发生大屠杀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我问她。

她听见这句问话脸上现出恐怖的样子，恰恰在这时候高国兵士在外面大声咳嗽，她连忙向外面张望一下，就急急走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里。

一张面孔闪进我的脑子里来，又是那个“孩子”。

“我们要反抗。如果反抗的结果就只有刑场、枪弹、监牢留给我们，我们也要反抗到底。”这样激昂的话从他的可爱的嘴里吐出来。他站在一张条桌前面，对着许多同情者的痛苦的、朴实的脸说话。他自己的脸被热情燃烧得发亮。他真可爱呀！许多人被他说得流泪了。他的话一句一句地进到人的深心。

“我不要戴这奴隶的镣铐了！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的意思怎样。对于我，与其做一个顺从的奴隶而生存，毋宁做一个自由的战士而灭亡。灭亡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命运，它比在压迫下面低头、在血泪海里呻吟要美丽得多！”

这样美丽的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荡漾。我恨不得马上走出去，到他那里听他的更多的美丽的话。然而一个思想开始咬我的脑子：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看见他了。那终身监禁！

我整天沉溺在思念与回忆里，我在思念他一个人，我在回忆关于他一个人的一切。

杨啊，原谅我，你看，我想着他就把你忘记了。难道我不应该爱他吗？难道“我们爱我们就有罪了”吗？

三月十三日

昨天晚上我梦见了杨。

依旧是他的瘦脸，依旧是那一对亮眼睛，依旧是那严肃的面容。

“杨，原来你还活着！”我连忙跑过去拥抱他，我高兴得差不多要流眼泪。

“里娜，不要这样，”他说，向后退了两步，用手阻止我前进。“现在我们中间已经隔了一个世界，我们不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

“为什么呢？”我失望地、惊讶地问。“难道是因为他的缘故吗？你真以为我就有罪吗？”我觉得我快气得放声哭了。

“不是这个意思。你难道忘记了你亲手把我埋葬在海里的事情吗？我来，是来提醒你不要忘记你的誓言，不要忘记你的工作。”

“我并没有忘记！”我分辩说。“你看我不是努力了这许多年吗？现在我不做事，并不是我的错，是人家剥夺了我的自由。”

“不要拿这种话辩解！我知道你在这些日子里把一切都忘掉了！你不要骗我！”

悔恨、羞愤、痛苦一齐来扭痛我的心。我带哭地问：“难道你到这里来，就只是为了来说这几句话吗？你再没有别的安慰我的话？”

他并不回答，因为他已经不见了。

我醒过来，发现自己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除了那两个高国兵士的鼾声外，四周就没有一点别的声音。我的眼睛是润湿的，枕头上有一摊泪水。我绝望地在心里狂叫“我的杨”，

再也听不见一声回应。

我仔细地回想，杨说得不错，为了那“孩子”的缘故，我差不多要忘掉一切了！

我不能够再合眼了，矛盾的思想来到我的脑子里。我发誓要制止我的爱情，要忘记那个“孩子”。但是我又禁不住要问自己：“我们爱，我们果然就有罪吗？”

没有人给我回答。我的内心的呼声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抖动着，一直到天明的时候。

今天是个晴天。小鸟很早就在树上叫起来。我走到花园里散步，草上的露珠差不多打湿了我的脚。阳光洗着我的脸，新鲜的空气梳着我的头。我的手抚着浅红的花苞和新绿的树叶。我觉得生命开始成长了。

我在草地上默默地徘徊了许久。我差不多不用思想，我只是静静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欣赏生命的成长、繁荣。在短时间里我竟然忘记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而且处在怎样的环境里面。

然而后来我记起来了，我记起了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就是在花园里度过的。我父亲的别墅里的花园：草地，高楼，假山，小溪，石洞，茅亭，曲折的桥，奇异的花，长春的树木，运动的器具，伺候的奴隶，同游的小伴侣。

我的童年早已被我埋葬了，现在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又为童年时代的悲欢而感动了。那时候有一个男孩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们同在一处的时间不过两年，他就忽然得急病死了。我为他哭过许多次。然而不到几个月的功夫我

就忘了他。在我的心里他就不再存在了。这许多年来我都没有想到他。但现在他的面貌竟然通过这些年代而毫无原因地浮现在我的脑子里了。

为什么他会出现呢？为什么我会回到那被埋葬了的童年时代呢？我不能不拿这问题问我自己。我想，难道我走近了生命的边沿吗？我的生命之书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所以又要往前面翻回去吗？

我突然被一种恐怖的思想压倒了。“活着进来，死了出去。”高国兵士曾经对我这样说过，而且说话的人就在我的视线以内，他还时时把眼光向着我这边射来。我明白了。我的生命之书已经翻到最后一页了，我是走近生命的边沿了。没有自由的生活不就是等于死吗？

我确实太脆弱了。在这时候，在我的四周充满着生命的时候，我却想到死，想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拿悲哀和苦恼来折磨自己。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够支持着来经历更长久的岁月呢？是的，更长久的岁月，我被捕后还不到两个月，我在这里还不到两个星期，然而我就已经看出自己的脆弱了。

思想太多了，我应该使自己镇静下来。我应该暂时忘记我的过去的一切，让我这脆弱的精神在大自然中陶醉一些时候。但是一看见那个垂在铁栅门上的沉重的锁，就不由得我不想起我的永远失去了的自由。同时那许多被剥夺了自由的奴隶们的命运也来把我的思想占据了。

不管我的身体怎样脆弱，但铁栅门依旧关不住我的思想。我怎么能忘记一切呢？尤其是在这春天给人带来生命的

时候，而我和那些奴隶们失去了自由。从来没有一个时候，自由在我的眼前表现得这么具体化的。但这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不过拿那火似的热望来折磨我罢了。终身监禁，我永远不能忘记的终身监禁！

三月十四日

上午来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客人。这是我的父亲，是的，十几年来被我忘记了的父亲。

我脱离家庭以后就不曾再见过父亲一面。我们甚至没有通过一次信。关于家里的事，我只知道母亲死了，她是在我漂泊的时期中死的。我不曾去信探听母亲病死的详细情形。我也不知道她葬在什么地方。我第一次遇见“孩子”从他的口里得到母亲死去的消息时，我也曾流下眼泪。但是很快地我就把她的影象忘掉了。因为工作忙碌，而且为了我自己的誓言，我没有遗憾地埋葬了母亲的影象，我也不再想念那个在老年失去伴侣的父亲。

然而现在父亲来了，他给我带来了许多消息。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的影象给我从坟墓中挖了出来。

父亲的确老多了。在分别了十几年以后我几乎不认识他了，只有那声音还没有大的改变，但是它也开始在发颤了。十几年前我和父亲分别，那时候我看见一张愤怒的脸，一对发火的眼睛，一种专横的态度。这些给我抹煞了他对我有过的一切关心，给我抹煞了我对他有过的爱慕的感情。所以我离开他好象离开了一个仇敌。而且就在今天，那个奴隶进来传达高国兵士的话，问我愿不愿意和父亲见面的时候，我也是迟疑

了许久才决定的。我耽心在我们父女中间会发生一场争吵，我还把他当作一个不懂得宽恕的残酷的人。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如今在父亲的身上看见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坐在我对面的一张沙发上。他的头发白了，而且现出了秃顶。脸上堆满了皱纹，两只眼睛没有一点光彩。他说话的时候露出残缺的牙齿，而且头不住地微微摇动。他有时候抬起放在沙发靠手上面的右手去摸他的粘着口沫的胡须，我看见那只手瘦得只剩下皮和骨，已经不是从前握着皮鞭打奴隶的那只手了。

父亲一开始就对我谈起母亲的死。他说我离家以后母亲不住地想念我。起先她还相信我和杨同居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决裂，我会受不了苦跑回家去哀求她的宽恕。她一天一天地盼望着。她常常带笑地和父亲说起我回家时她怎样待我。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问父亲："里娜也许明天会回来罢，她现在不知道怎样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并没有回家。她依旧盼望着。后来几个月又过去了，我还是不回家，她又从父亲的口里知道了我和杨过得很好，而且两个人一起在奴隶区域里宣传新宗教。父亲以为这样说，就可以使她断念了。但事实上她从父亲那里知道了我"堕落"的消息（她和父亲都以为我是走到"堕落"的路上去了），她却更加为我耽心。她屡次想和我通信，甚至想到奴隶区域来说服我回家去，但是都被父亲阻止了。父亲认为我辜负了他的教养的恩，认为我败坏了他的家风，所以他不能够宽恕我。而且同时他还尽力帮助酋长、贵族们制止新宗教的传播，帮助他们压迫奴隶，他把他对我的憎恨

发泄在奴隶们的身上。他想这样也许可以威胁我，使我屈服。但是这个方法也没有用处，我不回家，母亲的挂念也不会减轻。不久高国占领者的屠杀开始了，父亲自然不反对这屠杀，看见奴隶区域的大火，他只有高兴，他以为他报了仇了。在大火之后他听见杨的死讯，却不知道我的下落。他在各处探问，都没有结果。我失踪了，也许死了。这个消息是瞒不过母亲的，而且母亲从奴隶们那里又知道一些关于我的不真实、但又不吉的消息。于是母亲病了，父亲知道她的病源，但是他的劝慰并没有一点效果。母亲的病时好时坏。她这样支持了几年，终于得到消息：我被高国兵士逮捕而且秘密处了死刑。这个消息是奴隶们告诉她的。父亲虽然向她说明我并没有死，但是她不肯相信。她几次梦见我穿着血衣回家向她诉苦，醒来放声大哭，她说我一定死了。这个打击对于她是太大了，她的病弱的身体实在受不住。于是在病榻上缠绵了一个多月以后，她就"跟着她的女儿去了"（父亲说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她的痛苦是很大的，在那些日子里，好象有一种思想在折磨她。她常常表示后悔，说当初不该让我脱离家庭，她甚至独自说着对我道歉的话。

父亲说到这里，已经费了不少的时间。这种叙述并不是容易的事。中间他曾经停顿了几次，去揩眼泪。最后他忍不住就让他的泪珠沿着消瘦的面颊流下来。他微微闭着眼睛，呻吟似地喘着气。

在他叙述的中间，我不住地咬着嘴唇皮，为的不要流出眼泪，发出哭声。但是我失败了。我终于抽泣起来了。

我的母亲因为我的缘故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她这样关心我的安全，她这样表示对我的慈爱，而我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我至今还把她当作我的一个仇敌。现在在她死了以后，在我不能够对她做出任何一件事情来表示我的感情的时候，她的真面目才清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是太迟了。一座坟墓埋葬了她，一所花园埋葬了我。我们连互相了解的机会也没有。

我的事业已经完全破碎了，我的同情者甚至出卖了我。奴隶们在呻吟，占领者和剥削者在欢笑。母亲永远闭了眼睛，父亲无力地躺在沙发上喘息。而我，我在失去了一切的希望以后，我只有痛哭！

是的，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拿什么来抵抗悲哀的打击呢？事业吗？信仰吗？复仇的思想吗？在这生命的废墟上面，只剩了一些断壁颓垣，已经不能够给我遮避风雨了。所以在短时间以内，我只有让我的眼泪狂流。

我和父亲对哭了一会儿，现在我们又是父女了。从前的一切完全成了过去的陈迹。我在他的身上似乎又找回来了那个爱我的父亲。他又用温和的调子继续说话。他说自从母亲死了以后他的生活变得非常寂寞。他曾经一度和一个少妇结婚，但不到两年妻子有了情人，跟他离了婚远走了。从此他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过去的创痕开始在他的心上溃烂。他的生活变得愈加单调了。他的健康突然坏起来，在一年内他好象老了十年。精神上的折磨是很难堪的。物质上的享受对他也不能够有什么帮助。他一天一天地在苦恼中挨日子，挨过了这些年代。于是一个希望来了。他知道我回来而且被

捕了。

他便对自己说："你不能再迟疑了。免得做出一件遗憾终身的事！"我的事情本来已经绝望了，靠了他的力量，我居然有了一线的生机。他设法把我从那个窄小的囚室送到医院去就医，然后又送到这个地方来。自然这一切都是高国占领者执行的，但这是他奔走的结果。

他又说他可以马上救我出去，让我重回到自由的人间，重回到亲爱的家庭，只要我答应写一张悔过书，担保我以后不再有反抗高国占领者的行动，只要我答应跟着他回家去继续过从前那样的生活。他求我这样做。他说他活着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要求我去陪伴他，使他的最后的日子过得快乐。他说，他已经明白了从前的错误，而且为这错误身受了痛苦，他要求我原谅他，他希望我念着父女的感情，暂时为他的缘故放弃我的信仰。他又说，他辛苦了一生，积蓄了现在的这一份产业。他现在老了，不久就要撒手放弃它，他要求我回去，承继他的全部财产。他又说，我已经吃够苦了，而且在到处奔走活动了这许多年以后，我也算是尽了我的责任，现在也应当休息了。

他说了以上种种的话。他的态度很诚恳。现在他和我谈话，不象父亲和女儿，倒象两个亲密的朋友。他的话句句我都听进去了，然而我不能够马上回答一句。我的心乱了。

在多年的分离以后他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求我原谅他，他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到我这里来寻求一点安慰。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断然拒绝他，我不能够严厉地对他说："去，我不要再见

你，我没有你这个父亲。"这时候我只有一个思想，我只想到这许多年来他所受的痛苦，我只感到对他的同情。

"里娜，回去罢，父亲爱护你，父亲也需要你的照应。回去罢，你看，你也比从前瘦得多了，你应当好好地在家里休养！"父亲含着眼泪用激动的声音说，他站起来轻轻地抚着我的头发。"不要再信赖你那些同情者了。他们是不可靠的，你被捕不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人告密吗？回去罢，只有父亲会爱护你。……你还记着从前的事吗？不要提它了，我现在已经后悔了。"

他的话说得非常温和，而且很可怜，但是对于我却好象是针刺一般。我找不到什么来防御它们。我希望他安静地坐下来不要再说这类的话；我希望他和我谈一些别的事情；我希望他或者变换一个态度，他不来求我原谅，却来责备我，或者象仇敌一样向我挑战。因为这样我便不会感到踌躇，我可以采取一种断然的行动来对付他。但是现在我却站在十字街头了。我只有两条路：不是答应就是拒绝。

答应吗？我不能够。不管我怎样地没有活着出去的希望，不管我怎样孤寂地躺在这里等死，不管我的事业怎样不会完成，我的努力怎样徒然白费，不管我的同情者怎样地不可靠，然而我不能忘记我的血的誓言，而且不能够在作了那样的誓言以后再向高国的占领者低头，写封悔过书来忏悔过去的行动。事业，毁坏了；信仰，幻灭了；复仇的思想，成了渺茫的梦。但是这颗心是不能够死的。如果我能够出去，重回到自由的人间，那么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继续宣传反抗的新宗教。为

了个人的安全而牺牲信仰，我是不做的。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父亲。我还说："父亲，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在分别了十多年以后，难得有这次会面的好机会。我们应该谈些快乐的事情，为什么尽说那些使人流眼泪的话呢？"

父亲声音战抖地说："里娜，不要拒绝我这个最后的要求。你要知道我费了大力才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是把这个机会放过，我们以后就永没有再见面的日子了。你会在这里憔悴到死，没有人过问；我会在家里卧病呻吟，没有人安慰。我会想念你，一直到死我都唤着你的名字。你在孤寂中也会想念我，但是我的唤声你永远不会听见。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地折磨自己呢？里娜，你多想一想，因为你的一句话就会毁坏我们两个人的幸福。……里娜，回家去罢，你父亲怀着热烈的心在欢迎你。我一生只向你要求这一件事，你不要拒绝我罢。……你看，我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人了，我是这样病弱，这样衰老！……"

对于这样的话，我拿什么来答复呢？我知道父亲没有说一句假话，我知道他这时候恨不得把整个心剖给我看。我觉得我差不多完全了解他了。他和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孩子。他们把整个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们依照他们的信念教养我，盼望我成为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幸福的女人。然而结果我抛弃了他们，没有一点留恋，把他们十几年来的希望破碎得干干净净，给他们留下孤寂和思念。母亲被这孤寂和思念折磨死了。父亲也因为这孤寂和思念而病弱、衰老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所带给他们的痛苦太多了。我今天还忍心在父亲的忧

愁杯里加上最后的一滴么？我在跟我自己挣扎，我迷惘似地说："我不能，我不能。"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够再违拗父亲的意愿。

父亲却以为我表示拒绝，他悲痛地说："里娜，为什么不能够呢？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的请求了。你会了解父亲，你会知道父亲现在怎样地爱你，而且他已经为你贡献了很大的牺牲了。难道你连一份悔过书也不肯写？你为什么不肯暂时放弃你的信仰呢？你还年轻，你还有很多时间为你的信仰努力，可是你不久就会失掉父亲了……"

"父亲，父亲！"我突然悲声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说这些话了。你要求我做别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只是不要叫我写悔过书，不要叫我牺牲信仰！别的一切我都可以牺牲。原谅我罢，我只有这个不能够牺牲，因为我正是靠着它生活……"

"里娜——"父亲刚刚开口又被我打断了。

"是的，我愿意回到家里去，同你过活，照应你，接受你的爱护，"我继续说下去。"是的，我很愿意这样做。但是为了这个缘故，为了个人的安全，要我牺牲信仰，我不能够做。我不是一个卑怯的人。"

"里娜，"父亲绝望地叫道。"你就一点也不顾念到我的处境吗？"

"父亲——"但是我又突然改变了语调："我不能够做那种卑怯的事。即使是别人出卖了我，我也不能够出卖自己！我不能够写悔过书来换取我的自由。"

"但是为了我的缘故，你也不肯做吗？"

“不能够，”我突然恢复了勇气地说。“我不能够在高国占领者面前低头，而且我无过可悔，因为我并没有走错路。”

“里娜，你且想一想，坐在你面前的是你的父亲，他现在带着垂死的身体，怀着深切的慈爱，来哀求你的原谅，哀求你为他做一件小小的事，哀求你回家和他一起过安静的生活。你竟然忍心不答应他，使他孤零零得不到一点安慰、回去悔恨痛苦地死在家里吗？……不要做得太残酷罢。”

“不能够，我已经决定了。”我还想说话，但是悲痛堵塞了我的咽喉。我在吞食我的眼泪，我觉得我的勇气又消失了。我蒙着脸，不让父亲看见我的悲痛的表情，同时也不要看见父亲的悲痛的面容。

“里娜，这不仅是为着我的缘故，而且也是为着你的缘故。我更关心你，你比我更需要幸福，更需要自由。你不能够把你的青春埋葬在这里面，你不能够使你自己腐朽在这间囚室里。你应该回去，回到生活里面去。”

我不能够回答他，我差不多支持不下去了。

“去罢，跟着我回去罢，不要迟疑了。”父亲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温和地抚着我的头发。我猛然不顾一切地抬起润湿的脸，用我的泪眼望他。许多不能够用言语表示的话都在我的脸上表现出来了。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懂得了我的意思。我只觉得两三滴泪珠从他的脸上流下来到了我的面颊。他摇着头接连地叹了几口气。

我依旧不说话，只用手按住胸膛，因为心里被什么东西绞痛着。这时候外面响起了歌声和笑语，是高国的兵士在唱歌。

“不能够，我不能够回去！”我突然迸出这句话来。我掉开头，挣脱父亲的手。我站起来，走到床前，躺下去，不再作声。

父亲在房里踱了几步，然后慢慢地走到床前，说：“我已经在家里给你预备好了一切：你的房间，你的衣服，你的东西。那一切我都给你保存得很好，跟从前没有两样。它们都欢迎你回去。还有那些奴隶，你从前对他们都很好，他们也都记挂着你。”

我把脸掉向里面，不让父亲看见。我不回答他，好象没有听见他的话一般。父亲又开始在房里踱着，他的缓慢无力的脚步声时时打在我的心上。

“里娜，”他忽然停住脚叫我，我用力咬紧牙齿，不发出一声回应。

“你决定不回去吗？这件事情就没有挽回的余地吗？”

我只含糊地说了一句：“不回去。”

“那么我回去了。以后我们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他用悲怆的语调说。“如果你以后改变了心思，请你设法通知我。我还是一样地欢迎你，爱护你。”他最后又加了一句：“只是恐怕我不会活到那个时候了。”

我依旧不回答，我极力在压制我的悲痛。时间过得很慢。

“我去了，”父亲终于说了这句话。“你以后好好保重。如果你不改变心思，我就再没有机会来看你了。”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并不从床上起来。

“里娜，我去了，”他又重复说了一句，声音更无力。但是他并不走。

又过了一些难堪的时候，他第三次说："我走了。"他却走到我的床前，伸出手最后一次抚摩我的头发，这一次摩得很久。我突然记起了，这样的抚摩在他并不是第一次。从前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他常常抱我坐在他的膝上，他一面这样抚摩我的头发，一面告诉我种种有趣的故事。在那个时候除了母亲而外，父亲就是我的唯一的亲人，不仅是亲人，他还是我的唯一的偶像。这许多年代象恶梦一般地过去了。如今我们父女又回到了那同样的境地。他依旧是他，我依旧是我，然而我竟然不肯答应他的要求，我拒绝他象拒绝一个仇敌！

我突然站起来，但是父亲已经向外面走了。

"父亲！"我吞着眼泪用力叫。我向门口奔去。

父亲的身子又在房里出现了。他的脸色苍白，头微微摇动。眼角和胡须上面都有东西在发亮。

"星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是不是你改变了心思愿意跟我回去？"他的声音里战抖着喜悦与感动。他向我伸出一双手，好象欢迎我一般。

我呆呆地站着不动。我踌躇着，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我害怕他误会了我的意思。突然一种感情压倒了我。我不再思索。我向他奔过去，我跪倒在他的面前，抱着他的腿，让我的眼泪畅快地流在他的裤子上。我喃喃地说："原谅我，原谅我。"

这时候对于我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不知道父亲说了些什么话，或者做了些什么事。只有在我觉得眼泪干了时，我才站起来。我极力装出镇静的样子对他说了一句："我再没有话

了。"我要掉过身子，却被他握着我的手臂。他温和地理顺我的乱发，揩掉我的脸上的泪珠。他问："你保得定将来就没有一点悔恨吗？"

"我自己选定了这条路，我自己摘取了痛苦的果实，我当然不会有一点悔恨。只是——"我突然咽住了下面的话，因为我觉得再没有和他细说的必要了。我们是两代人，即使相爱，却也无法了解。我希望他在这里多留一会儿，但是我又希望他马上离开，因为看见他的衰老而悲痛的面容只有使我心痛。

他终于去了。我送走了他，好象埋葬了一个充满了痛苦与美丽的回忆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刚刚被发掘出来的，可是我如今又用这许多天来的悲痛把它埋葬了。

我注意地听着他的脚步声，好象在重温过去的旧梦。等到后来那声音消失了而另外响起高国兵士的靴钉声时，我才醒过来。我跑到床前，伏倒在被单上面，我把一个枕头都哭湿了。

傍晚时分那个奴隶送饭来，才把我叫醒。我叫她把餐具收回去，我今晚不想吃什么了。

我很疲倦，但是我觉得畅快。在流了这么多的眼泪以后，这许多日子来的阴郁的思想都烟消雾散了。父亲虽然给我带来悲痛，但是我并不后悔对他谈了那许多话。有了这一次的会面，我才可以毫无遗憾地把过去深深地埋葬了。在经过这样大的纷乱以后我的心又恢复了平静，就象暴雨住后的天空一样。

我想，这个晚上我一定不会有梦。

三月十六日

我说过不再想念父亲了。但是他的影象又来到我的脑子里。他是那么病弱，那么衰老。他的确需要人照应。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献给事业呢？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你看你从它得到了什么呢？”仿佛从父亲的口里吐出来这样的话。

我从信仰那里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的是很多，很多。我一个脆弱的女人，居然有力量忍受那一切的困苦，居然有力量经历那一切的失败，而且如今就躺在这里守着我的生命的废墟哀哭的时候，我还有力量拒绝父亲的要求。信仰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是的，它给了我痛苦。但是这痛苦就是力量。从这痛苦中我改造了自己，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人，一个可以使高国占领者战栗的人。我已经达到够高的高度了。我把自己献给事业，我从事业那里又得到了丰富的生命。单就脱离家庭以后这十几年来我的生活来说，我也无疑地要比父亲强多了。

然而我又不能不想到父亲的生活，想到母亲的死亡。是的，我带给他们的痛苦的确太多了。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拿事业和父母比较，我选取了事业。我把众人的痛苦放在一两个人的痛苦之上。所以我毅然地抛弃了父母，没有一点悔恨，而且同时还拿我自己的痛苦来报偿他们。我是用尽我的力量了。我的生活的斗争的确使我熬尽了心血。父亲，原谅我罢。我又一次在这里求你的宽恕了。

三月二十日

我昨晚梦见那个“孩子”。他在我的旁边念着那首诗。

那令我生爱的人儿永不知道我的爱……

“孩子，我知道，你是指的谁。”我带笑地说。

他的脸马上涨红了，他激动地说：“你不会知道的，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你为什么还要隐瞒呢？那人儿不就站在你的面前？”我抿着嘴嗤笑说。

他的脸突然发亮了。他的脸变得更美丽。

“来罢，她在等候你。”我把手臂张开，他果然跑到我的面前，跑进我的怀里。我抱着他，他也抱着我。我们狂吻着，我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差不多溶化在热爱里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松了手，放开我。我注意地看他的脸。我忽然发觉那是杨的面貌。

“杨，是你？”我惊疑地叫起来。我呆呆地立着，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是我，”杨严肃地说。“里娜，你不能够忘记我。我要永远跟着你。”

“那‘孩子’呢？刚才他还在这里！”我悲痛地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说话？难道我就有罪吗？”

“你们爱，你们是没有罪的。但是那个‘孩子’已经死了。我跟着你，是要你不要忘记你的誓言。”

“那个‘孩子’，他死了？”我绝望地大声说。

“是的，他死了，他们把他杀死了。依旧是高国占领者干

的事！我们太迟缓了！你太迟缓了！"杨冷酷地说。

我的"孩子"死了！希望完全破灭了！整个世界好象都沉溺在黑暗里面。

"你应该加倍努力地工作，"杨冷静地继续说。

"加倍努力地工作？我躺在这个囚室里，能够做什么呢？我的力量已经竭尽了，"我悲痛地答道。"我永远不会实践我的誓言了。我不能够建立自由的国家，我不能够实现新的宗教。那么，还是请你来实践你的约言罢。你马上就来鼓动海，使海怒吼起来，淹没掉整个奴隶区域，淹没掉整个岛国罢。那'孩子'死了，全部的希望都消失了。我不能够再生活下去了。"

"里娜，你听你在说些什么？"杨温和地哂笑起来。"难道你没有那'孩子'就不能够生活吗？但是你没有他，你已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年代了。你应该知道人并不单靠爱情生活，而且今天许多人都生活在困苦和屈辱里，他们一生得不到爱情。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他们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躺在这里不能够做任何事，我现在需要的是爱情。"

"爱情？我不是把它给了你吗？"他的阴沉的脸突然亮起来。他的面容在发光，他的声音里抖动着热情，恰象他第一次向我叙说爱情时那样。我又找回来我的杨了，是那个把我从别墅的堕落生活中救出来的杨。"那么，你现在把它怎样了？你为什么还需要新的爱情？你就不记得从前的那些日子？在你的心里爱情已经死了！因为你现在并不需要它。你现在需

要的是勇气。”

我没有说话，我的眼前好象展开了一幅银幕，在银幕上接连地映出来我和杨两人的种种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在他的爱情的拥抱里。

“你还应该生活下去，”杨接着说。“我还得让你再试一次，也许这是最后的一次了。如果你再失败，那么我就来代替你，我要使海怒吼起来，淹没掉整个的岛国。但是你应该再试一次。”

“我不要再试了，你让我跟你去罢，”我紧紧抱着他哀求道。我害怕再失掉他，我害怕他再抛弃我，让我一个人腐朽在孤寂的囚室里。“我不能够让爱情死掉，没有它我就不能够生活。我愿意跟你去，到那海的坟墓里去。”

“里娜，你不能够跟我去。你还应该再试一次，那最后的一次！也许你会成功……”他挣脱我的怀抱走了。

我醒过来，我抱着被单的一角。周围是死一般的静寂。屋子里抖着灰白的光。没有一点人声，没有一个人影。高国兵士也不发出叫声。一切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

是的，我还活着，活着来试那最后的一次。我想这一次我要把生命拿来作孤注一掷了。但是我的眼睛为什么会润湿呢？难道是在哭我自己，哭杨，哭那“孩子”？

杨死了，那“孩子”也死了，我自己也快死了。

但是一张可爱的脸闪进我的脑子里，他在说：“我没有死！”

天明了，奴隶给我送早餐来。我问她关于“孩子”的事，她

完全不知道。后来被我问急了，她才告诉我，上个星期高国兵士在奴隶区域里杀了几个我的同情者，她不知道我的“孩子”是否在内。

她的话自然不会假。无疑地我的“孩子”死了。他在同情者中是最努力的一个，当然不能够避免这样的灾祸。

死了！一把刀，许多滴血。于是一个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就灭亡了。

每个人都要死，但是他们不能够在死后爬起来去和所爱的人抱吻。血蒙在生人的眼睛上，使眼睛生出火来。

那“孩子”不会再在我旁边念“那令我生爱的人儿永不知道我的爱”的诗了。我也不会再看见他的可爱的面孔了。血蒙住我的眼睛，我只看见一片火光。那是复仇的火。

杨说得不错，我的爱情已经死了，我并不需要它。我所需要的是勇气，复仇的勇气。

每个人都要死，但是我要活，活着来试那最后的一次。那一次我应该成功了，因为总结算的时期到了。

我仿佛在翻一本账簿：许多枪子，许多炮弹，许多飞机，许多炸药，许多火花，许多把刀，许多根皮鞭，许多肉体，许多生命，许多滴血，许多废墟。现在是总结算的时期了。

我需要着勇气，来投下那最后的判决。

我不能够放过最后一次的机会。

三月二十二日

花园里展示着更丰富的生命，而我的房里却只有孤寂。我好象已经把一只脚踏进坟墓里面去了，还回过头来看那个

热闹的世界。这是一个何等痛苦而绝望的挣扎。

自由成了渺茫的梦。我的青春眼看着就要完结了。而那总结算的时期还没有来。

那个时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我安慰自己说："等着罢，你还应该忍耐。"

但我禁不住又要问："我是在拿忍耐来骗自己吗？"

一张严肃的面孔出现了，接着又是一张热烈的脸。我连忙按住胸膛，接连地说："你还应该忍耐。"因为实际上我已经不能够忍耐了。

我也许还缺乏勇气。但是我有肉，有血，有感情。我不能够在万物开始繁荣的季节中让自己腐朽在这里，不做任何事情。

三月二十四日

父亲来了一封信。他说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不能够动弹了。

他的话自然是真的，因为信笺上面除了签名外，便没有他的笔迹，而且那签名也是难辨认的。

他说他活着的时间恐怕不会久了。所以他一定要写这封信给我。他不能够夺去我的最后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一死，就不会再有人来援救我了。

他很想和我再见一面，他希望我记住前次他劝告我的话。他要求我回家去看他，和他在一起度过他的最后几天的光阴。他希望我不要拒绝他的这个小小的要求。

他又说，我离开他以后，这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已经够痛苦了。如果我还多少同情他，怜悯他，就请我马上写好悔过书，

拿去向高国占领者换取我的自由，换得自由好回家去和他见面。

他最后说，他随时都会死，他恐怕这封信送到我的眼前时，他已经不能够呼吸新鲜的空气了。但是他的最后的一念还是在我的身上。他一定要知道我已经获得了自由和幸福，他才能够瞑目。因此他希望我无论如何不要拒绝他的要求。

父亲的信就这样地完结了。我读着它，好象在重温那连续的旧梦。

但是许多的景象很快地过去了。我依旧坐在这孤寂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父亲的来信。信笺上似乎现出他的衰老、憔悴的面容。

我们好象相隔得这么近。然而在我们中间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我要去抱吻他，但是什么东西拦住我。我在跟它挣扎。我终于绝望了。

是的，我绝望了，绝望地明白了。我们是被判定了永远分离的。我把自己献给事业，抛弃了父母，走我自己所选择的路，在痛苦中找寻生命。甚至在今天，在一切希望都消失了以后，我依然没有悔恨。而且就这样我还不是第一个人。在这时候，在这岛国里，在奴隶区域里，不知道有若干人被逼迫和他们的父母分离，不知道有若干男女在思念他们的失去了自由的亲人。那么我有什么权利来抱怨这个命运呢？

"父亲哟，请原谅你的女儿，她不能够回家看你。她宁愿被那爱慕你的思念折磨到死，她宁愿以后再经历更惨痛的岁月，但是她不愿背弃了信仰写悔过书来换得自由，换得自由过

以前的那种贵妇人的生活，"我的回信开始这样说。

接着我便解释我不能够回家的理由，我还解释我过去的努力的意义。我又说明奴隶们的困苦需要向做父母的讨去他们的唯一的女儿。我又肯定地说我的命运是顺着我的信仰自然得到的结果。

最后我引用了苏菲亚①在登绞刑台前寄给她母亲的信里的话："我希望你会安静自己，你会了解你的女儿的这点苦心，请不要为我的命运悲伤罢。请你宽恕我做了使你悲伤的事，不要多多责备我。"

信送出去了。我不能够想象父亲读到它时会有什么感想。但是我相信他会读出眼泪来，因为我已经把泪珠洒在信笺上面了。

我又一次想起了杨在梦里告诉我的话。他说得不错。我不需要爱。爱只有使我痛苦。

三月二十五日

天落着雨。我推开窗户望，花园里好象被一种悲哀的网笼罩着。一阵风向我吹来。我觉得冷。周围的一切都带了灰暗的颜色。生命开始被摧残了。

我在房间里，站在窗前，显出十分无力的样子，什么事都不想做。我想，难道我又病了吗？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心情？

我太脆弱了。如果我终于得不到自由，而永远腐朽在这里，那么我真是太脆弱了！

---

① 苏菲亚·别罗夫斯卡雅：参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计划的民意社女革命家。

三月二十七日

父亲的消息来了。

这不是父亲的信，这是别墅里的总管写的，大意说："你的父亲已经在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五点钟去世了。"

一个大的打击落在我的头上。父亲死了！他连读我那封最后的信的机会也没有！

死了！这时候对于我什么都死了。在短时间里我竟然疑惑我自己是不是也在坟墓里面。

我曾经埋葬了一个过去的时代，我最近又把它从坟墓里挖出来。但现在我要把它完全埋葬了，永远地埋葬了。

我这一次并不吝惜我的眼泪，因为我想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的痛哭了。我用眼泪来埋葬，我埋葬了母亲和父亲，同时我也埋葬了杨和那个"孩子"，还埋葬了那些同情者。

如今，在这世界里，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爱人，没有同情者。我有的是事业，是工作，那复仇的工作。

三月三十日

我在忧郁中过了两天。在这两天里我没有笑过一次，我也没有说别的话，我只是不断地自语着"复仇"。我在想复仇的方法。

沉重的铁锁依旧垂在栅门上，它阻挠了我的整个计划。但是我并不灰心。

我对自己说："你现在还会有什么顾虑呢？你已经经历过了种种的生活，只是没有经历死。那么就去尝试一次死的滋

味罢。这也强似腐朽在这里！”

然而我怎样去尝试呢？

四月二日

我怎样去尝试呢？这几天来我反复地这样自问，我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回答。

但是希望来了。

那个奴隶秘密地给我带来一封信。这是我的“孩子”写的。

姊姊——我还活着。我已经想出了好办法，这几天内就会给你带来自由。你等着罢，信任我象你从前那样。——你的孩子。”

这封短信给我带来了大的快乐，不仅是快乐，它还给我带来希望，带来生命。

“孩子”还活着！我早已相信他遇害了。他还活着！他还要来救我！他说已经有了好办法，而且就在这几天内……

这封信的确是“孩子”写的。我认得他的笔迹。他要给我带来自由。是的，我信任他象从前那样。

但是他怎样能够和我通信呢？他用什么方法使那个奴隶愿意给他传信呢？我絮絮地问那个奴隶，她一定不肯说。

周围的一切景象在短时间里完全改变了面目。今天是一个晴天。花园里到处照着阳光，到处充满着生命。窗户开着，我倚窗望外面，温和的风抚着我的脸。

我在窗前立了许久。我的眼睛望着远处，望着那自由的幻景。我差不多忘记自己是在这个不自由的地方了。

我觉得身子变得轻快多了。那些过去的阴影逐渐离开了我。我在自己的身上发见了新的生命。

没有悲哀，没有回忆。我只有快乐，只有希望。

四月四日

没有一点“孩子”的消息。我还是在这个房间里。铁栅门上依旧垂着沉重的铁锁。但是我并没有绝望。

是的，我并没有绝望。虽然自由的渴望在我的心里燃烧，使我不能够忍耐。但我还是很安静的，因为我信赖那个“孩子”。

一张圆圆的脸，一双发光的眼睛，一张表示有决心的嘴，嘴里说：“等着罢，信任我象你从前那样。”

是的，“孩子”，我要等着，我要等着你给我带来自由。我信任你。

没有悲哀，没有回忆。我只有快乐，只有希望。

我等待着。我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仰。

过去的阴影死了，一切的苦难都跟着死了。我还活着，活着来翻开我的生命的新的一页，来达到那最后的胜利！

四月五日

自由，难道世间还有比你更美丽的东西吗？……

二 结尾

在二等舱的房间里我读着这个女人的日记，虽然只是简短的记录，但是从里面我看出来一个女人的灵魂。

我读完了它，我好象看见了一场生活的苦斗。这里面有哀诉，有绝望，有眼泪，有矛盾，有挣扎，但结果却给了我一个希望。

我一页一页地读着，我自己完全消失在她的记录里面。我和她一同流泪，我和她一同欢乐。阖上这本小书，我好象别了一个世界，一个值得留恋的世界，一个充满着希望的世界；我好象别了一个女人，一个把胸怀如此诚实地展示出来的女人，一个如此勇敢、如此诚实的女人。

我怀着感动的、虔敬的心把这本小书还给她。她把它接着，她用手抚摩这本小书好象在爱抚一个心爱的孩子。

我望着她，我被她的全人格感动了，我不说一句话，我只是默默地回想她所给我的一切印象。

她突然翻开书页，用她的朗朗的声音念道：

“过去的阴影死了，一切的苦难都跟着死了。我还活着，活着来翻开我的生命的新的一页，来达到那最后的胜利！”

她抬起头。她的面容完全变了，变得这么美丽：她的脸非常清明，没有一点云翳，和大雨住后的天空一样。她的眼光非常坚定，没有一点疑惑。

这个变化只给我带来更大的感动。我没有一点惊讶。我觉得我现在完全了解她了。这样的一个女人，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看见她，并不觉得她是一个陌生人。我好象很久就认识她了。是的，这大约是因为她体现了我的一种朦胧的渴望罢。这里说的渴望的事，是毫不奇怪的，在席瓦次巴德一家里，没有人不曾有过一种渴望，这渴望要说明出来，也

许就是对于自由、正义以及一切合理的东西的渴望罢。

她站起来和我握手，一面说："再见。"并不容我说一句话，就把我送了出来。

我回到自己的舱里，另外的两个旅客睡得象死猪一样。从窗洞里望出去，天和海都是黑沉沉的。我摸出表来看，指针已经不走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但我奇怪夜会是这样地长。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很迟，快到十二点钟了。船早靠了码头。许多人在上下往来。起重机的声音吵闹地进了我的耳朵。

我走上甲板，只看见一个平静的海面，和许多大小的船只；我只看见各种各类的人，和忙碌的、安闲的脸。我记起了昨夜的事情。我连忙去寻那个女人，但是已经找不到了。我到她的房间里去，那个房间是空的，没有一个客人，也没有一件行李。

显然她上岸了。

从此我就再没有遇见她。我得不到一点关于她的消息。而且连一点线索也找不到。在太平洋上并没有一个叫做利伯洛的岛国。那个高国也是没有的，虽然那里有一个国家的名称和高国有关系，那个国家也是以侵略出名的，但是我没有去过那里，而且我知道那个国家是岛国，和她的故事里所说的不同。

那个女人，那个我所渴望的女人就这样不留一点痕迹地消失了。我到处访求也探不出她的踪迹来。

我常常对朋友们谈起她，朋友们都说这样的女人和这样

的故事是不会有的，一定是我误把梦景当作了真实。他们并且解释说，在海上人们很容易做奇怪的梦。

但是我决不相信我的遭遇会是一场梦景。我不相信把自己献给事业、为着信仰工作、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幸福、去追求众人的幸福、说痛苦就是力量、在痛苦中寻找生命，——这样的一个女人会是梦里的人物；我决不相信那一本充满着哀诉、绝望、眼泪、矛盾、挣扎，而最后被一个希望完全掩盖了的日记会是我的脑子虚构出来的东西。

我相信她一定存在，我要继续追寻她，我要走遍天涯地角去追寻她，一直到死！

春天里的秋天

《春天里的秋天》，一九三二年十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四九年三月，共印行二十版（次）。

序

春天。枯黄的原野变绿了。新绿的叶子在枯枝上长出来。阳光温柔地对着每个人微笑，鸟儿在歌唱飞翔，花开放着，红的花，白的花，紫的花。星闪耀着，红的星，黄的星，白的星。蔚蓝的天，自由的风，梦一般美丽的爱情。

每个人都有春天。无论是你，或者是我，每个人在春天里都可以有欢笑，有爱情，有陶醉。

然而秋天在春天里哭泣了。

这一个春天，在迷人的南国的古城里，我送走了我的一段光阴。

秋天的雨落了，但是又给春天的风扫尽了。

在雨后的一个晴天里，我同两个朋友走过泥泞的道路，走过石板的桥，走过田畔的小径，去访问一个南国的女性，一个我不曾会过面的疯狂的女郎。

在一个并不很小的庄院的门前，我们站住了。一个说着我不懂的语言的小女孩给我们开了黑色的木栅门，这木栅门和我的小说里的完全不同。这里是本地有钱人的住家。

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我看见了我们的主人。宽大的架子床，宽大的凉席，薄薄的被。她坐起来，我看见了她的上半

身。是一个正在开花的年纪的女郎。

我们三个坐在她对面一张长凳上。一个朋友说明了来意。她只是默默地笑，笑得和哭一样。我默默地看了她几眼。我就明白我那个朋友所告诉我的一切了。留在那里的半个多小时里，我们谈了不到十句以上的话，看见了她十多次秋天的笑。

别了她出来，我怀着一颗秋天的痛苦的心。我想起我的来意，我那想帮助她的来意，我差不多要哭了。

一个女郎，一个正在开花的年纪的女郎……我一生里第一次懂得疯狂的意义了。

我的许多年来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泪写成的书，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我给人唤起了渴望，对于光明的渴望；我在人的前面安放了一个事业，值得献身的事业。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给另一种势力摧残了。在唤起了一个年轻的灵魂以后，只让他或她去受更难堪的蹂躏和折磨。

于是那个女郎疯狂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自由的婚姻，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专制，不知道摧残了多少正在开花的年轻的灵魂，我的二十八年的岁月里，已经堆积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阴影了。在那秋天的笑，象哭一样的笑里，我看见了过去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尸体。我仿佛听见一个痛苦的声音说："这应该终止了。"

《春天里的秋天》不止是一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它还是

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 accuse"(我控诉)。

巴　金 1932年5月。



一

妹妹从家里拍了一个电报来，告诉我：哥哥死了。

我不知道哥哥是怎样死的，我没有听说他生过病。我只知道他快要订婚。

“做梦罢，一个人哪里会死得这样容易？况且在快要订婚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就不再去想这件事。我的环境并没有改变。没有一件事会使我感觉到我的哥哥已经死了。

第二天我又接到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有三十四个字，报告的还是那同样的消息，不过比前一个电报说得更详细：我的哥哥死了，而且是自己用刀割断喉管死的。

朋友许在我的旁边，他很关心地帮忙我翻译电报。他的手微微颤动着。

“怎么办呢？”他问道。

我不开口。我却用力捏自己的手臂，我暗暗地说：“该不是在做梦罢。”

许同情地、怜悯地望着我。在他的眼里，我好象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地望着我？”我想问他。但是他默默地走开了。

我坐在沙发上，我看着墙上挂的那张珍妮·盖诺的像片。她在对我笑。那个傻女孩子，她许久不对我笑了，为什么她今天突然对我笑呢？难道她笑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吗？金黄色的头发，淡青色的衫子，健康色的皮肤，这一切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们都不过是纸上的，而且现在我的哥哥死了。

从珍妮·盖诺的脸上我把眼光移到白色的墙壁。墙壁是白的，白得没有一点黑影。但是渐渐地从墙壁上现出了一张黑瘦的脸。

这张脸上没有一点特征，它可以是任何人的脸，你的，我的，他的，但它并不是，它只是我的哥哥的脸。

这确实是我的哥哥的脸，一个年轻人的平凡的脸，这平凡的面貌就代表了他的平凡的生活。

"我死了，我用自己的手割断了我的生命，"他忽然张开嘴道。

"不会的，我不相信，你明明在这里说话，"我坚决地反驳说。

"那刀子，那剧痛，那最后的挣扎！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没有人会想念我！我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他悲声说着，两只陷入的眼睛里落下了大的眼泪。

"如果死了以后还能够说话，还能够流泪，那么死就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况且我们每个人都要死的，"我半信半疑地对自己说，声音很低，差不多只有自己听得见。

"我不愿意死！"他忽然扁起嘴说，他的脸变得真难看，嘴成了一个"一"字，眼睛成了两根线。我睁大眼睛去看。那张

脸不住地扁下去，成了象馒头一样地可笑。

白的墙壁还是白的墙壁，并没有哥哥的脸嵌在上面。

“呸！你在睁起眼睛做梦！”我这样地骂自己。

电报还在桌子上，那封三十四个字的电报。

二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瑢，她将怎样安慰我呢？女孩子的心肠软，她一定会哭，她一定会替我伤心，还是不告诉她罢。”我这样想，我以为自己想得有道理。

但是瑢来了，她已经从许那里知道我所知道的了。

“要是你以后再气我，我就要象你哥哥那样，”她扁起她的小嘴巴说。她也会扁嘴！

我从她扁嘴想到哥哥扁嘴，于是我给恐怖抓住了。“不要这样说！”我伸起手去蒙她的嘴，她把我的手挡开了。

“去，找个地方走走，”她站起来提议说，拿起桌上的电报纸当扇子搧了两下。

“到岩仔脚下的花园去好不好，”我疲倦地回答道。

“不，我不高兴到那里去，我讨厌那个守门的马来人。”她生气地一扭把头掉开了。电报纸被她丢在地上。

“真是罪过，”我独自说了一句，就俯下身子拾起电报来放在衣袋里。我又对她说：“还是到花园去罢，那里茉莉花开得真香。”我站起来。

“好，就依你，”瑢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们走出去了，她在前面，我跟着。我掩上了木栅门。

邻家的狗跑过来，望着我叫了两声，便摇摇头摆摆尾巴走了。

我们两个并肩走着，但靠得并不很近。她好象故意避开，不和我挨近。这女孩真奇怪！我不明白她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

明亮的天，明亮的树，明亮的房屋，明亮的街道。曲折的，向上斜的沥青的马路载着她的细长的身子。短裙下面露出来一双被黑色长统丝袜裹住的腿，它们在软软的路上圆熟地跳舞。

我们走过一个墓地。忽然她不向前走了。她攀着木栅，静静地望着那一排一排地立着的十字架，和十字架下面的石棺。

一个青年女子会喜欢墓地，这事情多么奇怪。“走罢，墓地有什么好看！”我不耐烦地催促她。她不理我，忽然她吐出银铃似的声音说：“躺在这里多安静呀！”

“你！——你羡慕——”我惊讶地吐出这两个字，就连忙把口闭紧了，我怕我的嘴会说出不吉祥的话。

“不要打岔我，”她责备似地对我说，但声音并不严厉，她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柔软的手里，握得很紧。

我惊奇地望着她，但我也不再说话了。

我想知道她这时的心情，可是这个女孩子的心情我怎么能够猜到呢？

墓地里两个邻近的石棺上放了两个花圈。一个花圈上的花已经枯萎了，另一个的花还很鲜艳。

“这一个是你的，”她指着鲜艳的说。“这一个是我的，”她指着枯萎的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直率地说，我觉得她今天好象有什么心事。

“你不懂？”她回过头望着我微微一笑。这笑，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笑不应该是这样，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这是病人的笑，她不是病人。这一笑要使我哭了。

“你骗我！”她又一笑。“你这样聪明的人会不懂！——我的前途已经暗淡了，所以我是这些花，”她又指着那枯萎的花圈。“你是那些花，因为你的前途充满了光明。两个花圈这样挨近，却不在一处，恰象我们两个。”

我的前途充满了光明，至少有一百个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得使我想流泪的。

“你的比喻不对！男人是不能够拿花来比的，”我勉强做出笑容反驳道。我不说安慰的话，因为说那样的话会使我自己淌眼泪。

“可是我一生最爱花，”她真会说话，叫我无法驳倒她。她爱花是事实，我每次到她那里去，总会看见一瓶鲜花。各样颜色的花满满地插了一大瓶，放在条桌上，墙壁上挂着一个中年妇人的像，那是她的母亲。

“年轻女子不应该在墓地上多耽搁，而且更不该象小偷似的站在墙外偷看，”我这样说，用一阵虚伪的笑来掩饰阴郁的思想。

“那么走罢，”她突然放了我的手说。她马上转身走了。

到了花园门口，一阵茉莉花香朝我们的脸上扑来。

“怎样？我并不骗你？”我满意地说。

“我早就知道了！”她微微一笑。

我们走上石阶，进了花园。守门的马来人睁起两只又小又圆的眼睛望着她，一面把手放在他的红格子布围裙上揩来揩去。他的脸色黑中透黄，围着嘴生了一圈小胡子。

“这个东西真讨厌！他的眼光刺痛我的脸，”我们在马来人的身边走过，她低声对我说。“每次都是这样！”

“谁叫你生得这样漂亮！”我说着，我微笑了。

“你也说这样的话？你也讥笑我？那么我不跟你好了，”她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便抛开我，一个人急急向前走了。

我不去追她。我望着她的苗条的背影，和她的微微飘动的短发，我想起她这几天来的言语和举动。我起了疑心，我生了恐惧。

我在一株茉莉树下找着了她。她坐在石凳上，埋着头，好象在思索。小朵的白色茉莉花落在她的头发上。

她看见我走来，却装着没有看见的样子。

我坐到她的身边，伸手去握她的右手，她把手挣脱了。我又去握她的手，她不再挣扎了，她反而把身子向我这面偎过来。

我嗅着她的头发上的茉莉花香，我握着她的柔软的手。我不说话。我想用无言的话去探索她的心。

左边树丛中露出了一角深黄色的楼。提琴的柔和的略带一点哀诉的调子在空中飘荡。马来人带着鼻音开始唱他的故

乡的情歌。

她的心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的心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林，你的哥哥自杀，是真的？”她突然抬起头问我。

“为什么不真？你不是已经看见了电报？”

“他为什么自杀？”她探索地问。

“我不知道，”我直率地回答。心里痛苦地想，她为什么老是想这些不愉快的事，一个年轻女子不应该知道的事。

“用自己的手杀死自己，这究竟是不是可能的，我在想这个问题，”她用力地说，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微微地战抖。

“这不是你所应该知道的，”我说，我想把话题引到别的事情上面去。

“可是我一定要知道，”她固执地说。

“那么你听我说。这当然是可能的。我的哥哥亲手杀死自己，这是事实。”我说了我不愿意说的话，为的是想用直捷了当的答语来阻止她继续追问。

“究竟生快乐呢，死快乐呢？”她好象是在问自己。

“瑢，你不再爱我了，”我失望地、悲痛地说。

“为什么？你怎么会想到这件事？”她惊讶地问。“我不爱你？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

“你的脸告诉我。”

“我的脸？你不是看惯了这张脸吗？”她把脸送到我的嘴边来，我吻了一下，这张脸凉凉的，的确这张脸告诉我……

“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环境，一对年轻的爱人不谈别

的话，却谈生死自杀的问题，你说哪里会有这样荒谬的事？”

她不回答。过了半晌，她却说：“不要多疑了，我现在还在你的身边，你却想到我不爱你！”她的确聪明，用这样的话掩饰了她的真心。

是的，她在我的身边，可是她的心和我的心却隔得远。究竟隔了多少远，我也不知道。

“爱是美丽的东西。它太美丽了，我不能够占有它，”她低声说，好象是说给她自己听。她的声音象提琴那样地柔和，那样地哀婉。

我望着她的脸，脸上罩了一层云雾，这云雾使它显得更美丽，好象新娘披上了面纱。但这新娘不会是我的。

我一把抱住她，象抱一件宝贵的东西。我淌下泪，一颗一颗的泪珠落在她的头发上，象一些滚动的明珠。

“你哭了，”她抬起头说。她一笑，这笑，我想，比哭更动人。她用一根手指按住我的嘴唇，接着就印了一个吻在那上面。这吻来得非常快，就象电光一闪。

我要吻她，她却掉开了头。

“瑢，你今天的举动很奇怪，你变了，”我痛苦地说，“告诉我这是什么缘故？”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吗？”我诚恳地问。“在一对爱人中间是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我不知道，”她说得象孩子似地直率。

我心里想：“难道我们的爱情已经发生了裂痕吗？”

太阳的影子悄悄地躲开了。黄昏的香气包围着我们。马来人赤着脚在我们的面前溜来溜去。

"回去呀!"她站起来,挽着我的手臂。

我们又走着曲折的、向下斜的路。

"送我回家,"她命令似地说。

"好。"

"我上午做了菜,留着给你吃。"

"真的?"

"还有酒。"

"我不想喝酒。"

"一个朋友送来的好酒,我等着跟你一块儿喝。"

我不说话,掉过头去用眼睛谢她。她的脸上带着微笑,象开花一样。云雾已经消散了。

我们转了几个弯,走上一个斜坡。在一道绿色的木栅门前我认出了她的家。那里开着红的,白的花。

我们推了门进去,走上石阶,进了她的房间,一个少女的寝室。

"你在这里坐,"她指着沙发对我说。

她走到条桌前,把那一瓶花捧下来,放在沙发旁边的凳子上。她把脸放在花朵中间,后来就转进屏风后面去了。

白的百合,紫的紫堇,黄的美人蕉。

我也把脸放进花朵中间,嗅百合的清香和她的清香。

她端了菜碗出去了。

"我给你帮忙不好吗?"我说,和往常一样。

"不好，你不会弄。你给我好好坐着罢，"她带笑回答，和往常一样。

菜弄好了。一张小圆桌上放着菜碗。我和她对坐。

"味道还好吗?"她和往常一样地问。

"很不错，我很喜欢吃，"我和往常一样地答。

她从橱里取出酒瓶。

"你看，颜色和血一样，多鲜艳！"她给我满满地斟了一杯，也给她自己斟了一杯。

她举起杯子，我也举起杯子。

我喝完了一杯，我的脸开始发烧。

"不喝了，"我放下杯子说。

她默默地又给我斟满了一杯。她的眼睛光闪闪地望着我，好象在说："喝呀！尽量地喝呀！"

我又喝了一杯。

我看她，她已经喝了四杯了。

她的脸红得可爱，眼睛里射出强烈的光。这对亮眼睛真迷人呀！

"我没有醉！我并没有喝醉！"她接连地分辩说，声音象小鸟在叫。

"你摸我的脸，我的额角，凉凉的，"她把手伸过来，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脸。

好烫的手！脸烫得象一团火在烧！她还说是凉凉的。

"是的，凉凉的，"我这样骗她，这样骗我自己。因为我想让我的手在她的脸上多留一会儿。

"你喝，你喝，"她拿起酒瓶要给我斟酒。

"我不喝，再喝就要醉了。你也不要多喝，你从前并不喜欢喝酒。"我用手盖着酒杯，望着她笑。

"醉了正好。心头热辣辣的。没有别的思想来缠我，好让我宁静一会儿，"她说。

"为什么还要疑惑呀？这时候我们在一块儿，世界就是我们的，"她拉开我的手，给我斟了一个满杯。

"今朝呀，只有今朝，我还是这么窈窕……"她低声唱起来。

"瑢，不要再喝酒了，"我央求似地说。

她的红脸上又露出一笑，象晴天闪了一下电光。她挟了一筷子的菜送到我的嘴里，说："你吃。"声音好象是蜜做成的。

我吃了。我很满意。我望着她的眼睛。她笑，我也笑。

"我的头好象有点昏，"她忽然放下筷子说。

"一定是喝醉了，谁叫你喝那样多的酒？"

"喝醉了？不会的。我还要出去，坐划子在海上看星呢！"她睁起两只大眼睛。

"你闻闻看，我可有一点儿酒气，"她走过来，把脸对着我的脸，张开嘴喷了一口气在我的脸上。的确是一口酒气。

我忍不住扑嗤地笑起来。

"你再向我喷一口气，我就要吐了。你还说没有一点酒气？"

"我说你坏，"她轻轻地在我的头上敲了一下，便又走回她的座位上去。

"我有什么坏？"我调皮地追问道。

"总之你坏，"她扁嘴。她把椅子老是向我这面拉。

"我的心乱得很，林，"她把身子靠在我的手臂上。"我不想喝酒了，我什么也不想吃了。"

"你喝醉了，我原说你会喝醉的。"我报复似地带笑问她："还出去坐划子看星吗？"

"为什么不去呢？"她赌气地站起来，但马上又坐下去了。

她摇摇头，说："现在嘴没法硬了，身子不争气，它软绵绵的，没有一点气力。"

三

早晨，我睡在床上不想起来。

窗外白的，红的花在阳光里微笑。木栅门前响着脚踏车的铃声。

她的房主人家的小孩送来了一封信：

林！——昨晚醉了，没有和你去海上看星。醉眼看星，也许更神秘，更有趣。你为什么不陪我去呢？今晚我们一定去，看星的网，听海的私语。我的心闷得很，让它在海上跑跑。

叫舟子把船多荡几个圈儿。你坐着，我把头睡在你的怀里。我望着星，听你的呼吸。我会觉得我永远在你的怀里。没有一个人会看见我们，星星不会泄漏我们的秘密。在海上，世界是我们两个的。

你教我认识星，那红的星，绿的星和星的故事，许多美丽的星的故事。

啊，我记起来了：

昨晚我哭了，我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看见沙发上的泪痕和枕头帕上的泪痕，我才记起来我曾经和你吵过架，不，是向你哭诉了许多事情。

我现在记不起那些详情了。我问，我可曾触怒了你吗？如果触怒了你，你可曾宽恕了我吗？

我本来不喝酒，可是酒的颜色太鲜艳了！而且象血一样地浓。

象血一样的酒，我怎舍得不喝呢？我这里还有一大瓶，等着你来再喝罢。林，倘使喝酒是犯罪，我们就再犯罪一次罢。年轻人本来容易犯罪。林，不要拒绝我，不要板起面孔，做一个道德的教师。

还有一张纸条：

这束百合花是从我的花瓶里取出来的，我知道你爱花，特地挑选这束花送给你。让它代我陪伴你，让它的清香熏老你的道学气。

你的瑢。

“花呢？百合花在什么地方？”我惊奇地问那个小孩。

“我不知道。什么百合花？”小孩茫然回答。两只小眼睛睁得很大，在我的脸上转来转去。

“她的信上不是明明写着送一束百合花来吗？花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姑娘只叫我送信，并没有交给我什么花，”小孩回答。

“那么去罢，”我生气地说。

女孩子的心理真奇怪！不知道她究竟打些什么主意？她一定是拿我开玩笑。我并不是“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喂，喂，”我跳下床来，跑出去唤那个送信的小孩。“你回来。”

没有用，小孩的影子已经不见了。只有一条狗在木栅门外慢慢地叫。

我的赤脚踏在热地上，我才觉得我没有穿鞋子。今天是个晴天。

白的花，红的花，但是我的花圃里没有百合花。

教堂里唱诗的声音伴着琴声隐约地送进我的耳里来。啊，

今天原来是礼拜日。

到什么地方去呢?……去找瑢罢。

我正在打领结,狗叫了,木栅门在响。许来了。

“你家里还有电报来吗?”

“没有。”

“信呢?信也应该来了。”

“是的。”

“以后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没有。”

“你的哥哥为什么自杀?你知道吗?”

“不知道。”

许坐在我的对面。我坐在沙发上,领口敞开,领结没有打好。

两个人沉默着。他的黄瘦的脸和微陷的眼睛表示出来他的生活的悲哀,一个报馆编辑的生活的悲哀。

我望着他的脸,他望着我的脸。他的脸色阴沉,脸上没有阳光,象是在阴天。

“林,”他忽然用苦涩的声音叫我。我抬起头向窗外看。我仿佛听见了一只乌鸦的叫声。

“林,我说你不应该……”他又把嘴闭上了。

我偏起头看他,做出很注意听他说话的样子。

“你的哥哥死了,我没有看见你哭过。”

“是的,”我冷冷地说。

他的话一点也不错,我没有哭过,我不能够强迫自己流

眼泪。

"你一点也不伤心，一点也不想他，你只想到瑢，"他慢慢地说。

"这是不应该的，你哥哥对你很好，"他依旧摆着庄严的面孔，但掩饰不了那一对疲倦的眼睛。

"今天报馆里不去了吗？"我突然问他。

我早知道他礼拜日不去报馆，因为这地方礼拜一向来不出报。我问他，是故意拿这句话来打岔他，叫他不要继续说下去。

"今天当然不去，"他疲倦地回答。他果然不说那些道学的话了。

"那么我们一块儿去看瑢罢，"我急转直下地说到本题。

"不去，我不高兴去，"他不快活地说。

我不理他，我打好领结穿好西装，就拉着他一块儿出去了。

不快活的表情还留在他的脸上。我不禁在心里暗笑。他的确是一个好人。他忍受一切。他常常抱怨，抱怨生活，抱怨命运，抱怨一切他以为是不合理的事，但都没有用。他自己却终于跟着生活，跟着命运，跟着一切不合理的事走了。啊，可怜的人，可怜的好人！

太阳从树梢、从屋顶慢慢地爬下来，花在许多人家里开。马路上躺着树叶的影子。人在曲折的路上走。小孩在木栅门里笑。一个西洋的肥妇从转角处闪过来，又在一条狭小的巷子里不见了，她那水牛似的肥身体象落在沟里一样。

“报馆里的生活真讨厌！就在这样好的地方也享受不到自由的空气，”许又在抱怨他的生活了。他仰起头望着从绿树间露出来的蓝天，让温暖的阳光抚摩他的瘦脸。他的脸是常常见不到阳光的。他在报馆做事已经好几年了。

“你比我幸福。那电灯，那剪刀，那排字工人的血亏的脸。永远是那样单调，永远是那几个人，永远是那些疲倦的脸，”他呻吟似地说。

“那么你索性不要干下去，”我顺口说，我听见他说这样的话已经许多次了。

“但是以后拿什么生活呢？”他好象受了鞭打似地问。

他的意思很简单：人拿钱来生活，又拿生命来换钱。这就是说，为了生活就零碎地卖掉生命。他不愿意卖，但是又不得不卖。

“还有我的母亲，那是最重要的问题。我按月寄钱给她。我如果不做事，她又拿什么来生活？”

不错，他有一个母亲，我不知道听见他说过多少次。他常常想把母亲接到这里来，但是他的母亲却怕坐海船。他按月寄二十块钱回家，从来没有一次耽误过。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寄过一次钱，脸上的血色总要减少一点。这位母亲是靠儿子的血生活的！有一次他对我说：

“有个朋友介绍我到南洋去，那里的位置也许比这里好。但是母亲不愿意我去。我也想，去了那里离母亲更远了，以后要回家看她，路费会成问题。况且这里报馆的经理也不肯放我走。”

这是一个爱母亲的人，我的朋友里面没有一个人象他这样热爱着母亲的。他看了《慈母》这电影，居然会哭一个整天。

“我一生只有一个亲爱的人，就是我的母亲。为了她，我愿意牺牲一切。”

他有一个母亲，他爱他的母亲，他向每个朋友谈他的母亲。我呢，我的母亲早已躺在坟里了。我连她的坟在什么地方也记不清楚。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我的母亲。也许我根本就不爱我的母亲。

我们走进了绿色的木栅门，看见璐站在石阶上，穿了一件粉红色衫子，黑色短裙。

“好早呀！”她给我们一个微笑，春天的笑。好象阳光在花瓣上发亮。

“今天是你的休息日，”她对许说。

“今天早晨只睡了三个钟头的觉，”许回答，好象秋夜的雨声。

“我昨晚喝醉了，跟林吵了架。”她发出银铃似的笑声，话是说给许听的。

“我们并没有吵架，是她喝醉了，一个人在笑，一个人在哭，”我带笑地分辩。

她为什么老是记着我们吵架的事呢？其实昨晚上我们并没有吵架。她喝醉了，无缘无故地伤心哭起来。她不肯放我走，她要我陪她。她絮絮地向我哭诉了许久，说的尽是我不懂的话。

“许，你今天上午就在这里吃饭罢，我还有一瓶好酒。真

好，颜色象血一样地鲜艳，味道象血一样地浓。”她的红润的脸上现出灿烂的笑容。

她的笑使我忘记昨天的事，昨晚的事。她不能够昨晚哭得那样伤心，今天又笑得这样灿烂。

“我现在不喝酒了。我的母亲写信来叫我不要喝酒，”许说话时没有一点迟疑，他相信母亲就象相信《圣经》。

瑢把眉头一皱，象受了针刺一样。灿烂的笑容不见了。一阵灰色的云掩盖了它。“母——亲，”她呆呆地念了两遍。我知道她有一个母亲，她的母亲患了疯瘫病躺在家里。

“瑢，”我唤她，我接连唤了两声，好象要把她从梦景中唤醒过来一样。

我们进了她的房间。

条桌上依旧放着一瓶花。黄的美人蕉，紫的紫堇。新添了红的蔷薇。百合花果然不在瓶里。

“百合花在什么地方？”我想起了她的信，“你送我的。”

她指着屋中间的小圆桌，绿色小瓶里插着一束百合花，正是昨天看见的那一束。

她去把花枝取出来，上面束着黄色丝带，瓶里没有水。

“我决定把它送给你，但是要你自己来拿。我想这个意思你应该懂得。”

这个意思一直到现在我才懂得。

她要和许下象棋。我一个人转过屏风到床前去。

绿绸的薄被，蓝花的被单，绣花的枕头套，上面还绣了四个字是：长毋相忘。这枕头是一对，还有一个在我那里。

我嗅着一股清香，和百合花的香差不多。

“你在里面做什么？”她的银铃似的声音飞过了屏风。

“我看看你的枕套。”

“我的枕套有什么好看？你不是有一个同样的？快出来看我们下棋。”

“我要看你昨晚上的泪痕，你的信上说的。”

没有应声，我只听见她扑嗤一笑。以后她似乎专心在和许下棋。

我躺在她的床上，我把脸埋在枕上。微微润湿的枕头套冰着我的烧脸。幽香沁入我的鼻端。这个女孩快要使我发狂了。

她不断地在屏风外面唤我，我装着熟睡的样子，不答她。其实我在回想我和她认识的经过，恋爱的经过。我睁起眼睛在做梦。

四

"郑佩瑢。"

我第一次发见这个名字，是在C城①某中学的点名簿上。我那时是一个新来的英文教员。

我捧着点名簿，唤一个名字，就要停顿一下，抬头注意地看那个答应的学生的相貌。

我依着点名簿上的次序唤了"郑佩瑢"这个名字。

意外地响起了银铃似的声音。一对少女的大眼睛在看我。瓜子形的脸，红红的嘴唇上露出好奇的笑容。但一瞬间这张脸又调皮地埋下去了。我看见一头浓黑的短发。

这样我就和她认识了。

她不住在学校里，却来得早，去得迟。她常常到我的房里来问我许多问题。后来甚至问一些和我讲的课没有关系的。暑假后她再来时，我们就有机会一块儿出去散步了。

学校后面有一条小河，河畔有些龙眼树，在那小树林里我曾经度过一些快乐的光阴。龙眼开花时我才认识她。龙眼结果时，我们已经成了要好的朋友了。

---

① C城：福建省晋江县。

龙眼树，绿的叶，黄的果，她爱吃龙眼，我也爱吃龙眼。

眼前许多株大树，一簇簇的绿叶中间，一串串的青黄色小球垂下来。我们一伸手就可以折它几枝，或者就在树林里剥来吃，或者拿到河边去吃。

淡白色的果肉，褐色的核，青黄色的皮，两个人的眼睛，各种题目的谈话。于是我们就成了爱侣了。

我因为她离开了C城。她为了我，最近也跑到这里来了。

我住在我的朋友的家里。她住在她的朋友的家里。

五

我睁起眼睛做梦。这梦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不明白这个女孩的心理，近来她的确有点古怪。

是她先向我进攻，我的阵线已经被她攻破了。我做了她的俘虏。她反而有点迟疑不决了。

我究竟应该怎样办呢？

女孩子真是坏东西。她常常把别人逗得心上心下，着急得无可奈何，她自己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正经样子。

她现在对我反而不及从前了。她有了秘密了。

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以上是那些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的思想。

阳光在窗外灿烂地笑，风送来俄国人的歌声，总是那哀怨的调子。

瑢忽然低声唱起《你常在我的怀中》的歌。

我仍然躺在她的床上，我的脸仍然埋在她的枕上。我想拿她的泪痕来润湿我的脸，但是她的泪痕快干了。

“你，你懦弱的男子啊！”我暗暗地对自己说。

“这张床，这个枕头，于我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我终于得不到她。”

“终于得不到她？这决不可能。我不能够想到没有她以后的生活。”

“你，你懦弱的男子啊！为什么不把事情早弄妥呢？为什么不早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

“她可以不爱我么？她可以撇开我去爱别人么？”

“当然可以，比我强的男子不知道有多少，比我们的爱情深过若干倍的也会破裂呢。”

——我这样地在心里自问自答。

瑢在和许争一个“车”，她带笑地叫：“林，快来给我帮忙！你是不是睡着了？快起来！”

我站起来，正要走出屏风，忽然发见枕头下面有一封信。

奇怪！这封信我先前居然没有看见！

我拿起信，看了封套，知道是她的父亲写的。收到的日期在四五天以前。她的父亲，她的那个讨厌外省人的父亲。

我把信拿在手里，我很想看信的内容，但是我并没有取出信纸看，就把原信放回在枕头下面了。

我走出屏风，却又后悔没有看那封信。

我走到小圆桌前面，他们的争“车”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真睡还是假睡？我和你说话，你都不应！”她责备似地看我一眼。脸上没有阴云。眼睛在笑。她的棋占着优势。

许手里捏着一个“马”，许久放不下去，看他那沉吟苦思的样子，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她催他，没有用。她低声唱起《雷梦娜》的调子，一面拿着棋子在敲。

"何苦这样认真？下棋太沉闷！"我把棋盘提起，棋子全乱了，落了几个在地上滚。

"你没有道理！我马上就要赢棋了。"她生气地跺脚，一面追过来要打我。但是她的脸上还带着笑容。

我跑了一转，就故意往屏风里躲。她追过来，我往床上一躺。她来了，在我的头上敲了两下，要我向她求饶。

我很快地在枕头下面取出了那封信，拿着在她的眼前一晃，便要取出信纸来读。

她变了脸色，一把就把信抢到她的手里。她不说一句话就揣了它在怀里，默默地走开了。

"瑢，瑢，"我唤了几声，我想不到这封信会使她不高兴。我很后悔。我想安慰她。

她默默地回过头来看，她的眼睛一定在说话，只是可惜我不懂。

六

许提议游南普陀，瑢稍微迟疑，也就答应了。我没有话说。去可以，不去也可以。

三个人走在沥青的马路上。阳光在我们的头上跳舞，我们都没有戴帽子。

她的脸上罩着一层雾。许的脸上挂着几滴汗珠。我看不见自己的脸。

我记罣着那束百合花，她答应送给我的，它们插在没有水的花瓶里。我害怕我回来时它们已经枯萎。

路上别的人在说话，我们却沉默着。许摸出手帕揩汗珠。

荔枝花开了。蜜蜂围着树梢唱歌。给阳光镀了金的马路上，动着翠绿树叶的影子。

走过花园，茉莉花香洗着我们的脸。马来人唱着他的故乡的情歌。

“春天真可爱呀！”一个声音在我的心里叫。

我转过头去看她，她的脸上的云雾已经在消散了。她频频伸手去理她的浓黑的头发。那一只藕白色的手膀。

南方人的口音，颜色鲜艳的衣裳，高跟鞋缓步的声音，红花布的小伞。许指给我看，这是南国的美人。

热闹的街市，堆满了红绿色的水果铺，写着大的"冰"字的咖啡店，穿着白色制服的英国水兵，在路上踱方步的华人警察，许多文法古怪的华文招牌。

——这些一齐冲进我的眼睛，我没有时间把它们连接起来。

一株大榕树遮掩了小的庙宇。门前的铁香炉在冒烟。许多所洋房的门口钉着小的五色旗，这是神的旗，上面还写着神保佑的话。

到了码头，眼前展开白茫茫的海水，许多漆上了颜色的划子泊在那里。

上了划子，我们是在海中了。

"在海上看星，多么好，"她说过这句话。我想起这句话，我看天，天上没有云。蔚蓝的天，光辉的太阳，黄白色的水。

划子慢慢地向前动。风带来凉爽。没有大的颠簸，和在西湖坐游艇差不多。但西湖哪里有这么大！

阳光在水上滑，把水照得象缎子一般，但是一只帆船横过来，把水剪破了。划子厉害地颠簸起来，水溅到了她的头发上。

我摸出手帕替她揩去水珠，她回过头微微地一笑。

"瑢，你为什么今天不说话？"我壮起胆子问。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昨天喝醉了的缘故，"虽然依旧是银铃似的声音，但是银铃快要碎了。

我把她打量了一下，我想只要一抱，她就在我的怀里了。

我爱她，我比什么时候都爱她，我愿意为她牺牲一切，但

是我不能够向着她伸出手去。

我看着自己的双手，心里说："动呀！动呀！"一双眼睛望着她，好象要把她吞在肚里似的。但是我却默默地把头掉开去看那只有三个烟囱的英国军舰。

上了对岸，在途中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你，你懦弱的男子啊！"我的脸上浮出了没有人懂的苦笑。

到了汽车站，汽车一直把我们载到南普陀。

在车上我和她谈话并不多，她把脸向外面看，看路旁的景物。

许起劲地和我谈话。这一带地方他已经来过许多次了，我却还是第一次。

下了车来，我看见一个半西式建筑的庙宇。正有两个穿绿绸旗袍的时髦女郎从里面走出来，我看见她们的脸，那两张涂着黑白红三种颜色的脸。后面跟着三个穿西装的学生。

瑢把头扭过去了。那三个学生突然笑起来，略一停顿，又跟着那两个卖春妇走了。

"你们男人真不是好东西！"瑢回过头咬着牙齿在我的耳边说。

我和许都笑了。我想说："谁叫你生得漂亮！"但这一次我却没有说出来。

我们进了门看见立在两边的四个可怖的巨人。到了正殿，我们看见几个卖春妇在那里丢卦。

"你看，她们这么虔诚地跪拜。她们问些什么事？难道是问生意吗？"许带笑地低声说。

我也觉得好笑。我看瑢，她的脸色却变得严肃了。

“你们想，做娼妓的女人就没有灵魂吗？”

她为什么要问这句话？那些女人有没有灵魂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而且以后也不会去想的。我觉得好笑就笑。

“也许是的，”许说，“在她们，钱比别的一切都重要。”

“呸！你根本就不懂女人的心，”她生气了。

谁才懂得女人的心？她们的心眼是那样多！女人是那样复杂的生物！

“我们都不懂，你说来给我们听听。你是女人，你的话当然可靠。”我故意激她，我要引她说话。

她把眼光射进我的眼睛。我看她的脸，那云雾并没有消散。没有灿烂的阳光，是秋天的云。秋天已经来了。

为什么秋天来得这么快？春天呢？难道春天就一去不返了吗？

“说起来话长，几天也说不完，反正你们不会懂。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小学时代的一个好朋友就在做娼妓。我知道她是很好的女人。”

“你现在怎么知道呢？人是时常变的。好人也未始不可以变坏，”许反驳道。

我忽然记起来了，许是叔本华、司特林堡一类的人。他憎恶女性，据说他曾经被女人抛弃过，但是他自己不承认。

“那个朋友的确是好人，她完全是因为父母的成见牺牲的。她最近还有信给我。”

这又是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她以前并没有告诉我。

那个朋友也许是一个好人，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瑢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秘密，她并不告诉我。从前我以为自己得到了她的整个心，现在才知道并没有。

瑢和许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着。我的心里装满了妒忌，我妒忌那些她不让我知道的秘密。

迎面走来一些学生，一些女人。男人看见女人就做笑脸。我的心被妒忌咬得痛，我做不出笑脸了。

到了泉水边，许不肯走，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

"我们上去罢。"她向我看，她的话对我就象命令一样。

我们穿过石洞，见着石阶就走上去。她在前面，我跟着。她的脚步下得很快，我几乎赶不上了。

我们到了半山，前面似乎没有路了。在那个新建筑的士敏土的亭子前，我们立了一会儿。我先在石头上坐下来。

我慢慢地用手帕揩去额上的汗珠。

"你吃力罢，我倒不觉得什么！"她的脸上现出小孩似的得意的笑，银铃在晴明的春日响了。

春天，究竟是在春天啊！

我抬起发热的脸，去看蔚蓝的天，去迎自由的风。我的眼里却装满一对大眼睛和两道细长眉。那对大眼睛里充满着爱情，春天的爱情，南方的爱情。

"林，"她唤我。

我们的眼睛又一次对望着：那对大眼睛，那两道细长眉。但是表情变化得很快，春天，秋天，轮流地交替，在这样短的时间里。

“林，你还爱我吗，象从前那样？”她忽然问，声音象春夜吹的洞箫，阴云遮了眼睛，象是要落雨了。

春天的雨呢，秋天的雨呢，我不知道。我的心在颤动了。

话是我想问她的，她却先拿它来问我。我们的心原来是一样的心，但彼此都不知道。现在有机会剖出来给彼此看了。我却害怕，害怕会起什么雾遮掩了它们，使我们剖出来看的不是真心。

“瑢，我的性情，我的心，你是知道的。我不会说假话。我爱你，我比从前更爱你。”

我的声音抖着，我的心又急又怕，我的话说得不快。我害怕我的话会被她误解。

我的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我注意地望着她。

“动手呀！抱着她！把她抱起来，吻她，告诉她你的疑惑，你的痛苦。告诉她你要知道她的整个秘密。告诉她，她在这些日子里使你感受到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在心里这样地说话。

我的手抖得厉害，但是它们并没有动作。

她不说话，只顾望着我。

“她已经知道了！快动手呀！”我暗暗地催促自己。

我看见了她的大眼睛里的雨，瞳儿在微雨中发亮。雨，秋天的雨，我的心也湿了。

“瑢，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没有你我不能够生活。我恨不能把我的心剖给你看，让你知道你在我的心里占着什么样的地位。”我说这些话，象在唱诗。我觉得我把所有的话说尽

了，其实我却留着重要的话没有说。

我的眼睛也被雨打湿了，这雨是夏天的急雨。我听见雷声，在我的脑子里。

“不要迟疑罢，瑢，我已经把整个的我交给你了。为了你，我甘愿牺牲一切。”

我听不见，看不见一切，除了她的声音，她的脸。

“你不会有一点后悔吗，你说你甘愿为我牺牲一切？”这不是银铃声，这是洞箫吹在秋窗风雨夕。

我的心又一次战抖了。

“秋天来了，”我这样感觉到。

“不会的，我决不会后悔。纯洁的爱情决不会给人带来后悔，”我回答她。

“你为什么还要疑惑呢？难道你变了心？”我想用这样的话问她，但我始终没有说出这一类的话。

“我相信你，”她吐出这四个字，却把后面的话咽下了。

我想，我是得救了。

她相信我，她爱我，全部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她为什么要咽住后面的话呢？

我站起来，我看她的脸。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大眼睛里有泪珠发亮。云雾消失了。我又看到了春天。

女人的心，女人的脸就变化得这么快。

“我相信你。可是你将来如果变了心，我就要割断自己的生命，象你哥哥那样。”

她也站起来，对我一笑。银铃声又响了，我分辨不出这是

晌在春天或秋天。

她倒还记得我的哥哥，我却把他早忘记了。

“下去罢，免得许在下面久等，”她说。

我跟着她走下去。在泉边找着了许。那时她的眼睛已经干了。

七

在她的家里用了晚餐。

她送了我和许出来，木栅门关了。

我们在黑夜走路，我捧着那束百合花。

漆黑的天，明亮的星的网，白的星，绿的星，红的星。

静的街市，清冷的路灯，稀少的行人。

我把脸放在百合花中间。花的清香使我忘了身体的疲倦。

“林，你今天在南普陀和她谈了些什么话？你们两个的眼睛好象都哭过似的，”许忽然问。

“还不是些爱情的话！”我把脸从花中间抬起来。

“那么为什么哭呢？”

“我们并没有哭，不过流了几滴眼泪，爱情的话常常会使人流泪。”

“你不要怪我说扫兴的话。你们这时候就流眼泪，将来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我早就看出来你们的恋爱不会有好结果。”

我的心里起了不愉快的感觉。我生气地反驳他：“你是个憎恶女性者，你当然不会说出好听的话。你不是也称赞瑢是个好女子吗？对于恋爱你并没有经验！恋爱没有眼泪，还算

是恋爱吗?”

“不对,我总觉得你们的事情有点不对。这是我的直觉。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我的看法不会错。”

他泼了一瓢冷水在我的头上。

我不相信他的话,但是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没有恋爱的经验。

“你完全不懂!你的成见太深!我爱她,她爱我,那么还有什么问题?”

我很气,不再去理他。

“看,”许忽然指着天空说。

一道光从天空落下去,非常快,一瞬间就不见了。我好象听见吹哨似的微音。

“陨星,”许自语道,他还仰起头在天空中找寻。“失去的星,”这声音非常柔和,好象在唤爱人的名字。他后来又用决断的调子说:“我的看法不会错。”

最后的一句话对我好象是送葬的丧钟,我突然害怕起来。

我又用百合花遮住我的脸。花的清香使我想起她的枕上的香。

她是属于我的,无论如何我不能够失掉她。

我别了许,急急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邻家的狗听见皮鞋声,便爬在木栅门上叫。我走近了,它认出是我,对着我摆了摆头和尾巴就跑开了。

我捧了花进屋,给花瓶换了水,把花插进去,再把花瓶放在床前的小桌上。

我躺在床上，不转睛地望着瓶里的花。

花有点憔悴，但是还不曾枯。我想，这一瓶新鲜的水会使它们苏生。

我要好好地护持这些花朵，它们是我们的爱情的象征。

八

在我们的爱情里，春天又来了，我接连地过了几个春天。这其间也落了秋天的雨，但是秋天很快地就过去了。

她的放大的照片送来了。我从墙上取下镜框，把她的照片压在珍妮·盖诺的像片上面。

她代替了珍妮·盖诺从墙上看下来，对着我笑。春天的微笑。

浓黑的发，细长的眉，亮的大眼，动人的嘴，笑。

“我爱你，”动人的嘴张开，银铃似的声音响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照彻了我的整个身体。

我是在做梦么？

“瑢，我爱你，我永远爱你，我爱你甚于一切，”我象唱诗般地自言自语。

在她的面前，我说着“我爱你”的话。一个人在房里，我也说着“我爱你”的话。

在龙眼花开时，我认识她。在龙眼果熟时，我爱上她。现在龙眼树又开花了，我还在对着她的像片说“我爱你”的话。

你，你懦弱的男子啊！——我蒙着脸，倒在沙发上。

我记起了许的话。他曾经批评我说：“你是激情的俘虏。”

我希望这句话是真的，我梦想我能够做激情的俘虏，要是做到那样，瑢早已是我的人了。

我怎样才能够使自己做激情的俘虏啊！那有福的激情的俘虏啊！

我快要发狂了。

九

家里来的电报躺在书桌的一角，已经被揉皱了。我清理书，又在桌子上发现了它。

我是在一个多礼拜前接到这个电报的，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写信回家去问详细的情形。

为了璐，我忘记了我的唯一的哥哥。我爱了璐就不爱我的哥哥了。他曾经那样地热爱过我。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差不多全部幼年时代的光阴。他比我只大两岁。

我现在又想起哥哥了，在他自杀了一个多礼拜以后。

我坐下来，开始给我的妹妹写信，问她：哥哥为什么自杀，而且是怎样自杀的；问她：哥哥自杀后家里的情形。

窗户大开着。阳光带笑地爬进来。花在窗外对蝴蝶微笑。蜜蜂和苍蝇在房里飞舞。

我的心跟着文字在颤动。

不远处送来提琴的声音，拉的是哀伤的调子。我知道是那个姑娘在拉提琴，那个常常穿白衣的姑娘。我走过她的门前，常常看见她坐在阳台上。她似乎患着长期的病，不然，在这美丽的天气，在这美丽的年纪，她为什么不到街上去散步呢，不到花园去闻茉莉花香呢，不到海上去看星呢？

我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了。

狗叫，木栅门响，皮鞋的声音，我知道是谁在走路。

“林，”在晴明的春天，响起了银铃声，多么清脆。

她走进来，粉红的衫子，黑的短裙，明亮的大眼睛，带着春天的笑的瓜子脸。

我的笔放下了。我把信纸折起来。

“我知道你一定在家。”她给我一个笑。

“你今天为什么不到我那里去？”她又给我一个笑。

“我在写信。”我站起来。

“给谁写？”

“给我的妹妹。”

“我不信，我要看。”她扁嘴。

“你看。”我把信摊开，递给她看。

她在书桌前坐下来。

她注意地读信，我在看她的脸色。几片云在她的脸上飞过，但那里依旧是晴明的天。

“写得好，象在写一篇小说。”

我微笑。我的心里在开花了。

“为什么不写下去呢？是我来妨碍了你？

我哪里还有心肠继续写信？

“妨碍我？不！我知道你要来，我写着信在等你。这封信，今晚上可以写完，反正明天才发出。”

“你家里有信来吗？有什么新的消息？”

“没有！”

她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故意把眼光移向书本堆里。

她为什么要叹气？她方才还笑得这么灿烂！

我看她的脸。脸上被薄雾罩着，但雾在消散了。春天还留在她的脸上。

“但愿她的心象她的脸那样才好呀！”我暗暗地祈祷。

“林，我们去看电影，”在谈了一阵话以后，她忽然这样说。

“什么电影？现在时间不太迟吗？”我掏出表看，我的头被春天的阳光抚着。蜜蜂在我的周围叫。

“葛雷泰·嘉宝的《情劫》，听说很好。”

“嘉宝的片子？你为什么喜欢看她的片子？那不是一个年轻姑娘应该看的！”

“嘉宝，女明星里面只有她才算是艺术家，她的表演最深刻。”

“象你这样的年轻姑娘只应该看瑙玛·希拉，珍妮·盖诺她们的片子，至于嘉宝，还是让中年妇人去欣赏罢。”

“你完全不懂！你以为象瑙玛·希拉那样的姑娘就可以代表我们年轻女子的个性吗？这就象有些女人把雷门·诺伐罗当作理想中的男性一样地可笑。”

我不再跟她争辩了。我们马上动身到电影院去。

在路上我一面和她说话，一面在心里想：这个女孩真古怪，爱喝象血一样的酒，爱看葛雷泰·嘉宝的片子。

十

满座的观众，暗淡的电灯，闷热的空气，带鼻音的本地话，女人的笑，小孩的哭。

于是黑暗压下来，一切都没有了。

银幕上出现了人，出现了动作，人和动作连接起来，成了新闻片，滑稽片，爱情片。

周围的世界消失了，我们睁起眼睛在做梦。我偎着她，她偎着我。

青春，热情，明月夜，深切的爱，一对青年男女，另一个少年，三角的恋爱，不体谅的父亲，金钱，荣誉，事业，牺牲，背约，埃及的商业，热带的长岁月。

没有父母的少女，酗酒病狂的兄弟，纯洁的初恋，信托的心，白首的约，不辞的别，月夜的骤雨，深刻的心的创痛，无爱的结婚，丈夫的欺骗与犯罪，自杀与名誉，社会的误解，兄弟的责难和仇视，孀妇的生活，永久的秘密，异邦的漂泊，沉溺，兄弟的病耗，返乡，兄弟的死，终身的遗恨。

久别后的重逢，另一个女人，新婚的妻子，重燃的热情，匆匆的别，病，玫瑰花，医院中的会晤，爱情的自白，三角的恋爱，偕逃的计划，牺牲的决心，覆车的死。

——许多的人在叹气，电灯亮了。蓝色布幕拉起来。什么也没有。我们仍旧在中国，不过做了一场欧洲的梦。

我揩干自己的润湿的眼睛，我看她的大眼，那双眼睛正被雨洗着。

她挽了我的手臂，紧紧地偎着我，我们在人丛中挤了出来。

她低着头，许久不说话。

"这个社会是压迫我们女人的，"瑢忽然痛苦地说。

这句话深深地打进了我的心坎。

我记起了方才在银幕上，那个女人在病床上醒过来，发见那瓶玫瑰花不在了，支持着病躯一个人跑出病房去找寻她的花，我看到这里，我的眼睛也开始模糊了。这时候瑢紧紧偎着我，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听见她两次重复地念着字幕上的话：

"我的花，你们把我的花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只要你。"

我觉得我了解瑢的心理了。我的心为她哭了。

女人的一生就是让人流泪的材料。葛雷泰·嘉宝的确是个艺术家，瑢的话不会错。

但是瑢为什么也要说："你们把我的花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的花明明在她的身边。

"瑢，这是戏，并不是真的事情。真的事情决不会这样凑巧。"我做出一个笑容，我自己也觉得笑得不自然，因为我并不想笑，却想叹息。

"你不知道，这样的事多着呢！做一个女人，命运很悲

惨。"她的声音里有眼泪。

我怎么知道女人的命运悲惨呢？我又不是女人。

"瑢，我们去吃西餐，好吗？"

"不。我不想吃东西。我只想回家去哭。"

她差不多已经在哭了。

我想说："瑢，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为什么在我的身边，在爱人的身边，在爱情炽热的时候，却只想回家去哭？"

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默默地揩自己的眼睛。我的心在痛，因为她的缘故，也因为我自己的缘故。

"我送你回家去，"我到底说了。

"不，让我一个人回去，不要你陪我。"

她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不由得想起银铃的声音，但是银铃已经哑了。

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她开始讨厌你了！等着罢，等着你被遗弃的时候。"

我马上又更正道："不会的，她不会抛弃你，她不是那样的女人。"

我这样说也不能够止住心痛。我依旧想问："她究竟爱不爱我？"

粉红的衫子，黑的短裙，俯首的姿态。

我爱她，我爱她甚于一切，我不能够失去她。

我不再对她说话。我的眼光却不肯离开她的背影。我的眼光会说出我的嘴不敢说的话。但是她不会听见。

她走，我也走，我终于伴送她回到家。我们隔得近，她不

会看不见我。

我在心里说："我终于送她到家了。"但是我在路上却不敢唤她，或者对她说安慰的话。

到了绿色的木栅门，我放心地说："现在没有问题了。"我走到她面前。

"瑢，不要伤心，到房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好好地约我出去看电影，却弄得这样伤心回家，是我得罪了你吗？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呀！"

我屏住呼吸等候她的回答。

"让我安静一会儿呀！"她对我说话，却不给我看她的脸。

她站在门前不走了。我也不走。我看她，她看地。

"你回家去罢。"

她说罢，很快地推开木栅门进去了。

门关上了，她站在门内，背靠着门。

"瑢，"我站在门外，轻轻地唤了一声。

她不应，也不动一下。

我想，我久站在这里，她也会久站在这里。但是她需要的是休息。

"瑢，让我进来罢，我还有话对你说。"

"你明天来。今天让我安静一会儿。我不愿意看见一切的人。"

她不掉过头。我知道今天没有希望了。

"瑢，我走了，"我充满感情地说。

我真走了，故意做出很响的脚步声。

"她会转过身来看我,"我想。

"她会开门出来,"我又想。

"她会追来唤我进去,"我再想。

"脚步放慢点呀!"我对自己说。

"回过头去看呀!"我又对自己说。

"再去求她一次呀!"我再对自己说。

脚步放慢了,走几步路就回过头去看一次。没有用。

木栅门没有开。门内是空空的。粉红衫子和黑色短裙不见了。没有人出来唤我。

我折回去,又走回来。

"被熟人撞见又怎样呢?岂不是给人笑话吗?"我对自己说。

"还是回去罢。反正有明天。"

我一直走回家,没有见她来追我。

晚风轻轻敲我的头,黄昏的香气沁入我的鼻。白衣姑娘坐在阳台上。邻家的狗立起来抓着木栅门叫。

我望天空,那里有银白的半圆月,三四颗明亮的和黯淡的星。

进了房间,我忘了肚饥。我摸出电影说明书,一把将它撕碎了。

我生气地说:"嘉宝这个女人真害人不浅!"

花瓶里无力地立着那束百合花。花已经枯了。

百合花,那是我们的爱情的象征。

我想哭,想为百合花一哭。

十一

“她真的不爱我了吗?”

“不。她并没有说过不爱我的话。”

“她还是象从前那样地爱我吗?”

“但是为什么她又有今天的举动?”

“这是爱的表示呢,还是不爱的表示?”

我躺在床上这样地自问自答,终于得到结论——

“你不知道女人的心理。”

“她原是要你进去的。”

“女人说不爱就是在表示爱,说不要你进去就是要你进去,说想独自哭,就是要你去安慰她。”

“离开忸怩,离开含蓄,离开转弯抹角,就不会有女人。”

“你本来应该回转去安慰她,你失掉机会了。”

“你,你懦弱的男子啊!”

我躺了一阵,觉得没有意思,又站起来。

“明天去买一张葛雷泰·嘉宝的像片来挂在房里。多看嘉宝的像片,也许可以知道女人的心,”我终于这样地对自己说。

我扭亮电灯去看瑢的照片。

她不笑了。

我马上把背掉过去不看她。

“还是写信罢，”我想，“给我的妹妹写信，写些关于我的自杀了的哥哥的事。”

“被爱人拒绝以后就想起哥哥来了，”我惭愧地想着，把那封未写完的信找了出来。

脑筋似乎变得很迟钝，许多要说的事情一时都想不起来。

我一面写一面淌眼泪。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只想哭。

我对哥哥自杀的事情，似乎有一点了解了。

十二

大清早我就到她的家去。我想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看见她从绿色木栅门里走出来，已经换上了蓝格子布的衫子。

她远远地对我微笑。

“林，”银铃声送进了我的耳里。

她的脸，好象春天早晨那样地美丽。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我为什么不来呢？我只问你，昨天忽然不理我是什么缘故？”

“那是昨天的事。”她笑。

“今天呢？是不是又要不理我？”我也笑。

“不要再提那件事了。总之，昨天是我不好。”

“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

“到你那里去，向你道歉。”

她的声音今天特别动人，象音乐那样地好听。

她在我的心上洒了露水，我的心开花了。

“她原是爱你的。你，你这多疑的男子啊！”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现在回到你那里去，还是去别的地方？”

“好，你就陪我去买一点东西。在这样美的春天早晨，散散步也好。”

金黄色的阳光，明绿色的树叶，花的香，鸟的叫，高大的岩石，曲折的道路。

热闹的街市，水果店，咖啡店，鲜鱼店。没有树，没有花。只有人群，穿着短衣的人群。

在窄小的巷子里，找着一个窄小的书铺，那里只有几本旧小说。

我们走了好一会儿。

“我好气呀！这样大的地方连一张嘉宝的像片也买不到。”

她也要买嘉宝的像片。

“那么过海去罢。那边一定有。”

那边果然有。她买了两张，送了一张给我。

嘉宝的像片，那个主演《情劫》骗了无数观众的眼泪的嘉宝。

依旧是那个嘉宝，浓浓的长发，凄哀的面庞，有着皱纹的宽额，冷冷地说着使人流泪的话的嘴，秋天的雨洗着的眼睛，正象在从病房出来抱着那束玫瑰花的时候。

“对着嘉宝的像片，你就会认识女人的伟大。在整个社会的轻视和压迫下面挣扎，受苦，灭亡，这就是我们以爱为生命的女人的命运。”

她送像片给我时，说了以上的话。

我看那个瑞典女人的像片，就想起了《情劫》里的那个少

妇。我接连说："不可能，"我想果然有那样的女人么？

我和她在一个酒楼里吃了饭。

我和她在一起过了一个整天。

晚上，我从她家里出来，一只手拿着嘉宝的像片，一只手拿着她送我的一束玫瑰花。

夜很静。空气非常柔和。月光给道路染上了银白色。风吹动地上的树影。提琴的哀怨的调子在空中荡漾。一个女高音在唱《梦里情人》的歌。

月光温柔地洗着我的全身，整个岛屿充满了玫瑰花的香气，我的心醉了。

回到家里以后我祝福自己：

你被女人爱着的人有福了。

十 三

妹妹的信终于来了。似乎迟了一点，但这是一封长信。

大意是：哥哥自杀了，这是因为爱情。

哥哥爱上一个亲戚的女儿，女的也爱他，这是纯洁的初恋，和电影上的一样。

但是同时另一个青年也爱上了那个少女。

金钱，门第，荣誉……妨害了爱情。哥哥的求婚得不到女家的允诺。

诗一般的初恋成了深刻的心的创痛。

女的嫁到别家去了。同时祖父强迫哥哥娶一个他所不爱的女子。

哀求和反抗都没有用，别的方法也没有用。

结果是：亲手用一把刀割断了喉管。

他的短促的一生就这样地结束了。

他的死引起的恐怖多于眼泪和同情。

他的永久安息地是在父母的坟旁边。父亲和母亲同睡在一座坟里，许多株柏树围着他们。他的坟前有几株小桃花。它们不会结果，但是在春天要开花，开那粉红色的花，就象他所爱的那个姑娘的脸颊。

妹妹还说哥哥写得有遗书，她整理好就抄一份寄来。

我等着读哥哥的遗书，我想一定有许多我应该知道的话。

但是我的眼泪已经淌出来了。

我哭他，不仅因为他是我的哥哥，不仅因为他曾经爱过我，还因为他是被女人抛弃了的男子。

在嘉宝的时代还有被女人抛弃的男子，还有象我的哥哥那样因为爱情自杀的男子。我想不到。

琦说了谎。在这个社会里不仅是做女人的命运悲惨。我的哥哥也是一生得不到春天的。

春天，为什么春天不是为着每个人而存在的呢？

嘉宝的眼睛从墙上看下来。她没有笑。永远是那样凄哀的面庞。

她有什么话要向我倾吐？难道就是向我说做女人比男人命运悲惨吗？

"琦，琦，你给我一个回答罢。"

十 四

早晨去看瑢，她不在家。

房门开着。桌上留了一个字条：

> 不要等我！我出去看一个朋友。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桌上有两包糖，留给你吃。这是我的家乡的产物。吃着糖，你不要忘记我。好好地回家去，不要出来。晚上我会来约你坐划子在海上看星。——瑢。

我把字条吻了一下，珍重地揣在怀里。

我吃着糖就想亲她的嘴唇。她的嘴就象她家乡的糖那样甜。但是她不让我天天亲她的嘴唇。

我不听话。吃过中饭我又去看她，在她的床上睡了午觉。她依旧不回来。

我想她也许会一直到我的家去，我便跑回家寻她。我又在自己的床上睡了一觉。

黄昏，她还没有来。我想她也许不来了。

今晚是一个很好的星夜，伴着她在海上看星，多么有趣。

我跑去找她。

她在家里。

电灯关着。人却在房间里。我先听见抽泣的声音。

一定是她在哭。

我扭亮电灯。

屏风敞开。她伏在床上哭。

我吃惊地站住了。

“瑢，你为什么哭？你不是约我今晚出去看星吗？”

她不答话。

“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使你这样伤心？是谁欺负了你？”

她还是不答话。

“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你说呀！即使是我得罪了你，你也要给我说个明白，我才好向你陪罪。何苦把气闷在心里，白白地哭坏了你的身子。”

“不是你，”她抽泣地说。

“那么什么事呢？难道在我们两个中间还有秘密？难道爱情还不能温暖你的心？告诉我，你要什么呀？为了你，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命也可以牺牲。快说呀！”

“你将来会知道的，”她说，声音真象洞箫拿在秋窗风雨夕里吹。

将来？现在不是要活活急坏人吗？

她有秘密，无疑的。既然我将来会知道，为什么她现在又不说呢？

不管这些，我爱她，我疼她。她的悲哀就是我的悲哀。她哭，我也伤心。

我俯下身子，偎着她。在她的耳边说了些安慰的话。

起初是我安慰她。后来我也哭了。我哭得伤心。我把许

许多多该哭的事情放在一起哭。

两人止了泪，泪眼相对，笑了。不知道为什么而哭，不知道为什么而笑。

爱情好象是游戏。

但是我觉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地爱她。她似乎也是这样地爱我。

我们煮了茶喝。

我夜深才离开她的家。她殷勤地送我出门。

夜的确美丽。墨色的天空布满了棋子似的星星。

我找着了猎户星。中间的三颗斜斜地排成一根短线，外面四角各有一颗明星，四颗星中带红色的猎户甲星显得特别亮。这七颗星是我的老朋友。每一次繁星在我的头上闪耀时，我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找着它们。

啊，永恒的星！

但愿我们的爱情也象星一样地长久。

十 五

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她差人送了一张字条来：

> 不要来看我！我出去买一点东西，是和一个女朋友一块儿出去的。这束百合花送给你，把它放在你的枕边，让它伴着你做一个好梦。等你的梦醒时，我就在你的身边了。——瑢。

我接着百合花。我把它放在脸上。我嗅着花的清香，我就想起了她的发香。

"瑢，"我把这个名字接连唤了不知多少遍。我沉沉地睡去了。

我一觉醒来，不知道时间早迟，睁开眼睛就嗅着花香。

百合花依旧躺在枕畔。她却不在我的身边。

我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去看她。"

我匆匆地穿好衣服出去了。

温和的风，新鲜的空气，明亮的阳光，绿叶的影子，花的香，鸟的叫，我的轻快的身子。

春天真美丽！尤其是这产生爱情的春天。

我在路上跳，我在路上笑，我嗅着百合花香，我用不熟练的声音哼着《我的万歌之歌在何方》。

很快地我就看见她的门了。

"慢慢儿走罢。她想不到我会来。第一句话，对她说什么呢？"我在心里说。

"也许她已经出去了，那么门也锁上了。"

"她和什么人一块儿出去呢？那个女朋友是谁？"

"她可能并没有出去，她故意骗我。本来爱情里就充满着游戏。"

但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木栅门一开，里面闪出两个人影，两张脸电光似地在我的眼前掠过，一男一女。

女的是瑢。男的是三十几岁的人，胖面孔，嘴唇边几根短须。这是一个陌生的人。

他们把背向着我走了。

"那个男人是谁？"

我的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了。

"她骗了你。追上去揭穿她的假面罢，"我对自己说，就提起脚来。

"那个男人是谁呢？是她的什么人？"我又站住了。

"一定是她的情人，怪不得她近来的行动总是鬼鬼祟祟的。"

"不要演滑稽戏罢，"我提醒自己。

我呆呆地立在那里。蓝格子布的衫子和青哔叽的中山装在转角处消失了。

我静静地放他们走了。我站在那里不作声，害怕他们会回过头来看见我。

我慢慢地走到绿色木栅门前。

绿色木栅门在阳光里多么好看，门里开着红的，白的花。

石阶上，她的窗户开着，白色窗帷拉上了，遮住房里的一切，挑花的白纱贴在绿纱窗的细格子上。

我用手握着木栅门注意地看了这一切。

我的心在痛。嫉妒在咬它，失望在咬它，寂寞在咬它。

我依旧在注意地看。

我为什么要注意地看这一切呢？难道因为从今天起它们就和我断绝了关系吗？这个我自己不知道。

“我要在这里守一整天，一直守到她回来的时候，”我对自己说。

“我回去，一定要伤心地哭一场，”我又对自己说。

我想哭，我现在就要哭，我不能够等到她回来。

哭罢，你被女人欺骗了的男人啊。

我拖着疲倦的身子走开了。

路上没有阳光，没有花香，没有树影。并不是没有，是我看不见了。我所看见的，只是我自己的悲哀。

今天路显得特别长。

我回到家里，倒在沙发上，好象走过了长的路程。

“为了一个女人，是值不得哭的。我不要做一个给女人当作消遣品的男人。”

我这样说，但是我的眼泪淌出来了。

我的眼泪居然会有这样多！

“自杀，”我的脑子里忽然现出这两个字。我想起了我的

自杀的哥哥。

"受了女人的欺骗以后，自杀是最好的报复的办法。"

"但是她会不会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自杀的？"

"恐怕她不会知道。"

"即使知道了，对我也没有好处。我那个时候不会再有知觉，而且她也不会伤心。"

"写一封遗书罢，象哥哥那样。"

"人们未必就相信我的话。反正她活着有嘴替自己辩护，我却不能够从坟里爬出来说话。"

"即使人们都相信我的话，对我也不会有好处。有的人会骂道：'这蠢材！'有的人会把我的故事编成剧本在舞台上演唱赚钱。受了女人欺骗而自杀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却从没有看见一个女人受惩罚。"

"那么就把她杀了罢。让我第一个来惩罚欺骗男人的女人。"

"但是她太可爱了。杀了她很可惜！"

"那么就杀了那个穿中山装的胖脸男子罢。杀死了她的情人，看她以后还骗不骗我！"

"但是那个男人不见得就是她的情人，我以前并没有看见过他。她既然爱他，为什么又要骗我呢？她很可以不理我。"

"那个男人也许是她新近才认识的。"

"但是她为什么要爱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不见得会比不上他。她不会为了他就抛弃我。"

"她一定是想把两方面都抓住不放。"

“不，她不是这样的女人。我所爱的女人决不是这种人。”

“而且看他们走路的样子，也不象是一对情人。”

“那个男人不是她的情人。”

“他们并不是故意避开我。我为什么不追上去问个明白呢？”

“是的，我应该追上去讲话。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是我自己不好。她不是叫我不要去看她吗？我为什么不相信她的话？”

“你多疑的，懦弱的男子啊！”

最后的一句话是我的结论。

那束百合花在枕畔现出憔悴的样子。

我忘记了把它放进花瓶里。花是她特地送给我的，我却不好好地护持它。

我跑到床前把花抱在手里。我用力嗅那开始消散了的清香。

“她知道这情形，她也会痛哭的，”我这样想。

我把花瓶换了水，插了花进去。我希望这清洁的水会使花苏生。

“花啊，你要活，活着来证明我们的永久的爱情，”我在心里暗暗地祈祷。

许突然走进房来。

他望着我的脸，现出了惊讶的颜色。

“林，你刚才哭过？”

我不作声，把脸掉开去看嘉宝的像。

"你为着什么事情哭?"

我依旧不作声,却把眼光移到瑢的像片上。

"一定是因为爱情,因为瑢。"他在沙发上面坐下来。

"林,我原说过你们的爱情不会有好结果。"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悒郁。

"你信口乱说,"我生气地反驳道。

"我劝你不要把爱情看得那样重,人不单是靠着爱情生活的。"

我想插嘴说:"那么人是靠着金钱生活的罢。"但是我并没有开口。

"你为了爱情忘了友爱,为了瑢忘了你哥哥,这也是不应该的。况且在你这样的年纪正应该做点事情,却闲着整天跟女人厮混,再不然就躺在家里哭。你哪里还有一点男人气?"

他说话就象在背书。

"难道他今天也看见了瑢和那个男人吗?"这个思想象电光一般闪进我的脑子里。

但是我马上就对自己说:"这些话你已经听惯了,你管它干什么!"

我忽然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妹妹的信,拣了几张信纸递给他说:"你看罢,我哥哥自杀的消息。"心里想:"拿这去塞住你的嘴。"

他读着信,先叹几口气。后来说:"你看,这就是前车之鉴。"

"但是有些人,他情愿受女人欺骗,一直到底,一点也不抱

怨，你把他怎样呢？”我固执地说。

“那也只好由他去。譬如前面有口井，我叫你不要跳，你一定要跳，那有什么办法？”

“那么你就闭嘴罢，”我说着笑了。这不是快乐的笑，是生气的笑。然而我并不是对他生气。

十 六

早晨，我起床不久，她就来了。

“来得好早呀！”我故意说。

“你在说反面话。是不是你还记住昨天的事？”她笑，这是秋天的笑，我一眼就看得出。

“昨天的事？”我问，我的声音战抖了。

“昨天我说来却没有来。”

原来是这件事，并不是别的事情。

“问她呀！昨天的那个人是谁？”我催促自己。

“昨天的那个——”我说了五个字却接不下去。

“那个什么呀？”她的脸上起了淡淡的红云，大眼睛亮了一下。

“那个女朋友——你早晨和她一块儿出去的。”

我觉得说话有点吃力，脸也开始红了。

“你在说谎呀！她会更正的。”我这样警告自己，安慰自己。

“啊！那个女朋友。是的，她从我家乡来，我要陪她玩两天。昨天我和她去游了南普陀，玩了一个整天，早晨去，晚上回。在划子上我们还看星，那些美丽的海上的星星。”

"编造得好故事!"我心里生气说。

看她说话时那种不自然的样子，我就知道她在撒谎。而且我的眼睛昨天明明看见了那个男人。

"我也知道你们会玩一个整天，所以我不等你，很早就睡了。"

我也会说谎话。我拿谎话来回答谎话，并不错。

但是我今天早晨起得并不早，又怎么说呢？

"那个女朋友明天就回去。以后，不会再有人打扰我们了。"

看她说这句话的样子，好象她说的是真话。

"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她叫——林秀娟。"

"林秀娟，"我念着，心里想：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胖面孔，几根短须，名字叫林秀娟，我差不多要笑了。

"百合花开得这样好。昨天我先叫那个小孩去买，买回来不好，我几乎气得哭。后来还是自己另外去买的。"她在看书桌上的花。

这一次她说了真话。我应该感激她，应该宽恕她，虽然她在别的时候说了谎。

百合花果然开得很好。昨晚一夜的功夫，它苏生了。看见它我很快活。

百合花是我们的爱情的象征。我们的爱情不是也可以苏生的么？

我们开始象平常一样地谈话，谈着爱情的话。

起初我还明白哪一句是假的，哪一句是真的。后来即使是假话，我也就当作真话信了。我是这样，我想她也是这样。

爱情这个东西真古怪。说它象一种游戏倒可以，不过这游戏不是要人玩它，却是它玩人，它玩得高兴时给人一点酒，否则给人一些眼泪。

她说谎也好，她不爱我也好，我不去管那些。只要她时常来，只要她送给我笑，送给我花，就够了。反正我爱她，我会把假话当作真话听。她还送给我吻，那更好。

十 七

哥哥的遗书来了。并没有许多字，总共算起来字数不到一万。

遗书不是一天写的，看笔调，从开头写到最后，大概经过了一个多礼拜。其实最后只有一些圆点，表示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我自杀，是我自己情愿的。我自己想死，并没有人强迫我，对于我的自杀谁也不负责任。

这就是遗书的开头。

我想死，因为我觉得死比活着好。生不使我留恋。我留恋的是……

我爱她，我到死也爱她，我到死还祝福她……

我自杀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生活不能忍受。不能忍受的生活就应该毁掉，别人已经说过这样的话。

一直到死，我的哥哥还在说漂亮的话。

但下面，在另一天他却写着：

她为什么要嫁到王家去呢？她不是屡次对我声明她不爱那个人，她只爱我吗？

在另一天他又写着：

她真的嫁了！妹妹告诉我：她自己愿意嫁到王家去，虽然主意是她的母亲出的。

从前的约言都是假的。我好笨啊！她骗了我这么久，我还死心塌地般相信她。

在另一天他又写着：

可怜的是，你们这些受了女人欺骗至死不悟的男子啊！自杀罢，你们还是去死好！

后来又写：

我自杀了，我果然会留一个阴影在她的心上，叫她永远忘不掉我吗？

恐怕不会罢，女人的心本来就是善忘的。

有一天写：

我不是为她自杀的，为着一个女人自杀太值不得。

后来写：

我的确是为她自杀的，没有她我不能够生活下去。没有爱情的生活，算是什么生活呢？

又一天写：

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值得怀念啊！明月夜，风雨夕，春天的花园，秋天的郊外，那时候世界好象是我们两人的。那时候世界上只有花，只有光，只有爱，只有温暖。现在呢，一切都成了惨痛的回忆了。

她，拿去了我的全部的爱的她，那个说话就象唱歌、笑起来就象祝福的少女，多么天真，多么纯洁。她忍心离开我到别人的怀里去吗？她会把那些神圣的约言忘得干干净净吗？她会把脸上涂得又红又白，身上穿得花花绿绿，整天跟着那个人在戏园里，在商场中，在牌桌子上鬼混吗？

不会的，我相信她是不会的。我宁愿自己死，不愿意看见她那样做。但是她居然做了。

在另一页上他又写着：

不自由的婚姻，没有爱情的结合，旧的传统观念……我的幸福完全给它们毁坏了。难道为了它们，我还有活下去的必要吗？

不体谅人的祖父啊，不体谅人的她的父母啊，我们的青春完全给你们夺去了！你们知道没有青春的生活是怎样惨痛的生活吗？……

在另一页上又写着：

我要的你们不给我，我不要的你们一定要给。我的心你们不知道，你们却把你们的心当作我的心。

你们只图一时的痛快，你们却毒害了我一生了。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悲剧一旦上演，就会演一辈子吗？

这种生活是零碎的被杀，与其这样，不如……

另一天他又写：

我已经预备好我的刀子了。它会解救我，使我脱离这种不能忍受的生活。

我喝了一杯玫瑰酒，它好象是饯行的酒，这个世界在给我送别。酒的颜色红得象血一样。我在喝自己的血。

后来写：

月亮很美丽，我不能够在这样的月夜里死。

我很想再见她一面，在月下，穿着她的淡青色的衣裳，带着天真的微笑。我只要和她说一句话，或者跪在她面前受她一吻，那么我纵然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也是心甘情愿。

然而这只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另一天又写：

动手罢，快拿起刀子来。你对这种生活还有什么留恋吗？

每个人都要死。我也是要死的。与其零碎地被宰割，不如让我自己拿起刀子来。

我愿意死。众人活着，我死。她活着，但是我所爱过的她却死了。

我喝着最后的一杯玫瑰酒。我有点醉了。

明天也会有人喝酒，那酒是用我的血做成的。

等着明天罢……

遗书保存在妹妹那里。除了妹妹外就只有我一个人看到。

十八

傍晚，就在接到哥哥的遗书后的傍晚，瑢来看我。

读着哥哥的遗书时，我忘了瑢。看见瑢，我又忘了哥哥。

我的她并不曾违背约言，我的她并不曾抛弃我；她不把脸上涂得又红又白，她不把身上穿得花花绿绿；她并不和别的男人在戏园里，在商场里，在牌桌上鬼混；她说话象银铃，她笑象阳光；她赢得了我的全量的爱。因为她我忘了我的哥哥，这也值得。

“林，”她唤了我一声，比任何时候更亲热，但是我听出了里面的叹息。

我想她一定因为我今天不去看她而觉得不快罢。我感到了负罪的心情。

“我今天接到了哥哥的遗书，所以——”我好象在找一个可以原谅的托辞。

“林，我要回家去了，”她说得很坚决，但是我又听见了洞箫的声音，在秋天的黄昏里吹。

“你要回家去？”我忘了自己地大声说，房屋在动摇了。她回家去，我们的事情就完结了。

“是的，我明天早晨回去，看母亲的病……还要跟父亲商

量一件事情。”

“明天就回去？这么快？我以为你永不回家了！”我绝望地说。我倒在沙发上，我觉得要哭了。

“林，”她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不要着急，三四天以后我就回来。”

“不会的，你一定不会回来，你一定不会再来。”我忘记了别的一切，我在跟那飞去的希望斗争。

“她要永远离开你了，”一支铁笔在我的脑子里用力刻字。我蒙着脸。

她开始叹息。声音打进我的耳里，痛在我的心上。

她走过来，坐在沙发的靠手上，身子偎着我，一只温柔的手抚摩我的头发。

我记起了：在幼小的年纪我因为缺少什么而哭泣的时候，也曾有一只同样温柔的手抚摩我的头。那是母亲的手。它已经在坟墓里腐烂了。这只手代替了它，但是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现在，这只手也要永远离开我了。

“林，相信我，我爱你，我真心爱你。

“我爱你比爱什么都更爱，比爱我自己还爱。

“我决不会欺骗你。

“我为什么一去就不回来呢？

“我丢开你又去爱谁呢？

“我爱你，我永不离开你。

“在全世界中我只爱你一个人。

“相信我，我三四天后就回来。

“任凭什么压力，也消灭不了我对你的爱情。

“我的爱情是永久的，象星一般地永久……”

她说了上面的话。她的话里有眼泪，象秋天的雨一般的眼泪，把我的心打湿了。

我的心也在哭。

“不要回去罢，答应我你不要回去。”

我捏住她的一只手，不住地抚摩。我捏住她的手就象抓住了希望。

“林，我知道你的心，但是寂寞是不会长久的。你好好地忍耐过这三四天罢。

“花瓶里的玫瑰花还没有枯萎，我就会回来，回到你的身边来。”

我的心又受到秋天的雨的灌溉。

“为什么要忍耐这三四天呢？你也许会在家里久住，他们一定不放你走。”

我想起那个胖面孔的中年男子，她的走跟他有关系。

“他们不会不放我走，我的心已经在这里，单单留身体是留不住的。”

她好象很有把握。

“他们也许骗你回去，你的母亲恐怕并没有生病，或者就是指的疯瘫病。”

“他们不会骗我。即使母亲没有别的病，我也应该回去看她。她想念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我做女儿的也应该回去安慰她。”

我听着她的温柔而哀婉的声音，忽然想起了许的话。

每个人都有母亲，我没有。别人有了母亲，我就会没有幸福……

"而且我要回家去跟父亲商量一件事情，一件要紧的事情。"

什么要紧的事情？一定是我同她的事情。她去跟她的父亲商量，那么就糟了。

"你的父亲不是很讨厌外省人吗？"我吃惊地问。

"不要紧。我爱你，什么都不成问题。"她的声音微微颤动，好象她对这件事情并没有把握。

她自己明明说出来了，是去跟父亲商量我们的事情。她为什么要去呢？一定是：问题发生了。

"瑢不要回去罢。你跟你父亲商量，就象拿鸡蛋往墙壁上碰，不过毁了你自己。我们的事情就这样不是很好吗？"

她笑了，这笑是秋天的笑，我看见她笑，却只想哭。

"你真是个多疑的男人啊！我连父亲的性情也猜不透吗？而且我回去看母亲的病，我要使她相信我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她也可以放心。"

母亲，母亲，总是母亲！我却是一个没有母亲的人。

"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去？等到将来我们一块儿回去不更好吗？"

"林，你为什么还不肯相信我？我爱你，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保证吗？要是我存心欺骗你，我走了你还不知道。

"不要再谈这件事了。你再谈我就要生气，不理你了。

“你还不能够了解我对母亲的感情，要是我这次不回去，这些日子里我心里就不会好过。”

“又是你的母亲！”我烦躁地想道。

突然一个人的面庞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是许的憔悴的面庞。他用他那抱怨生活的烦愁的声音责骂我：“你不该因私情而忘大义，你不该阻止她回去看她那患病的母亲。”

许并不在这个房间里，他在我的脑子里。

我拿什么话回答他？我的幸福全让别人的母亲夺去了。

“去罢，让希望飞去，让幸福逃走。我的爱情会永远伴着我，一直到死。她不会欺骗我。我相信她，我相信她的爱情。”

失望后，我就拿上面的话安慰自己。

十 九

我伴着她出来，时候还早。

淡墨色的天空中张着星的网。那些星，永恒的星。

夜静寂，空气柔和而凉爽。是一个值得人留恋的美丽的夜。

“我们去海上看星星，你看夜是这样美！”她提议说。

“好，”我感动地回答，我只能够说出这一个字。

“那么快点走罢。”

我们走到渡头，跳上了一只划子。

船夫动了几下桨，我们就在海上了。

她的身子偎着我，她的头放在我的胸前。我嗅着她的发香，我抚着她的身子。

桨在海水里动，搅得水响。我们只听见水的声音。

我把头仰着向天，她也把头仰着向天，天上有那么多的星，白的，红的，绿的。星在霎眼。

岸上有些灯光。我们被夜的网，星的网包围着。

“现在世界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没有别的人插在我们的中间，也没有人来拆散我们。

“我爱你，你爱我，我们永远相爱，我们的爱情就象星一般

地永久。”

她喃喃地说了上面的话，柔和得象梦中的低语。

我忘了自己地埋下头去吻她的浓发。

我的心里充满了爱情。我忘了自己，却只记得她。

我的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

“啊，那天河，那一条隐约的白带，为什么这样淡呀？”

她伸起手去指天空，话依旧是喃喃的自语。

“现在不是秋天呀！”

我望着她指的地方，一面回答。

“林，天河西边三颗并排的星星中间，那颗黄色的大星不就是牛郎吗？

“啊，河那边相对着的三颗星，顶上一颗青白色的大星不就是他的情人织女吗？

“可怜他们这一对爱人！一年才得相会一次。

“银河里为什么没有一只船？为什么平时又不修一道桥，一定要在七月七日的晚上？”

她喃喃地说下去。

我紧紧抱住她，我觉得我们是在梦中。

“为什么只许他们一年相会一次呢？

“为什么他们应该得到这样大的惩罚呢？

“难道在天上也和在人间一样，爱情也是不自由的吗？女的星也没有自由和权利去爱她所挑选的情人吗？

“河只有这么宽，水也是这么浅，为什么没有谁去造一道永久的桥，好让牛郎过去陪伴他的织女呢？”

我们依旧在梦中。

“我想在天河上造一道桥，好让这一对情人天天相会。”

她温柔地说着梦里的话，偏着头看我一眼。她的大眼睛里有一层薄雾。

“瑢，你又怎样可怜我呢？我这个牛郎，也就要失去我的织女了。”

我忽然记起了那一条分隔着我们的河。我的心从梦里跌下来，伤了。

“我会回来，回到你的身边来的。明天，后天，大后天，再过一天，我就回来了。”

“明天，明天这时候我已经看不见你了。我还不如牛郎，牛郎至少还可以望见他的织女。”

“我会看见你，我早把你的影子贮在我的眼睛里了。”

“瑢，不要看星。你把脸凑上来，让我挨近些，多看你几眼，好把你的脸印在我的眼睛里。”

“林，你看得清楚罢，我害怕这里不够亮。”

“我看得清楚，星的光，还有你的眼睛里的光。你不要动。我——”

“我觉得我的全身要溶化了。林，抱紧些，不要放我。”

“瑢，我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就只有这一刻了。今天一过，什么都完结了。”

“啊，明天什么都会黯淡了。我们头上的那些星星，明天还会闪耀得这样灿烂吗？”

“瑢，明天不会再有星星了。明天会下雨，下着秋天的雨。

明天就是秋天了。”

“啊，这么快！春夜竟是这么短呀！你看，那一颗星又落下去了。”

“一颗陨星！我的生命里又多了一颗陨星了。”

“林，星星落下去还会再回到天上来吗？”

“不会的。星星落下去就永远跟天空分离了。”

“啊，明天，……”

“瑢，你还记得《茵梦湖》① 里那个吉卜赛姑娘的歌吗？你常常唱的，再给我唱一次呀！”

“我的心快要溶化了，我唱不出来了。抱紧我不要放呀！啊，今朝，今朝呀只有今朝，我还是……”

我的眼睛不能够再看见她的眼睛了。

我捧着她的脸狂吻起来。

我不能够失掉她，她比我自己还宝贵。

这好象是一个秋夜，在旧历七月七日，牛郎和织女相会了。

但是明天，明天一早……

> 今朝呀，只有今朝，
> 我还是这么窈窕；
> 明朝呀，啊，明朝，
> 万事都休了……②

---

① 德国T.斯托姆著的中篇小说（郭沫若译）。

② 《茵梦湖》里吉卜赛姑娘唱的歌词。

二十

早晨我送她上了小火轮。

在船上我们只说了几句话，我就被汽笛声赶了下来。

临别时我们握了手，我看见她的眼睛已经湿了。

“你等着我——”她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完。

“你一定要回来呀！”倒是我说完了这句话。

“你早一点回来罢，”我望着她笑，泪珠却沿着眼角流下来。

我坐在原来的那只划子上，回头望着她招手，但是她的影子被一个胖妇人遮住了。

“梦呢，还是真呢？”我自己反复地问，眼看着小火轮开走了。

我回到家里疲倦地倒在床上，想睡又睡不着；想哭又没有眼泪；想站起来又没有气力。我只好望着天花板出神。

二十一

三天没有她的消息，我觉得人变老了。

从早晨起我就在马路上走，走到傍晚才回家。饿了，在西餐店里吃饭；渴了，到咖啡店里吃冰。我的心太热了。

许好几天没有来。想去找他，我又怕听他的新道学的理论。

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

晚上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思想一直在活动。

“明天她一定会回来了。”

“预备些什么话对她说呢？”

“这一次回来以后，她就不会再走了。从此她就属于我了。”

“也许她的父亲会留住她罢？”

“也许她的事情会发生变化罢？”

“那么她不会回来了。”

“她一定会回来的，她说过一定会回来的。”

“她一定会回来的，她不会骗我。”

“等着罢，今晚一过就好了。”

“啊，春夜为什么变得这么长？”

二十二

早晨，阳光笑进房里来。

我揩了揩疲倦的眼睛，对着阳光打了一个呵欠。

昨晚我做了一个她回来的梦，她还说了那么多的甜蜜的话。

把人打扮得整整齐齐，到码头上去接她。

我等了许久，不看见小火轮到。它今天到得这样迟！那天又去得那样早！

小火轮到了。使我的心欢喜得怦怦跳的是汽笛声。

我坐了划子到那里去。

许多乘客和行李从船上落下来。

我把眼光往四处去找，找我的瑢。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独独没有那一对大眼睛，那两条细长的眉毛。

我连忙跑上船去，叫"瑢"。没有她的应声。

我跑到上面的一层去。

在楼梯旁一些人争着下来。我注意地看每个人的脸。

我上了楼梯。留在上面的客人并不多。

我叫着"瑢"。他们好奇地看我。

我把船搜索了两遍。依旧没有瑢。

"她一定先下去了，"我聪明地想。

"一定是，"我甚至相信起来。

坐了划子回去，上了岸，我就往家里跑。

我看见自己家的门，就顾不得狗叫，拚命跑。我推开木栅门就叫"瑢"。

没有人答应。房里的一切和我离开时一样。没有人来过。

"你真蠢！她回来一定先到她住的地方！"这是第二个思想，比第一个更聪明。

"她一定在家里等你！"

我马上跑到她那里去。

绿色的木栅门关着，我推不开。我按电铃，没有人应。我敲门，也没有人应。

门里开着红的，白的花。花开始谢了。我想到家里的那束玫瑰花。

挑花的白纱窗帷贴在绿纱窗的细格子上，遮住了房里的一切。

阳光轻轻抚着我的背，提琴的调子在叹息。

我走过邻家，一个小孩望着我笑。

"她也许明天回来，"我又有了第三个聪明的思想。

但是明天隔得太远了。

一定要写封信去责问她。

"玫瑰花快要谢了，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二十三

她的回信来了，是一封快信。

信是短短的，话是明显的。她称我做林先生。

林先生鉴——我明白我们以前的交往完全是幼稚的行动。现在我听从了家父的劝告，在家奉母读书。我和先生的友情从此断绝，并请先生以后勿再来信，否则即将来信原封退回。敬祝

健康！

郑佩瑢

这是她亲笔写的信。

“可怜的是，你们这些受了女人欺骗至死不悟的男子啊！

“自杀罢，你们还是去死好！”

哥哥的遗书里的话又来到我的心上了。

“哭罢，世间的事情的确是值得人一哭啊！”

我伤心地哭了，我的眼里淌着泪，我的心里淌着血。

我用泪眼看墙上的像，她的像和嘉宝的像。

“女人的心究竟是什么东西做成的？”

我拔去了花瓶里的玫瑰花。这是她送给我的，她还指着它说过她要回来，在它还未枯的时候。

但是现在花已经枯萎了。

我把花压在胸上。我抱着花哭。我要用我的眼泪灌溉它，使它苏生。我的眼泪是真诚的。

二十四

我不再出去散步，春天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不再到花园里去，花不会开得再象从前那样鲜艳了。阳光不再对着我笑，星星也不再灿烂地闪光。

我的房间里没有花香，没有阳光。只有瑢的像和嘉宝的像，只有哥哥的遗书，只有我自己的叹息。

我整天在家里做梦。不是梦见我自杀，就是梦见她被杀。

“你们这些受了女人欺骗至死不悟的男子啊！

“自杀罢，你们还是去死好。”

但是我没有勇气拿起我的刀子。

许来了。他知道我们的事情，他用那平时抱怨生活的烦愁的调子劝我：

“我原说过你们的爱情不会有好结果。”

“但是我爱她，我还死心塌地般爱她。”我生气地跟他争辩，我知道他接着就要发表他的新道学的理论。

“人并不单是靠爱情生活的。

“被女人抛弃并不算什么一回事。一个人的世界是很广大的，女人是那么渺小的东西。

“象你的哥哥那样为女人自杀，是再愚蠢不过的事。

“我不愿意眼看你去跳那口井。

“好的女人多得很，为什么单单死恋着瑢一个人？

“报馆里的生活，是多么讨厌的生活呀！”

他从“发表理论”终于走到了“抱怨生活”。

“母亲，我的母亲！……”

他永远不能够忘记的就是他的母亲。

我没有母亲，我的母亲早死了。

二十五

我病了，这病是心里的病。

不想吃饭，不想做事，只想躺下去，躺下去哭。

人一天一天地瘦起来，我每天一面照镜子，一面叹息。

哥哥坟前的小桃花谢了没有？给我拾几片寄来呀！那些粉红的花瓣也就象我所爱的姑娘的脸颊。

在我这里秋天已经来了。这个秋天是不会开花的，它只会下雨，一滴一滴的雨，把人的心都要捣碎了！

这是我的心里的秋天，春天里的秋天，我一生就只有这样的季节了。

想到故乡的景物，想到母亲的坟墓，想到哥哥坟前的小桃花，想到你的脸庞。

啊，令人难忘的江南的故乡啊！我一定要回来。便是死，也要死在故乡。

秋天，真正的秋天到来时，我就要拖着我的瘦弱的身子回到故乡。

以上的话是写给我的妹妹的。

二十六

秋天快完了时，我决定回到故乡去。船票已经买好了。在动身的前夕，我接到两封信，是由报馆里的许转来的。

林——来看我一次呀！我已经躺在死床上了。可是我一定要在未死之前见你一面，求你的宽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见你一面。

我已经病了一个多月了。死并不是可怕的事，尤其是对于我这个丧失了一切的人。可是那寂寞，那心的寂寞，寂寞地死，寂寞地躺在坟墓里，风吹着坟边的树，象许多人在哀哭，我的心怎么受得下去呀！

秋天的阳光已经照不到我的头上了。我的牙齿已经不能够剥龙眼果了。苦的药汤，永远是那苦的药汤，还有父亲的象古书一般的话，象神像一般的脸。

我常常背着人暗暗地把药汤泼了。我为什么还要喝它呢？对于我，死不是比活着更好吗？

七夕快到了。天空中的星一定闪耀得多么灿烂！可惜我不能够起床看那牛郎织女的一年一度的相会了。

我的牛郎什么时候才来看他的织女呢？

海，天，星……多么令人怀念啊！

我不会嫁到陈家去了。你放心，现在任凭什么力量都不能够把我的身体夺走了。我把心给了你，把身体给了死。我就要死了。

我爱你，我到死也爱你！

你还恨我吗？你还因为那封短信不肯宽恕我吗？

来呀！来呀，便是你来责骂我，我也是快活的，因为我看见你安全，知道父亲的手枪不会再打到你的头上了。

来呀！趁着我的脸上还开着玫瑰花的时候。

你的瑢。

这是第一封信。

林先生——我的姊姊是本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半钟死的，她死前常常唤你的名字。她叫我把她的头发剪下一缕来寄给你。我照她的话做了。

她死得并没有痛苦。脸上留着玫瑰花的颜色，眼睛微微闭着，嘴边露出微笑。秋天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我们还以为她在熟睡呢！

她的最后的话，据我们听见的是——“爱情……永恒的星……象星一般地永久……”

敬祝

健康！

郑佩瑜。

这第二封信是她的堂妹写的，两封信的日期相差三个礼拜。第二封信还是十多天以前写的。

“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大声问许。

“你看日子就知道了。是我故意藏起来不给你，我怕她的信会使你改变回家的计划，我怕她的信会使你重新堕入爱情的网，所以我藏起来一直到这个时候才给你。我没有别的用

意，完全是希望你好。”

许的瘦脸发红起来，他的抱怨的声音变成口吃了。上面的一段话费了他许多时间，他显然是在诚实地、笨拙地找托辞。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新道学家受窘，但是我却气得要哭了。

“你看罢，”我把两封信一齐递给他，心里想骂：“你的新道学的理论把我毒害了！把她杀死了！”却没有说出来。不错，他是希望我好。

现在真是一切都完结了。

我倒在沙发上，从这第二个信封里摸出那一缕头发，她的黑发。我把它摊在手掌上看。

粉红的衫子，黑的短裙，亮的大眼睛，细长的眉毛，黑的短发，……一个人的影子在我的面前立起来。

但是一闪眼她就不见了。

我不转眼地看着那一缕淡墨色的头发，我把脸俯下去，差不多要俯在那上面。我仿佛还嗅到百合花的清香。

我又把嘴唇放上去，去吻它，象吻一个美丽的回忆。

好柔软的头发呀！

有着象花一样的清香的头发呀！

使我回忆起南国的春天的头发呀！

然而在我这一生里还会有春天这样一个季节么？

附　录

世界语译本序

《春天里的秋天》是我四十几年前的旧作，书中残留着我青年时期的热情。我叙述了一个朋友和一个少女的悲伤的故事，我替那一代的年轻人鸣冤叫屈，我借用了 E. 左拉的名句：J'accnse!（我控诉!）我那朋友后来成了一个知名的作家，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遭受迫害悲惨地死去，经过的情形我都写在一九七八年发表的文章①里，现在就把它作为本书的附录，纪念我那位不幸的友人。

这小说在我遭受迫害的时候，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瑞典文译本。去年在北京刊行的《中国文学》上发表了它的英法两种译文。现在我知道世界语译本就要付印，非常高兴。我的作品译成世界语，这是第一次。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我曾经从世界语翻译过或转译过一些文学作品，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就是其中之一。我把在一九三二年写成的中篇小说称作《春天里的秋天》，就是在译完巴基的小说后，一时高兴这样做的。我甚至照巴基的调子为我的小说写了序文。这说明了那一段时期巴基作品对我的影响。我感谢他。

---

① 指《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见《创作回忆录》。

我也感谢世界语。

我喜欢世界语。我十八岁开始学习世界语，二十年代中我对世界语兴趣最浓。后来因为种种事情我脱离世界语运动将近五十年。今天为这个译本写序，我仍然感觉到世界语对我的大的吸引力。我说过我要为人民友谊的事业贡献我的晚年，这事业里面也包含着世界语运动吧。

巴　金 1980年3月24日。

砂　丁

《砂丁》，一九三三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初版，次年六月再版，共印行二版(次)。

一九三七年六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排印新版，迄一九四九年一月，共印行十版(次)。

序

这是我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中篇小说。一年前就有了写这小说的心思，到现在才写出来。我当初想用这个题材写一部象左拉的《萌芽》那样的作品，后来因为时间和才能的限制只写成这个短短的中篇。把原稿送出去，我就离开了上海，这匆忙也就可想而知了。说《砂丁》是匆忙中的产物，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话。而且说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在匆忙中写成的，也不是一句夸张的话。

但是我仍旧爱这篇小说，就象爱我的其他的作品。因为它和我的别的作品一样，里面也有我的同情，我的眼泪，我的悲哀，我的愤怒，我的绝望。是的，我的绝望，我承认，但这并不是一切。

有些朋友常常对我说，我的小说里有太多的忧郁。他们希望我写出有着更多的光明的作品。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我感谢他们。但是可惜他们不曾看出来，我那些作品里，掩藏在绝望和忧郁下面的光明与希望。

这也许是我的过失，但这并不是从怯懦来的。我并不是不敢把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声叫得响亮一点，免得被人窒息；我并不是为了顾全自己的利益，故意多用曲笔，把文章写得十分

委婉。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也许有人会憎厌地跑开，也许还有人会站在旁边看着那些伤痕流下同情的眼泪。但是聪明的读者就不会从这伤痕遍体的尸首上面看出来一个合理的制度的产生么？

希望永远在我们的前面，就在阴云遮蔽了整个天空的时候，我也不会悲观。

在写了这小说以后，我游历归来，又开始写那个题作《新生》的长篇。那小说我曾经写过一次，但后来在日本轰炸机投的炸弹下面消灭了。我如今重写了它，而且把它结束在一个那么显明的希望里，我的用意不是更显明地表现出来了么？我希望读者了解我！

巴　金 1932年9月在青岛。

一

黄昏。一条窄小的土路在灰白的暮色中伸出来，直通到河边。河边长着一排大半个人身子高的芦苇。晚风吹得芦苇俯下身子，发出深的叹息。

天空挂着半圆月，旁边有几颗星。空气中充满了草香和土香。夜慢慢地来了。是一个很柔和、很美丽的夜。

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少女的影子，淡青色的衣服上罩着银白的光，一条辫子垂在脑后。她的脚步有时下得快，有时却又在路上停住。她好象有点胆怯，不敢向前走。但是过一会她又跑起来。

她快要走到河边，便又把脚步放慢了。她掉头往四面看，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她没有看见什么，便依旧往前走。走到一块青石旁边，她站住了。这里有几株矮树，前面是一片芦苇，仔细分辨起来，芦苇中还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到河边，但是那里被水淹了，成了泥沼。

四周没有人影，也没有人声，好象有水鸟在芦苇丛中扑翅膀。少女小心地又一次向四面看了一下，忽然低声吹起口哨来。

一次，两次……她接连吹了三次口哨，声音是一次比一次

高。于是她闭了口，好象在静静地等候什么人。

芦苇丛中起了响声，象是一只水鸟从里面飞出来。然而并不是水鸟。一个男人披开芦苇走了出来。

“银姐，”男人刚刚走出芦苇就向着少女唤了一声，脸上现出欣喜的颜色。

“升义哥，”少女应着，却把眼光定在男人的脸上。

男人走近她的身边，一把握着她的手不放松，两眼闪光地望着她，又唤了一声“银姐”，半晌说不出第二句话。

“你又来了！”少女忽然挣脱了手，责备似地说。“我前回不是对你说过，这个月里头，不许你再来找我吗？我常常跑出来，公馆里头太太小姐也会起疑心。还有那些老妈子眼睛更尖。要找句借口话跑出来真不容易！我们的事情被公馆里头的人晓得可不得了！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她说着，两颗发亮的黑眼珠不住地在他的脸上转动。

听了她的这番话，他呆了一下，埋下头半晌不说话。忽然他又抬起头用惊喜的声音对她说：“银姐，我要到×地去了！……我一定去了！”

“到×地去？你去做什么？”她把身子微微向后一退，伸起一只手按住她的头发，惊讶地说。

“我有事情！我约你出来和你说几句话，我们就要分开了，”声音抖着，但那里面充满的是喜悦，不是悲哀。

“你把我骗得好苦！”少女吃惊地望着男人的面孔不作声，忽然用痛苦的声音说了上面的话。

“银姐，你，你没有听懂我的话，”他也吃惊，却用温和的声

音去安慰她，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

她把身子一侧，让他的手落下去了。她生气地说："你要走了，你要抛下我走了！我晓得你要……"

他着急地插嘴分辩道："你错怪我了！你不记得你婶娘说的那三百块钱吗？三百块钱就可以把你赎出来。"

"啊……"她只说出一个字，然后默默地点着头。

"不错，只要有三百块钱就可以把你赎出来。不过你说现在我们到哪儿去找这三百块钱？"他说到这里就突然闭了口，把更重要的话咽住不说出来。

"三百块钱……"少女喃喃地念着，她的脸色渐渐地变了。年轻的美丽的脸上笼罩了一层忧愁的云雾，眉头深锁着，嘴微微在动。"我在公馆里头已经过了八年了……八年……过一天就好象在过一年……不晓得以后还要过多久？"她无力地在石头上坐下来。她还抬起头看他，两只眼睛亮晶晶的，里面含了泪水。

他挨近她的身子，一面怜惜地说："银姐，你不要伤心。事情有办法。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三百块钱……所以我要到×地去。"

"你到×地去？做什么呢？那儿容易找钱吗？你去了，要多久才回来？"少女急切地接连问，最后说："你不去，不是也行的吗？三百块钱，大家慢慢想法。这儿你师傅待你也好。到别的地方去，不见得就容易遇着好人。"

"银姐，象你这样聪明的人，现在却又不明白了。我在我师傅那儿还要做一年才得出师。你想，给木匠师傅做徒弟，哪

儿还有钱存？便是出师以后头几年找钱也不容易。你要等我做了木匠挣三百块钱赎你出来，你会把头发等白的。即使你愿意等，你的主子们也不会有这样的耐性，”男人起劲地解释，他似乎有很大的勇气，对自己的前途好象也很有把握。

“我是不要紧的，我在公馆里头多受几年的苦，那是我自己的命不好。”少女的话里流露出一个女人的体贴。她把身子向旁边一侧，让男人也在石头上坐下。女的又继续说下去：“你到×地去做什么？到那儿去，路远罢。还有同伴吗？”

“到那儿去，路很近，只要走两天多就够了，”男人回答道。“同伴很多，我们那条街上的吴洪发也要去。”

“你快说，你究竟到那儿去做什么事？”少女关心地大声说。

“轻声点，”男人捏住她的手，小心地说，“说不定会给人听见的。”然后他郑重地说：“我到那儿去挖矿。”

“什么？你说得更清楚一点！我听不明白。”少女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虑。

“挖矿，就是到矿坑里去挖锡块呀！”

“挖矿？快不要去！你疯了！”她吃惊地叫起来。“你真要去？升义哥，你真要去？”

男人有点窘，他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是他还有勇气对她解释：“银姐，为了三百块钱，我一定要去。在那边找钱很容易。”

“我听见人家说挖锡矿比充军还受罪，”女的担心地说。

“那是骗人的话，相信不得的。每年都有不少的人到那边

去。那个来招工人的张先生告诉我好多人都在那边发了财，那儿工钱多，找钱容易，存钱也容易。挣个十万八万，也不是难事。我们这次去的人真不少！”

“那不行，我总不放心，任凭你说得怎样好，我总不放心你去，”少女固执地说。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我又不是一个小孩。我去了至多不过两年就会回来。张先生说得那么好：一年至少也有三五百块的工钱，在那儿做两年，我回来就可以安家了。你看这多好。”他说着显然是被那未来的美丽的幻景迷住了，他没有一点疑惑。

“那不行，我不愿意，”她接连地摇头说，并不去听他说话。“在矿坑里去挖锡块，有什么好处？在地底下爬来爬去，看不见天日，你会把你的眼睛弄瞎的。你那时候回来，哪个还要瞎眼睛的丈夫？”她说到这里脸上微微发红，不知道是因为最后一句话觉得害羞，还是想到别的事情心里有些感动。

“银姐，你太过虑了，”他用温和的声音安慰她，但是他已经不象先前那样地充满着信仰和快乐了。“我到那边去不会出什么事情。你看我的身子很结实，不怕什么病痛。我的眼睛很好，哪儿会瞎？你不是在咒我吗？”他说到这里便微微一笑，他笑得有点不自然，因为这时候他并不想笑。“在地底下做事情也很容易。张先生说矿里面弄得很好，不会伤眼睛。张先生又说那边待工人，非常好。”

她的脸上依旧没有露出笑容，显然她还是不相信他的话，她还是被那个思想苦恼着，她摇着头问：“张先生是什么样的

人？他不会骗人吗？你这样相信他！”

“你太多心了！怪不得人家都说女人最多心，”他笑起来。“张先生是个好人，四十多岁，八字胡，圆圆面孔，说起话来，非常厚道。我敢赌咒他不会骗人！你看，这五块钱就是他给我的。你拿去，你给我好好地收藏起来。”他说着从蓝布领褂的袋子里摸出五个雪亮的银元，递给她。

她把银元接过来放在手心里，用另一只手把它们轻轻翻来翻去。男人便把一只膀子伸去绕着她的颈项，把头紧靠着她的头。

“钱……钱，”她带着叹息地念着这个字。“就是为了这些钱，”她点着头说，就把银元揣在怀里，侧着脸看了看他，然后悲声说：“那么你答应张先生到那边去了，你真要抛开我走了。”她倒在他的怀里，身子抖得厉害，手蒙住脸，好象在哭。在她的眼前象梦一般地出现了他去了以后她的更寂寞、痛苦的生活。

“银姐，你不要伤心！”他看见她这样，心里也难过，同时他也为这次的分别伤心。看见自己所爱的少女流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在两年里面他会看不到这张年青的、美丽的面孔，听不见这温柔的、清脆的声音。自己一个人到那个陌生地方去做不熟习的工作，留下她孤零零的在公馆里受苦。这时候她还在喃喃地说：“你不要去，你不要抛开我去！”她说这话，她不肯放他去，她是有理由的。两年，七百几十天，并不是一个短的时期，尤其是对于她，她太年轻了，她的生活又是那么愁苦的。在那七百几十天里，她还不知道要吃若干的打骂，然后才可以和他见面。也许这其间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甚

至把他的全盘计划打破。

夜已经来临了。一片灰白云遮住了半圆月，地上抖动着灰白的光。风动着芦苇，发出哭泣似的叹息声。草丛里蟋蟀叫得很凄切。忽然扑的一响，一只水鸟从芦苇丛中飞起来，向着水面飞去了。月亮刚从云里爬出来，周围给它照亮了一下，但它马上又钻进云堆里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想哭。他很想抛弃一切带着她到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去。那时候她不会每天吃打骂，做繁重的工作；他也不会为了三百块钱到矿坑里去挖锡块。他们可以同住在一处过快乐的生活，没有人来妨碍他们。他又想起他所读过的旧小说和唱本里面的爱情故事，一男一女怎样相爱，怎样落难，怎样被人分开，而终于团圆。这一类的故事他知道得太多了，他常常想起男女关系，就会不自觉地想到那种旧的恋爱方式和结局，这种大团圆的结局现在又来打动他的心。他渐渐地又被那苦尽甘来的信仰抓住了。

"银姐，不要伤心，两年是很短的，很容易过去。我也晓得留下你孤零零一个人，日子很难过，但是我老是在这儿做木匠徒弟又有什么出头的日子？我们拿不出三百块钱，你的主子也不会白白放你走，你在公馆里头以后的日子也会比现在更难过。我想，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让我去罢。银姐，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我这个意思你应该懂得。"他用温和的声音一句一句地说，好象要使他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她的心上。

她早已不哭了。她依旧躺在他的怀里，仰起头向上面望，望着树叶，望着天空。她一面注意地听他说话。他的每句话

都打动了她的心。

“银姐，我就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话嘱咐我？”

她的身子颤动了一下，然后她的嘴唇也颤动了。她说话，声音抖得厉害：“升义哥，我明白了。你为了我跑到远地方去挖矿，我心里怎么过得下去！我一个人受苦并不要紧，多几年少几年，都是我的命不好，我不愿意累到你！”

“银姐，你还要说这些见外的话？你我两个还要分彼此吗？命不好，不能怪到你身上。我这样匆忙地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想起来，是我对你不起。”

“你对我不起？升义哥，我不晓得应该怎样感谢你才是！你要把我从火坑里头救出来，我遇到象你这样一个好人，我还会不知足吗？”女郎说着把头掉过去望着他的脸。两人对望着，一个脸在上面，一个脸在下面。月亮又从云堆里钻出来了。银白的月光洒了满地。树上，芦苇上，水面上都蒙着纯洁的月光。月光使他们看清楚了彼此的面孔和眼睛。眼睛都是亮的，但是并没有眼泪。少女的脸上似乎还有泪痕，然而现在它的表情又有点不同了。先是男的微微一笑，接着女的也笑了。

“后天大清早我就要走了，”他忽然低声说，好象在对自己说话。

“后天，这样快？”她惊讶地问，收敛了笑容，好象从一个美丽的梦里醒过来一般。

“后天一定要走，我的东西全预备好了。说不定明天就会走！”他这时候突然感到了留恋，但是他极力在镇压这种感情。

“后天在这儿就不会看见你了，后天人家就不会再看见你

在木匠师傅店里锯木头了，"她叹息地说。

"不要紧，我的心会回来。在梦里我们还可以见面，"他这样安慰她。

"到那边去，要爬山吗？要过河吗？"她忽然正经地问。

"当然要——"

"人家说隔了山，隔了河，就不会回到梦里来。我不会梦见你了，"她绝望地打岔说。

"哪个说的话？便是隔了海的人也会梦到的！我每晚上临睡时，我会唤你的名字。我天天这样做，我就会在梦里看见你。"他说得很认真，好象极有把握。

"我也会这样做，"她温柔地说。"我天天都要替你祷告，祷告神明来保佑你。每天只要有空时候我就会想念你。我一个时候都不会忘记你。我吃饭的时候就想到我的升义哥也在那边吃饭罢，我睡觉的时候也就想到我的升义哥也在那边睡觉罢。神明会可怜我这一点诚心，他会把你好好地送还给我。"

"银姐，你这样想我，爱我，我便是为了你去死也值得。我遇到你这样好的女子，真是我的福气！"他感动地说，把她抱得更紧。

"升义哥，你怎么说这种客气话？你是我的恩人。要是我没有遇到你，恐怕我早已被折磨死了。我只有死心塌地地爱你，只怕我没有福气！"她说着便伸出手去抚摩他的两手，那一双手正在紧紧地抱住她的身子。她依旧斜着身子躺在他的怀里，头放在他的胸膛上面。

突然在蟋蟀的悲鸣以外响起了远处的狗叫，狗叫声在平

静的夜里常常显得很可怕。

“啊，我要回去了，”她说，的确象从梦中醒过来一样，一下子把先前忘掉的一切全记起来了：太太，老爷，少爷，小姐，老妈子，以及其他的人和这晚上应该做的事情。太太的生气时的歪脸和恶毒的诅咒一样的责骂，这些又来恐吓她了。她毫不迟疑地挣脱他的怀抱站起来，说：“我应该回去了，不然今晚上会不得清静。”

“等一会儿，还早啊！不要这样快就走，银姐，我还有话要说，”他一把拉住她，使她又在石头上坐下。

“现在时候不早了，再不回去，他们会起疑心的，他们会晓得我们的事情，我还会挨打，”她着急地说，从脸色和声音可以看出来她心里的激斗。

他和她默默地偎倚了片刻，他忽然扶了她站起来，决断地说：“好，你回去罢，我也没有话说了。明天晚上我还会到这儿来，你要是有空，可以到这儿来找我。”

“好，我明天一定来，任凭他们把我怎样，我也要到这儿来找你，”她说话时表现了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二更了，”他低声自语着。二更的梆子果然响起来，清脆的木头的声音在这静夜里和那一声两声的狗叫互相应答，在不远的地方又响起了军号声。

“我送你回去罢。我晓得你会害怕的。我把你送到大街上，别人不会看出来，”他说着便扶着她走那窄小的土路。两个人脚步下得并不慢，但是没有一点声音，男的穿着草鞋，女的穿的是平底布鞋。路上躺着两个黑影，头靠着头，不住地

移动。

在路上他们低声谈了一些话。他们分别的时候她把嘴放在他的耳边问："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他只说了这一句。

第二天傍晚她依旧到河边去找他，他不在那里。她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他来。不知道他究竟是来过又去了，还是并没有来过。

她坐在大石上，望着天空，望着树，望着芦苇。这一晚没有月亮，天阴沉着，风刮得很大，把芦苇吹得发出大声的叹息。狗在远处叫，接连地叫着。她害怕起来。她不久就回去了。

在大街上她仿佛听见人在说这天早晨矿工动身的事，但是她不知道那个人讲的是不是升义他们的事情。回到家里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他在地底下爬来爬去，眼睛瞎了，有一个凶恶的人在旁边拿皮鞭打他。他叫那个人做张先生。梦没有做完，她就哭醒了。

二

死城静静地躺在两座大山的中间，象一条山谷。自然死城不是它的本名，但是在矿山上作工的人却这样地叫惯了，他们甚至忘记了它的真正名称。

早晨死城是清静的。石子路上只有寥寥几个穿着蓝布领褂的行人，他们带着疲倦的面容匆匆地走过去，不多说话，不发出闹声。

这里并不容易看见阳光。常常是阴天，暗灰色的天。人们看惯了它，也不觉得讨厌。自然太阳出现的时候街上会显得更有生气，人也许比往常更高兴。但是这种时候是少有的，所以初到这里的人常常会叹息地说："死城啊！"

一到下午死城就好象从梦中醒来一般开始活动起来了。街上拥挤着行人，最多的是穿蓝布领褂，穿白色麂皮领褂，戴毡帽的。他们常常手里拿着武器，大声在街上争吵。在路的两旁摆着赌博摊子，一个碗，一张席，两颗骰子就可以把许多人聚在一起消磨掉大半天的光阴。不用说，作为这座城的精华的东西两条街最热闹。东街是大商店聚集的地方，论建筑自然是城里最好的，每天做的生意也很可观，许多从外洋来的货物就靠它们散布出去。每天一些人在赌场里赢了钱出来，

就到东街去买些新奇的物品，给家里的人带回去。赌场汇集在西街。那里并没有华丽的建筑，或者用布幔，或者用篷帐，或者用席子就可以做成一个赌场。地上摊开一张席子，作庄家的拿了宝盒蹲在那里。他的身边围聚了一些人，有的跪着，有的坐着，有的蹲着。上面悬了一盏煤油灯，不论在白天或晚上都燃着。这就是城里最热闹的西街。

升义这一群人到达死城，正是在这城里热闹的时候。刚刚到黄昏，但是天色已经阴暗了。一行十几个人在窄小的石子路上排成了一长列，重的包袱压痛他们的疲倦的背脊，他们不得不俯着身子走路。但是眼前新奇的景象，使他们常常抬起头惊奇地向四面望。

"你看，"在升义后面走着的吴洪发忽然拍着升义的肩头说，他一面指着迎面走过来的那个女人。

升义已经看见了。这时候没有阳光，也没有雨点，那个女人却撑了一把伞，伞下面垂着一圈丝络，把她的半个身子遮住了。"真古怪，有这样的伞，"升义想着不觉好笑。但马上他又把思想转到银姐的身上了。"银姐这时候在做什么呢？她还在苦苦地思念我吗？"他不觉叹了一口气。

"怎么哪？你又在想你的女人吗？"吴洪发看见他不答应，便在后面嘲笑道。

"呸！你才在想你的女人！"升义猛然回过头吐痰似地对吴洪发说。

"你既然这样舍不得她，为何又撇下她跑到这儿来？"吴洪发不理他，却只顾自己说下去，一面粗声粗气地哼起女人想男

人的情歌来。

“为的是发财呀！”后面一个中年男子代升义回答道，于是前后走着的几个人都笑了。

这样的笑谑把这一行人的疲倦的心放松了，每个人都不再记起这两天来的辛苦的旅行。在他们的眼前是这个新奇的城市和古怪的风俗，男的穿着白色的麂皮领褂，女的撑着有下垂的丝络的伞，路旁摆了赌摊，许多人围在那里喊叫，接连地响着银元的声音，到处燃着黯淡的煤油灯，来往的人昂头走着，常常拿着手枪或者盒子炮，麂皮领褂的袋里满满地盛着子弹。这一切看起来很有趣味。它们对这一群新来者似乎都在表示欢迎，尤其是银元的清脆的声音好象在对每个人说：“欢迎，欢迎你们来这儿发财呀！”

“看呀！砂丁，新来的砂丁！”一个黑脸小孩指着他们叫。很快地就来了五六个小孩，跟在他们后面，指着他们带笑地说话，脸上都带着好奇的神气。

砂丁！这是一个多么古怪的称呼！他们想这也是欢迎他们的表示罢，他们也对着这些孩子笑。这样他们的脚步就放慢了。

“快走！不要尽管东张西望！”那个三角脸的监督的人在旁边发出严厉的声音，摆出一副难看的嘴脸。

众人吃了一惊，心里有点不高兴他这样说话，但是也没有说什么，不过把脚步放快了一点。只有吴洪发半开玩笑地说：“怎么哪？刚刚走到这儿就把架子摆出来吗？我们是来挖锡矿的，不是来看哪个的嘴脸的。”

众人哄然笑了。三角脸上泛起了红色，他恼怒了。他走到吴洪发的身边大声骂道："你放屁！到了这个地方就比不得在你们那边，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哪个敢放肆就来尝尝我的手段！"

"你又不是东家，我怕你？"吴洪发不服气回骂道。"即便你是东家，我不干，你会咬我的鸡巴！"他说着又拍拍自己的胸膛。

"你不干？那由不得你！你到了这儿就走不了！"三角脸说着，卷起袖子要打吴洪发。这个年青人也预备扑过去还手，却被升义走来隔开了。升义站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另外几个人也走过来劝他们。三角脸狠狠地吐了一口痰，吴洪发挣扎着要奔过去。还有几个新来者用不高兴的眼光看那个三角脸，口里咕哝着不满意的话。旁边一群陌生的人围过来，几个小孩在嚷："看砂丁打架！"

经过一些人的劝解，这一场争吵渐渐地平息了。在短时间以后这一行人又继续走他们的将完毕的路程。自然三角脸和吴洪发都摆着生气的面孔，而别的人心里也不大愉快。他们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下着脚步。在路上常常有小孩叫着"看砂丁"。这时候他们已经觉得"砂丁"这个称呼有些讨厌了，虽然他们还不明白"砂丁"这个称呼所含的意义。

夜来了，这里的夜常常是漆黑的。天色浓得象一盘墨汁，上面嵌了一些星子，但是悬得很高。那两座大山，甚至在黑夜里也耸立在两边，摆出它们的峥嵘崎岖的样子，给这个死城留下了可怖的阴影。

他们走过两条黑暗的窄巷子，又经过几条石子路，便到了一家旅店的门前。那里门檐下垂着一对灯笼，门里燃着煤油灯。大门口站着两个人。这一行人逼近旅店的时候，三角脸就跑到前面去领头。在门口站着的穿长袍的人看见三角脸便高声问："喂，全来了吗？怎么这样迟才走到？"

升义听得出这是张先生的温和的声音。接着他走到门前就看见了张先生的生着八字胡的团团的笑面孔。因了笑那两只小眼睛变得更小了。升义看见这张面孔，就好象看见一个亲人，他的那些不愉快的思想都被这笑容扫去了。他走过那个人的身边，特地抬起头带着幼稚的笑容唤了一声"张先生"。

"升义，你来了！好！你这小伙子年轻力气大，身子这样结实，"张先生带笑地对他说，一只手拍拍他的肩头，态度象父亲对待儿子一样。"好，勤快地做，不要偷懒，过几年包你挖一座金山回去！"他说完又笑了。

众人带着羡慕的眼光看升义，升义自己也觉得高兴。他在想："要是果然挖了金山回去，银姐不知道要多么高兴！"他的眼前就仿佛出现了那一座金山，黄澄澄的，金光灿烂的，一锄头下去就是一大块。

"升义，怎么哪？"他们走进房间，吴洪发突然摹仿着张先生的那个样子在他的肩头上一拍，"看你这个样子好象你已经挖到一座金山了！"说了就笑，众人也笑。

升义马上把眼睛张大，看见是吴洪发的红红的笑脸，吴洪发正在对他做怪相，他自己也觉得好笑。然而他的眼前的景象完全改变了。并没有金山，他们拥挤在一个房间里。

房间并不大，里面并没有什么陈设，在一个角里安放了一张条桌，上面放着一个瓦茶壶和几个破碗。还有一盏清油灯射出来黯淡的光。是砖铺的地，没有木板，只铺上一层干草。

众人一进屋，就从背上把包袱卸下来堆在角落里，有的叹一口气就坐在干草上，有的站在条桌前面喝茶，还有几个却站在门口从裤腰里摸出毛巾来揩脸上的汗珠。

等一会，三角脸跟着张先生走进来。张先生把人数点了一下，满意地连声说好，然后又说："我们明天早晨就动身到矿山去。公司里的王师爷马上就来了，他明天会带着你们去。你们吃过饭高兴出去走走也好，这个地方很有趣。升义，你过路时看见赌摊吗？你去押单双。我担保你会赢钱，你今天气色很好！"接着他又掉过头去，在三角脸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众人正在笑，外面伙计大声唤他们出去吃饭，三角脸把他们带了出去。

在一个阴暗的厅堂上，两张破旧的桌子立在那儿。每张桌子上，有一大碗黄豆汤，一大碗青菜；旁边一个小凳上放了一叠旧碗；地上放着一个大饭甑。

众人一齐拥上去，争着盛饭。升义走在后面，他不和别人争先，他盛了满满一碗饭，很有味地吃着。没有板凳，大家就围了这两张桌子站着吃。饭是很粗糙的，有的人却已经吃惯了，有的虽没有吃惯，但因为肚饥也吃得很起劲。不到多久他们就放下筷子抹了抹嘴散去了。

众人回到房间里，看见张先生正在里面同一个人谈话，这是一张四十多岁的瘦面孔：头顶已经秃了，颔下有一撮胡

须，一根红鼻子，两片薄嘴唇，两只眼睛光闪闪的，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另外还有两个人穿着白色麂皮领褂，头上戴了遮阳帽，腰间插了盒子炮，都生着一脸的横肉。张先生给他们介绍：瘦面孔就是公司里的王师爷。王师爷并不说什么，只是板起面孔默默地把他们看了几眼，好象要认清楚他们中间的每个人。

这眼光很厉害，每个人都被它看得快要战抖了。他收敛了眼光，冷冷地说了一个“好”字，就邀着张先生一道出去了，另外两个人在后面紧紧跟着。

那几个人一走，好象房里的严肃的空气也被他们带走了。屋里的人有的解开衣服在干草上面躺下来，也有人坐着。大家谈着闲话，两三个或者四五个人分作一组，谈的是过去的生活，各人的老婆的好处，或者将来的希望。也有人谈着在这里看见的古怪事情。

“升义，怎么哪？”吴洪发溜到升义的身边扯着他的衣角低声问道。“还要出去玩玩吗？”

升义正在听一个结婚不久的中年人讲他的新婚的妻子的好处出了神，不大愿意地掉过头回答说：“我不出去！”

“到赌摊上去玩，一定很有趣，说不定我会赢了满口袋的银元回来，”吴洪发用带引诱性的声音说。

升义并不再回过头去答腔。但是吴洪发的话却被那个中年人听见了，他马上收了话头站起来，大声说：“我要去，我袋子里有钱！”他说着拍了拍他的衣袋，那里面果然响着银元的叮当声。

“你的话还没有讲完啊！”升义也站起来用这句话留他。

“那么你跟我来罢，我在路上告诉你，”那个中年人说，就扣好钮扣，抓起方才揭下的帽子戴上，一面就往外走。

另一个年轻人也站起来，大声说：“老张去，我也去。”老张就是那个中年人。

于是四个人走了出去。他们大步走着，每个人都怀着一种希望。老张还继续对升义谈他的老婆的事情。

时候已经不早，但街上还是和傍晚一样地热闹，到处都是喊叫声。许多穿麂皮领褂的人拿着盒子炮匆匆走过去，许多穿蓝布领褂的人背着短枪走过来。店铺里煤油灯燃得很亮，店伙们站在柜台前谈笑。有许多店铺关了门，在它们的门前地上另一些人摆设了赌摊。每一个赌摊都给人包围得没有一点缝隙，新来的人简直没有办法挨近。

老张领头往一个吵得最厉害的赌摊挤去，却反而被人挤得退了几步。他无意间在一个人的膀子上撞了一下，那个人掉过头恶狠狠地看他一眼，同时把手里拿着的东西往上面一扬，他看清楚是一把尖刀。他来不及看第二眼，升义就把他拉开了。

“这个地方的人真古怪，大家带着杀人的东西在街上走，干什么？”升义伸出舌头说。

“一定是因为强盗多，我们倒不可不提防！”吴洪发郑重地说，一面又警告老张道：“老张，你袋子里银元在响，恐怕会招祸。要小心啊！”

“呸，你这回就变得象老鼠那样胆小了。刚才还是你闹着

要出来玩的，"老张吐了一口痰在地上，挖苦吴洪发道，一面又问其余两个人："我们到哪一处去押注呢？"

"好，你胆大，那么我们到西街去，"吴洪发赌气似地说。

"不错，还是西街好，我们就到西街去，"老张说。

四个人在吵闹声中走进了西街。

西街上两旁接连着都是赌场，只是用了布帷或席子隔开。每一家赌场里都挤满了人，在那里煤油灯燃得很亮。街上过路的人就只看见那些黑黑的头。

"怎么哪？不敢进去吗？"吴洪发看见老张走过许多家赌场不进去，便讥笑地说。

老张并不回答，他只顾留心看两旁的赌场。忽然他注意到一家赌场里正有两三个人走出来，留了一点空隙。他马上挤进去填补。这一次他居然挤了进去，吴洪发他们也都挤进去了。

"朋友，发财！好的，快快押注，押多少？"做庄家的人看见他进来就带笑向他打个招呼，接连说了上面的话。

老张脸一红，并不回答，只是微微地笑了笑，就从袋里摸出一个亮银元，放在单数的注上。吴洪发却在后面扯他的衣角低声说："恐怕是双数。"

宝开了，是两个红四。老张的亮银元输了。

"我原说是双数，"吴洪发在后面叹了一口气说。

老张默默地又摸出一个亮银元，依旧是押单数的注。

第二次的宝揭开出来，又是一个双数。老张的银元又被庄家吃去了。

吴洪发又在后面咕哝着，升义却拍着老张的肩头低声劝道："走罢，不要押了。你不会赢钱的。"

老张第三次摸出一个亮银元，依旧放在单数的注上。宝开出来却是个十点，他的注又被庄家吃了。

"双数，这次一定是双数，"吴洪发在后面坚持说。

老张依旧一声不响，忽然摸出三个银元全押在双数的注上。但是这一次宝开出来却是一个九点。老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亮银元堆在庄家的脚下了。

"走罢，"升义又在后面催老张。"我们回去罢。你真甘心输到底吗？"至于吴洪发，他却不作声了，他在叹气。

第四次的宝摇好了，赌客们忙着在押注。有一个年轻赌客因为输钱多了，心里不舒服，他并不押注，却从一只脚下把手枪取在手里玩弄，原来他蹲在那里，就把手枪踏在脚底下。

升义注意到这个，他觉得奇怪。他再留心向四面看，就看出来差不多每个人都带着武器。做庄家的人脚下的银元堆里就有一支黑色小手枪，那个人背后还有两个人手里拿着盒子炮蹲在那里保护他。此外有的赌客把枪放在膝上，有的插在腰间。有一个人更奇怪，口里衔了一把雪亮的尖刀。他不常押注，又不说话，头微微俯着，也没有人注意他。升义这样一看，不禁大大地吃惊。全个赌场里似乎就只有他们四个人是赤手空拳，没有防身武器的。他用力拉老张的衣角，接连地在老张的耳边说："不要再押了，回去罢。"

这时老张并没有心肠听升义的话。他默默地望着众人押注。等到众人押齐了，他一声不响地把所有的注都吃到双数

上面去，他的脸发红，而且现出严肃的表情。

众人惊讶地望着他，连庄家也在内。吴洪发非常替他着急，几次劝阻他，接连地在他的耳边低声说："老张，怎么哪？敢是你疯了？看那数目有好几十块钱！你赔得出？"

老张好象没有听见这些话，他连头也不动一下，红着脸蹲在那里，两只眼睛出神地望着宝盒。

宝揭开来，先是庄家变了脸色，接着众人一声惊叫，然后是吴洪发、升义和另一个青年的欢呼。老张依旧端正地蹲在那里，两只眼睛死死地望着碟子里的两颗骰子。两颗骰子不多不少刚刚凑成了八点。这一次老张完全胜利了。

赌场里沉寂了半晌。老张接过那许多银元放在衣袋里就站起来要走，在他后面的三个人已经掉转身子了。

"站住，"庄家发出一声叫喊，马上在银元堆里拿起手枪对准了老张的胸膛，他背后的两个人立刻站起来，拿盒子炮对着老张的头预备开枪。

"朋友，明白点！还出钱就放你走！"庄家威胁地说。

老张正在迟疑间，吴洪发、升义和那个同来的青年回转身同声劝他道："就把赢的钱还出来走罢。为了几十块钱送掉一条命值不得！"

那个正在玩弄手枪的年轻赌客毫不作声地把枪口对准庄家的头，然后冷笑一声说："赢了钱不许走，这种赌场才是骗子开的。你们要别人还钱，我也要你们还我的钱！"

这时候突然起了一声哀叫，原来站在庄家身后的两人中的一个正要开枪打这个年轻赌客，却被那个口衔尖刀的怪人

把尖刀掷在他的手腕上，一股血马上喷了出来，身子跌倒下去。枪里飞出一颗子弹，却飞向空中去了。同时老张向旁边一跑，庄家也开了枪，但是老张没有受伤，却打中了他后面的一个人。年轻赌客的枪弹也向庄家的身上飞去。

情形很混乱。所有的人都拔出枪来，互相射击。银元在地上乱滚。枪弹在空中乱飞。受伤的人在呻吟，哀叫。于是煤油灯突然熄了。一些人抢着逃了出来。最先逃出来的人里面有老张、升义、吴洪发三个。却少了那个年轻人。他们逃到西街的街口等他，等了许久还不见他来。他们才记起他似乎中了枪弹，现在不知是死是活。然而他们又不敢回到赌场去找他，只得急急忙忙地逃回旅店去了。

老张的衣袋里装满了赢来的银元，但是他没有一点快乐。他不能忘记四个人出去三个人回来的事。

三

天还没有亮，升义就醒了。房里一片漆黑，看不清楚什么，只听见许多人的吵闹似的鼾声。他在干草上面翻了一个身，打算再睡一会儿，但是一翻身就触动了吴洪发的身子。这个地方太窄了，他不能够畅快地舒展一下。屋子里又闷热，他再也不能够睡了。

“小吴，”他触动那个小伙子的膀子，接连地低声唤道，但是并没有响动。他又叫了一声“老张”，也没有人答应。他沉默了半晌，又叫了两声吴洪发，那个年轻人睡得很熟，他用力在那个人的屁股上打了一下，自己缩回手来忍不住好笑。

“怎么哪？”吴洪发突然翻过身叫起来，一面伸手摸自己的屁股。

“小吴，你睡得就象一口死猪，喊你许多声都喊不应，”升义嗤笑道。

“升义，是你！”吴洪发含糊地说。“天亮了吗？”

“还没有，也没有听见鸡叫，”升义答道。

“怎么哪？小王回来了吗？”小王就是昨晚上失掉的那个年轻人。

“回来？我倒没有看见他！说不定他已经见阎王去了！”

提起小王，升义的心就变得沉重了。昨晚上的一些景象又闯进他的眼里来。凶恶的面貌，生了眼睛似的枪，雪亮的尖刀，跟着尖刀喷出来的鲜血……这一切把他的金山的梦打破了。接着又出现了小王的面孔，那一张时常带笑的面孔，一颗枪弹打在那上面，鼻子陷落下去成了一个洞，这张脸马上变成了血的脸。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冷噤。

“回去罢，这种地方不是人住的！”他这样想，不觉吐了一口气。但是过了几分钟他的思想又变了，因为他想到了银姐的身上，然后又想到了那三百块钱。他在什么地方去找那三百块钱呢？三百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除了到矿山去，再没有别的方法。他这样地反复想了一阵，他的胆子又大了。他最后对自己说：“怕什么，又不是我一个人到那边去，别人都不怕，我还怕什么？”

在外面鸡叫了。升义自语道：“天快要亮了！”

在一个角落里老张开始发出了叹声。

“老张，”升义叫道。“你也醒了。”

老张应了一声，接着就问：“小王怎样了？他回来了吗？”

“鬼知道！”升义粗声地回答。

“我们今天去找他。他要真死了，我就把赢来的钱买副木板安葬他，他算是替我一死。”老张说着又叹气。

“好，”升义同情地回答道。

吴洪发躺在升义的旁边这许久都不说话，升义疑心他又沉沉地睡去了。其实他并没有睡，他在回忆昨晚上赌场里的景象。忽然他用战抖的声音对升义说：“升义，我要回家去了。”

“回家去？已经到了这儿还要回家去？”老张惊讶地在对面发问。

“我害怕，我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去了，”吴洪发突然迸出带哭的声音。

升义不作声，他暗想这正是他自己先前想说的话。

“你害怕？怕什么？你们年轻人真不行，胆子就象灰面捏成的一样。在外面跑不到两天，动不动就喊要回家去！难道你一辈子死守在家里不成？”老张象长辈教训小辈似地说。

升义听着老张的话，忽然想到这个人不久以前才结了婚，据他说妻子是那样好，人又漂亮，做事又会体贴，他却把她抛在家里陪伴他的老母亲，自己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来，不想回去。升义这样想着，不觉问道：“老张，你就一点不想家吗？你的老婆那样好，讨过来并不久！”话未说完，他却又想到自己的银姐身上去了。

“想又有什么用处？每个人都想家，每个人都要离开家。男子汉跑惯了四方。跑厌了时，就回家走一转。老婆放在家里，有老母亲看守，还怕她跟别人跑？况且我这个老婆，人特别忠厚，她不会闹新花样。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与你们不同。不象你们年轻人讨了老婆就死死地把她守住，看得象宝贝一样。我们今天成了家，明天早晨就会拔起脚跑，一滴眼泪也不洒。”老张说这些话，就象在传教，说得很正经，而且有点得意。

在外面鸡又叫了。屋里开始变了颜色。

“我不能象你那样！……老张，你有钱，借给我五块钱，我还给他们。我要回去！……”吴洪发板起脸固执地说。

"五块钱借给你不要紧，只怕他们不让你走啊，"老张答道。

升义又想起他的银姐来了。想到银姐，他的心就软了。"现在银姐已经起来了。她要倒马桶，扫地，洗衣服，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回去罢，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看她？两年吗？那七百几十天太长了！……银姐，我在这儿唤你，你听得见吗？你也在想我吗？……"他一个人在心里这样说，就不去听老张和吴洪发两人的问答了。

到了第三次鸡叫，一部分的人就起来了。三角脸走进房里来叫醒了其余的人，说是马上就要开饭，吃过饭后便动身到矿山去。接着伙计站在门外高声唤他们出去吃饭。

这里缺少水，十几个人要了一盆脏水来，大家胡乱地揩了脸，但是没有水喝。因为洗了脸，吃饭的时候便看不见汤。而且一碗饭还不曾吃完，三角脸就来催过两次了。

接着瘦脸的王师爷带着那两个拿枪的凶脸汉子来了。他吩咐了几句话。吴洪发向他提出回家的话，他用刺人的眼光看了看吴洪发，马上变了脸色，坚决地答道："不行。你到矿山上去对张先生说。我不管。我是来押送你们到矿山去的。"

"张先生不在这儿吗？昨天晚上他还来过，"吴洪发红了脸着急地说。

"他今天大清早就走了，他坐箱子走索道去的，"他依旧板起面孔说话。过后他掉过头对那两个拿枪的凶脸汉子说："你们马上照应他们动身，不准有丝毫的耽搁。"于是不等吴洪发再发问，他便扬长地出去了。

升义同情地望着吴洪发，那个年轻人又气，又急，又怕。他低下头，拚命搔头发，接连地对自己说了几次："好，到矿山上去说，我一定要回去。我又没有把身子卖给你，还怕什么！"

"升义，"老张唤道。

升义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出去吗？小王的事情！"老张正经地说。

升义迟疑着还不曾回答，旁边那个凶脸汉子就接嘴说："现在无论哪个，都不准出去。我们马上就要动身了，王师爷刚才交代过的！"他的脸色非常严厉，声音很坚决。

"我们要出去找小王。他一晚上没有回来。一定是在赌场里头挨了枪，现在不晓得怎样。我们不能够把他一个人丢在这儿！"老张认真地分辩说。

"你不必管闲事，"那个人一面玩弄枪一面说，"他在赌场里头挨了枪，会有人给他收尸。你不必去找他，他活不了。少他一个并不要紧。"

三角脸又跑来接连地催他们动身。老张不跟那个凶脸汉子顶嘴了。他明白多讲话不会有好处，而且在这里开枪杀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并不胆小，但是他知道一些世故人情。

于是这一行人又出发了。人数比昨天少一个，多了两个。少的是小王，多的是那两个凶脸汉子。

时间还很早，街上的景象和昨晚的完全不同，非常清静，没有赌摊，没有闹声，穿鹿皮领褂带枪的男子也并不常常在街上出现。

太阳还在东边那座大山后面，山遮住了它的红面庞，但是它却把山顶装饰得金光灿烂的。同时和山接近的那一段天空也染上了粉红色，象一段纱浮在碧绿的海面。早晨的风微微吹拂着这一群人的脸。

晴明的蓝天，自由的风，新鲜的空气似乎给这一群人增加了不少的精力和勇气。包袱在他们的背上并不沉重，他们的脚步也轻快。他们抬起头看天，他们带笑地谈话。

路差不多是一直的。两座大山耸立在两旁。它们在晴天里显得更清楚了。它们是那样高，上面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路，也没有房屋，尽是些崎岖突出的岩石，每一块岩石都有一个可怕的形状，象许多怪兽立在那里。三角脸告诉他们，矿山就在那里，但是他们不相信。山上什么也没有，人怎么能够住在那里呢？

他们一直向前走。路渐渐地往上斜了，房屋也稀少了。他们现在走着上山去的路，他们开始相信矿山就在这里了。他们忍不住失望地问自己：难道这两座满是可怕的怪岩石的荒山就是他们以后长期工作、居住的地方吗？

他们走了一个多钟头，已经走在山上了。前面远远地有一座高大的庙宇。

“这是什么神道的庙？我们在里面歇歇脚，弄口水来喝也好，”吴洪发说。

“你不晓得？那就是赵二祖宗的庙，香火很热闹，”三角脸得意地说，表示他知道得多，接着他又鼓舞众人道：“你们快点走，赶快到那边歇脚去。”

“赵二祖宗？这个名字倒有些古怪！”升义好奇地问。

“你连赵二祖宗也不晓得，就来挖锡矿，真笑话！”老张接口说；“赵二祖宗，那就是挖锡矿的老祖宗呀！”

“人家为何要给他立庙？你晓得吗？”升义起劲地反问老张。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听说他是个好人，很厚道的人，”老张说。

“你们赶快走，到了那边，你们自然会晓得！”三角脸在旁边催促道。

听说有歇脚的地方，又可以弄点水来喝，还可以看些新奇的事情，三角脸现在说话又比先前客气一点，于是大家都觉得高兴，大大地放开脚步走，很快地就走到庙宇前面了。

庙宇是新近油漆过的，就象新修建的一般。庙门跟别的神庙的大门没有什么大分别。庙内却没有平常庙里的四大金刚。这座庙宇的建筑样式很简单。庙里没有一尊神像，正殿上的神龛里供奉了赵二祖宗的影像，是工笔画成的。到处，梁上，壁上都悬挂了人们送来的匾额。

“有求必应……有灵有验，”升义念着，就问那三角脸道：“这赵二祖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道呀？他什么事情都管吗？”

“赵二祖宗是最灵验不过的，只要你诚心求他，他一定会保佑你，不管什么艰难的事情，”那个中年的庙祝插嘴说。

“升义，你去求求他哪！你求他保佑你挖一座金山哪！”吴洪发拍拍升义的肩头带笑说。

"你们大家都去向他跪拜罢，凡是到这儿来挖锡矿的人都要先到庙里跪拜赵二祖宗，求他保佑的，"三角脸说着，他不顾众人，先走到供桌前面，恭恭敬敬地作了三个揖，然后跪下去磕了三个头，口里喃喃地念着什么。

吴洪发接着也走到供桌前面。他已经站住了，却又回过头带笑地对升义说："升义，你也来！你求他保佑你和你银姐……"于是掉过头去正经地跪拜起来。

在正殿阶下大天井里有一个卖凉糕的摊子，还有卖面、卖茶水的摊子。每个摊子都是被一把大油纸伞罩住的，伞下还摆设了座位。这时候就有一些人围住这些摊子一面吃喝，一面说笑，吃喝够了就跑到正殿上去跪拜。起先有些人还不肯跪拜，后来听见了赵二祖宗的故事，大家都虔诚地跪拜了。

赵二祖宗的故事是三角脸说出来的。升义央求他说，还有一些人也央求他说，他为了表示自己知道得多，也就不吝惜地完全说出来了。

据说最初这里有个姓赵的富翁，人家都叫他做赵二祖宗。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了挖锡矿的事情，就招了许多工人到矿山上去挖。今天也挖，明天也挖，一连挖了许多年，换了许多地方，什么也没有挖到。他的家产渐渐地减少了。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卖了田产，卖了房屋，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挖矿。这一次又失败了。他差不多破产了。他平日待工人很好。工人吃什么，他也吃什么。起初工人吃肉，后来吃菜，但是这样也不能支持下去。他最后剩下的钱又快完了。他整日整夜地焦急，工人整天辛苦地挖来挖去，依旧挖不出一块锡来。有一

天吃过中饭以后工人们商量:“我们吃素菜，不晓得赵二祖宗究竟吃什么，我们去看看。”那时候赵二祖宗也住在半山上，在一间茅屋里，离工人住的地方很近。有一天他们知道赵二祖宗下山去了，就派几个人偷偷地跑进他的屋里。屋里陈设简单，他们是知道的。角落里土地上有一个小炉子，上面坐了一个瓦罐。他们揭起盖子看，瓦罐里还剩了小半罐菜根。原来他吃的还不如工人！后来在某一天晚上赵二祖宗看见自己身边只剩下十几吊钱，这时一切的办法都已经想尽，一线的希望也都断绝。他不能够再支持下去了。深夜里等工人们都睡熟了，他跑进他们的茅棚里，把剩下的十几吊钱按照人数分开，把每人应得的数目放在各人的枕头旁边。这样做了以后，他回到自己的茅屋里收拾了一点破东西，第二天早晨天刚刚亮他就跑下山去了。这里工人们醒来看见枕头边的钱，连忙跑到茅屋里去找赵二祖宗。可是人已经走远了。以后怎样办呢？他们聚起来商量，没有一个人主张拿了这笔钱散开。大家便加倍起劲地去挖矿。说也奇怪，就在这一天，而且就在这个早晨他们忽然挖到锡矿了。大家的喜悦是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的人都欢声叫起来:“马上去把赵二祖宗请回来，请他回来跟我们大家一块儿享福！”几个工人跑下山去分途追赶他，到了傍晚在河边把他追到了。赵二祖宗看见追来的人连忙作揖地说:“对不起得很，我实在无力给大家帮忙了，我只有那一点钱送给各位做盘费。我回到山上去也没有办法。”工人们把好消息告诉他，他不肯相信。后来还是他们把他拖回山上去的。从此他就发了财，那些工人也都发了财。他和他们依旧在一

起，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又把他的财产用在帮助别人上面，终于用个精光。有不少的人感激他，在他死后给他立庙宇当作神道一般地供奉。到现在他就成了一个真神道，这座庙宇就成了和普通菩萨庙一样的东西。附近的居民有什么事情或病痛就要到庙上来祷告，求他保佑，据说他很灵验。至于锡矿公司的老板们每年更少不得要来祷告几次，求他保佑他们这一年里发大财。还有到这里来挖锡矿的工人也常常先到庙里来祷告。所以庙里的香火热闹得很！

三角脸讲完了赵二祖宗的故事，大家都很感动。尤其是升义，他想起锡矿公司的老板里面居然有这样厚道的人，那么在地底下挖锡块就不算什么辛苦的事情，而且找钱也很容易，也许他的老板就是那种人罢。这样想着，一方面对于未来的生活感到轻松，另一方面对于赵二祖宗的灵验有了信心，他便虔诚地走到供桌前面，口里喃喃地说出来他的希望，同时恭敬地跪下去。他的希望正如刚才吴洪发所暗示的，是发了财和他的银姐一块儿过幸福的生活。

跪拜完毕以后他还站在供桌前面，抬起头用虔敬的眼光往神龛里看。一个中年人的和蔼的面貌闪进了他的眼里来：圆面孔，八字胡，小眼睛，温和的微笑。“这真是一个厚道的人啊！他不是就象张先生吗？”这个思想就象火花一般地闪进他的脑子里。他连忙跑过去高兴地对吴洪发说，好象有了可喜的发见一样。“你还要想回去！遇着这种厚道人还愁没有好处吗？”他这样说，就相信赵二祖宗和张先生中间一定有什么关系了。

歇够了脚，喝了茶，吃了面或凉糕，跪拜了赵二祖宗以后，这一行人又继续往前赶路了。赵二祖宗的故事一路上安慰着他们的充满了渴望的心。每个人都感到轻松和愉快。太阳早就翻过了山，从上面照下来，给他们照亮了道路。阳光并不炙热。路旁有几株老树，投了影子在斜路上。山坳里偶尔有几间茅屋，从那里冒出灰白色的烟来。远远地有几只狗在叫，环境是如此和平，没有人会想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在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他们达到了目的地。

四

“你叫什么名字？”

“吴洪发。”

“多大年纪？”

“二十五岁。”

这问答是在一家锡矿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生的。问话的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瘦汉子，颧骨高，眼睛和嘴巴都很大，头顶光秃了一大半。他说话时没有一点表情，声音永远是平板的。

房间不算小，陈设却不多。这个瘦面孔被称为潘师爷。他坐在一张签押桌前面，一边说话，一边在翻一叠文件。他的两旁站了十多个武装的汉子。他忽然抬起头望着吴洪发的带了点痴呆表情的脸，露出一嘴黄牙狞笑说：

“好，你高兴到矿上做工吗？很好！你支了五百块钱，应该在这儿做五年。”

“怎么哪？你说我拿了厂里的钱？天晓得！我一共拿到张先生的五块钱，我敢赌咒！”

“你明明拿了五百块，张先生有帐。你还敢抵赖！我们厂里招工人向来是先付几年工钱的。你拿了厂里的钱，就应该给厂里做工。”

“我不干！哪个舅子才在张先生手里支过五百块钱！张先生明明讲好做一个月有三十多块月活钱。没有钱哪个高兴白做！我要走！”

“公司出了钱，就要你做工，你不做完五年，休想出去！这个地方是活着进得来死了出不去的！”

“张先生在哪儿？你们把他找来让我们对面讲个明白，看哪个拿了你们的钱！我敢当天赌咒，我只拿过你们五块钱！”

“张先生，哼，你休想见他！他不在这儿！”

“那么他在哪儿？你们的王师爷今天早晨说过他在这儿等我们。你们都是骗子，明明是做好圈套来害我们。我不干！我不怕你们这群黑心肠的骗子！”

“混帐东西！你还要骂人！我没有功夫跟你吵。……喂，给我拖下去！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骂人！”

“我不干！难道你们就不怕王法？你们就随便谋害人命？我不干，看你们把我怎样？……”吴洪发挣红脸理直气壮地说。

“把他给我拖下去！”潘师爷沉下脸命令道。

十多个武装的汉子一齐拥上来。

“骗子！我不走，看你们敢把我怎样？……你们打，打得好……打！……打！”吴洪发一面挣扎，一面骂。但是他终于被两个武装的汉子拖出去了。

“带第二个进来，”潘师爷若无其事地吩咐道。

于是人把升义领了进去。

“你叫什么名字？”

"王升义。"

"多大年纪?"

"二十二岁。"

"我看你气力倒很好。你在张先生手里支过五百块钱。你应该给厂里做五年工。"

"…………"

升义又被两个武装汉子拖出去了,跟吴洪发一样。

"唤第三个进来,"潘师爷用他的平板的声音说。

这天晚上半山上的"炉房"里新添了十多个陌生的客人。他们占了一个房间。潮湿的土地上铺了干草,他们就直伸伸地躺在干草上,几张破旧的棉被盖着他们。门上挂着铁锁,外面有武装汉子监守着。

房里黑漆漆的,没有窗,冷风时时从缝隙里吹进来。升义忽然在干草上面醒过来了。他听见了呻吟声,他知道吴洪发还没有睡熟。

"小吴,你还没有睡着?"

"啊,我痛!"吴洪发答应着,他翻了一个身,又接连叫了几声"痛"。

"你现在好些罢?"升义关心地问。

"好些?我看更坏哪!"吴洪发带着呻吟说;"你想想看!那些狗东西用拳头拚命在我这背脊上面捶!现在就好象千万根针在我背脊上面刺。天快亮了罢?"

"天亮?恐怕还早!刚刚打过三更。"

“才打三更？天哪！还要等多久才天亮？”

“你好好地闭上眼睛睡一会儿罢。”

“睡一会儿？你真睡得着?!一闭上眼睛，就有许多道金光在眼前晃，背上火辣辣的，”吴洪发说，他又痛苦地呻吟了几声。

“小吴，不要紧。你的伤过两三天就会好的，怕什么？”升义温和地安慰道。

“好了有什么用？我又不能回家！升义，还有五年哪！五年哪！痛啊！再过五年我三十岁了。那些黑良心的骗子肯放我们走吗？我会一辈子都埋在这儿，为了那五块钱……唉……”吴洪发边说，边叹气，边呻吟。

“唉，五年，你是不要紧的。我，我怎么办？银姐等不了五年的！她的主子们会把她卖出去。五年。再过五年我什么都完了！”升义差不多要哭了。

两个人都不讲话了。但是呻吟和叹息却没有断过，还有屋里的鼾声和屋外的风声。

过了二十多分钟，升义忽然低声唤起“银姐”来，接着他自言自语道：

“银姐还在那儿等我。……她等不了五年的！”

吴洪发不说话，却只是低声叹气，呻吟。

“小吴，”升义沉默了一些时候忽然用惊喜的声音唤吴洪发，吴洪发含糊地应了一声。

“我们两个逃走，好吗？”升义说，声音很低。

“逃走？你在做梦！”吴洪发低声反驳道。“他们看守得这

么严，看你朝哪儿跑？”

“哪个管这个？什么事只怕不起心！再艰难，也有办法。”想到银姐身上，升义就有胆量了。

“事情，说起容易做起难。他们开枪，你还有命吗？象小王那样，如今连影子也不见了。”

“开枪，鬼才怕它。眼看着银姐给别人买去受罪，还不如被枪子打死！”升义只图口里说得痛快，心里却并没有决定去做。在他的心里，愤怒比悲痛多。他仿佛看见他的银姐被一个黑脸汉子抱在怀里，她哭着挣扎，却没有用。那个男人用那坚硬的短胡须去刺她的嫩嘴巴。那个男人不是别人，就是她的主子，他看见过的。

“我一定要逃走，我死也要死到外面去！”升义坚决地说。

这时候屋里有几个人在翻身，还有一两个人在梦里说话，两三个人半醒半梦地咳嗽。吴洪发依旧带着叹声在呻吟。

“升义，你还记得赵二祖宗吗？我今天恭恭敬敬给他叩了三个头，”吴洪发忽然带着希望地说。

“赵二祖宗？……啊！”升义惊喜地念着。

“他会来打救我们。他是有灵验的神道，他不会白白受我们的头，”吴洪发安慰自己地说，他觉得背痛稍微减轻了一点。

升义想了一阵，忽然生气地说：“呸，赵二祖宗，那是骗人的东西！他不是很象张先生吗？张先生相貌厚道，做起事来刻毒！我们受了他的骗，我还口口声声赞他是个好人！”

吴洪发没有答话。老张却被他们的声音吵醒了。“哪个还在说话？我们要睡觉啊！”老张含糊地抱怨说，但马上又睡

去了。

升义在黑暗中好象看见那张圆圆的笑面孔，小眼睛，八字须。他愈想愈觉得气恼。他闭上眼睛也睡不着，一直到打过四更，他才沉沉地睡去了。

在梦里，他逃了出来，平安地回到家里，银姐已经在那里等他。他们两个抱着，笑着，笑着，笑到一颗子弹的清脆的声音响了，他便醒了。

他醒了，还听见远远地有人在叫唤，但过后又沉寂了。天还没有亮。只听见许多人的鼾声。

“什么事？”一个同伴从梦中醒过来问道，好象在问他自己。

升义不回答。那个人就不再说第二句话了。

升义还想继续做那个未完的梦。但是他只梦见一张圆圆的笑面孔，八字须，小眼睛，那个人自称是赵二祖宗，说是要来救他。他问怎样救法，说是叫他先在这里忍耐地住下去再说。那个人还答应给他三百块钱，但是别人把他叫醒了。

天刚刚发白，门大打开，两个武装汉子进来，还有好几个站在门外，那里堆了一大堆铁家伙。

“你们听见昨晚上的枪声吗？”两个武装汉子中较年轻的一个问道，他的手里提了一副脚镣。

“听见的，什么事？”升义接着问。

“那边‘炉房’里有一个砂丁逃走，给我们矿警一枪打死了。他的尸首还在那边，你们出去就看得见。”他说到这里，脸上露出狡猾的微笑，接着又说：

“朋友，明白点！这回大家都要戴脚镣的。不要多说话，枪子认不得人。”

几个上了年纪的人马上把舌头伸出来，半晌缩不回去。有些人变了脸色。

“好，你先来，”年轻的矿警提了脚镣走到升义的身边蹲下去。“我先给你钉上。”

升义并不反抗，他默默地伸出双脚让那个人把脚镣给他钉在脚踁上。

每个人都被钉上了脚镣。到了吴洪发的轮值时，他忽然尖声叫了一个“天哪！”声音很凄惨。升义咬紧牙齿不敢出声。

老张叹了一口气，便跪在地上，低下头合起他的两只手，喃喃地念着什么，然后站起来，走到吴洪发旁边。他坐下去，把两脚一伸，让别人去钉脚镣，一面对那个抽泣的年轻人说：“你就求求赵二祖宗罢，他有眼睛的，他会来搭救你。善人会有善报。”

“善人善报？我倒没有见过。现在的世界，哪个有钱、有枪就是哪个狠！”另有一个矿警在旁边嘲笑地说。

五

天气渐渐地冷了，天亮得也较迟。早晨半山上常常弥漫着白茫茫的一片浓雾。黑压压的，一堆一堆的“炉房”在雾里隐约地现出来。矿警们在山路上走，常常被雾遮着，看不见对面的人影，只听见脚步的声音，或者高声喊着普通的问答，或者吹着口哨。

雄鸡的啼声冲破了遍山的浓雾嘹亮地响了起来。

接着一个拖长了的尖锐的人声叫着：

“起哪！……起哪！……起哪！”

“炉房”里开始有了谈话的声音，过后就是一阵喧闹。住在一个房间里的十几个砂丁，每个人从枕头下摸出一张又脏又臭的毛巾拿去匆忙地揩了脸。于是矿警在门外一声呼叫，全房间的人就鱼贯地走了出去。每个人穿着同样的粗麻布衣，戴着粗麻布帽，背着麻袋，脚下钉上脚镣。每一个房间的砂丁排成一个行列，由照应这房间的几个矿警押送着，走过浓雾弥漫的山路到工作的地方去。

于是这沉默的行列在窄小的山路上开始行进了。这个行列的砂丁完全是新来的，虽然已经在这里过了一个多月，但是他们还不熟习这样的环境和生活。他们从故乡带来的希望还

没有完全死掉，他们的渴慕自由的心还在颤动，他们还没有忘掉外面世界的事情和各人所爱过的人和事物。但这一切，在武装矿警的押送下，都只好表现在低微的叹息声中了。

每天在同样的时候走着这同样的路，他们都发出同样的叹息。他们用这叹息来问答，因为这叹息更能够表达各人的心事，而且不会被矿警了解，更不会受到干涉。

日子不停留地过去了，但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所感觉到的只是天气渐渐地冷了，雾渐渐地浓了。这气候的改变使他们更加怀念故乡，因此也变得更加伤感了。

在窄小的山路上浓雾包围他们。他们每个人都低下头在叹息，好象是一大堆鬼影。前一天才落了雨，路还是湿的，他们穿着草鞋，在微滑的路上移动脚步。脚镣沉重地压着他们的脚，铁链把两只脚束缚得很紧，他们移动一步也很吃力，同时金属的声音"沙朗沙朗"地响了起来。这声音响成一片，在沉重的空气里乱飞乱撞。一首悲哀的脚镣进行曲开始了。在这些时候押送他们的矿警常常得意地吹口哨，声音并不高，却压迫着他们，给他们带来一种恐怖。

有时候，一个干涩的咳嗽声突然响起来，接着又是呛呕的声音，于是脚镣声马上停止了。全行列的人站住了，大家带着同情的眼光去望前面，因为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砂丁躬着身子在那里厉害地咳嗽。大家听见了他的咳声，但是在浓雾里看不清楚他的背影。

"小吴，怎样了？"在前面有人低声说话，但是马上被另一个粗暴的声音打断了：

“喂，你想死吗？怎么不走哪？”

咳嗽声停止了。脚镣声马上就起来代替它。但是不到五分钟，咳嗽声又起来了。

“小吴，你累了吗？歇歇罢，”升义在前面低声说。

“王升义，不准说话！吴洪发，走哪！你装假我看得出来。这样年轻的小伙子就染上了老人咳，哪个相信！你再不走，我就要你的命！”矿警粗暴地说，他还把手枪弄得响。

显然吴洪发极力要忍住咳嗽，但是刚刚忍下去，却又更厉害地接连爆发出来。

“总爷，开恩罢，你看得明白，他实在走不动了，”升义向那个矿警哀求道。“他自从那天挨了打，一个多月都没有好过。那天向潘师爷去说，潘师爷又不理。总爷，你可怜可怜他罢。”

“可怜！”那个粗暴的声音哈哈地笑起来。“我晓得可怜，就不会到这儿来了！不管有病没病，一句话说完，给我走！”

“总爷，饶他这一回罢。让他歇一天。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放他回去罢。他实在走不动了。他就是到里面去也挖不到什么。你可怜罢。”升义说着就挽住那个人的膀子差不多要跪了下去。同时，还有几个人附和着请求，有几个人在旁边叹气。

“狗东西！真讨厌！快给我走！我管不了那许多！”那个人粗声回答，就把升义摔倒在地上。众人便围过去，围着那个人哀求，另外的三几个矿警却走过来拖开他们。那些人的态度是同样地粗暴：拿拳头打砂丁，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咳嗽声停止了。吴洪发忽然用嘶哑的声音叫起来：“怕什

么？说走就走！我只有这条命，就让你们早点折磨死了也好。升义，起来，不要求爹爹告奶奶的。他们要的不过是这条命！这条命！走哪！走哪！”这声音是把愤怒和悲痛揉在一起的。他说完，就挣扎着往前面走了，于是后面的人跟了上去。

“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吴洪发在前面走着，时时疯狂似地发出叫声。他一面笑，一面哭，有时咳几声嗽，却没有停止脚步。矿警们在旁边安静地继续吹他们的口哨。

雾渐渐地消散了。他们到了工作的地方，先去领了鹤嘴锄和煤气灯，然后到矿坑的入口去。

天已经大亮了。是一个阴天。在洞口聚集了四五组人，陆续地走下洞去，一个紧紧地跟随一个。洞口不大，只有二尺高一尺多宽，土带着红色，里面却是黑漆的一片。在外面看得见的只是头几步的阶梯，是石头砌的，白的颜色。这个洞真象一张大嘴，红的唇，白的牙齿，每个人走下去，就象被它吞食了一般。

前面的几组人都走进洞里了，其实这只能说是爬。他们慢慢地移动脚步。大家都垂着头，躬着腰，穿一样的麻布服装。这些人因为工作年岁久了，脚镣已经除了下来，但是带惯了脚镣以后，脚走起路来总是那样有规律地摇摆。

后来轮到升义这一组人下洞了。他们和别人一样埋下头走着，机械地移动脚步，但是比别人更困难。脚上的铁链有规律地“沙朗沙朗”地响起来。和别人一样，他们也提着瓦壶般的煤气灯。火燃着，从壶嘴里喷出亮的火，臭气直向鼻里冲，很难受。火光又刺痛眼睛，他们只得半停呼吸、半闭眼睛地

走。但是这不能持久，终于会大大地吸入了臭气，以致许多人都呛咳了，吴洪发呛咳得常常弯腰。

大家下了洞，都到了地底下。没有阳光，没有风，空气臭得使人常常呛咳，或者感到气闷。阶梯是斜的，他们踏到最后一个阶梯时，路变得很窄了，却有许多小洞，通往不同的方向去。升义这一组人走进了东边的一个小洞。这洞很窄，人只能够俯下去爬着走。路微微往下斜，但是人在土上面爬着，不会觉得。每个人拿着灯，用手腕擦着土，困难地爬着，一个人的脚差不多要触到第二个人的头，这样连接成了一长串，象一条长的百节虫，每一节上燃着一盏灯，往前移动一步，每一节就会发出铁的响声。

路渐渐地宽了，于是忽然断了。但是那里的洞却高得可以让人站起来，而且地方宽得可以容这一组人在里面工作。

众人把灯挂在壁上，叹两口气，在湿地上坐下来，稍微歇一歇，便开始用鹤嘴锄去挖"垙"。气力大的人几锄头就挖下一大块来放进麻袋里，前面的一端装满了，便把袋子掉过头来装，等到装满了袋子的两端，他便可以出去交代一次了。但这样做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气力小的人那更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一天吴洪发更衰弱了。他举起锄头就要喘气，下不了几锄头就咳嗽。众人劝他歇一下，他勉强答应了。休息了一会他又去挖，花了些时间和气力却挖不到几块。

"小吴，你这个小伙子真没有办法！"老张叹息地说，"他们害得你身体坏到这样，你还要拚命给他们挖。"他歇了锄，用怜

悯的眼光看那个年轻人。

"挖！我在给我自己挖坟哪！挖坟哪！"吴洪发突然疯狂地高声叫起来，脸发红，眼睛也发红。他不顾众人停了锄看他，却用力举起锄向壁上抛下去，再举起来。他没有气力，手一松开，锄落了。他跌倒似地坐在地上，两只手捧住脸低声哭起来。

众人惊惶地看着他。升义默默地走到他的身边，忽然从自己的麻袋里抓出几大块"塃"塞进他的袋里去，然后象兄弟般地安慰他道："你就歇歇罢。不要紧。我说过，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升义接着又抬起头对老张说："你不晓得每天不交出那几袋'塃'不行吗？你只会说空话！你们上了年纪的人都只会说空话！"

老张起初鼓着腮不作声，后来忽然把锄丢在地上，跑到吴洪发身边，一面对升义说："你对，你对！我们只会说空话！"他也从自己的麻袋里抓了几块"塃"出来放进吴洪发的袋里去。

"你们都这样，难道我这副老骨头就一点儿也不肯拿出来吗？我也有良心！"另一个上了年纪的砂丁感动地跑过来对大家说，他也拿了几块"塃"给吴洪发。

其余的人都围过来，每个人都分了些"塃"给吴洪发，他的麻袋已经装满了，还剩了一些"塃"堆在面前的地上。

"够了，够了，你们拿回去，我不要，"吴洪发挥着手又哭又笑地说，他捏了一块"塃"在手里死死地看着它。

"好，现在就让他一个人歇歇罢，大家不要吵他，"升义放心地说，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众人又散开了。大家回到原来的地方，带着感动的心情继续努力地挖“垅”。等到每个人装满了麻袋，人已经疲倦得要死了。许多块“垅”异常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背上，使他们爬出洞口时感到加倍地困难。他们登上了阶梯，俯着身子，用锄撑住，走一步，身子摇晃一下。麻袋搭在肩上，胸前是沉重的一堆，背上又是沉重的一堆，重重地压住他们的身子。他们出了洞口，卸下麻袋交出去，换来了空袋子和竹签。

于是他们丢了锄倒在地上，脸色铁青，眼睛紧闭，呼吸停止了，身子直伸伸地仰卧着，手和脚都不动，就象死去了一般。他们这样地躺了好几分钟，直到矿警来催他们下洞去的时候。

六

落了几天的小雨以后，接连有半个多月都是晴天，砂丁们照常工作。自然日子是渐渐地短了，但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在他们日子一直是长的，长得就象没有尽的时候。工作永远是单调的。眼界也永远是单调的。闷得要死人的地洞，阴暗的“炉房”，沉重的“堏”，凶脸的矿警，灰黄色的糙米饭，和着盐煮的黄豆，这些构成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永远没有改变。稍微有点改变的是天气：阴天，晴天，雨天。

在晴天也没有花，没有笑，没有女人。日子同样是长的。但是在晴天吴洪发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

一个早上，天还没有亮，吴洪发就在干草上面醒了。他马上唤醒睡在他身边的升义，告诉升义道：“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做梦？我这个梦还没有做完！”升义含糊地说。“你也做梦？什么梦？”

“我梦见我回家，我发了财，坐了一乘大轿子，一直坐到我的大门口，”他兴奋地说。

“大门口？”升义比较清醒地嗤笑起来。“不是在那个烂泥缸似的窄巷子里头吗？那个又低、又窄、又脏的破门道……”

“我给你说，那是做梦哪!”吴洪发着急地分辩道。“我的家是一座高大的洋房。有许多人出来迎接我。我的女人打扮得很漂亮。他们把我接到里头去。我快活地对他们说：‘我发财了，我发财了。’我看见房里、厅里都堆着金子。我死了的老母亲也活着。她笑，我的女人也笑，我也笑——”说到这里他忽然闭了嘴。

“好，这是很好的梦呀!”升义笑着说。

“但是我的一个牙齿掉了，”吴洪发郑重地说。

“牙齿掉了，痛不痛?”升义随便地问。

“那是在梦里哪!”吴洪发着急地说。“人家说梦见掉牙齿就会死亲人，是不是真的?”他担心地问。

“哪个晓得?不要说梦话了!趁天没有亮多睡一会儿。天一亮又要起来下洞去了。”

“他们说这种梦是百回百准的，”吴洪发固执地说。升义不理他。

“我害怕——我的女人会——”他恐怖地自语着。

升义翻了一个身，一面劝他说：“小吴，我劝你再睡一会儿。不要老是去想梦。梦是靠不住的，我就不相信梦!”

“梦是不可不相信的哪!你不记得我们前街里的小陈，他梦见掉了门牙，跟着就死掉母亲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的女人是死定的了，”吴洪发说到后来差不多要哭了。

老张在对面醒了，粗声问道：“小吴，什么事?你总是这样吵得人家睡不着觉!”

“我的女人是那么好!”吴洪发带哭声说，“她天天在家里

头望着：'我的男人为何去了这许久没有音信来哪？'她望着，望着，然后就躺下去死了。"

"什么话？你的女人死了！哪儿来的消息？"老张摸不着头脑，惊讶地问。

"他做了一个，梦见掉了牙齿，"升义嗤笑地说。

"呸，"老张翻了一个身，朝着墙壁吐了一口痰。"真见鬼！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梦见掉牙齿就想到老婆死，就哭。梦，那就是梦。眼睛一睁开，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女人才相信梦。……你看你在这儿不死不活的，今天保不定就没有明天。随便什么时候人家要你死，你就会躺下去，两只脚一伸直，万事都要抛掉，还舍不得一个老婆吗？老婆，哪个又没有老婆？我的老婆比什么女人都好，我也没有为她哼过一声。你何苦吵得我们都睡不舒服。我们男子汉，就是要自己死，也不掉一滴眼泪。"

吴洪发不答话。升义在旁边觉得话说重了，便说："人家那样苦恼，你还想睡得舒服。在这个地方我们跟猫狗没有两样。你要舒服，是想养肥了给人吃得饱些吗？"

"为什么不要舒服？"老张有点生气了，"就是死，我也不怕。睡觉是要睡够的。我不怕，折磨死了，过二十年又是活鲜鲜的一条汉子。男人的眼泪比金子还值价。你看我自从到这儿来就没有流过一滴眼泪。象你们这样天天号哭还行吗？……哼，养肥了给人吃得饱些？你会说，有本事你起来跟矿警打一架！在这儿做砂丁，大家都没有脸面！"老张还在咕哝，他这样说，并不是对升义生气，他是对矿警生气，对公司生气，对整个

矿山生气。

升义自然也生气，这些话刺痛了他的心。他想着老张的话：做砂丁没有脸面；有本事跟矿警打一架。什么人还说过，年纪轻轻，身体结实，有气力，是不怕天不怕王法的。他现在受了骗在这里给别人做猪狗。真丢脸呀！在那远远的、有两天多路程的地方，银姐还以为她的升义哥在这里挖金山，找钱回去给她赎身子，她说过："你是好人。"她还以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呀！谁知道他却在这里整天在洞里挖"墤"，看不见一个钱眼。让人家踏，让人家骂，给人家做奴隶。砂丁，在矿警的眼睛里砂丁还有一点人样吗？

年轻人究竟是有热血的。他想到自己有这样结实的身体却让人家践踏，同时又仿佛看见银姐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水汪汪地望着他好象在责备："你好不害羞呀！一个男子汉却让人家钉上脚镣，象女人般听话，象乌龟般缩头。你不会起来动一动吗？"他觉得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了。脚镣就象红铁一般烙着他的脚踁，干草刺得他的身子发痛。

"我不怕。我要逃，我要逃！我要回家看我的女人。我怕什么呢？我有这条命！就把这条命给你！过二十年又是一条活鲜鲜的汉子，那时候老子再来报仇。"吴洪发忽然疯狂地叫着从干草铺上挣起来，一次跌下去了，又来第二次。他撞到几个人的躺着的身子。他急急地向着门扑过去。两只血红的眼睛穿过半黑暗望着那锁住的门。

"逃走！"这个大胆的思想象火花一般在升义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他带着激动的心情默默地望着吴洪发的疯狂般的动

作。最后他看见吴洪发扑在门上死命地摇撼锁住的门，他连忙爬起来，奔过去。

忽然，枪声一响，一个清脆的声音打进众人的耳朵里，接着又是一响。吴洪发倒下去了。

众人吓得蜷伏在干草上面。门开了。几个矿警进来，房间被煤气灯照亮了。他们把吴洪发抬了出去。门又锁上了。没有灯光，大家依旧躺在半黑暗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大家疑心做了一场恶梦。

这个房间里的十多个砂丁都没法睡下去了。他们彼此讯问，争论。激动和恐怖压迫着他们。

天亮的时候矿警来告诉他们，昨晚上又有一个砂丁逃走，被矿警开了两枪才打死了。

众人伸出了舌头。

至于吴洪发呢？矿警回答说："吴洪发病得厉害，需要医治。"

升义和老张争着问病室在什么地方，他们要求允许他们去探病。

矿警冷笑了一声，回答说："不要紧的，会有人给他照料。就是死了也有人收埋他。"

他们再问下去，就得不到一点回答。而且他们马上就要动身下矿去了。

没有雾，吹着微风，太阳刚刚从天边升起来。窄小的山路蜿蜒地躺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的眼睛看得清楚周围的一切。他们走着这单调的路程，怀着沉重的心。他们走到另一个"炉

房"的附近。土路上忽然现出许多的黑红的迹印，是一点一滴的，大约有好几步路的光景，就另外现了一些颜色浓的大点子，是聚在一处，而且偏向路边，连下面岩石上也有这样的血迹。

众人明白：一个人挨了枪以后跑了好几步路，才挨第二枪，便在路旁站了片刻，终于跌倒，从这里滚下山去了。这是多么惨痛的生命的挣扎。看见这样的血迹，每个人都让恐怖抓住了。他们低下头战抖地走了过去，不敢再回头去看一眼，虽然矿警还在说："看哪，这就是那个砂丁的血。他就是在这儿打死的。"

后来大家下了矿，依旧跟平日一样地挖着土块。在下锄的时候也有人谈话，但是不知道怎样大家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东西。自然少了一个吴洪发，其实还少了那个人的咳嗽和喘息，那个人的有时疯狂有时又伤感的话，并且还少了那些以他为中心而做的动作。

虽然只有这样短的时间，但是他们已经觉得砂丁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地悲惨了。

晚上带了疲倦的身子回到"炉房"里去，有的人还在谈话，但是升义却躺在干草上面默默不作声。他闭上眼睛不看一切，不听一切。他只是喃喃地念着："银姐，今晚上到梦里来同我相会罢。"

这晚上在"炉房"里的沉闷空气中他果然做着长的梦。但是他并没有看见银姐。他只看见吴洪发。他和那个人一块儿逃出去，走不到多远，矿警追上来了。一枪打着吴洪发的膀

子，他们仍然向前跑，再一枪又打进吴洪发的胸口。他们两个就从山上滚下去。奇怪他们居然滚到了赵二祖宗庙门口。没有人在那里，他扶着吴洪发进去，刚走到神龛下供桌前面，吴洪发发出一声哀叫，就倒在地上。他俯着身子去看，那个人已经死了，一身是血，把他的双手都染污了。他悲痛地抬起头来，他的四周都是矿警。每个人拿手枪对着他瞄准……

他醒来了，房间里是黑漆的一片。他分辨不出来自己在黑暗中占着什么位置。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仔细思索，猜不出这个梦暗示着什么预兆。两个人逃走，一个死在赵二祖宗庙里，一个在那里被捉回去。这是什么意思？

忽然在沉闷的鼾声中间，一个颤抖的微弱的声音响起来了："这也是一条命呀！"只说了这一句，声音就停止了。升义分辨得出说话的是一个姓周的中年人，不，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平时他总是忧郁，沉默，不喜欢说话。现在他却开口了。"就饶了他罢，他也是老母亲养下来的呀！"接着他又说了几句含糊的话，声音很低，升义听不清楚。那个人翻了一个身，叹一口气，就不再出声，显然他又沉沉地睡去了。

房间里没有什么变动。无疑地那个人在说梦话。但是这短短的两句话已经够使升义恐惧了。他开始想象那个人在梦里所经历的情景。他紧紧按着自己的跳动得很急的胸口，他不能够移动身子，他仿佛已经死过一次了。

过了好些时候，他还是不能够阖眼，他睁大两只眼睛望着黑暗的屋顶。那上面忽然出现了吴洪发的憔悴的面孔。他伸手去触他身子的左边，那里空着，他的手挨着刺人的干草。"小

吴，你还活在人世上吗？”他悲痛地自语着。接着他又去思索先前的那个梦景了。

那个梦也许是不祥的预兆，但是逃走的思想却象电光般又一次闪过了他的脑子。

七

吴洪发从此就没有回来，他们探问不到他的消息。过了几天就有人来填补他的缺额。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年纪快四十岁，没有姓名，别人叫他做癞头和尚。这个人没有戴脚镣。

癞头和尚是一个多嘴的人。他的话比什么人都多。他来了以后这个房间突然热闹起来。他在这里住得久，知道的事情多，什么话都说。他还喜欢谈女人。

说到吴洪发他吐着口痰说："呸，你们还以为他会活着吗？我恐怕他的骨头都早给野狗啃光了。那边山坳里有许多野狗。这里死了人就丢在山坳里喂狗吃。没有一个死人逃得过这个关头。我有一天死了，也是一样。"他说着象是很得意。

好几个人伸出了舌头，有的人摇摆着脸把牙齿弄得响。

"怕什么？人死了，眼睛一闭，什么都完了。狗来啃我的骨头，我又不觉得痛。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我到这儿来就不是为找钱，我情愿来做砂丁，所以他们不叫我戴脚镣。"他说了，就得意地微笑，张着嘴，露出两排参差不齐的黄黑牙齿。

情愿做砂丁！升义想，这个人也许在开玩笑！一个人有高大的身子，结实的拳头，什么地方不好跑？却偏偏跑到这里

来做砂丁！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们不相信？”癞头和尚大声说，又吐了一口痰。“说实话，我是自己跑到这儿来的。每年我也多少拿到一点工钱，就请两天假，跑到城里去，往赌场里跑，要不到两三天，我把钱输光了，又跑回来一声不响埋着头挖‘塃’……”

“请假？”升义惊喜地问。

“请假，这儿没有这个规矩。不过我和矿警们熟了，他们晓得我不会跑开，也就随便放我去两三天。他们也晓得我的拳头结实，落得做个人情。”他说着就得意地笑起来。

升义仔细地回味着他的话。升义想：拳头结实，矿警也落得做人情，他为什么去了又回来呢？要是换了这个人是自己，他去了无论如何不会回来，世界那么大，什么地方不好跑？即使不要钱，也要活得自由呀！到自由的地方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这样一想，自己的心也热起来了，他恨不得马上生出了翅膀飞回家里去。

“住在这儿也有比外面好的地方：第一，你会把外面的事情完全忘记，你连自己的姓名也都忘掉了。人家叫你癞头和尚。这个外号哪点不好！我每天要挖那么多的‘塃’。晚上躺下去，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多舒服。我有时候连自己是什么人都忘记了。我只晓得我是癞头和尚。我的姓名，没有人晓得，连我自己也不晓得！”癞头和尚说着，拍拍胸膛。

老张叹一口气，他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男子汉四方跑，无非为了贪图做点事留个好姓名。你连姓名也忘了，只记得一个外号，有什么好处？枪子打进去还是要流血，挨了打一样要

痛。在洞里挖起'垅'来，还是一样地吃力……"

一个叫做老王的中年人带笑地插嘴说："忘掉自己的姓名怎么好？你将来回家去，你的老婆不认识你，问起你贵姓，你怎么答应？'我是癞头和尚，'你就这样说吗？"

人们笑了，但是马上又收敛了笑容，这种笑法在这里是平常的。因为任何时候每个砂丁都被那个阴影压迫着。那个阴影就象鬼魂一般抓住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就是在暂时的谈笑里也不能够忘记它。

"回家去？你们还想回家吗？你们要活着出去，除非求赵二祖宗来保佑！在这儿挖'垅'，便是身体结实的，也活不过十年，我在这儿也不过六七年光景，我就看见死了一百多！还有逃走被枪打死的也有好几十。只有几个人逃出去了。那边山坳里不晓得丢了多少尸首！都给野狗吃光了。我看见带着血和灰的骨头，是被狗衔了出来丢在路旁的。你们还想回家！"癞头和尚冷笑一声，接下去起劲地说，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他说到使别人战抖的地方，他自己连牙齿也不打战。

"啊，"许多人都叫起来。有些人暗中在想：性命就这样不值钱吗？又有人想：我的轮值什么时候会到呢？大家都害怕，怕得不敢多说话。

他却笑了："这地方只有一件事情不好，就是没有女人。女人虽然有些贱，可是倒也够逗人爱。走一步路，笑一笑，还有，……唉，我的妈……"他忽然闭上嘴不作声了。

他说到女人，马上使屋里的紧张空气松弛多了。大家都在想自己心爱的女人。有的人叹气，有的人躺下去闭上眼睛

等着做梦。升义记起他和银姐的约言，就暗暗地唤着那个少女的名字。老张又谈起他的老婆的好处，但是没有人听他。不久众人都睡熟了。

第二天早晨大家醒来，发见梁上吊着一个人，眼睛突出，舌头伸出了一小半，身子已经冷了。这个人有三十来岁，不爱说话，而且性子孤僻。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这个人是用裤带吊死的，但是他在黑暗中怎样把裤带抛到梁上去结起来，就没有人知道了。

大家嚷着，两个矿警进来把尸首取下来抬出去。他们看见死人，脸上现出了讨厌的表情。一面抬着，年长的矿警就问年轻的道："老五，你说，这个月里头一共死了几个？"

"总在十个以上罢，哪个有心肠去记这些？"年轻的冷淡地回答，掉开头朝干草上吐了一口痰。

"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升义看见尸首抬了出去，就低声对老张说，话里暗示了一种意思。

老张看他几眼，这眼光是探索的眼光。老张冷冷地说："等着罢。"

"老张，你还不出来？就要动身了！"矿警在门外叫。

老张应了一声，接着便咕哝道："老张！今天喊老张，明天喊老张，总有一天会没得你喊的。"他终于跟着升义出去了。

这个"炉房"的另一间房里，有一个砂丁快发狂了。但是矿警还要他照常下洞去。升义在洞口碰见他，年纪不大，脸上涂着灰泥和鼻涕。他笑就象在哭一样。

他站在洞口许久不下去。他望着洞口笑。

“小黄，下去哪！”矿警在后面厉声催促道。

“小黄，你的爹才是小黄！我姓黄。你的爹才是小黄！你的老母亲给我——”他红着眼睛，起劲地望着矿警骂起来。

矿警生了气，跑过去不等他说完话，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灯，弄熄了，一面就拿枪柄在他的头上打。小黄倒在洞口，但又爬起来扭着矿警厮打。

站在附近的人有的走过来，有的转身便跑，往四面跑，因为脚上有铁镣，大家都跑不动。矿警们马上警戒起来，向着天空放了几响空枪，把众人都拦回来了。那个发疯的年轻人被打得半死给人拖走了。

众人被押回到洞口，一路上被矿警们嘲骂，没有一个人敢顶嘴。他们一个一个地爬进洞去了。

晚上回到“炉房”里，大家疲倦地睡了。

升义暗暗地唤着银姐的名字，等着做会见银姐的梦。隔壁房里有人在呻吟，后来叫起来了：“我姓黄，我是小黄。我是你的爹呀！……我要回去！我有老母亲，我有女人，我有小孩！……你打我！我也要打你！你狗养的！……我是你的爹！你敢打你的爹？……看我有这么多人！喂，你们放枪呀！冲过去！去，去，哈哈哈。喂，你是潘师爷，还有你王师爷，你们都跪下来吗？……我不下洞去了。你们去挖‘垅’罢。……滚开，谁要你们告饶！给我打！再打呀！……哈哈哈，打得痛快。我，我是小黄呀！我不是砂丁。放枪呀！……痛，你们也晓得痛？你们也有血吗？……痛快！……我要回家去！……”

叫声并不大，但升义他们却听得很清楚。声音突然止了。

可是他们想着那些话，许久不能够闭眼。

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听见隔壁的哭声，这是另一个人的，也许哭的不止一个。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发疯的人昨晚吊死了，也是用裤带上吊的。

"又看见一个人死了！"老张用沉重的声音说。"说不定有一天晚上我也会这样死的！"

升义吃了一惊。他想，老张近来变得多了。但是他不敢再往下想。

"啊！……这里怕有吊死鬼罢。一连两晚上都有人吊死！今晚上不晓得会轮到哪个？"那个姓周的中年人惊恐地说，他的脸变成了铁青色。

"说不定就轮到你。今晚上要是真有吊死鬼来，你看我跟它打一架！"癞头和尚生起气来，捏着两个拳头在空中晃。

升义实在羡慕这个人。但是他后来又想，有这样的拳头为什么不用来对付矿警呢？

八

接连下了三天的雨。阴云笼罩了整个矿山。每天早晨在暗灰色的空气里，一群一群的砂丁垂着头用那穿草鞋戴铁镣的脚去走泥泞的路。没有人笑，也没有人谈话。大家埋下头走着，走着，就象一群鬼魂。

在地底下砂丁们照旧地爬着，挖着。但是工作比平时困难多了：洞里积了雨水，土也变成了泥浆，他们就在泥浆里面滚。

公司不许停工，砂丁们望晴天比望什么都殷勤。大家抱怨雨，大家诅咒雨。于是晴天来了。众人都觉得高兴。

太阳从东边爬起来，大家亲眼看见，相信这晴天是确实的了。路开始干燥，脚步踏下去要比较舒服些。大家今天看见太阳特别欢喜。每个人都昂起头让新鲜的、温和的空气抚着他们的脸，就象女人的温柔的手抚着它们一样。身材高大的癞头和尚忽然哼起女人想男子的情歌来。许多人微笑了，他们听见歌就想到女人，想到女人每个人的心都软了。便是那些矿警今天也露了笑脸。

在洞里挖"塃"的时候，大家谈着笑话。大家谈论女人。

"我老婆她笑一笑，走一步路，说一句话，真迷死人呀！还

有……真说不完。但是女人总是贱东西，她们软得就没有骨头，哈哈哈！"癞头和尚说着接连大笑了好几次。

"你的老婆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就不想她吗？你为何撇下她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升义问道，他又想起了自己的银姐，……笑一笑，走一步路，说一句话……他想象着这一切。

"她跟人跑掉了！"癞头和尚答道，脸色一点也不改变。

"跟人跑掉了？哈哈哈……！"大家都笑起来。

"我不信！她为何要跟人跑掉？她有你这样的丈夫，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拳头结实，难道还不够吗？"升义嘲笑地说。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但是人家有钱呀！钱呀！"癞头和尚说，态度没有变，但是眉毛间已经有愤怒的萌芽了。

"钱有什么厉害？你有拳头呀！"老张在旁边冷笑说。

"拳头？不错，我有拳头！"他说着就捏紧两个拳头在空中晃。"我还有刀子！"他咬紧牙齿。

众人不开口，只是注意地看他。他们知道这个人的生活里一定发生过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件不能够忘记的事情。

"我老婆生得漂亮。我白天又不在家。有钱人看上她，用尽方法勾引她，她到底上了钩。她丢开我跑到别人家里去了。这又有什么办法？打官司到衙门告状，我又打不过。他有钱有势，做官的得了钱当然替钱说话。"他说着把拳头往空中一击。

"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我有刀。我拿了刀子跑到他家里，把两个人都杀了。没有人敢捉我。我跑出来。衙门里出了几百块钱的赏格捉拿我。我跑到这儿来，就永远没有回去

过。不晓得那件案子到现在了结没有?”他不害怕,不懊恼,眼睛里只有憎恨的光。

“你真的把两个人都杀了?”升义吃惊地问,有点不相信。

“怎么不真?我还拾起刀子,舐了刀子上面的血,我老婆的血和那个男人的血。”癞头和尚咬牙切齿地说,脸上还露出凶狠的狞笑。

亲手杀了两个人,杀了自己的老婆,还吃了别人的血和自己老婆的血。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人明明站在他们的面前,没有一点假。自然这个人不会说大话。看那脸色,看那语调,看那身材,这个人是说得出做得到的。这个人是砂丁,每天过着猪狗般的生活,但是他做起事来比矿警还要凶。他杀死两个人就象杀死两只鸡,没有懊悔,没有恐惧!

“杀人!亏你下得手!杀人究竟比不得杀鸡呀!我连鸡也没有杀过!”那个姓周的畏怯地说。

“呸!”他吐一口痰在墙上。“杀人比杀鸡容易得多!怒火在心里燃烧,你什么事都干得出!你咬牙切齿地恨那个仇人,仇恨就把你迷住了。不要你想,到了你拿刀子杀了人,你还觉得就象在做梦一样!”

“你现在就没有一点懊恼吗?过了这许久你都没有一点懊恼吗?”升义问。

“懊恼?有什么懊恼?我只有恨!我杀了他们,我就有好处吗?他们舒舒服服地躺在坟里头,我却躲在这儿做砂丁,做一辈子的砂丁,没有出头的日子!我只有恨!我到死都恨的!”癞头和尚的脸上又露出狞笑。他用力把锄头在壁上打,

就象在打一个人的身子。

他的仇恨竟然是这么深！经过了这许多年，人死了，仇恨还没有死，它是这样鲜明地存在着。这个人从前的平静似乎都是假的。到了现在他也开始觉得这永久的砂丁的生活是怎样的难堪了。这恨，这没有终局的恨呀！——这样想着，升义就被一种深的烦愁压倒了。

这时候在外面天气已经变了。大的雨点落下来。他们在里面还不知道。大家用力去挖"壙"，因为在先前的谈话中，许多时间白白地过去了。他们还不曾挖满半个袋子。

他们挖着，他们用力挖着，有的人看看就要挖满一个袋子了。忽然一个人惊讶地自语着："怎么，地下这样滑！这么多的水！"

"下过三天雨，路当然要滑。依理说有这么多的水，今天就不应该下洞。……幸好今天是晴天，要是再下一场大雨，我们就没命了！他妈的！他们只顾发财，哪儿把我们砂丁的性命放在眼里！"癞头和尚起初解释，过后就骂起来。他放下鹤嘴锄，吐了口痰在掌心上，把两手合起来擦了擦，然后又拿起锄去挖"壙"。

"说空话有什么用？你有拳头，你有结实的拳头！你为何不拿拳头去对付他们？你只会挖'壙'，你只会用气力去挖。挖多了好使他们多发财！"老张停了锄，睁起那一对血红的眼睛，望着癞头和尚生气地说。

"你给我闭嘴！"癞头和尚用凶恶的眼光看他。"你说话要当心。我的拳头是不好惹的！你说我怕他们？呸！你等着

罢！什么师爷！什么总爷！有一天都会给我的拳头打掉的！我不高兴做一辈子的砂丁。他们要发财，就叫他们自己来挖！你怕我不晓得每年几千几万的亮银元是哪个挣来的！那上面都是血，都是我们的血！我要去找他们算帐！我的拳头认不得人！”他愈说愈生气，锄头下得更勤。“我挖，我在给他们挖坟呀！”

“好，说得好！”老张丢了锄接连地称赞道。

“喂，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升义忽然惊讶地说。

“水，水，从哪儿流来的水呀？”老王丢了锄大声叫起来。

水已经盖了众人的脚。地下是一片搀着污泥的水。

“不要紧。你们真没有用，这样大惊小怪！今天是晴天，还怕涨水吗？挖哪！大家用气力挖哪！给他们挖坟哪！挖一座大坟把什么师爷，什么总爷，都埋在里头！”癞头和尚不管别人惊恐地叫喊，却只顾用力去挖“埫”，连头也不肯埋下去看一看。

“不行！你看，水还在涨。水还从上面流下来。癞头和尚，你看！真的不要紧吗？”升义丢了锄去拉癞头和尚。

癞头和尚捏紧锄埋下眼睛去看。

“呀！不得了！水来了！”癞头和尚发出了恐怖的喊叫。“快拾起锄头来！赶快逃命。洞口会被封住的，我们要用锄头哪！”他断续地叫着，脸色阴沉。他恐怖，但是并不惊惶。众人知道情形是严重了。

水不住地沿着洞口流下来，水流得慢，有响声，里面夹了不少的污泥。

“逃呀！当心灯！灯要紧！”众人嚷起来，争着出去。在泥泞中，大家脚上又有铁镣，爬起来很困难。

“逃哪！你们先逃哪！我不要紧！”癞头和尚大声催他们。“不要丢开锄头！等一会儿就用得着它！”

但是除了两三个人外大家都早把锄丢了，也没有人去拾起它。大家唯一的思想就是：跑出去。

有几个人已经顺着窝路爬在洞眼里了。老张是第一个。他在前面爬，把灯拿出水面，照亮着路。但是他看不见什么，只看见那一片昏黑的水。水时时打他的脸，很痛。他昂起头免得陷在水里，他的身子差不多要被污泥陷住了。他用了很大的气力向前爬了几步。前面的水冲过来把他打退了一步。他一个不小心，手一松，灯就落在水里熄了。他的头埋进水里，眼前一阵昏黑，耳朵里响着铃声。

“老张，快爬呀！”有人在后面推他的脚，而且着急地叫起来，“老张，快爬呀！”

老张抬起他的头，用极大的努力向前爬了几步，后面的人跟着爬上去。

“当心灯，灯要紧！”后面有几个人叫，就在这时候又有几盏灯落在水里灭了。

“快点爬！快点爬！”

“救命呀！”

“快点爬哪！”

“当心灯！”

“我的老母亲呀！”

"我的老婆，你的丈夫永世不回家了。"

"老天爷，你是有眼睛的。你什么都看得见。你晓得哪个该死，哪个不该死！"

许多悲惨的声音叫出上面的话。

"不要闹，大家要镇静！干叫也没有用，快点爬哪！"癞头和尚大声叫起来。他自己留在后面，让那些吓得几乎爬不动的人在前面爬。他把头高高举出水面，一只手拿着灯，一只手抵着地，鹤嘴锄插在背上。只有他手里的一盏灯还燃着，给这个洞里留一点儿亮。

"救命呀！"依旧有人在叫喊。

"大家求求赵二祖宗保佑罢！善人是有善报的！"老张感到一种最后的力量在鼓动他，忽然象从梦中醒来一般，在前面大声叫起来。他这样地表示着他对正义的最后的信仰。他把头抬出水面，两只手死命地抵着地，用力去移动身子。他爬了一些时候。有时他爬得疲倦了，水冲过来，他的手一松，身子马上就往后面退，但是他连忙又把两只手抵在地上，支持着身子不要再退，然后再往前爬。在他的后面是那个姓周的中年人，再后面就是升义和其余的人。

"癞头和尚，你比我们懂得多。你说我们还逃得出去吗？你说哪！"升义大声问道。后面的人马上重述着这句问话。每个人所急于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只有天晓得！"癞头和尚烦躁地说。

前面老张用了最后的努力在挣扎。他渐渐地觉得快用尽气力了。于是一股大的水势挟着不少的污泥、石子冲下来。

老张的身子抵挡不住，一松劲，两只手浮起来，他的头被打得失了知觉。这一股水猛烈地往后面冲，老张的身子浮在水面上，被水带到后面去了，在姓周的旁边冲过，姓周的哀叫了一声也就被水淹没了。

后面忽然起了一声巨响，碎石和土块一齐落了下来。后路断了。

“老张完了！老周也完了。”升义惊恐地叫道。水还是继续向他的头上、身上冲。他的全身都湿透了。

癞头和尚正在往前爬，一股水迎面冲来，他毫不惧怕地迎上去。他似乎有着拦住水流的雄心，但是略一挣扎，他不当心一失手，把手里的灯落在水里。众人立刻发出一阵可怕的惊叫。洞里完全黑暗了。大家全瞎了眼睛，但是凭感觉也知道水快要盖到头顶了。

“老张！”

“老王！”

“升义！”

“我在这儿，老张完了！”

“赵二祖宗保佑罢！我们都没有罪哪！”

“我不会死，我不会死！”

“救命呀！”

以上这许多带着眼泪的哀叫都被水挡回来了。

大家继续在黑暗中摸路。

忽然四周起了一个大的爆炸声。整个洞子都震动了，就象山崩坍了一样。

沉默了片刻，众人觉得“死”在旁边走过去了。

空气变得很沉重，而且臭。

大家呼吸急促，而且困难。

“癞头和尚，这是什么声音？洞子崩开了吗？那么我们就有救星了，”一个声音带着希望地说。

“完了，什么都完了。洞子被水冲垮了。洞口封住了！我们活埋在里头了！我先前不是叫过你们带锄头吗？锄头呢？”癞头和尚恐怖地大声说，但是声音毕竟比平时微弱多了。他还在死命地爬。

“带锄头也没有用。大家连爬的气力也没有了，”另一个声音战抖地说。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大声叫喊，他们在外面听得见吗？”升义焦急地问。

“听见？你在做梦！你晓得这个洞有多深？我不怕死！我死了，好找那个勾引我老婆的有钱人算帐！”癞头和尚到这时候还倔强！

“癞头和尚，你说，我们就再没有一条活路了？”一个声音问。

“你要活路？那要看你自己的本事！”癞头和尚说着吐一口痰在水里。他还用力往前面爬。

“救命！”有些人依旧发出他们的微弱的哀叫。求生的欲望是人人都有的，哪怕是在明明知道死就在眼前的时候。

“怕什么！死有什么可怕！赶快拚命爬哪！光是哭爹爹告奶奶的有什么用！”癞头和尚生气地骂道。

“我不要死！我年纪轻轻的，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一个年轻人绝望地嚷着，他哭起来了。

“呸！你不要死！年纪轻轻的，就抄起手躺在地上干叫！真没有出息！”癞头和尚听不惯哭声忍不住又骂起来。他拚命在泥水里挣扎。路很难走，水泥滑着脚，他爬了两步，总要停一下，免得身子滑回后面去！他终于渐渐地爬到前面去了。虽然没有灯光，但是他很熟习窝路。一天里要走许多次，哪一条路，不是他的老朋友。他愈往前爬，愈觉得自己有了劲，地似乎渐渐地高起来。他的勇气增加了，虽然他还没有把握，但是他现在有了一线希望。他一面爬，一面用锄头去探路。他听见后面有些微弱的声音，又听见升义的哀叫。

这时升义又想起了银姐。他悲声叫着：“银姐，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喊你，你听得见吗？”

“呸，这阵子还在想女人！”癞头和尚轻蔑地骂了一句。他还想说话，忽然前面一股水带着泥冲过来，他把身子往旁边一侧，紧紧贴在壁上，埋着头，闭着眼，屏着呼吸，让水直往后面流去。过一阵他把头一扬，拿手在脸上摸一把，便睁开眼睛看，他发见前面有了一线光亮。他感到绝大的惊喜，几乎要叫出声来。他又往前面爬了两步，前面有了一条岔路。他们可以沿着这条路慢慢地爬出去，再不怕被泥水淹没了。他这时非常高兴。他想起他的同伴们，便回过头去鼓舞地叫道：“升义，我们有活路……”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后面忽然起了一个天崩地裂的响声。他的眼前是一阵黑，一阵烟雾。他的耳朵也听不见什么了。

等到他从这种状态中醒过来时，后面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也没有哀叫。水继续迎面流过来，但水势已经减轻了许多。洞里非常清静。

“到底是我的命长，”癞头和尚放心地吐了一口气，便又用力往前面爬去了。

结　尾

雨不久就住了。晴天里地又变干燥了。污泥封住的洞也打通了。癞头和尚和别的砂丁们照常下洞去挖"塃"。

公司没有什么损失。他们又招来了新的砂丁。公司每年照常拿进许多万的亮银元。老板们发了财，把钱存在大都市的银行里。师爷分到花红，就寄给家里的老婆。矿警得了奖金，就跑到城里赌场去消耗。大家的脸上都有了笑容。这笑容一直继续到现在，因为这个事业是一天比一天地繁荣了。

死城依旧靠了矿山和赌场繁荣着。在另一个城里，离死城只有两天多路程的地方，那个叫做银姐的少女照常在公馆里过忙碌的生活。她整天整夜受着繁重工作的折磨。但是她从没有忘记过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神明保佑她的升义哥早早发财回来，赎出她的身子。

自然这祷告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不到一年的功夫她就被繁重的工作、没有终局的等待和那难堪的心的寂寞折磨死了。临死的时候她还绝望地低声唤着一个男人的名字。

她的这微弱的呼声是不会被人听见的，即使被人听见，也没有人会为她的不幸流一滴眼泪。

日子平淡地过去了，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新的变化，一直继

续到现在，而且要继续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但是她和她所爱的人以及那无数砂丁的骨头早已在坟墓里腐烂了。

新版后记

《砂丁》是我五年前的旧作，当时印过两千册，也不大为人注意。后来因了自己的不满意和别的原因我就让它停了版。最近一个朋友和我谈起这书，他劝我再把它刊行。我便检出旧稿，修改一番，改后重看，觉得也并非不堪问世之作，便交给印局付排了。

关于这本小书我在《写作生活的回顾》里曾说过几句话，现在把它们录在下面："我又写了《砂丁》，那材料是一个朋友供给我的，他到那地方去过。他对我谈起那里的种种详细情形，鼓舞我写下它来。那小说里也浸透了我的血和泪，贯穿着我的追求光明的呼号，那绝望的云雾并不曾掩没了我的对于'黎明的将来'的信仰。"

的确，那绝望的云雾并不曾掩没了我的对于"黎明的将来"的信仰。

巴　金 1937年4月。



《雪》，一九三三年八月由现代书局初版，原名《萌芽》，后遭国民党当局查禁。一九三五年九月改名为《雪》，以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名义重版，秘密发行。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迄一九五一年二月，共印行十五版(次)。

序

写这小说用力并不多。记得是去年正月初动手五月初写完。中间分十一次，每次执笔还不到一天，写成一章便送给一份周报发表。全稿刊毕后我曾校改一次。这回的修改是第二次了，改的地方较多，书名也改成了《雪》。①

这里没有多少空泛的想象。我确实充分地利用了我的一部分的生活经验。我大前年冬天曾在某某煤山上作过客人，在那里受到一个星期的客气的款待。我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随意地看，随意地听，而且随意地和一个机工在窑里看了两个多钟头。就在这个窑里一个多月以前发生过一次爆炸，死了十五个人。因此曾有人劝阻我下窑，但我终于冒险地下去了。我这样做并没有别的用意，连找小说材料的心思也没有。说

① 小说原名《萌芽》，1933年8月在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收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内。初版两千册，未售尽，即被禁止发行。1934年8月我忽然“心血来潮”，替小说中几个重要人物改名换姓，并重写“结尾”，又将书名改作《煤》，交给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说已经排竣，打好纸型，并已在报刊中刊出预告。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看到了小说的校样，马上通知开明书店停印这书。我不服气，向书店买下纸型，自费印了一版（书名改成了《雪》），委托生活书店秘密发行。后来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度取消，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我便将《雪》的纸型送给该社。1936年11月《雪》在上海公开出版，但这所谓“初版”，已经是第三版了。——1957年6月8日注。

一句实话，我只是在体验生活，尝尝生活的各种味道。所以直到两年以后我才利用这个题材写了小说。

我在《砂丁》序中说过我想写一部象左拉的《萌芽》那样的大作品。但是我没有那种魄力。这部《雪》比起左拉的小说来，太渺小了。不过我的心还没有死。也许再过几年我会把这小说重写一次。那时候我希望它更象样些。

巴　金 1934年9月。

一

第　一　章

一阵烟雾过后，小火车离开了三里桥的车站。时间是下午四点钟。太阳开始慢慢地往山那边落下去了。阳光留恋地挂在车顶上，给火车镀了一层金色。这一列火车就象一只金甲爬虫，在两座山中间的轨道上蠕动。

这轨道是十多年前才铺设的。以前这里是一座荒山。山脚下寥寥有几家人家，半山上还有些竹林。市集离这里有一里多路的光景。外面的人少到这里来，这里从没有新鲜的事情。居民的生活永远是单调的：他们种一些山田，编一些竹器。壮年的男女一个月里可以到市集去几次，拿他们的制成品换些钱，带些需用的东西回来。这里的生活就象刻好了的木板一般。

但是自从人们发现了煤山，在那里开设了煤矿局以来，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为了把煤运到各大都市销售，煤矿局修建了一条小铁道，贯通了这座荒山，通到大煤山去。人们又在这里的车站旁边设了一个煤栈，因为这里交通方便，可以由水路和陆路把煤运到各地方去。

渐渐地这个地方发达起来了。各处的人都经过这里到大煤山去。这里常常有新鲜的事情，每天照例有三班火车到这

里来，又有三班火车从这个车站开出去。居民的生活不再象从前那样地单调了。很少有人编竹器到市集里去卖了。种田的人也放下了锄头到大煤山上去挖煤。大家都做了煤矿局的雇工，有的在煤山上做窑工，有的就在这里服务。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乌黑的煤块。对于他们，它并不是那个可以燃烧发热、使一切机轮转动的东西，它简直是一块黄金。它给他们带来温、饱，而且将来还会实现他们的好梦。他们永远这样地想着，这样地希望着。

一年，两年，……十几年就这样平淡地过去了。从各地方来的新人又代替了他们的位置，在这个地方住下来。新的希望又产生了。煤块依旧象黄金般地压住他们的心。它的乌黑的光在他们的困苦中闪耀，隐约地照亮了一个希望。

在这种情形下，三里桥是一天一天地走上繁荣的道路了。这从煤栈主任的笑容上也可以看出来。笑的不仅是他，还有别的重要职员，还有偶尔从大煤山到这里来的煤矿局的局长和科长。自然雇工们也常常笑，不过他们的笑声是很沉重的，好象有什么东西永远压在他们的心上。

在市集的附近，人们开设了三个赌场，这也是一个繁荣的征象。据说其中较大的一个是煤栈主任的一位亲戚开设的，也有几个矿局职员的股子。每个月两次矿局发工钱以后，一连几天都是赌场里最热闹的时期，许多窑工请了假带了工钱到这里消耗。自然这里比煤坑里舒适，但是他们的目的却不在这个。他们想在这里实现他们的黄金梦。然而结果总是一样：过了两三天他们两只手空空地回到了大煤山，依旧穿上窑衣，

到煤坑里去过他们的没有阳光的生活。他们从赌场里带回来的只是一些美丽的回忆和一些深的苦恼。

这是局里发工钱以后的第三天，所以车厢里挤满了回煤山去的窑工。他们里面大半是刚从赌场里出来的。大家都带着不快活的面容，有几个人甚至埋下头不说话，在回想这两天里的生活情形。

“老汪，我下次不来了！把钱白白送给他们真冤枉。我们的钱来得很苦！”在角落里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窑工对他的同伴说。这个青年有一张圆圆脸，身体结实，相貌平常，耳朵旁边有一个小伤疤。

坐在他对面的同伴听见他的话只是微微一笑，摇摇头。这个人年纪不到四十，身材短小，有一张阔嘴，嘴边长一圈短须。过了半晌，他忽然张开大嘴问那个年轻窑工道：“你这一回输多少？”

“只剩三块钱了！”小刘懊恼地回答，一面拍他短袄的袋子，那里面还有银元的声音。这个青年姓刘，在大煤山上人们都叫他做小刘。

“你没输光，还算好。你今天再不走，连身上的衣服也会给人剥掉的。你们年轻人真没办法！”老汪带点责备的腔调说，微黑的脸上堆起了笑容。他自己从来不在赌场里送一文钱。他辛辛苦苦地在煤坑里劳动了半个月，得到工钱，就回到城里家中去。在那里有他的老婆和两个女儿。她们给他一些安慰，使他在家里两天的生活过得很愉快。这样就把半个月劳苦生活投在他心上的阴影扫去了。他和别的窑工不同，他每次从

城里回到大煤山去的时候，他的脸上总带笑容。

“你说年轻人没办法！我看年纪大的人更没办法！”小刘红了脸分辩说。“我只赌过两次。老李、冯阿大他们才赌得凶，他们把工钱通统输光了还不肯走。冯阿大迷得最深，看见三颗骰子，就连性命也不要！”他说得很起劲，口里的白沫往四面飞溅。

老汪把嘴一张，吐了一口痰在地上。他把两只手抄起来，伸进青布短褂的袖口里，又把身子往后一仰，微微闭上眼睛，摇摇头说：“赌钱是坏事情，赌钱是坏事情。”

“老汪，你知道窑工里面也有人发了财走的吗？”小刘忽然想到一件事情，眼睛里发了光，把头向前面伸过去，眼巴巴地望着那个黑脸膛的中年人，恳切地问了这句话。

老汪把眼睛慢慢地睁大了，他看见小刘的天真的表情，忽然吐出了一声笑，身子微微一动，然后张开嘴说：“发财？你在做梦！我只见人死在这里，却从没见谁发了财走的！”

“连一个也没有？”小刘竖起两道浓眉，疑惑地问道。

“真是一个也没有！我没看见一个！”老汪肯定地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发财的只有开赌场的人，他们把窑工的钱通统骗去了！”他忽然把头伸过去，对着小刘低声说：“那般人都是骗子，都是坏人！”

“对啦！对啦！”小刘点头说，他心里很生气。他掉头向左边看，一个头靠在他的左膀上，是一个中年人的头。他把这个头推一下，又在那个人的肩膀上一拍，叫一声：“张正兴，你说对不对？”

张正兴吃惊地从半梦中睁开眼睛，茫然地望着小刘，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便问道：“就到了？这么快！”一面伸起头看窗外。

窗外是重重叠叠的山，盖着枯黄的草。半山上有一些树，枝上的红叶在微风里颤动。一片红叶离开树枝在空中飘舞，撞到火车的玻璃窗上就落下去了。玻璃窗上还有一抹阳光。

“就到了？你睡昏了！连林家坊子也没有到！”小刘扑嗤地笑了一声说。林家坊子是这条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到了林家坊子，就走了一半的路程了。“我问你，老汪的话对不对？你没听见他的话？”

“老汪说什么？”张正兴茫然问道，他不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话。他是一个瘦脸汉子，脸上常常带着受苦的表情。他似乎一生就不曾过着快活的日子。他的年纪不过三十岁，脸上却有那么多的皱纹，看起来就象四十几岁的人。他穿一身破旧的衣服。这个人没有家，他的工钱全消耗在赌场里。

“张正兴，你这次又输光了？”老汪从对面投过来怜悯的眼光。

“光了，”张正兴懊恼地说。他把嘴一闭，脸皱得很难看，就象要哭出来似的。

“一块钱也不剩？”老汪又问了一句。

张正兴并不回答，只是默默地摇摇头。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

“你以后不要再赌罢。你想想看，我劝过你多少次！”老汪怜悯地、温和地说。

张正兴埋下头，不说一句话，心里很懊恼，又很惭愧。他把老汪的话都听进了耳里，他觉得那些话都不错。

“我们的钱来得很苦，拚了性命挣来的，就该好好地爱惜啊！”老汪继续地劝道，声音里充满了同情。“我看见你们不爱惜钱，连我也心痛！”

张正兴又叹了一口气。

“你计算看，你在窑里挖了几年了？”

“九年，”张正兴短短地回答。

“九年并不短呀，那么你存了多少钱？”老汪继续地问。

“钱？都花在宝摊上了。连好衣服也没做一件！九年，这九年我都过苦日子！”张正兴抱怨自己似地说。他用右手抚摩他的旧蓝布棉袄，那上面已经有四五个大的灰布补块了。

“那么你现在还不明白？你要不趁早放手，你到死都会过苦日子！”老汪用肯定的语调说。

张正兴还不曾回答，小刘忽然大声说：“我赌咒以后再也不去了。张正兴，你怎么打算？”

“我——我——”张正兴只说了这两个字就住了口。他不能够给他们一个肯定的回答。他是知道自己的。每次他空手从赌场回来，他便懊恼地对自己说：以后决不到那里去了。他想到过去许多年的困苦生活，他想到煤坑里工作的情形，他不能不痛惜那些断送在三颗骰子上面的钱。然而过了半个月他领到工钱以后，他又觉得到赌场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想，赌场里的生活究竟舒服些，虽然只有两三天的短时间。而且许多人都到那里去，他为什么又不能去呢？也许他还可以

把以前输的钱赢回来。"再试一次罢，"他常常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已，鼓励自己，而结果他就永远陷在赌场里，把他用血汗换来的一点代价断送光了。甚至到现在他还不能说出以后不再到那里去的话。他挣扎了一会，反而说出一句："整年整夜活埋在窑里这真要命呀！"声音很低，就象一声长叹。

"你还要赌吗？你真傻！你真傻！"小刘生气地说。

老汪坐在对面，他不开口，心里却在想："那些人真没有良心呀！"他所指的那些人就是赌场的股东，在局里、栈里领薪水的人。

在隔壁，一个较小的却更舒服的车厢里就坐着几个在局里领薪水的人。但是一道门隔开了两个车厢。这里的人是不会想到隔壁的情形的。

"景致还不错！珊，你看那一树红叶，真可爱。"靠门的两个座位上坐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两个头偎着，在看窗外的景致。男的指着半山上的一棵树说。

女的微笑着，略略点了一下头，她依旧把眼光定在那一树红叶上。然而那棵树很快地就退到后面去了。这一带山上盖满了树木，一层一层的，在杏红色的树叶中又夹了一些长春树的绿叶。偶尔有一两树红叶，掩映在绿树丛中，看起来好象美丽的花朵。

"你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致罢。在大都市里整天听见吵闹的汽车声，电车声，整天吸灰尘……"男的带笑地把一只手绕着他的妻子的颈项，在她的耳边说。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她打岔了。

“你的脾气我知道，”她回过脸望着他温柔地笑道，“你初到一个地方，喜欢说那个地方的好处。等到你住下来，不到一年半载，你就会抱怨那个地方了，好象受了很大的委屈似的。所以你难得在一个地方久住。”

男的听了微微一笑，点头说：“你的话也有道理。这固然是事实，但也不应该象你这样地解释。你知道我讨厌一个地方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你不能够否认我的那些理由。”

女的侧过脸带笑地看了他一眼，小声说：“哪个跟你争论？我不过说笑罢了。你就认真起来！”她抿着嘴轻轻地笑了两声。

“我问你，这个地方给你的印象怎样？你喜欢它吗？”他问道，他的嘴唇在她的头发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这里倒好。不过我还没有到你所说的大煤山去，不知道那里的情形怎样。不过——”她的话很甜蜜地送进了他的耳里。温柔的笑容使她的美丽的脸显得更美了。脸是椭圆的，眼睛是又亮又大的，一头乌黑的浓发遮住了她的后颈。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一个本来粗大而故意做得婉转的吟诗的声音突然在后面响起来。两个人都回过头去看。原来他们斜对面座位上的一个有八字胡的中年人正在摇头摆脑地吟诗。这个人穿一件黄缎子夹袍，戴一顶黄丝绒帽，脸上有几颗白麻子。在大煤山上人家叫他做张科长，人家尊敬他，说他读书多，道德高，却没有人知道他又是市集附近那个大赌场的大股东。那个大赌场可以容不少的人，有各种宝摊，里面的布置和设备都不错。小刘和张正兴的钱就是在那个地方输掉的。张科长看见半山的红叶不觉发了诗兴，吟出了两句唐

诗，正象他这天上午看见赌场的热闹情形，激发了艺术的情感，哼出了两句京戏那样。他想不到在隔壁的车厢里就有些窑工在抱怨那个赌场。那些窑工在车站上遇见他，恭敬地招呼了一声张科长，却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就是他的最慷慨的主顾。

那一对夫妇看见了张科长吟诗的样子，连忙掉回头去，极力忍住笑。男的曹蕴平在煤矿局里做一个一等科员，张科长虽然不是他的直接上司，但是他的地位比张科长低，不好得罪他。

"你们这位张科长真滑稽，"女的低声带笑说。她先前在三里桥车站上认识了他。

"据说他是个好人，"男的带笑地小声回答。歇了歇他又说："你先前的话还没有说完呢！珊，你再说下去。"

"我先前说的什么，我倒忘记了，"她把额略略蹙一下，她并没有忧愁，不过故意做出思索的样子。但是她马上就把眉毛展开了。她用温柔的声音说："我的意思是，只要你喜欢一个地方，我也会喜欢。只要你愿意在一个地方住下去，我也会愿意的。"

他的脸上闪起喜悦的光，他也充满柔情地在她的耳边说，恰恰在她的耳边，只说给她一个人听："珊，你也应该有你的意见！我不愿意你勉强顺从我。"其实在心里他却高兴她的那几句话。

"勉强？你看我什么时候有过勉强的样子？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快活了。你不会知道这一个多月来你离开了我，我多么寂寞，痛苦。"她把头紧紧靠在他的胸前，她觉得

他的手腕紧紧地搭在她的肩上，手掌心压住她的胸口。她感到一阵热，就斜仰着头去看他的眼睛，对他微微一笑。

“我也是，珊，就象在去年春天那样……”他带笑地回答。他在回忆中瞥见了去年春天的情景，那时候他还没有和她结婚，却忘了一切地整天追求她。

“日子过得真快，我觉得那不过是昨天的事情……”她低声说。

“在快乐里日子总是过得很快，珊……”后面的话就低到差不多听不见了。

他们的头和身子依旧偎在一处，两对眼睛依旧望着窗外。可是他们只看见过去生活中的一些情景。他们完全忘记了山和树，忘记了火车，忘记了其余的人，好象这世界上就只有他们两个。在窗外阳光已经灭了。

在斜对面的座位上张科长望着他们微笑。他又对旁边一个中年科员眨了眨眼睛，在他们背后交换了几句批评的话。另外一个年纪较大的职员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这对年轻夫妇。

小火车用同样的速度在万山中间蜿蜒地继续前进，每秒钟都发出那单调的响声。夜渐渐地降临。山也渐渐地退去。窗外的景物改变了面目。火车不仅过了林家坊子，而且过了丁村，现在逼近大煤山了。

但是在三等车厢里人们并不觉得夜的来临，因为在林家坊子有一个新娘上了车。一套绣着花朵的旧红布衣裙，一顶垂着珠串的旧花冠，一张涂满了红白粉的圆圆脸就把一车人的眼光吸引住了。她微微地闭上眼睛，埋着头，在众人的目光

下显出害羞的样子。在旁边陪伴她的是一个胖脸的中年妇人，穿着一件未下过水的新蓝布衫。这个妇人时时在她的耳边低声说几句话。

小刘看得眼睛要冒出火来。张正兴的皱脸也有些开展了。另外几个窑工低声窃笑地谈着新娘的一切，她的一点轻微的举动，她的身体的每一段都不曾逃掉他们的注意。两个七八岁的小孩指着她玩笑地叫着“新娘子！”她给众人带来了快乐和兴奋。

“小刘，怎么哪？你想不想？”老汪一个人安静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他看见小刘的神情，知道这个年轻人心里在想些什么，就半开玩笑地问道。

小刘吃惊地把眼光离开新娘的粉脸，回头来看老汪。他马上红了脸，笑骂了一声“瞎说！”他的眼睛里射出来强烈的欲望，这眼光就肯定地回答了老汪的问话。然而他的嘴却不肯承认。“想女人？呸！”他骄傲地说。可是他再把新娘的脸一看，又埋下头看自己的身上，他忍不住想道：“象我这个穷苦人，哪个女人肯要我？”于是他为这个感到苦恼了。

小火车的放汽声突然响起来，在这刚刚黑尽了的寒夜里尖锐地叫着，就象怪兽的哀鸣。远远地有一些灯光，火车似乎增加了速度向那里奔去。

三等车厢里的电灯不太亮，但是环境并不凄凉。那一张粉脸就象一盏灯把众人的心照热了。他们并不为第二天就要开始的窑里的生活担心。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回到大煤山，就象回到家一样。

外面渐渐地有了闹声，出现了灯光。六点钟的光景小火车进了大煤山的车站。

车站并不小，比三里桥车站大一点。门口燃了一盏大电灯。月台上站了许多人。对这些人说，火车就是带来外面的消息与活动的唯一的东西。

车身的震动刚停止，人们争着从车上走下来。小刘下车时看见那个陪伴新娘的妇人正在和两个男人说话。他认得是朱家两弟兄，都是局里的机工，地位比窑工高。“小朱讨老婆了！”他这一想，心里就被妒忌咬得痛起来。他痴呆地站在月台上，用留恋的眼光看着新娘跟随他们走出车站去。

忽然一股甜香刺进他的鼻子，同时一种怪好听的声音在他的身边响起来。他惊喜地掉头去看，正看见那个被电灯光照亮的女人的美丽的脸，浓黑的短头发，大的眼睛，薄的脂粉，青灰大衣裹住的苗条身子，粉红色的丝袜裹着的腿，穿着黑缎高跟鞋的小小的脚，还有那挽住男人的手臂走路的好看的姿势……他用贪婪的眼光吞食了这一切。但是那个美人的影子很快地就在他的眼前消失了。

“天地间还有人是这么幸福呀！”他忍不住这样想道，失望地拔起脚向着他的工棚的方向慢慢地走去。他经过煤矿局的门前，无意间掉过头朝里面看，正看见那对夫妇的背影走进左边院子去了。

第 二 章

在窑里没有白昼，没有季节，没有花，没有风。有的只是黑暗的夜。黑夜接连着黑夜。

然而在地面上人看见月亮了。圆盘似的明月从那边山头升了起来。柔软的月光象一个大网把全个大煤山罩住。只有在窑井口，拖吊笼的升降机还高擎着它们的铁架子，突破了这个网，向天空冲去。这些升降机不断地发出大的吼声。常常在一阵吼声之后，窑井突然张开了它们的大口，吐出一车一车的煤块来。车站附近的空地上还有一个烟囱。这是大煤山的最高的建筑物。它整日整夜地立在煤矿局的右边，恰恰在曹蕴平科员的房间的斜对面。这一对年轻夫妇每天推开窗就看见它。曹蕴平向他的妻子解释说，这是大煤山的一枝笔，张科长就常常以这自负。听了这个解释，许秋珊也就不再说这个烟囱是怎样讨厌的话了。

这天是矿局冯局长的生日。在局里这是最热闹的一天。中午局里全体职员公宴了冯局长。下午局长本人请客，请的是全体职员和他们的家眷。这时候在礼堂里人们吃喝得很快活，猜拳赌酒的声音和笑闹声响成了一片，从这张桌子飞到那张桌子。男的发狂似地叫闹，女的抿着嘴暗笑。月光从天井

里爬进礼堂，但是在辉煌的电灯光下面消失了。在礼堂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月夜。

“拿酒来！拿酒来！”厅子里到处都是要酒的叫声。几个工役拿着酒壶四处跑。冯局长兴致很高。他的一张脸通红。新近剃了胡须的下颔在和电灯斗光。两只小眼睛笑嘻嘻地时时朝女客的一桌上望。许秋珊是他所最注意的一个，他的眼光在她的脸上飞过几次。她并不觉得，却只顾和旁边一个科员的妻子谈话。

酒从壶里流到杯里，又从杯里流进肚里。酒在每个人的肚里点燃了火。酒把众人的平日被拘束惯了的心解放了。大家自由地说话，自由地笑闹，没有一个人在局长的面前做出严肃的表情。

“局长，你干了这一杯。明年你一定会看见每天出一千吨以上的煤！”秘书科张科长拿着酒壶站起来，给局长斟了一杯酒，带笑地大声说。他端起了自己的酒杯。

“好！一千吨煤！一千吨以上的煤，局里明年更加发达！”许多人笑着拍手说。

冯局长说一声“好”，站起来，端起酒杯一口喝光了酒。

“我们全体敬局长一杯，祝局长寿比南山。我们在这里处处承局长提携，才有今天的成绩，局长好比我们的父母一样，”瘦脸的马科长站起来举起酒杯说，他的脸上带着谄谀的笑容。他在局长的面前永远是露着笑脸。他是局长的一个内亲，在局里做财务科长。有人说：本领和学问，他一样都没有。有些人当面叫他科长，背后叫他“马屁”。除了局长以外，没有几个

人喜欢他。但是大家不得不跟他敷衍。

好些人马上站起来。也有几个是迟疑了一下，在心里咒骂了一两句，然后站起来的。曹蕴平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压住了愤怒的感觉，勉强跟着别人拿了酒杯站起来。他那脸上的不自然的表情并不曾被人注意到。只有在他旁边的赵科员带着严厉的眼光瞥了他一眼。他知道在矿局里赵科员平日不多说话，不和同事应酬，却常常接近窑工。他这时也侧头去看赵科员，那个人脸上带着不高兴的表情。

"你们太客气了，这个我可不敢当，我在这里全靠你们大家帮忙，"局长得意地站起来谦逊地说，就喝了一个满杯。

"局长才客气呢！局里的事务不是全靠局长一个人主持吗？全个大煤山都是靠局长在主持。局里好几十个职员，煤山上三千多个工人都靠着局长一个人栽培。我们可以说局长一个人养活了我们这许多人……"马科长继续在拍马屁。

张科长聪明，他不等马科长说完，就插嘴说："马科长的话不错，说得很得体。"他的脸上露出微笑，其实他心里很不满意那个"马屁"。他想："比起我来你局长算得什么？你不过运气好罢了。"

"张科长，你也这么说？你是我们大煤山的一枝笔呢！"局长推辞道。这时工役捧了菜碗上桌来，他便换了话题劝客人吃菜。

众人又喝了一些酒，吃了几道菜。局长忽然放下筷子对张科长说："张科长，你给我们唱一出京戏罢。"

张科长还来不及推辞，就有一些人附和着局长的提议，马

科长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张科长终于答应了。他还点名要王科员陪他唱。王科员年纪轻，面孔漂亮，头发梳得光光的，脸上擦了些白粉。他的姓名是王宝善，有些人就叫他做王宝钏，又叫他做青衣科员。他有很好的青衣的嗓子。

胡琴拿来了。马科长拉起胡琴，张科长和王科员合唱了一出《武家坡》。唱的时候，王科员红着脸忸怩地摇动着头，张科长却张开嘴，指手画脚，两只眼睛发光地望着王科员的漂亮的面孔，把他当作了真正的王宝钏。

一出戏唱完了。差不多众人一致地拍掌称赞。但是谁都觉得不满足。他们还逼着王科员再唱。

在另一席上，女客们开始散去了。她们一共是八位，她们一走，厅子里反而更加热闹了。男客们更没有什么顾忌了。酒在每个人的肚里燃烧。他们把平日压住的一些言语和动作自由地表现了出来。半老的冯局长比别人更起劲，他逼着王科员继续唱下去。王科员并不推辞，他更卖力地唱了一出《玉堂春》。

在这几席上也有清醒的人。赵科员早已借故走开了。曹蕴平还留在这里。他没有喝到两杯酒，毫无醉意。他只是冷眼地看着局长、科长、科员们的动作。起初他还时时掉头去看他的妻子。她那一席正在他这一席的对面，他们常常相对微笑，从这笑容里他得到了安慰。后来她一走，他就觉得寂寞了。这时候每个人都改变了面目，连那个“读书多，道德高”的张科长也变做了小丑模样的人，附和着别人在那里跟王科员开玩笑。曹蕴平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人注意到他

的存在。坐在他斜对面的王科员正在得意地用尖锐的女音唱出苏三的爱情，而且唱得更卖力了。

于是他愤然地站起来，推开椅子往外面走去。他走出了礼堂。

凉风吹着他的头发，他觉得脑子清爽多了。眼前换了另一个世界，虽然他还听见王科员的刺耳的声音。他信步在天井里走了一会，觉得心里很空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种幻灭的悲哀包围着他。他似乎装了一肚皮的话要对一个真实的人倾诉。然而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一个人。忽然他想到了他的妻子，就象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线光明。他急急地往自己住的院子走去。

他进了自己的房间，他的妻子正在倚窗看月。她听见脚步声，便掉转身子对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你们散席了？"

"还早得很！他们正闹得起劲，我一个人偷偷地走了出来，"他答道。

"他们今晚上这般高兴。想不到冯局长、张科长他们年纪那样大，倒象小孩般地调皮，"她温和地说。

"调皮？哼！"他有点不高兴。"我现在才觉得他们平日都戴着假面具！"

"你又在发牢骚了，"她扑嗤一笑，就走过来挽住他的手臂。"我们到窗前看月亮去。今晚上月亮这么好，月光这么皎洁，你在都市里永远看不到。"

他跟着她走到窗前。两个头靠着，两个身子偎倚着。外面是一片草地，草已经枯黄了。月光孤寂地在草上流动。没有

刺眼的灯光。左边有几间茅屋，黑暗地堆在一处，象沉睡了似的。右边是那个高耸的烟囱，静寂地立在草地上，象一枝笔插在那里。除了升降机的吼声，就没有别的响动。但是从这里他们看不见升降机的铁架。偶尔有一两个窑工在草地上走过，脚步缓慢地，好象一两个鬼影。

"这里太荒凉了，我起初还怕你住不惯，"他说，便侧过头看她一眼。

"我住了一个多星期了，我过得很好。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什么也不害怕，"她轻轻地在他的耳边说。

"珊，"他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迟疑了一下才说道："我倒想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为什么？"她略带惊讶地说。"你在这里还不曾住到两个月！"

"我觉得这里不是我应该住下的地方，那般人和我并不是一类的人，"他诚恳地、略带一点痛苦地说，"你不看见今晚上他们在席上的丑态！"

"平，你为什么老是爱管别人的事情？你只顾老老实实地做你自己的事就好了，"她安慰他说。"在中国要找个理想的环境本来是不容易的。你不记得那天在车上我对你说的话吗？你在一个地方从来住不到一年半载。人家因此说你没有常性。只有我才了解你。"

"我不求别人了解我，我只要得到你的了解就满足了。我也知道只有你一个人了解我。"他抓起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管别人的事情？这里的生活实在太沉闷，就让他们开开心也好。你不要带着道学气责备人家！”她亲切地安慰道。

他不再答话了。但是他并不同意她的话。他只顾捏紧她的手，过了半晌，才放下它说：“珊，我们到外面去走走，好吗？”

“好，”她点头说，“你等等，我换一双平底鞋出去。”

两个人挽着手走出了煤矿局。

外面是一片静寂。升降机的吼声停止了。他们走过矿局的右边垣墙，那里站着几个窑工在低声谈话。从垣墙里面飞出来胡琴声。王科员装着女音在唱小调，接着是一阵哄笑，或者局长、科长们的响亮的声音。这些，曹蕴平分辨得很清楚，就象他自己在里面一样。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个叫人发呕的景象。他便加速脚步急急地走开了。他们走过窑工的面前，那些人用了惊奇的眼光把他们看几眼，便散开了。等他们去远了时，那些人又聚集起来，依旧站在垣墙下面。其中的一个却跟着他们夫妇走了好几步。他用一种火一般的眼光望着许秋珊的背影，望了几眼，然后回到垣墙下，跟那几个伙伴站在一起，听墙里面送出来的歌唱和笑声。这个人就是小刘。

“那里面的人是多么快活呀！”小刘这样一想，憎恨和羡慕就在他的心里生长了。

的确外面和里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外面只有寂寞，寒冷，苦恼。窑里生活的阴影沉重地压在这几个窑工的心上。

“他们倒快活！”一个中年的窑工对着垣墙说。

“他们有钱，当然该他们快活。”这是张正兴的苦涩的

声音。

小刘哼了一声就往草地上蹲下去。他不说话，却拾起一块石子在地上用力划了几下，然后站起来，把石子掷进垣墙去了。

"小刘，你疯了？你在干什么？"另一个中年窑工问道，这个窑工的名字是陈洪兴。

"哼！"小刘并不答话，却又蹲了下去。

"小刘，当心点，"张正兴担心地说，"给他们知道了要受罚的。"

"受罚？哼，我不怕！"小刘用粗暴的声音说。

"小声点，"陈洪兴、张正兴这几个人一齐说。

小刘依旧用石子在地上划，把一个石子抛掷了，又拾起一个新的来。众人望着他。他却不理会他们。他接连地在草地上划了一会儿，后来又写了几个字。他一面写口里一面念。是几个同样的"恨"字。他恨什么，众人不知道。

"恨，你恨谁？"张正兴吃惊地问。

"我恨谁？"小刘抛掷了手里的石子，站起来，粗声地说了这三个字。这时候从墙里面飞出来一阵哄笑，这笑声，还在空中飞舞，好象故意在这几个人的面前夸耀。过了半晌，小刘忽然生气地说："听，他们笑得多高兴！我们却站在这里等着进窑去受罪！……张正兴，你在这里挖了几年了？九年！九年！你究竟得了什么好处？还不是睁起眼睛看人家发财？你——"

"闭嘴！闭嘴！"张正兴惊惶地在小刘的耳边说。

“阎王来了,”陈洪兴低声说。

小刘闭了嘴，掉头去看。在那边一个人哼着小曲走了过来。那个人手里拿着一卷衣服,穿一身军装,慢慢地走着。他走过这些窑工的身边，就闭了口，用轻蔑的眼光看他们一眼，不快活地哼了一声。他们这时正低着头,默默地往旁边散开。只有小刘不肯移动，他用一种不屈服的眼光回答那个人的注视。但是那个人却继续往前面走了,脚步下得快,口里又哼起小曲来。几个窑工远远地站着,眼光跟着那个人。他们看见那个人进了职员俱乐部。这个十字形的小建筑是专门为矿局的职员设的,里面布置得十分舒适，有种种新式的设备，又有种种娱乐的用具。单是浴室就跟窑工们洗澡的地方完全不同，这个他们也知道。门一开,明亮的电灯光马上从里面撒出来,雪一般白的墙壁,黄金色的地板,美丽的家具……他们的眼睛发亮了。他们的眼光用了极大的速度追进去。然而门突然关上了，连那个人的影子也关在了里面。他们低声咒骂了两三句。

那个人是护矿队的队长。他姓王,性子残暴,对窑工素来没有好感。所以窑工们提起他,就用“阎王”这个绰号来代替。他的年纪并不大,面孔却很丑陋,尤其是一根红鼻子和一嘴突出的黄牙齿。

小刘朝着门的方向吐了一口痰，他的眼睛里还映着“阎王”的丑面孔。

“小刘,时候快到了,要下窑了!”张正兴在后面叫起来,他跟小刘距离有十几步的光景。

小刘掉过头，回答道："还早！没听见烟囱叫过；"接着他又加上一句："你先去把灯替我领来。"

"你的牌子没交给我！"张正兴说着就向他走来。

小刘也转过身向张正兴走去，一面走，一面从衣袋里摸出一块木牌，递给了张正兴。

"你到哪里去？今晚上不要又误班了！你已经误过两次，再误两次班，包工头就会开除你，"张正兴关心地说。

"不要紧，"小刘毫不在意地回答道。"我不怕他们开除。凭这一身气力，我还怕没有饭吃？"他微微一笑，换过口气说："你不要替我担心。我今晚不会再误班，我又不走开。"

两个人就分手了。

小刘一个人信步在草地上走着，他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窑井边，那应该是他的唯一的目的地，但是他不愿意到那里去。月亮是这么好，天空没有一片云，蓝的天，白的圆月。升降机也暂时停止了闹声。只有矿局里的笑声和胡琴声隐约地在他的耳边响着。不知道怎样他觉得不舒服。他好象缺少了一件东西。他的心情和输了钱从赌场里出来时有点象。他好象负了伤，又象受了欺负似的。一个女人的脸庞在他的眼前现出来。他一生从没有见过这样使人心痒的美丽而孔：短头发，细眉毛，大眼睛，两个酒涡。她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慢慢地在前面走。那个男人是她的丈夫，是一个幸福的人。然而他小刘却等着到窑里去受罪。他是一个窑工，窑里就是他的家。没有月亮，没有女人，没有笑，没有热……愤怒和妒忌在咬他的心。

“你还不下窑去？换班的时候快到了罢。”一个亲切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来。

他抬起头来看。就是那个男人！他不知道他姓什么，但是他见过他，知道他是矿局的一个新职员。一张瘦长的脸，上面并没有骄傲的表情。这张脸的旁边就是那个美丽的女人的面庞，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他吃了一惊。他完全想不到这两张面庞会摆在他的面前。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他觉得全身的血都在燃烧了。他茫然地望着他们。

“你是这里的窑工？”这一回是那个女人开口了，声音清脆得多好听。

他点了点头，脸上现出有点笨拙的微笑。

“那么你还不下窑去？”男的接口问。

下窑，他们老是在说下窑！今晚上他就害怕听这两个字。“下窑”的意思就是跟这地上的一切分离，跟这张美丽的面孔分离。别人在笑，在喝酒，在带着女人散步。他却应该到窑里去受罪，换句话说，就是活埋在那里面，嗅煤气，挖煤块。汽笛响了。汽笛在呼唤他。他应该马上去，不能够有一点反抗。事情是如此不公平地安排着的……又一阵愤怒和妒忌抓住了他。他不回答一句话就跑开了，心里想：我的事跟你们这般人有什么相干？

升降机又开始吵闹。前面那个窑井时时张开大嘴，吐出了一些煤车。四周渐渐地热闹起来。许多人和灯在窑井的附近走动。

“这个人真奇怪。他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话？”许秋珊略带惊讶地问她的丈夫。

曹蕴平起初有点失望，他不了解这个窑工为什么这么冷淡地对待他们。但是后来他也就得到解释了。他淡淡地回答道：“他们这种人一向很粗鲁。我们客气地问他话，他就不知所措了。”

许秋珊含糊地答应了一声。她并不满意这个解释。她想事情恐怕不会是这样简单。她还有疑惑。她仿佛看见那一对火一般的眼睛在她的面前一隐一现，她有点害怕。她把她的丈夫的手臂挽得更紧。

“珊，你在想什么？”曹蕴平忽然带了一点惊讶地掉过头看她，低声问道。

“我没有想什么，”她淡淡地回答。

“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久不说话？”他含笑地问。

她微笑了：“这么久？我想还不到一刻钟呢！我在看月亮。”

“你不觉得冷吗？”他温柔地问。“我觉得你的身子在发抖。”

她低声回答了一句：“我不冷，”微微摇了摇头。她想：窑里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她听见人说那里面很苦。

“平，煤山上究竟有多少个窑工？”她忽然问道。

“大概有三千几，我也不大清楚。这里一共有四口窑井，每口井每班总有三百多人，”他淡淡地回答，他只是在转述别人告诉过他的话。

"你下去过吗？地底下不知道是怎样的情形？"她继续关心地问。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没有下去过吗？珊，"他笑了一笑，接着又加了一番解释："我们没有机会下去，这是禁止的。我们下去不但会妨碍窑工们工作，并且说不定会弄出意外事情来，我们对窑里生活没有一点经验。"

"但是住下去你就会有经验了，"她沉吟地说，也就不再去想窑里的事情了。她依旧偎着他慢慢地走着。

他们走近了一口窑井。升降机的铁架下，巨大的轮子正在转动，发出了大的叫吼。一个工人在旁边看守它。突然一个大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响起来。那口窑井马上张开了它的大嘴：两块铁板就象两扇铁门似地开着，关着。这时候它又吐出了一辆煤车，一个小工走过来把煤车推出井边，然后沿着轻便小铁道直推到铁桥上。铁桥是专为这种活动的煤车而建筑的。在那里煤车一翻身，全车的煤都倾在桥下面了。下面是载煤的火车，人把煤倾在车里。他们跟着那辆煤车走到桥头。

许秋珊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她以前在梦里也没有见过这些情形。以前在都市里燃火炉的时候，她只看见仆人或老妈子把一块一块的煤投进火炉里去，那里面就发出热和光来。她以为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很容易的。她当时完全想象不到这几天来所看见的一切。而且她在这里住下去，以后她还要看见别的许多，许多……

一车煤，两车煤，这样继续着。她站在那里看，直到她的丈夫对她说话的时候。

“珊，走罢，我们看窑工们下窑去，”他握着她的手在她的耳边说，他看见她对于这新奇的情形感到兴趣，他也高兴。

这一对夫妇便回头走到了窑井旁边。他们知道这时候大煤山上四口窑井同时都在活动，在吞食人。但是他们只看见这一口窑井旁边的情形。灯光黯淡。一群工人排列在窑井前面，人数有五六十个，还有人继续走来。每个人戴着灰布便帽，穿着脏的窑衣，提着电石灯，一手还拿一个牌子。他们一排一排地站着，垂着头，不作声，就象一些影子，一些鬼魂。

一个吊笼到地面上来了，走出四五个人：黑黄的脸，红的眼睛，带着一脸阴沉沉的死气。他们低着头不说话，从窑井后面走出去，走过一个拿鞭子的矿警旁边，就散开了。也有几个人嘘了一两口长气。于是五六个夜班的窑工向着空的吊笼走去。他们先走过一个工头模样的人旁边，把牌子交给了他，让他挂在一块木板上面。那个人坐在一个高木凳上，旁边有一张条桌，他手里拿了一根树枝。他们又走过一个拿鞭子的矿警的旁边，让矿警在他们的身上搜了一遍。最后他们便走进了吊笼，把铁链扣上，就象几口猪似的挤在那个铁匣子里面。管吊笼的小工便拉了铃子。机器动了，巨大的轮子动了，吊笼开始慢慢地往下面落。站在吊笼边上的两个窑工忽然闭上眼睛，做出一个怪相，这面部表情在那一对年轻夫妇看来就象哭泣一样。许秋珊不觉低声叹了一口气。

机器在动，巨大的轮子在动，吊笼继续不断地升降着，每一次吐出一些黑黄的面孔、红的眼睛和疲倦的身子来，又吞了一些新的窑工进去。好象这窑井里面没有别的，那里只是一

个制造黑黄面孔、红眼睛和疲倦身子的地方。人带了愁苦的面孔进去，又带了更愁苦的面孔出来。

“可怜，”许秋珊低声在她丈夫的耳边说，她把身子紧紧地偎在他的胸前。忽然她注意到好几对眼睛在看她的脸，其中有一对火一般的眼睛，这对眼睛是她先前看见过的。那个奇怪的人也在里面，他也要被吞进窑井里去。她被他们看得不好意思，她微微地红了脸，轻轻地推动丈夫的手臂，低声说：“我们回去罢。”

“好，”曹蕴平答应一声，就拥着她走了。

他们依旧走得慢。走到矿局前面，他们停了脚步。她回过头去看那口窑井，还剩了几个窑工垂着头站在那里。于是又一个吊笼升到地面上来，把那几个残余的窑工也吞下去了。

“就没有了吗？人并不多！”她问，好象她还惋惜下去的人太少了。

“还有呢，你看那边不是有人来吗？”他指着烟囱的那一边说。

“你们两位兴致真好，在赏月吗？”一个人在他们后面大声说，打岔了他们夫妇的谈话。这是张科长，他说完就哈哈笑起来，嘴里喷出了一股酒气。

“我们随便在外面走走，”曹蕴平陪笑说。“张科长今晚没有喝醉罢。”

“没有，”他笑道。“这一点儿酒不算什么一回事！不过今天晚上大家都高兴。王科员的青衣唱得真好。”

“局长怎样？他恐怕喝了不少的酒罢，”曹蕴平勉强带笑地说。许秋珊起先略略皱眉，但后来就把脸掉开了，因为她发觉张科长的醉眼带笑地在望她。她把眼睛抬得高高的，她看见了守望台，一个哨警抬着枪在上面慢步逡巡。她只看见那个人的轮廓，就象一个剪影似的。

“局长喝得大醉，马科长也喝醉了。他们吐得一塌糊涂，后来还是工役把他们抬回房里去的，”张科长一面说，一面笑。“马科长明天一定会给他的太太教训一顿，不消说。局长倒不要紧。哈哈……月亮真好。哈哈……‘八月十五月光明’……王宝钏的青衣的确不错！”

“我们回去罢，”许秋珊皱起眉头，轻轻地推曹蕴平的手膀，低声说。他点了点头。

第 三 章

早晨，天刚刚发亮，最初的阳光从那扇唯一的小窗射进了第三号工棚，使得那个充满怪味的房间渐渐地从黑暗中显露出来。几十张木盒一般的小床排列在一起，而且分成了上下两层。窑工们睡在床上，就象一堆陈列在市场上的死鱼。

房间里并不是静寂的。那些窑工甚至在梦中也得不到宁静，他们不断地发出吵闹似的鼾声。也有三五个人常常发出几声叹息，他们一定做了不愉快的梦。叹息声不高，马上就被新的鼾声盖住了。众人依旧象死鱼一般地躺在木盒里。灰白色的光在抚他们的脸，擦他们的眼皮，他们并不觉得。

“唉……娘……”睡在上层木盒里的一个青年窑工忽然在梦中唤起娘来。他掀开身上盖的一幅破被，拿右手用力在胸膛上揉了几下，然后翻一个身，就不再说话了。

在下一层睡着小刘，他刚从梦里醒过来。他一只手推开被，半撑起身子向四周看。房里依旧很阴暗，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一个人起床。屋子里一刻比一刻地变得沉闷了，好象这个房间就是一个大布袋，把他们大家装在里面，一点也不透气。他觉得自己快要闷死了，头昏昏的，身子软软的，同时又有什么东西在咬他的心，使他觉得心里很难受。

天亮了！一个晚上又过去了！他应该起来，准备下窑去！这十天轮着他做早班。在窑里从早晨八点钟埋到下午四点钟，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单调的工作！……下窑，下窑！昨天晚上十二点钟才从窑里出来，今天早晨又要下窑去了！他们这般人为什么就应该受罪？而那般人……局里的那般人……还有那张美丽的面孔，那张面孔还在对着他笑。……他一生没有见过这样惹人爱的面孔，……世界上还有好多可爱的东西呀！……但是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他是另一种人。他就要下窑去受罪，而别人却安闲地在他的头上走过，那个美丽的女人也会在他的头上走过。

他胡乱地想着，他不能够再闭眼睛了。这种思想更使他苦恼。他忽然伸起手搔他的头发，他用力搔，接着他喃喃地说："这是不公道的。"

"娘……"他上面那个青年窑工翻了一个身又在说话了。这自然是梦中呓语，他听不清楚那个人在梦里说些什么。然而在左边的角落里一个唱歌的声音响起来了。声音低，但是字眼咬得清楚。他听出来是冯阿大在唱歌：

抛呀抛，
拿起铁锹往石壁上抛，
从早晨抛到晚，
从晚上又抛到明朝。
汗落得象一阵雨，
手红肿得象火在烧。

背儿酸，
肚皮在叫。
钟点还没到，
又只得用力抛！
抛呀抛，
哪一天才会把煤山挖倒？
挖倒了大家好出窑！

这首歌小刘早就听见人唱过两三次。他以前并不注意，他也不知道这首歌是谁编出来的。这时他却注意地听起来。冯阿大的声音苦涩，平板，没有一点抑扬顿挫。但是那些话似乎就是他自己想说的。

哪里是太阳？
哪里是青天？
我们埋在窑里，
四面尽是黑暗，
什么都看不见！
电石灯不亮，
铁锹又不尖，
身上没有气力，
两只手在打颤，
石壁上还没有挖出眼，
这天的工作怎做得完！
汗和血湿透了短衫，

汗和血浸透了煤山，
窑工们的哭声把窑井响遍，
可怜啊，拿性命来换这一点点工钱！

"闭嘴！人家要睡觉！还这么早，你就在哼什么？"一个粗暴的声音响起来，打断了冯阿大的歌声。这人是老李，他和冯阿大一样，是窑工里面最爱赌博的。他的工钱全输在赌场里，他没有叹过一口气。他在窑里挖了十多年，脾气永远改不了，一张脸老是阴沉着，说话的时候老是粗声粗气。

"你说还早，天已经大亮了！"冯阿大说着笑了两声，便不去理老李，依旧继续唱歌：

耳边有什么人在叫，
啊，这是煤块的叫号！……
它说："抛啊抛，你快来抛，
把你的锄锹往我的身上抛，
你把我的身子挖倒，
你的坟也就做好了。"……

"我叫你闭嘴，你还要唱！"老李一翻身坐起来，不高兴地说。

"我高兴唱！你敢管我！"冯阿大生气地回答。他不再唱了，就走下床，走到老李的面前，怒目看着老李。

"我叫你闭上你的鸟嘴！"老李大声说，就跳下来，站在冯阿大的面前。两张脸挨得很近，两对发怒的眼睛对望着，两个人都在挽袖子。

“你们要打架吗？”旁边三四个窑工叫起来，另外一个中年窑工就走过去劝解。

两个人狠狠地对看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动手。老李忽然把头掉开，说了一句“哪个高兴打架？”就走开了。

众人大声笑起来，连老李也笑了，小刘自然不是例外。这时候所有的人全起来了。

门开了。几十个窑工陆续走出来，每个人肩头上搭了一条旧毛巾。外面石阶上放着一个大水桶，里面满满地盛了一桶冷水。大家就围着水桶，每个人把手巾放进水里一搅，就拿出来绞干把脸揩了。

接着铃子响了。大家本来就在这附近徘徊，几个人聚在一起谈闲话，等候铃声。听见铃子一响，众人就拥挤地往饭棚里走去。每个人捧了碗，拿了筷子，在大桶里舀了面。十个人或者八个人围了一张桌子站着吃。没有一个人说话，全个饭棚里就只听见嘴响。

众人刚把面吃完，摸一摸嘴，正打算走开。包工头来了，他是陪着工务股吴股长来的，后面还跟了两个人。包工头的身子肥大，走起路来一偏一跛，有点象一条大象。他的脸是一张阔脸，脸上的肉多得往下坠，时时在抖动。股长却是一个瘦小的人，有一张满是皱纹的瘦小的脸。这两个人，尤其是包工头，平时窑工很少有机会看见。今天他们跑到饭棚里来，明明有什么不寻常的任务。窑工们知道这个，于是他们的心就紧张起来，脸上的表情也严肃了。

“他们来干什么？”旁边一个青年窑工低声问小刘。

“干什么？你想还有好事情吗？”小刘不高兴地回答，他的锋利的眼光钉在包工头的肥脸上。他想：好肥的脸呀！为什么我们的脸就尽是瘦的呢？

包工头开口了：“我来跟你们说几句话。”他做出似笑非笑的样子。“昨天局长把我叫了去吩咐说，这几天煤出得太少了。”他停了一下。

“太少了？”小刘第一个疑问似地重复着这句话。接着在窑工中间发出了一些不满意的批评，但都是低声说出来的，包工头和股长听不清楚。

“煤栈主任也在抱怨这几天出的煤里面杂了很多石块。他抱怨工人太偷懒……”包工头又住了口，把两只手慢慢地在肚皮上擦着。

“偷懒？谁偷懒？我们人都要累死了！”老李在后面接口粗声说。这些话被包工头听见了，他睁大两只小眼睛威严地在一些窑工的脸上看了几眼，装作不听见的样子，继续说下去：

“局长向我抱怨，现在的工人实在不行，一天只能出到六百多吨煤。他说我要不设法追你们，他就会另外招一批工人来。你们听见了吗？”两只眼睛又威严地在众人的脸上扫了一下。他留心在看他们对他的话有什么表示。

没有人出来说话。每个人都板起了面孔。

“我现在向局长说定了，一口井每天至少出两百五六十吨煤，每一班工人每天至少要出八十多吨，你们听见吗？”包工头傲慢地大声说。

“八十多吨？”老汪带着笑疑惑地摇摇头，说。旁边有两个窑工接着笑起来。

“我说最好能够出八百多吨，”小刘在后面气愤地讽刺道。

“八百多吨还不够，八千多吨才好！”另一个年轻窑工接口说。于是众人又哄然笑了。

“你们笑？你们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包工头气红了脸。他又把两只手不住地在他的湖绉袍子上面擦。两只眼睛好象就要冒出火来。“现在股长就在这里。股长也听见局长的话。局长追股长，股长追我，我来追你们。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是你们自己该倒霉。我现在跟你们讲定：过了今年，你们这口井还出不了两百六十吨煤，我就请你们大家走路。你们以为我除了你们就招不到工人吗？我告诉你们：现在要好好打定主意，免得将来怪我。”他接着冷笑了两声。

这许久都不说话的吴股长忽然张开嘴，不动声色地说：“何先生的话不错。局长追我，我也只好追他。你们要知道局长素来办事认真，他又热心，又不苟且。他说了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没有人敢当他的面说不做。二百六十吨煤并不多，这是再公道没有的了！”他说完并不多看窑工一眼，就掉转身子，往外走。

包工头勉强地做出了和善的笑容，最后一次对窑工们说：“一班人出八十多吨煤，并不算多。你们都是有气力的汉子，还怕什么？煤出得多，工钱也拿得多！”他走到老汪的面前，拍拍他的肩头，温和地说：“老汪，你在这里很久了，你懂得事体。你晓得局里并没有待亏了你。局里养活了你这许多年，你也

不能忘恩呀！我晓得你是个好人，你做事负责。”

他说完，又对脸上现出恍惚的表情的老汪做一个温和的笑容，就带着他的两个帮手陪着吴股长走出饭棚去了。

“我见过的。我晓得你一身的肥肉从哪里来的！你看，我现在这样瘦，瘦得只剩骨头了！”张正兴望着包工头的背影，低声骂道。

“八十多吨？我们的身体也是父母养的呀！”小刘愤怒地骂起来。“局长只想发财，哪里顾到我们窑工的死活！”

“老汪，你说，你受了局里什么恩典？”老李本来站在老汪的背后，就摇撼着老汪的肩头说。“你要怎样来报恩呀！”

“报恩……我就只有这条命！……”老汪迟疑地说，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

“报恩？老汪，你比冯局长先来，你晓得更多，”张正兴睁大两只小眼睛说。“你说，当初局里有这样发达吗？难道我们大家就没出过力？”

“管他娘的！到他们追得厉害时再说！”冯阿大插口说，就走了出去，口里小声唱着：

汗和血湿透了短衫，
汗和血浸透了煤山，……

“冯阿大，闭嘴！”老李连忙赶出去，阻止他，把手在他的肩头一拍，一面说，“你忘记了局里不准唱这首歌吗？”

“我这样唱，谁听得见？”冯阿大站住，回过头来看老李。

“局里的人听见，就会把你当作周春辉一党呀！不晓得周

春辉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上没有，"老李低声说，声音里含得有一个苦痛的回忆。

"周春辉究竟是个好人，"冯阿大苦涩地答道。他还想说下去，但看见一个矿警提着枪走过来，便跟老李分开了。周春辉的故事也就咽在他们的肚里了。这周春辉也是一个窑工，从前和他们住在一个工棚里。那个人年轻，聪明，读书多。冯阿大唱的歌就是他编的。他以前跟冯阿大很要好，但在煤山上住不到几个月就被局里捉起来，说他是一个革命党，押送到城里去关在监牢里。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从那时候起冯阿大和老李才爱上了三里桥畔的赌场。起初别人劝他们，他们就叹气说："做好人没有好报。"他们心里藏着周春辉的例子，而且害怕也会得着周春辉那样的结果。但是关于周春辉的记忆现在又来苦恼他们两个人了。

汗和血湿透了短衫，
汗和血浸透了煤山，……

等到那个矿警去远了时，冯阿大又低声继续地哼起这首歌来。

抛啊抛，大家用力抛，
铁锹就象一把快刀！
…………
不怕我们的血汗把煤山浸遍，
我们有一天总会把这个世界挖翻。

他还想往下唱，突然一只有力的手腕从后面伸过来捏紧

他的膀子。他吃惊地回头一看，正要叫出声来。但是他马上认出来是小刘，便带笑责备道："是你，干什么？"

"你唱的歌很好，从哪里听来的？"小刘正经地问。

"你问它干什么？"冯阿大淡淡地回答一句，同时把眉毛一皱。

"我喜爱它，它就象在替我们说话，"小刘恳切地说，两个圆眼珠就在冯阿大的瘦脸上轮转。

"这是周春辉编的歌，"冯阿大短短地回答。

"周春辉，这个名字倒很熟！"

"他也是个窑工，现在还在坐牢。他的事情你不要多问，免得招麻烦，"冯阿大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声音永远是苦涩的，好象肚皮里装满了不高兴。

"好罢，你不说也由你！"小刘粗声说，心里有点不舒服。其实他很想听周春辉的故事，很想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冯阿大，"远远地有人在叫。

"冯阿大，冯阿大，你也喊，他也喊！你们总不肯让我清静一会儿，"冯阿大不答应，却气恼地自语道，一面在跺脚，绞手。脸上的皱纹变得更多了，好象堆满重叠的黑云的天空。

小刘在旁边惊讶地看他，不明白他这时候的心情。

"等一会儿烟囱叫了，又是在叫冯阿大！冯阿大象是把身子卖给煤山了。等一会儿又要到窑里去受罪。我为什么不死？"他绝望地继续自语道，把右手捏成一个拳头，对自己头顶上比准，却又打不下去。他的拳头小，那只手瘦得差不多看得见骨头。

一个吵闹的响声在他们前面发生了。升降机在工作，巨轮在动。窑井突然张开大嘴，吐出了一辆煤车。他们走到窑井前面，窑井的嘴又闭上了。一个小工吃力地慢慢把煤车沿着轻便铁道上推。

"八九十丈深！……整整八个钟头！"冯阿大苦恼地咬牙说。他掉过头去看小刘，抱怨道："你为什么也跑来吃这碗饭？你年纪轻，有本领，又念过书，什么事不好做，却单单挑上这碗饭吃？"

小刘起先圆睁着两只眼睛看他，后来忽然命令似地说："我们去吃碗茶！"并不管他是否同意，就拉着他走了。

他们走下山坡，跨过了铁轨。铁轨的那一面就是这里的市场：有饭馆，有肉店，有杂货铺，也有茶馆，还有别的店铺。

他们进了茶馆，向坐在那里喝茶的窑工们大声打了招呼，拣了一张空桌子坐下，叫伙计泡了一壶茶，拿了两个杯子，就喝起茶来。

这所茶馆只有一间平房，地方不大，胡乱地安放了不少桌子。房里只有一扇窗，阳光不多。人在里面喝着茶大声谈话。

小刘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另一只脚放在地上，板起脸接连喝了几杯茶，说了几句抱怨包工头的话。

冯阿大静静地听着。他老是把眼睛向外面看。

"你说，他们把那个姓周的怎样处置了？"小刘抓住冯阿大的膀子低声问。

冯阿大掉过眼来，眼光在小刘的脸上停了半晌。他痛苦地说了一句"我不晓得"，随后又说："他们把他关在牢里。"他

又把眼睛掉去看外面了。

“喂，开水！这里！开水！”小刘猛然把茶杯在桌子上用力一放，大声叫伙计。伙计提了开水壶过来，给他们冲了茶。

“告诉我，我一定要晓得那个姓周的事情，”小刘等伙计走开了时又央求冯阿大说。

“等着过几天我们到快乐园去，我会告诉你，”冯阿大点点头答道。快乐园就是三里桥畔那个大赌场，冯阿大每个月总要到那里去几天，每次总是把工钱在那里输得精光。这件事在窑工中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你还要去？你真是到死不悟！我赌咒不再去了！”小刘把手在桌上一拍，冯阿大面前一杯刚刚斟满的茶泼了好些到桌面上。“那是骗钱的地方。你说你哪一天赢过钱！”

“你不要劝我，这些话都没用，”冯阿大摇摇头说。“我从前就象你现在这样。可是做个好人有什么用？我差点就跟着周春辉去坐牢了。他们从前都说我跟周春辉是一党，现在他们都叫我做没出息的赌鬼。我十几年没跟家里通过消息。我家乡兵灾，水灾，年年闹得一塌糊涂，我老婆不是跟别人跑掉就是死掉了。也没人向我要钱。就是存钱也要有存钱的办法啊！象包工头，象局长、科长，他们自然会存钱。我们窑工要想存几个钱比上天还难。”他愈说下去，愈气恼，但说到最后他也不过长长地叹一口气，这倒是小刘料不到的。

小刘把手捏成一个拳头，放在桌子上，接连擂了几下。这拳头有力量，不过只是一个拳头。“你的话不错，我们要存钱比上天还难。不过我们把工钱通统送到宝摊上去，这也很冤

枉。我是不甘心的。你刚才唱‘汗和血湿透了短衫，汗和血浸透了煤山’。我们血汗换来的钱，不能冤枉送掉。”小刘说着眼睛里冒出了火。

冯阿大似乎并没有听小刘讲话。他在想他自己的事。他在看另一个景象。他低声说：“快乐园究竟要比窑里舒服得多！听说这两天新添了几个姑娘。我一定要去。窑里太苦了！太苦了！”

这些话又是小刘料想不到的，这使他更加苦恼了。他大声对冯阿大说：“你这样干下去，你到死都不能够出头！你拿性命换一点工钱，连这点点工钱你也得不到手。你白白做一辈子人家的牛马。”

冯阿大叹了一口气，低声反问道：“你不做牛马又做什么？”

这句话的确叫小刘回答不出来了。他不做牛马又做什么？而且他能够做什么？做包工头，做局长吗？他又没有那种人的本领。而且他恨那种人！他们都恨那种人！

“我要离开这里，跑到别地方去！”过了半晌，小刘想出了这句得意的答语。

“好，你可以去。我就不行。我老了，没有用了。到别地方，什么人肯要我？”冯阿大苦笑地说。

“那么你老是埋在窑里吗？”小刘短短地说。他看见冯阿大不回答，却只顾往外面看，他就把眉毛一皱，怜悯似地对冯阿大说：“看你还有多少时候好挖？你死了，煤山上不过多一副骨头。你刚才唱什么？你说要把这个世界挖翻，你是在做

梦！你——”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冯阿大打断了。冯阿大多少带了点恐怖地说：“你又是一个周春辉，我不要听你的话！”

“周春辉，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快告诉我。”小刘激动地望着冯阿大，拉住他的膀子央求道。

“你问别人去，”冯阿大站起来说。他大声叫：“喂，拿钱去，伙计。”

“我有。”小刘站起来，抢着付了账。两个人往外面走。

外面杂货店门前聚集了一群人，歌声和锣声从人丛中透出来。冯阿大说声“我们去看”，就往前面走，小刘跟着他。两个人挤进了人丛里。两个孩子穿着女装，踩着高跷，在那里忸怩地扭动。“她们”一面唱，一面走，还抖动着手里捏的那方红布手巾。另一个孩子扮着小丑，嘴边装了假须，手里拿一把扇子，在那里跟“她们”歪缠。红布巾一扬，小丑的脸上吃了一个耳光；在旁边敲锣的人把锣一击，小丑便做出一些丑态。于是众人哄然笑了。

小刘忽然发见斜对面站着一个不高不矮的少妇，穿着雪青色的短袄。她有一张圆圆脸，剪短了的头发梳得很光。他认得她，她是小朱的新娘。那天在火车上看见她以后，他还见过她几次。这张圆圆脸笑得真好看。她笑起来，动着一张小嘴，就象花在开放，就象春天的太阳，真有点惹人心痒呀！

歌唱突然结束了。少妇抬起头，发觉他在看她，便对他微微一笑。她好象也认识他。他也笑了。但是那个假扮的女子走到他面前伸手向他要钱，他的视线被遮住了，他才埋下头摸出两个铜元，放在那只被白粉遮盖了一半的污垢的手上。他

再抬头去看那个女人，她已经走了。他便掉转了身子。

张正兴正迎面走来，手里提着两盏电石灯，递了一盏给他，一面说："灯领来了。下窑去！"

小刘不大愿意地点了点头。他的脑子里还现着那个女人的一张带笑的圆圆脸。

张正兴又高声唤冯阿大："冯阿大，快走！我们一起去！"

冯阿大这时候正在注意地看那两个假装的女子。"她们"坐在一个木箱上面。一个在用一方毛巾揩脸，另一个在替"她"缚紧头上的假髻。他听见张正兴的声音便回过头说了一句："还早！你们先走罢！"又把头掉过去了。

"冯阿大，快跟我们走！吴股长在叫你。老李到工棚里找你去了。快走！"张正兴大声说，就去拉冯阿大的手臂。

"好，"冯阿大垂头丧气地应了一声，只得跟着他们两个走了，在路上他接连叹了几口气。

第 四 章

下午四点钟以后，一个吊笼把小刘带到地底下去，和他一起下去的是张正兴、陈洪兴、冯阿大、老李、老汪五个窑工。每个人手里提一盏电石灯。

吊笼不住地往下面落，他们的心好象就跟着吊笼在落。地底下一片黑暗，只有电石灯的微光照亮他们的眼睛。

他们和平常一样，并不交谈一句话。大家挤在那个窄小的铁笼子里面。没有恐怖，也不觉得新奇。他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了。不过每个人心里还有一点留恋，对于地上生活的留恋。

突然吊笼停止不动了。他们的眼前现出了电灯光。两个中年工人站在吊笼旁边对他们微笑。

小刘取下铁链，大步走出了吊笼。另外五个人跟着他。那个叫做吴金生的工人拉了铃子，于是吊笼又动了，慢慢地升上去。

几盏电灯照着潮湿的土地。几根木柱挺直地立在地上，在顶上石块的重重的压力下，略略显出一点弯曲的样子。两条小铁轨交叉地在地面上伸出去，合成了一条，伸进了浓密的黑暗里面。铁轨上有二辆煤车，一辆空着，另一辆装了大半车

的石块。

“三百零五，”吴金生自语道。他记好了这个数目，回头问：“就没有了吗？你们今天来迟了。”

“还有几个吧。”老汪回答着。

吴金生对老汪笑了笑，又问：

“老汪，你又回家去过吗？带了点什么东西送我？”众人都笑了。

“你不要乱想！”老汪笑骂道。“我自己还顾不周到，哪里有钱买东西给你！”

“那么你们几个呢？你们一定赢了大捧银元回来呀！你们这些赌鬼！”另一个中年工人跟老李他们开玩笑。

“瞎说！谁有闲功夫跟你们开玩笑？”老李粗声地答道，就向地上吐了一口痰。

“吴金生，你们睡在这儿倒舒服！”小刘的眼光落在石壁旁边的吴金生的床上。那不是床，却跟工棚里的木盒差不多，不过大一点，上面放了些干草，还铺了一张席子，和一床被。

吴金生掉过头朝他自己的床上望了一下，做出一个苦笑，他没有话回答。

“走罢，”小刘第一个拔起脚走了。

他们没有一点踌躇，就抛撇了电灯光和那两个工人的笑脸，沿着铁轨一步一步地走进黑暗里去。

两边是石壁，顶上也是乌黑的石头。这个石洞并不高，连身材矮小的张正兴也不得不埋下头走，不然就会撞在顶上横架着的木条上。

前面是无穷的黑暗，那一条铁轨似乎也是无穷地长。电石灯的微光就只能够照亮前面的一小段地方。然而这黑暗对他们并没有妨碍。他们已经把这条路认熟了。他们常常自夸："就是闭着眼睛，也走得很好。"的确他们认识这个地方，就象认识自己的妻子或亲人的面孔。什么地方有门，什么地方应该转弯，他们不用眼睛看就知道。

在他们前面有脚步声，在他们的后面渐渐地也起了脚步声。偶尔还有人在咳嗽或吐痰。虽然眼前并没有人的影子，但是这许多低微的声音不会被这几个老下窑的工人的耳朵放过。这些声音也是他们很熟悉的，他们听这些声音就象唱歌的人听伴奏的音乐。这正是窑里生活的一个少不了的点缀。

耳边有什么人在叫，
啊，这是煤块的叫号！……

冯阿大忽然哼出了这两句。没有人注意他。他又闭上了嘴。

细微的声音依旧从石壁前后发出来，就象煤块在说话一样。在他们的想象里这个黑洞是活的，这里面活埋了三百多人，他们都在流他们的汗和血。他们彼此看不见，却听得见彼此的声音，似乎还嗅到了彼此的呼吸。他们是从各地方来的，但是同样的命运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了。他们一块儿在窑井里过了这许多年。

他们在黑洞里继续走着，又走过了一道门。这样的门是木头做的，一共有十几道，都开着。

“他妈的！还不把这沟修好！”小刘一脚踏在泥水里，起了溅水的声音，他就骂起来。

“明天我们去报告吴股长。我们那个洞子还有几根木柱子也要换过才好，”老汪关心地说。

他们又走过几道门。在一道门旁边，看见两个推车的小工坐在路旁一块石头上，身子紧紧靠着石壁，在低声谈话。

又走了一会儿，他们走过一个煤洞，那里有一盏电石灯挂在一根横架着的木条上，一个小工坐在一根放在地上未用过的木条上掷着小石子玩。

“你们来迟了！”这个年轻的小工带笑地招呼他们。张正兴走过去在这个孩子的脸上摸了一把。这个孩子把脸一偏，口里咕噜着。

张正兴和老汪就留在这里。小刘一行四个人却继续往前面走了。

他们转了两个弯，便走到一个微斜的洞口。这个洞更低。在这里，他们的耳朵里装满了铁锹的声音。

他们弯着腰慢慢地走进去，就到了一个大的煤洞口。他们匍匐地走进了那个洞。一股强烈的煤臭朝他们的鼻端扑来。这个煤洞很大。里面比别处都亮。许多盏电石灯挂在木架上。许多人已经在那里动着铁锹了，大部分人都裸着上身。

“小刘，你们快动手！今天又迟了！”监工头用严厉的声音对他们三个人说，就叫他们去拿了铁锹。“快到那边去挖！”

“记住，你们今天不要又少出煤呀！”那个人又吩咐了

一句。

四个人都不回答。他们一起去找了一块工作地方。煤层就在那里。乌黑的发亮的东西连接成了一片，上上下下都是，一块一块排列着，仿佛看得出界限来，可是实际上又粘合得很紧。

小刘第一个把短袄脱下来，挂在旁边一根木架上。他的身上只剩了一件汗衫。他吐了些唾液在两个掌心上，把两手一擦，拿起刚才抛在地上的铁锹，对准了壁上略略凹进的地方打下去，又马上把铁锹收回来。他这样接连地挖了两下。煤块有了一点松动。他便用力继续挖了四五下，就看见煤块和煤屑落下来。

“今天运气不坏！这里挖出了眼。不会吃力罢，”冯阿大在旁边看着自语道。于是他和老李也拿起铁锹在旁边挖起来。

全个煤洞里就只听见铁锹打着石壁、和煤块落在地上的声音。很少有人说话。大家都好象忘了自己地在跟煤块拚命。

一个人咳嗽了，就停了锹坐下来休息。接连有好几个人在休息。

“周广和，你坐着干吗？你快点儿挖呀！赵根宝，你也偷懒吗？局长现在追得厉害，你不知道吗？局长要每天出一千吨煤呀！”监工头大声叫起来。

周广和和赵根宝都不去理他，但是被他逼得没有办法，也只得拿起铁锹继续挖着。石壁上一时挖不出眼。他们挖了好

一会儿，却只有些煤屑落下来。煤块依旧生根在壁上，动也不动一下。

“真要命！局长只晓得出一千吨煤，哪里顾到我们工人的死活！”赵根宝抱怨起来。他想起从前在煤洞里并没有监工头，不过股长每天来看一次，他挖一车煤领一个牌子，没有人来追他。现在局长好象发了疯，一心一意要追一千吨煤。一千吨煤！全个煤山上一共不过三千几百个窑工，每天做八个钟头的工，疲倦的手，疲倦的眼睛，他们怎样能够出一千吨煤呀！他们的手也是血肉骨头做成的；他们的身体也是父母养的。他们为什么就该被人作践，受人逼迫，给人辱骂呀！

“我不高兴挖了！”他生气地说，就抛了铁锹，坐下来休息，一面在揩汗。

周广和也把铁锹放下了。他们两个人的脚边只有一小堆煤块。那石壁上挖不出眼来。他们已经用尽了气力，煤块却丝毫不肯松动。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赵根宝，你快挖呀！周广和，你……”监工头似乎一点也不肯放松他们。

“我挖不动，你的几个钱也买不到我的命！”赵根宝生气地咕噜道，他接连地咳了几声嗽。

“不行。你不高兴挖，今天就叫你走路！不给你们一点脸色看，你们不知道厉害！”监工头挣红着脸威胁道。

“你就让他们两个歇一会儿罢，他们太累了，”一个中年窑工停了锹对监工头说。

“不行，局长说过每天非追出一千吨煤不行！”监工头打着

官腔道。

好几个窑工停了锹暗暗地骂监工头。

“你们都挖呀！大家停了锹干什么？”监工头回头大声叫道。

“挖！给你挖坟！给局长挖坟！”一个苦涩的声音送到了他的耳边。

“赵根宝！你敢骂局长？你……”他挽起衣袖，要扑过去打赵根宝。

“哪个敢动手打人！”一个年轻人大声叫起来，这是小刘。

于是众人停了锹鼓噪起来。

监工头有点胆怯了。他不敢动手，只是恶狠狠地看了赵根宝几眼，接连威胁地说：

“我一定要开除你！”

赵根宝冷笑一声，回答了一句：

“你不开除我，你就是我的儿子！”

众人一面下锹，一面哈哈地笑起来。

监工头把众人望了几眼，恼羞成怒地站在那里，心里在想报复的办法。

众人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但是看见他那种受了窘不作声的样子，都觉得高兴。

大家又起劲地下着锹。气力大的人挖得更快，铁锹象阵雨一般地落在石壁上。接着煤屑和煤块大堆地落了下来。

两个人或三个人一组照料着小工把煤装进车里，推了出去，各人领到了记数的牌子。

“挖啊，挖啊，挖啊！……”这声音在每个人的心里叫着。他们的手不住地挥动着铁锹。手差不多麻木了，好象不是他们自己的手。他们头上滴着汗，脸和身子发起热来，象是火在烧。他们好象只是一副机器，他们被迫着没有止息地动着。他们自己是没有一点自由意志的。

矿坑里就象一个古罗马的斗兽场，那许多猛兽带着原始的野性跟煤块斗争。监工头象一个尊贵的看客那样在旁边暗笑。

地上面天渐渐地暗了。窑里并没有改变，在窑里永远是黑夜。

在下面另一个小煤洞里老汪和张正兴拿着铁锹用力在挖，旁边已经堆了一大堆煤块。年轻的小工坐在旁边望着他们。

“老汪，歇歇罢。今天气味特别大，我实在受不了，”张正兴掷了铁锹，搓搓手，就披上衣服在小工坐的那根木条上坐下来，接连嘘了几口气。那张瘦脸实在难看。他的口很渴，他的肚皮空虚。疲倦快要把他压倒了。他不能不停下锹休息。

“你已经不行了！再没有几年功夫好挖了！”那个小工关心说。

张正兴掉过头痛苦地看他一眼，就把头埋下去，过了半晌又抬起头来，叹了一口气说：“恐怕等不到几年了。我总担心哪天会出事情。”

老汪也走过来坐下休息。

"我好心劝你，你总不肯听。以后就不要再到快乐园去。你也应该存几个钱，置点衣服，讨个老婆，安个家，"老汪关心地对张正兴说，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他自己的贫苦而和平的家庭的景象。这个家庭就是他唯一的、无上的安慰。

"我没福气！"张正兴哭丧着脸回答了一句，他绞着自己的两只手。

"我的喉咙痒得很，"张正兴忽然低声自语道。"我透不过气来。老汪，你说好久没有出过事情了？"

"你忍一下罢。你不要往那种事情上面想，"老汪同情地望着他说。"两个月没有出事情了。我看不要紧。今天出去我们就报告吴股长，明天派人下来检查一下。"

张正兴不回答，却弯着身子在脚边摸索了半晌，然后站起来，扎了扎裤带，慢步往外面走了。

"喂，你到哪里去？"老汪叫起来。

张正兴回过头来看了老汪一眼，皱紧眉头说："我总觉得今天有点不对，我出去看看。"

"不要紧，你回来！"老汪的叫声还在后面追他。

外面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好象有一个人走近了。

不到十分钟光景洞里突然响起了爆炸声。接着发生了大的骚动。在大煤洞里面作工的人马上停止了工作，争着往外面跑。

但是在倾斜的坑道口，三四个人堵塞了路。许多人在后面拥挤，发出了更大的吵闹声。已经有几个人在混乱中受

了伤。

在前面的人爬出了坑道，就拚命一直往前跑。他们看不见什么，只觉得一鼻孔都是沼气，把人窒息得快要闭了呼吸。地上常常有震落下来的煤屑绊住他们的脚。整个窑似乎还在震动。

“哪个洞子出事？哪一个洞子出事？”有些胆子大的人看见这些时候还没有动静，就大声问道。

事实把答复摆在他们的眼前。在一边堆着大堆的煤块，空中飞着淡的烟雾。煤块落下来填塞了一个小的煤洞。这个煤洞就是张正兴在里面作工的一个。

“张正兴！老汪！”小刘从后面突然挤出来，几乎把前面的三个人打翻在地上。他望着那堆煤块大声叫着。

“他们活埋了！他们活埋了！”小刘发狂地叫着，后面有不少的人响应。

“拿铁锹来！拿铁锹来！我们挖！我们大家来挖！”

“我们先去报告局长、股长！”

“谁管他鸟局长！我们马上挖！”小刘从旁边一个人的手里抢了一把铁锹拿起来就挖。

“小刘，当心点！你会送掉大家的命！”冯阿大一把抓住小刘的手膀粗声说。

“张正兴、老汪他们埋在里面，我们就见死不救吗？”小刘的眼睛里冒出火来，他把身子一动，挣脱了冯阿大的手。

“你就没眼睛？你还想他们会活？”老李在旁边接嘴说。他的一对痛苦的眼睛望着小刘的脸。

“我们还是上去报告局长，”一个窑工在后面提议道。

“局长？你想他会管这鸟事？他从没有下过窑！他只会梦想每天出一千吨煤。他哪里顾到我们的死活！”老李生气地骂起来。

“那么我们去报告股长。总得向局里报告啊！”好些人这样说，他们就往前面跑，快到井口，正遇着吴股长坐了吊笼下来。

原来在地面上人们已经得到了窑里发生爆炸的消息。吴金生听见爆炸声，就连忙扯了铃子，坐吊笼上去，到局里去报告消息。

灾祸的消息很容易传播开。警钟敲了起来。每个人得到消息就传述给别的人听。人们渐渐地聚集到第二号窑井旁边。一部分人是窑工的家属：有老人，有妇女，有小孩。他们带着苍白色的脸和惊恐的眼睛望着铁板。也有几个人缠住两三个管机器的工人问种种奇怪的问话。另外还有一些人是怀了好奇心而来的。

消息到了局里。局长睡了，这件事情还不能够使他从床上起来。他叫工役去请了总务科何科长来，在床上吩咐何科长去料理善后的事情。何科长回到东院，正遇着吴股长换了下窑的装束来见他。谈了几句话，吴股长就走了。

吴股长从东院出来，就一直往第二号窑井走。他看见窑井旁边大堆的黑影，他的心紧张起来了。他叫两个机工跟着他，走到了窑井跟前。

“让开，股长来了！”机工们这样叫着，在前面挤开了一条

路。机器叫起来，轮子转动着，铁门突然大张开，吐出了一个吊笼。三个人马上走进吊笼去。一些女人和小孩也想跟着进去，却被拿鞭子的矿警拦住了。轮子一动，吊笼慢慢地往下面落。众人的眼光也跟着它落下去。尽是些忧愁的眼光。

机器一停，在地面上的众人知道吊笼已经到了窑底。那种不能忍耐的关心使他们谈起话来。大部分的人都带着哭声诉说他们在窑里的家属的生平，祷祝那些人在窑里平安。

"我本来不要他干这种事情。在窑里做事没见过几个人有好结果！可是他不干这种事，我们娘儿两个又靠什么吃饭？我白白担了一年多的心。从这一回起我再也不放他下窑了。我就只有阿宝这个好儿子。"一个衣服褴褛的老太婆见人就谈她那个在窑里做小工的儿子。

下面还没有消息传到上面来。众人不能忍耐地等候着。有几个妇人甚至唤起她们的丈夫的名字。没有人笑她们。但也没有应声来回答她们。她们的声音不能够达到窑里。

"我男人不会死，他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他要活到七十岁，"一个中年妇人拉着一个圆脸的年轻妇人说；"你男人也不要紧，我就没看见机工在窑里死过，他们又不拿铁锹。"

这个年轻妇人微笑了。她是机工小朱的新娘。她也相信她的丈夫不会有危险。

许多人在说话。窑井口的人愈集愈多。也有好些下一班的窑工围拢来。窑井旁边从来没有象这样地热闹过。不管黑夜，不管黯淡的灯光，不管寒冷，每个人都十分激动。

时间过得非常慢，一秒钟一秒钟地割着众人的心。依旧

没有一点消息从窑井里传出来。

“究竟死伤多少?”每个人都在想这个问题,而且担心着他的亲人是否在里面。

人丛中起了骚动,开始了第二次的推挤,终于让出一条路来。曹蕴平伴着总工程师带着一个带手枪的矿警走到井边。于是轮子一动,井口突然张开,吐出来吊笼。吊笼是空的,给众人带来了失望。但是总工程师、科员和矿警却进了吊笼落到下面去了。

众人依旧等候着,吵闹地谈论着,讯问着。然而还是没有消息。

过了一个钟头。机器响了。他们知道这一次一定有消息了,便怀着紧张的心情望着窑井的嘴。果然马上就有一个吊笼冲破那两块铁板跳出来。

吊笼里面只有三个人:总工程师、曹科员和带手枪的矿警。那两个职员的脸上都带着十分严肃的表情。众人围上去,却没有人开口。矿警对众人伸出了左手的三根指头,并不说一句话,就跟着曹科员走了。

“三个人,”许多人说着,叹了一口长气。有好些人却在想“那三个人是谁呢?”

又过了两三个钟头,两三个使人焦心的钟头。机器开始动,一辆煤车被窑井吐了出来:煤车里面躺着一个尸体,一只臂断了,脸是一张黑瘦的脸,有着伤痕。遍身都是血和煤屑。

“张正兴!”站在窑井口的拿鞭子的矿警突然恐怖地叫起来。

"张正兴，"好几个人在后面响应道。许多人嘘了一口气。他们想：三个人中已经去了一个。张正兴是一个没有亲属的人。

第二辆煤车上来时带来了老汪的尸首。短短身材，一张阔脸，一圈须髭，这是显著的记号，并没有被煤块压掉。小工们沿着铁轨把第二辆煤车也推开了。

"老汪！老汪！……老汪！"人丛中接连起了这样的叫声。又有许多人继续放心地嘘气："上来两个了。"老汪的家属并不在煤山上，没有人哭他。

第三辆煤车带来一个小孩的尸体。先前对人说了许多话的老太婆半恐怖、半凄惨地叫了一声："阿宝！"就扑到煤车上面去，并不管尸首怎样脏。她歇斯特里地大哭着，不要人推动煤车，但终于被人拉住了。煤车给推开放在一边，让她奔到那里去，伤心地哭起来。

人们怜悯地望着她，但是他们放心地想道：三个尸体都上来了。他们的亲人是安全的。有人动身回家了。

然而窑井突然又张开嘴，吐出第四辆煤车来。里面的确也载了一具死尸，服装和前面的三个有点不同。众人吃了一惊。

小朱的新娘正在带笑地听那个中年妇人谈算命的事情，忽然听见有人在叫她丈夫的名字。她觉得奇怪，便挤到前面去看。小工正推着那辆煤车。里面的尸体没有遮拦地打进了她的眼睛。

土地在她的脚下动起来。她恐怖地大叫一声，就晕倒在地上了。

第五章

四辆载尸的煤车静静地躺在轻便铁道上。这铁道是一条支线，向着草地伸进去。煤车一辆一辆地衔接着。远远地望过去好象车里载了些石块，却看不出里面蜷伏着一具一具的尸体。

夜色更加浓密，空气也变得更寒冷了。先前在草地上聚集的那些人都陆续散去了。大煤山又回到它的梦里，再没有骚动来惊醒它。

大煤山上的情景和往常一样，并没有什么大改变。爆炸的事情在这里并不是罕见的。灾祸从来不曾在大煤山上盖过一个烙印。这一次的灾祸又只带去了四个人：张正兴是无家的流浪汉；老汪的家属住在城里；小工阿宝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老母亲；机工小朱只有新婚的妻子和兄嫂。这四个人所留下的悲哀并不大。他们的亲人一共不过这几个。

四具尸体被遗弃在草地上，并没有人移动它们，也没有人照料它们。局长明天要来验看，谁也不能够在局长到来之前随便处置这些尸体。

十二点钟早过了。晚班的窑工照旧下窑去。窑井旁边也和平时一样，机器偶尔转动，发出单调的声音。管理机器的工

人带着苍白色的面孔，在黯淡的电灯光下疲倦地望着那静静的草地。草地好象已经在夜的怀抱中睡着了。

夜很寒冷。屋顶上，草地上霜已经降了。枯草受了霜，似乎在发寒颤。但是煤车上面的尸体蜷伏在那里，默默地让霜落在他们的脸上。

前面的三辆煤车的旁边就只有枯草，并没有一个人影俯在它们上面。机工小朱的尸体侧身躺着，眼睛朝着他的矮小的房屋。在那里他的新婚的妻子仰卧在床上，时时发出低微的呻吟。

最后的一辆车却不是孤单的，在它上面俯着一个大黑影。哭泣声时时从那张疲倦的嘴里发出来，声音低微，和梦呓一样，很快地就消失在黑夜里了。没有人会听见它。在这辆煤车里睡着小工阿宝的身体。在那个年老的母亲的模糊的睡眼看来，他好象平静地睡在摇篮里。

这个老母亲俯在她唯一的儿子的尸首上，已经有好些时候了。她一直哭了这么久。现在她看不见血和煤屑了，可怕的景象在她的眼前消失了。她看见的是一个快活的景象：她的阿宝变成了一个小孩，她在旁边摇动他的摇篮。这一次她是在摇动她自己的孩子的摇篮。她的嘴里发出哭泣一般的催眠歌。

她半跪在草地上，头压着她的孩子的血污的尸体，手抓住煤车口。她就这样地过了这么久。寒冷咬着她的衰老的皮肤，霜使她的手变得麻木了。她依旧机械般地微微摇动煤车，含糊地吐出哭声。

窑井旁边机器响动起来。在深夜，机器的吼声是特别响亮，响亮到使听见的人害怕。它差不多把附近的草地和茅屋都震动了，可是那个老妇人依旧沉溺在她的幻景里。

机器的吼声刚刚停止，接着窑井发出一声大叫，张开大嘴，吐出了一辆煤车。坐在板凳上的小工懒洋洋地走过去，把煤车慢慢地推着往铁桥走去。另一个小工坐在一块大青石上面垂着头打盹。

坐在轮子旁边的那个瘦脸工人忽然把眼睛朝草地上望了望，忧愁地叹了一口气。接着他垂下了眼皮，把颈项缩在衣领里面。

窑井前面坐的那个中年工人抬起头看他一眼，接连地咳了好几声嗽。同时在不远的地方起了狗叫，两三只狗响应地叫着。

“张阿五！”轮子旁边的瘦脸工人寂寞地唤着。

“喂，”中年工人在对面应道。

“你冷吗？”瘦脸说着打了一个寒噤，把两只手都缩进棉袄袖子里去。他在大煤山被人唤做王阿根。

“冷得很！我看快下雪了，”张阿五声音颤动地回答。

“下雪！还早咧！现在一点风都没有！”王阿根摇摇头提高声音说。但是接着他又打了一个冷噤。寒气似乎侵进了他的骨头，破旧的短棉袄也抵挡不住。

“没有风，怎么这样冷！我有点受不住。”张阿五说着又咳了两声嗽。“再这样冷下去，我真受不了！……我干不了晚班的事情！”

“那么你去求股长把你换到早班上罢，”王阿根同情地劝道。

“换早班？你做梦！从来没有这个规矩。这十天我轮到晚班呢！”张阿五绝望地诉苦道。“求股长没有一点用处。反正总要换班。”

“你在煤山上干了几年了？”

“至少有八九年！我来的时候，身子很结实。我有气力。我在窑里挖了五六年就得了病，股长才让我干这件事。”

“干这件事有什么好处！一个钱也存不到，不过一天一天地挨日子。你为什么不到别地方去？外面的地方很大，找钱也不难！”王阿根说，他的嘴里接连吐出好几口热气，留在他的嘴边，象一阵白雾。他平时就不满意大煤山上的生活。他在这里住了两年多，时常对同伴诉苦，说是要离开，可是没有人看见他走出大煤山一步。这两年多他没有到城里去过一次。但是他始终没有存一个钱。

“你年轻，不明白。一个人在煤山上住久了，就象把性命也卖给了煤山。他永远逃不了，除非他死掉，就象老汪他们今晚上这样！”张阿五痛苦地说，又咳两声嗽，吐了一口痰。他的脸挣红了，灰白色的短须上粘了好些口涎，在黯淡的灯光下发亮。“我现在也不想跑了。跑到外面去，也没有地方肯收留我！我到外面去，什么事也不会干。”他又咳起嗽来。

铃子响了。于是机器开始响动。不到一会儿功夫，又一辆煤车大叫了一声从窑井里冲出来。依旧是坐在板凳上的小工懒洋洋地站起来，吃力地慢慢推开它。

张阿五的咳嗽停止了。他不再说话，垂下头在打盹。王阿根勉强睁大眼睛茫然地望着他。

在不远的地方，狗的叫声又起来了，这一次更厉害，好象有五六只狗在叫。人听见这叫声就仿佛看见几只狗围着什么东西猛扑狂叫。这个想象是可怕的。

张阿五惊恐地抬起头，吐出一个含糊的声音，把眼睛掉向四面张望，又默默地埋下头去打盹。王阿根接连打了两个冷噤，把两只手伸出来用力搓着。

小工推了车回来，在石头上坐了一会儿，听见狗叫，时时畏怯地把眼睛掉向尸车那边望。

“狗叫得这么厉害，它们一定看见了什么！”小工忍不住声音颤抖说。他在煤山上被人家唤做小金宝。他年纪快到二十岁，他的父亲也在窑里做工。那个打盹的小工小银宝就是他的弟弟。这两弟兄都有着原始的对于鬼神的信仰。

“这夜深，它们会看见什么？难道这里还有强盗？”王阿根壮起胆子回答。

“它们一定看见了什么！狗眼睛和人眼睛不同。狗眼睛可以看见……”小金宝说着又掉头去看尸车。他把嘴张开，伸出一段舌头来。

“呸！”王阿根把嘴一扁，吐一口痰在地上。“你真见鬼！我就不相信！我一辈子就没看见一个鬼！”

“你不要乱说！鬼是有的！”小金宝带了庄严的表情说。“我好几次做梦就看见鬼。今天一下子就死掉四个人！都是枉死的。你说没有鬼，我就不信！你说人死后没有鬼，那么我们

苦一辈子，有什么味道？”

王阿根哂笑一声，把手放在嘴边嘘了两口气，然后放下手来不住地擦摩着。

“你说没有鬼，那么阿宝他们四个人为什么会枉死？单单死他们四个？”小金宝正经地问王阿根。

“那么我问你为什么老汪他们会枉死？谁也晓得老汪他们都是好人！”王阿根反问道。

狗又凶猛地叫起来，人在这里还仿佛听见狗叫声在黑暗中追逐。

“鬼找着了他们！”小金宝说着，又胆怯地吐出了半个舌头。他好象看见鬼在前面跑。他的年轻的脸上起了恐怖的拘挛。他不觉又把眼睛掉向尸车那边看。第四辆尸车上面依旧俯着一大团的黑影。没有声音。

“鬼才找着了你！”王阿根笑骂道。“在窑里年年都有人枉死！做个窑工就是天天拿性命在拚。哪里有这么多的鬼？我不怕鬼！就是碰到鬼我也要跟它打一架！”

“你胆子真大！”小金宝又吐出了半个舌头。他把眼睛抬起来，望着狗叫声来的那个方向看。那里是一片黑暗，有几点黯淡的灯光在黑暗里晃动，一堆房屋睡在黑暗里，就象几个大怪物挤在一处，霎着眼睛。渐渐地吹起风来。风带着低微的声音吹过，一些尘土在空中飞舞，飘到小金宝的脸上。小金宝恐怖地拿手蒙了脸。

一辆煤车又从窑井里跳了出来。

“小金宝，小银宝！把煤车推开！”张阿五看见小金宝许久

不抬起头来，以为他睡着了，便大声叫道。

小金宝抬起头，他的眼光里只有恐怖。他把眼睛掉向四面看，好象在问：鬼走了吗？他的弟弟从睡梦中惊醒了，不住地擦眼睛，一面站起来昏沉沉地去推煤车。小金宝害怕地在旁边看着。

王阿根在搓手。张阿五在干咳。风吹过草地，吹过山坡，把茅屋吹得响，好象许多小生物在尖声叫。仿佛到处都躲着鬼的影子，等着机会来就抓人吃。小金宝又冷又怕，浑身打颤。他想躲避，却没有可躲的地方。他只得闭上眼睛念着：

"你不要找着我。我跟你没有冤仇。"

"小金宝，你在念什么？"王阿根大声问道。

小金宝被王阿根这一问就呆着了，他答不出来。

"今早晨阿宝还跟我说笑话。现在他却睡在煤车里面，想起来真叫人害怕，"过了半晌小银宝走回来，在石头上坐下去，自言自语。

"害怕？这样的事情多得很！"张阿五这一会儿不咳嗽了，便打起精神来和这两弟兄谈话。"做窑工就跟当兵打仗一样。早晨想不到会活到晚上。到了晚上又想不到会看见明天的太阳。我下窑那年出过一回事就死了四五十个人，大半是断手断脚的。那个时候每人只领到五十块钱的恤金，现在是一百几十块钱了。"

"一百几十块钱一条命！命真贱！人死了拿到钱有什么好处，自己已经闭了眼睛，一文也花不了！"王阿根不平似地说。"小朱真不值得！他讨了媳妇不过两三个月，就做了短命鬼！

剩下那个小孤孀怪可怜的……”

“你晓得赵青云的寡妇搬走了吗?”张阿五忽然想到一个重要的消息,便换过话题问王阿根道。

“赵青云,就是今年正月在窑里给石头压死的老赵吗?他的寡妇搬到哪里去了?”王阿根反问道。

“哪里去?你想还有好地方吗?快乐园。你想她在快乐园里面干什么事?”张阿五轻蔑地说。

“她到快乐园去?我不相信!她又没钱押宝摊,”王阿根摇头说。

张阿五眼前一亮。在煤山上提到女人,谁也会感到一阵兴奋。张阿五做个带笑的歪脸大声说:“她干什么事?她擦脂抹粉在那里接客人。”张阿五说了又笑,接着又咳起嗽来。

“真有这事情?谁看见过?赵青云的寡妇年纪不小了,总有三十岁罢?”王阿根带笑地说。这一番谈话把他的疲倦赶走了。

“冯阿大说的!”张阿五止了咳慢慢地答道;“冯阿大这一回在快乐园里没有押过宝摊。他的钱给赵寡妇通统搜括去了。他难道会认错人!”他说了要笑,却忍不住咳了几声嗽。

王阿根起初现出很高兴的样子。他带笑地把眼睛望着远处,似乎在想什么有趣的事情。但是他忽然又变得忧郁起来。他叹口气,咬着嘴唇皮说:“这就是我们窑工的下场!”接着他又问张阿五:“冯阿大说过那里一共有几个姑娘?她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冯阿大认不认得她们?”王阿根追逼似地继续问。

张阿五还在咳嗽。狗叫声比先前更响亮了，仿佛有好几只狗在他们的周围奔跑，追逐着什么东西。在市场那边好象有一些黑影子在动。那里的灯光愈加黯淡起来。忽然一阵风吹过，挟了许多小生物的叫号声去了。风刚刚停止，从草地那边就起了一个尖锐的叫声。声音里充满了恐怖，好象是一个人在生死关头发出来的叫号。

他们都把头掉向草地那边看。小金宝的脸变成了纸一样地白。小银宝睡眼昏昏地往四面看。张阿五睁大两只眼睛在喘气。王阿根惊愕地望着那里。

没有什么动静。四辆尸车平静地摆在小轨道上。没有人搬动它们。也没有一具尸体从车里面爬出来。只有第四辆尸车旁边有一个黑影子在动。

他们听见了一个低微的哭声，声音很细，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不象是人的哭声。于是狗叫声一起，又把这哭声压倒了。

“鬼在哭，一定是鬼在哭！”小金宝捧着头战抖地说。“枉死鬼不甘心，他们要显灵，他们会哭。”

没有人理他。过了半晌，王阿根才正经地吩咐了一句：“闭嘴！”

哭声又在空中响起来。这一回人似乎分辨得出它是从尸车那边来的。但是哭声马上就停止了。

四周很安静，狗也不叫了。寒冷包围着一切。草地上有一片白雾。众人仔细地去听那哭声。声音却没有了。

“一定是鬼在哭，”小金宝恐怖地低声说。没有人理他。

"不是鬼……不是鬼……"小银宝半睡半醒地念道。他又把头埋下来。

"那边不是有黑影子吗？在阿宝睡的车上。那是阿宝的鬼。阿宝死得真惨！"小金宝继续在自言自语。他把颈项缩在衣领里。一张脸真难看。两颗眼珠不住地转动。连牙齿都抖起来了。

从尸车那边又送过来几声呻吟，依旧是含糊的，给那个环境添了些梦幻的色彩，在小金宝的心里添了更多的恐怖。在他的眼里草地那边就成了另一个可怕的非现实的鬼世界。死了的那几个人正在那个世界里活动，哭泣，呻吟。

"我害怕，"小金宝无力地说。

"闭嘴！有我们在这里，你怕什么？你还没有你兄弟胆大。哪一年窑里没有人枉死？单单今天就出了鬼？"王阿根做出阴沉的面孔责备小金宝。

"没有鬼，哪里来的哭声？你没听见吗？刚才那声叫喊！"小金宝恐怖地分辩道。

王阿根并不回答，后来忽然说："你这个笨家伙！明明是阿宝娘在那里叫！你就不看见她的影子！我告诉你：鬼是没有的。我不信鬼！"王阿根的脸色很可怕，小金宝看见王阿根的脸，他更加害怕了。他不知道王阿根心里在想什么，但是这脸色反而使他更相信鬼的存在。

"没有鬼，这是谎话！今年正月里赵青云死掉的那回，不是好多人都说听见过他哭吗？他的寡妇还说好几回亲眼看见她丈夫的影子在房门外走来走去，等到她跑出去叫他，影子就

不见了。那不是鬼，是什么？”小金宝指手划脚地说，他叙述得有声有色，就象他亲眼看见鬼在他面前走过一样。

张阿五正垂了头在打盹，忽然抬起头来冷笑了一声：“哼！”这是不相信的表示。

“赵寡妇！哼！”王阿根向地上吐了一口痰，生气地说，“你刚才不听见说她到快乐园去做了姑娘吗？要是赵青云当真做了鬼，他会安心？我不相信鬼。要是冤枉死掉的人都变鬼，为什么就没有一个鬼向那些人报仇？为什么没有一个鬼保佑他的寡妇？你怎么说呢？你这个傻瓜！……”

王阿根一个人继续在那里抱怨。没有人听他的话。小金宝把头埋在怀里，人不知道他睡着了，还是醒的。

草地上没有声音，第四辆尸车上的黑影已经消失了。在它的旁边地上仰卧着那个老女人。她不动不响地睡在那里。冬夜的冷气刺进她的骨头，但是她并不觉得。

不远处狗又在叫了。狗叫刚刚停止，在那一堆茅屋里鸡声就响起来。夜似乎比先前更冷，天色却渐渐地亮了。

在窑里人扯了两次铃子，于是张阿五和王阿根惊醒起来。机器开始响动，就没有停止过，接连升上来好几辆煤车。

小银宝擦擦眼睛站起来，和小金宝一起去慢慢地把煤车陆续推到铁桥上倾倒了，然后把空车放回到窑里去。最后一辆车下去以后，他们便坐回到原地方。天已经变了颜色。房屋、树木、街道渐渐地从黑暗中显出来。看得见有两三只狗在人家的门前昂头叫。在茅屋里鸡又在唱歌了。

“唉，”小金宝放心地叹口气说，“一个晚上又过去了。天

一亮鬼就走了。”

王阿根冷笑了一声，骂一句：“见鬼！”

“王阿根，”小银宝想到一件事情忽然正经地唤王阿根的名字。“听说局长这个人没有良心。”

“你现在才知道？”王阿根粗声回答。

“局长今年更发胖了，”小银宝又说了一句。

“没有良心的人就容易发胖。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怎么不发胖？”王阿根妒忌似地说。“你请我去做局长，我也会发胖。你看包工头不是一天一天地胖起来吗？”

“老实说，局长还不算良心最坏，那个‘马屁’就坏多了，”张阿五抬起头说。

“马屁，”小银宝念着这两个字，就想起马科长的瘦脸。

“你说局长不算最坏？我问你怎样才算坏？”王阿根睁起两只眼睛骂起来：“局里面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坏东西！”

“当心！”张阿五警告说，“给矿警听见了，是不行的。”

“给矿警听见？今晚上那个值班的不晓得躲在哪里困觉去了。这几个钟头就没有看见过他一眼。他会来管这些闲事！”王阿根依旧充满恼恨地说。

“你说局里没有一个好人，为什么你见了局长、科长又要行礼招呼？”小银宝带笑问。

“你不懂！”王阿根说。“我们现在吃局里的饭，只得装聋做哑，把坏人也当做好人尊敬。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叫你滚蛋。要是依我自己的意思，我就会跑去对他们说：我不高兴干了。你们要发财，你们自己下窑去！……”

“你敢说这种话？他们会把你送到牢里去！”张阿五吃惊地打岔说，他连忙掉头看看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天变成了淡青色。鸡又在叫，还有人声。一些茅屋里射出了灯光。狗却跑散了。

“哼！现在自然不敢，”王阿根昂起头说。“说不定有一天会敢的。我做过了几个梦。”

“当心，你不要学周春辉！”张阿五又在警告他。

“你这个傻瓜！你不要多嘴。局长不会给你一点好处。”王阿根的两只圆眼睛里射出来憎恨的光。“我比周春辉更看得多，受得多！局里面只有赵科员，我认得他！他不是个坏人。别的人我没一个看得起！这般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可是他们却坐在我们头上，要我们尊敬他们。我真不甘心！……”

这“不甘心”三个字刚说出口，张阿五就在对面警告地低声说了一句：“闭嘴！”王阿根马上就不作声了。

一阵脚步声送到他们的耳里。那个值班的矿警咳了一声嗽，慢步走过来。他带着手枪，手里拿着一根鞭子。脸上带着睡容，衣领还敞开没有扣好。他慢慢地在附近走来走去。

鸡又叫起来，天变成鱼肚色以后，就不住地往光明的路上走去。灯光陆续地灭了。街上现出了人的影子。各种声音从各个地方发出来。煤山开始醒起来了。

天亮了。但是没有太阳。一片薄雾从空中撒下来罩住了全个煤山。

第　六　章

第二天早晨局长用过早点以后刚刚到办公室坐定了，何科长同吴股长便进来向他报告昨晚窑里爆炸的情形。

局长做出关心的样子听他们讲话，并且时时点头。而其实他的心却在另一个地方，他对于爆炸的事情不感到大的兴趣。

接着曹蕴平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了进来。他刚才还看见那四辆尸车和那个垂死的老妇人，他又记起昨夜在窑里看见的种种事情。他有许多话要对局长说。但是一走进局长的房间他看见局长对何科长敷衍的样子，他的热情就冷下去了。没有人注意他。他默默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愤怒渐渐地在他的心里生长起来。

后来局长勉强站了起来。他不能拒绝何科长和吴股长的建议，他只得跟他们出去“验看”那四个遇难者的尸体。曹蕴平也跟着他们出去了。

两个带手枪的矿警保卫着局长走出了矿局。不久他们到了停放尸车的地方。那里围着一大群人，响起了一片争吵似的说话声。曹蕴平的脸上起了一阵拘挛，他的眼前又出现了昨晚看见的那个可怖的景象，他有点胆怯了。他无意间看见

局长的脸。那张圆脸上没有一点显著的表情。他奇怪地想：局长怎么能够丝毫不动心呢？

矿警在叫人让路。人丛中起了小小的骚动，后来慢慢地让出了一条路。局长一行人走进去了。

局长走到了尸体旁边。四周突然静了下来，好象众人屏了呼吸在等着听局长讲话似的。然而局长并不说什么，他只把眼光在每个尸车上停了片刻。他哼一声，点了点头，就掉转身子往外面走。他依旧用安详的脚步，走出了众人的惊奇的眼光的范围。在路上他低声在何科长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在他的后面又起了争吵似的谈话声。那一群人又在草地上围起来。

局长回到了办公室，“验看”的事情就算完结了。何科长准备着颁发恤金的事。机工小朱的哥哥被唤了来问了一些话。小工阿宝的母亲半昏迷地躺在她的破屋里，有熟人在那里看护她。局里又差人搭第一班客车到城里去，通知老汪的家属。

下午两点钟三里桥的第二班客车开到了煤山。老汪的妻子带着女儿来看她的丈夫。尸首睡在煤车里等她们。阳光温和地照在草地上。草地上只剩了老汪的尸首。别的尸体已经搬走了。小朱的尸首抬回了家里，他的哥嫂和妻子在装殓他。阿宝和张正兴就让局里掩埋了。张正兴是独身的流浪汉，他连领恤金的亲人也没有一个。

市场后面有一家棺材店。山坡后边一个山谷似的地方就是坟场。在煤山上处置死人并不困难。阿宝和张正兴很快地

就睡在坟场上了。

老汪的家属要把他的尸首运到三里桥去安葬。他的妻子由两个女儿扶持着，吃力地走到草地上停放尸车的地方。她看见了尸车，起初呆呆地看着老汪的黑脸，似乎不认识这个人，后来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朝尸车上扑过去。她把头压在老汪身上大声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诉说一些过去的事情。那两个女儿也跪在尸车旁边哀哭，大的有十六七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

聚集在她们周围的人渐渐地散开了。也有几个中年妇人留在那里安慰她们，但是没有用处。她们一直哭到何科长差人来唤她们去问话的时候。

她们在煤山上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七点钟最后一班运煤的小火车从煤山开出，在加挂的一辆货车里就载了老汪的家属和一口新棺材。老汪就这样地离开了大煤山，永远不回来了。

曹蕴平在车站上送出了这班火车回来。他急急地走着。心里象被许多石块压着一样。冷风吹在他的脸上。他打了一个冷噤。他走过草地。那里很平静，先前围聚在那里的人已经散了。只有在两个窑井旁边，机器还在转动，铁板里吐出了煤车来，小工们慢慢地在那里推动煤车。情形还是和昨天和昨天的昨天；以及过去的许多天一样。在爆炸事件发生以后，煤山上似乎没有一点改变。

“这些窑井不知道已经吞食了若干人了！”他这样一想，就记起了山坡后面的坟场。无数的土馒头拥挤在那里，据说睡

在那里面的人大半是遇难的窑工。“人活着是多么受苦啊！他们一生简直没有快活的时候！”他忍不住低声对自己说。他的眼前现出了那些窑工的没有血色的面孔。他的心开始痛了。

他走过第二号窑井，看见护矿队王队长在那里生气地责骂一个小工。王队长看见他，点了一下头，那张丑脸显得更丑陋了。他不觉把眉头一皱回答了一个点头，就急急地走开了。

在矿局的右边墙下有两个黑脸小孩蹲在地上谈话。“马屁”，“阎王”，这些字眼断续地进了曹蕴平的耳朵。他故意地咳了一声嗽，把脚步放得响一点。那两个孩子掉头一看，慌张地站起来跑开了。他想把他们唤回来问几句话，却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只得失望地走进了矿局。许秋珊正在东院门口等候他。她看见他，对他微微一笑，然后说：“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外面冷吗？”就伸手去挽他的右膀。

他看见妻子的微笑，觉得心上的重压立刻减去了一半。他望着许秋珊的脸，温和地回答一句：“我不冷。……你冷吗？”

“我一点也不冷。我怕你在外面会冻着了，”她依旧温和地说话。她摩了摩他的手：“啊，你的手这么冷！”她便用她的温暖的手给他擦摩，这时他们已经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的手倒不及我的心冷，”曹蕴平在藤椅上坐下来，叹一口气说。

“你的心冷？”许秋珊惊讶地问道，就走到他的身边在藤椅的靠手上坐下，身子靠着曹蕴平的肩头。

"珊，我在这里住不下去了。我原说过这里不是我应该住的地方，"曹蕴平说，声音是温和的，但又是忧郁的。

"平，告诉我，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许秋珊温柔地问，一面含笑地看他。"是不是为了爆炸的事情？"

"也许是，也许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他痛苦地回答。"可是我实在住不下去了。我在这里做不出来一点有益的事。"

"平，为什么你单单责备你一个人呢？矿局里有许多人。而且你不过是一个科员。"

"我固然是一个科员。可是我不能说我就没有一点责任。"

"你没有权，你有什么责任？我知道你的心地善良，你不会做任何损害人的事情。"她把脸靠着他的脸。

他把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捏在他的两只手里。他沉默了片刻，才苦笑地说："你说我没有一点责任？那么我每个月一百多块钱的薪水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那些窑工的血汗吗？我自己也是一个榨取者。我……"

他刚刚说到这里，就听见了门外的脚步声，他便闭了口。许秋珊也马上站起来。工役把菜碗饭碗盛在一个木盘里端进来，然后一一放在那张方桌上，又从橱里取了碗筷出来安放好，招呼他们一声便出去了。

这一对夫妇在方桌的邻近的两边坐下来，慢慢地动着筷子。两个人的胃口都不好。

"老汪的家眷回去了吗？一家三口人真可怜！"还是许秋珊先开口，她温和地问。

“刚刚搭七点钟的火车回去了，她们把棺材运回去了。一百四十块钱的恤金！人家一条命才值一百四十块钱，我一个月的薪水就有一百多。这不是掠夺是什么？”曹蕴平放下碗苦恼地说。

“这并不是你的错。别的人比你拿钱更多。你为什么单单责备自己呢？”她这样安慰他。她看见他放下碗，便又关切地说：“你就只吃一碗饭！”

“我不想吃了。……我责备自己，因为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们大家都在做梦。我来到这里已经三四个月了，我没有做一件对窑工有利的好事情。每个月我就知道白拿薪水，这是很可耻的。每天我在外面走，遇见窑工或别的人，他们常常招呼我。我总觉得这些招呼是假的，他们的眼光里含得有憎恨。所以我在外面走常常低下头，就是要避开他们的眼光。你看这种生活我怎么受得了？要是没有你在这里，给我许多安慰，我一定早逃走了。”他的两只眼睛里射出来祈求的眼光，仿佛在求她的帮助似的。

“平，我知道你的处境很苦，”她也放下了碗，把一只手伸过去压着他那只放在桌上的手，眼里射出了爱怜的眼光，她温柔地说。“我永远不离开你。”她微微一笑。“我永远陪伴着你，跟你共患难。可是你为什么不做一两件帮助窑工、有利于窑工的事情呢？”

“珊，”他用了交织着感激与爱怜的眼光看她，微笑地答道：“只有你了解我，只有你爱我。”过后他又换了语调说：“我能够做什么帮助窑工的事情呢？大权捏在局长一个人的手

里，科长们又跟他一鼻孔出气。在他们那班人的眼睛里，窑工就是牛马。我上次偶尔说窑工们工作八小时太多，最好减少一点，就让他们嘲笑了一番。他们还说正打算增加工作时间到十小时，又说象我这样优待窑工，局里哪里还有大钱赚？你看，我怎么能够做一件帮助窑工的事情？在这里只有一个赵科员头脑清楚，同情窑工。可是他脾气古怪，不肯多说话。"

"你不妨再试试看。或者先劝他们办个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先做一两件改善工人生活的事情。其实对局里不会有什么损失，不过多一笔小小的开支。你再去试试看。你跟何科长多谈谈，跟局长也谈谈。倘使成功，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情。改革是一步一步地来的。"

"珊，你的见解比我的周到得多。你真聪明，你真正是我的好助手，"他感动地说，两只眼睛依旧不离开她的脸。"我再去试试看。我耐着性子慢慢地对他们解说，也许到底会使他们明白。"

她温和地微笑道："好，你以后不要再说走的话了。我们在这里才住三四个月就说走，岂不辜负了此生先生的介绍吗？"

恰恰在这时候工役提了水壶进来，他们便中止了谈话。工役倒了洗脸水，绞了面巾送来。两个人都揩了脸。工役依旧用木盘把剩菜端出去了。

"好，我就去见局长，先探听一下他的意思，"曹蕴平忽然下了决心站起来说。"不过我看希望很少。"

许秋珊鼓励地对他点了点头，她说："这不要紧。失败了

还可以再努力。将来总会有机会说服他们。”

他正要走出去，忽然门外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曹科员，曹科员。"他刚刚答应，一个人影马上从外面闪进来。一个白面孔带笑地望着他。

“原来是王科员，请坐，”曹蕴平做出不自然的笑脸说。

进来的是王宝善。在他后面跟着进来了马科长。两个人都坐了。

许秋珊给他们送了茶来。

“今天天气很冷，”马科长带笑地说。

“是，”曹蕴平淡淡地回答一句。

“恐怕就要下雪了，”马科长又说。他把眼睛掉去看王科员，王科员红着脸做出要说话又不说的样子。

“大概快了，”曹蕴平回答道。

“请用茶罢，”许秋珊看见大家不说话，便含笑地对这两个客人说。

“我们刚喝过了，”马科长欠身笑答道，这笑容反而使他的瘦脸显得更难看了。

曹蕴平用严肃的眼光望着马科长的瘦脸，心里想着“马屁”这个外号。

他看见马科长和王科员在那里你望我我望你，好象心里有什么事，又不肯明白地讲出来，他看不过，便打算设法把他们支开。

“马科长现在不到局长那里去罢，”曹蕴平勉强含笑地问道。

“我们刚刚去过。我们就是从他那里来的,”马科长连忙答道。

曹蕴平想:糟了。他便不客气地接着说:“我要到局长那里去商量一件事情。”他说着把身子微微一动,暗示了逐客的意思。

“局长就要睡了。他今天为窑工的事情很操心。他太体恤窑工了。我们看见他精神不好,也不敢在他那里多坐,”王科员连忙说,他的脸上现出他常有的媚人的笑容。他又侧过脸去看马科长,向马科长微微动着嘴唇。

“我想去见局长谈谈改善工人生活的事情,”曹蕴平正经地说,他想先探听他们的口气,因为这两个都是局长喜欢的人。“譬如办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工人子弟学校,这些都是轻而易举的,而且是必要的。”

“怎么?难道现在工人的生活还不好吗?还有改善的必要吗?”马科长惊讶地说,好象他听见了十分奇怪的不近人情的议论。

“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这有什么用?窑工哪里有资格读书?他们一个个都是蠢如鹿豕的东西,”王科员翘起他的小嘴嘲笑说。“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

“不见得窑工就比我们蠢,”曹蕴平马上变了脸色不高兴地说。“要说没有时间,我们就应该把工作时间减少。”

“这做不到!局长决不会答应,我敢担保!要做到这样除非矿局关门!”马科长起劲地说,他张开嘴露出黑黄的牙齿,口里喷出了白沫。

"啊，"曹蕴平吐了一口气，就不再说话了。他板起了脸孔。

他们的谈话好象很难继续下去了。但是马科长忽然望着许秋珊笑了一笑。

"曹太太，"马科长客气地唤了一声，眼里露出来祈求的眼光。"我们特地来向你借一件衣服。"

"向我借？"许秋珊惊讶地抬起眼睛看他，好象不懂他的意思。

"给王科员穿的。他跟你的身材差不多，我们想他一定可以穿你的衣服。而且曹太太，你的衣服在这里是最摩登的，局长也这样说，"马科长含笑道。两只笑眯眯的小眼睛就盯着许秋珊的脸，等候她的回答。

"王科员要穿我的衣服？"许秋珊疑惑不解地问了一句。马科长的一对狡猾的眼珠并没有离开她的面孔。他知道她在想什么，便继续解释：

"下星期六是矿局十五周年纪念，局长主张庆祝一下，要我们办个游艺会。已经排好了一些节目。王科员答应牺牲色相登台表演。这里只有你曹太太的衣服最时髦，而且又合王科员的身材，所以我们来跟你商量，借一件你的衣服。"马科长带着讨好的笑容等候她的回答。

许秋珊微微一笑，她脸上的疑虑完全消失了。她并不曾注意到曹蕴平脸上的苦笑，她却高兴地对那两个客人说："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很容易解决。不过我的衣服没有一件好看的。要是王科员不嫌坏，我当然愿意借。只是不知道王

科员喜欢什么样式，什么颜色的。”她说话的时候不住地打量王科员的身材。她觉得这个年轻人生得不难看，换上女装一定能讨人喜欢。她也愿意把她的衣服借给他，单为了满足她的好奇心的缘故。

马科长和王科员两个人都满意地笑了。王科员眉飞色舞地说:“要颜色鲜艳点的。”

“那么王科员什么时候来拿呢?”许秋珊带笑问。

“曹太太,谢谢你,请你明天就检出来,好吗?”王科员带着恳求的语气说。

“好,”许秋珊很感兴趣地笑道。“王科员本来就带了一点女性，扮起女人来，一定象得很，而且一定很漂亮。我明天就把衣服检出来，叫蕴平给王科员送去好了。”她说着便把她的丈夫看了一眼。曹蕴平不答话，却露出不满意的神气。她又加一句:“我也等着看王科员的精彩表演。”

“啊,真的不敢当,曹太太,你太客气了。我明天下午自己来拿。谢谢你,”王科员感激地陪笑道。他心里十分满意。马科长在旁边笑了。他接口说:

“这也应该感谢曹太太。王科员穿了曹太太的衣服上台，一定有许多人为他颠倒!”他说到这里，恰好王科员把眼睛掉来看他,两个人相对笑了一笑。两对眼睛又会意地掉开了。

“我看这次的游艺会恐怕开不成罢,”许久都不说话的曹蕴平忽然摇摇头用怀疑的口气说。“昨天窑里才炸死了四个人。”

“不会,”马科长很有把握地说。“窑里死人是很寻常的事

情。开游艺会是很要紧的。况且今年煤的产量已经增加了不少，更应该庆祝。局长刚才已经吩咐人准备了。局长主张开，而且他要看王科员的表演。我敢担保游艺会一定开得成功。”在马科长的心眼里就只有一个局长。至于窑工，那只是一堆蚂蚁。蚂蚁只是活着来给人践踏的。所以他觉得曹蕴平的话非常奇怪了。

曹蕴平冷笑了一声，心里很不舒服。他的眼前突然现了一具死尸，接着又现出许多没有血色的面孔。在外面升降机的吼声依旧时时在响，时时送进他的耳里，又使他记起了昨晚他在窑里看见的一切：黯淡的灯光，煤块压着的尸体，难闻的气味，混乱的情形。窑里和局里完全是两个世界。昨天才炸死了四个人，今天依旧有那么多的人在窑里受苦。现在局里的人却在商量开游艺会庆祝煤的产量的增多。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呀！他如今坐在这里，旁观着一切。难道他是王科员、马科长一类的人？不！他不能够做那种人！他应该站出来做一点事情。——这样想着，他的脸上便现出了痛苦的挣扎的表情。

“我们回去罢，”王科员看见曹蕴平脸上的表情，觉得再坐下去更没有趣味，便低声对马科长说。

“好。我们已经把曹太太麻烦够了。现在让他们夫妇休息罢。”马科长说着就站起来。两个人告辞走了。

第七章

早晨八点钟以前赵根宝拖着疲倦的身子到管理处去领电石灯。他把木牌从洞口递进去，自己在外面等着。过了一会儿，一个粗鲁的声音在洞里说：

“你的名字取消了。”

他疑心自己听错了话，吃惊地抬起头。他看见一张圆脸和一张八字胡盖着的嘴。那张脸上没有笑容。

“你说什么？没我的名字？”他惶惑地问。

“包工头通知，局里把你开除了。”洞里的嘴马上闭紧了，似乎连一句话也不愿多说。

“这靠不住！我自己没听见说！他凭什么开除我！”赵根宝觉得事情严重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只有大声分辩。

“你去找包工头问问看！”那张圆脸冷笑一声，淡淡地说了一句，就掉开了。

“沈先生，请你把灯发给我。何先生在跟我开玩笑，他不会开除我的。我在这里做了十多年——”赵根宝改变了脸色声调谦卑地哀求道。

“真讨厌！叫你去跟包工头说，你却在这里胡闹！”那个圆脸人把洞口关住了。

“沈先生，请你把灯发给我。……我家里等着我每个月寄钱回去。”赵根宝推了推玻璃窗洞，用了更委屈、更可怜的调子哀求道。他接连咳了几声嗽，他的瘦脸涨得通红。

窗洞依旧关着，没有人理他。他继续咕噜地说了许多哀告的话。

“赵根宝，你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一只手拍他的肩头。他掉过头一看，原来小刘站在他的背后。

“他们把我开除了！”赵根宝绝望地带哭声说，似乎再也说不出后面的话了。

“开除你？我不相信！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小刘惊讶地说。

“沈先生不肯发灯给我。……他说包工头把我开除了。”赵根宝眨了眨眼睛，诉苦地说。他接着又咳了几声嗽，眼泪掉下来了。

小刘听了这几句话，就生气，马上粗暴地说：“一定是监工头在捣鬼。他说过他要开除你。我们去找他！”窗洞口又开了。小刘把木牌递了进去。还有几个窑工也走来领灯。小刘很快地领到了灯。

几个窑工把赵根宝围起来，他们都知道了赵根宝被开除的事情，每个人都说了些不平的话。

“我们找监工头去！”小刘愤怒地说。

“好，大家去！”别的人响应道。

“他在那边茶馆里面，我刚才还看见他，”一个中年窑工说，这个窑工名叫余洪德，是赵根宝的朋友。

"好，我们就到茶馆里去，"周广和说。他平日和赵根宝在一起作工，监工头对他也不满意。他的饭碗也是不稳固的。

于是这五六个人就往铁轨那边走去，下了山坡，跨过了铁轨，第二次汽笛响了。

他们到了茶馆。里面人声嘈杂，监工头并不在那里。他们到别的店铺去找，也看不见他的影子。

"我们到窑井旁边去等他！"小刘板着面孔说，他心里非常不快活。

他们一行人又跨过铁轨，走过矿局前面，往草地那边走去。监工头正站在烟囱下面跟吴股长说话，他们远远地就望见了。

"原来他在这里！"小刘象寻到了什么宝物似地说。他就领头往烟囱那边走去。

他们到了烟囱下面，吴股长正在那里讲话，他们在旁边等候着，大家都不作声。在窑井口升降机动了。

"你们不下窑去，站在这里干什么？"吴股长忽然停止谈话，掉过脸朝着他们问道。

"监工头把赵根宝开除了！"小刘气冲冲地说。

吴股长冷笑一声，说："监工头事前对我说过。"他看见赵根宝站在众人后面，他的脸色马上变得很严肃了。他斥责地说："赵根宝，你怂恿他们到这里闹事吗？你在这里做了好几年，你应该知道局里的规矩！开除你，这是你自己的错！"

"吴股长，他一家就靠他一个人挣钱吃饭，"余洪德哀求地说。

"局里又不是慈善机关。要吃饭的人多得很！我们管不了这些事！"吴股长冷冷地说，摆出了一副铁面孔。

"赵根宝并没有错！"小刘不平地争论道。

"他没错？哼！"监工头狞笑说。"他在窑里整天偷懒，不作工。我干涉他，他就鼓动众人跟我作对。他还骂局长，骂股长。他说我不敢开除他，我要试试看！"监工头越说，越生气，一对小眼睛圆睁着，眼光死死地盯在赵根宝的没有血色的脸上，就象要把他吞下去一样。

"吴股长，你不要信监工头的话。赵根宝没偷过懒，他实在挖不动了。"小刘忍着气替赵根宝解释。

"挖不动，局里还要他？局里不会白白养活吃闲饭的人！这里又不是养老院，"吴股长依旧严厉地说。

"吴股长，你可怜他罢，"余洪德又一次哀求说。

"我不管这些闲事！"吴股长不耐烦地厉声说。

众人没有话可说了。大家呆呆地站在那里。

监工头动身往窑井那边走了。这些时候在旁边徘徊的两个矿警也跟着他走了。

吴股长投了一瞥憎厌的眼光在这几个人的脸上，也就转身走了。他不再说一句话。

"你什么东西！不过局长的走狗罢了！我看你得意到几时！"小刘看见吴股长走远了，就气恼地骂起来。

"他从前不是这个样子。他从前做机工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也在窑里做过工呀！"赵根宝忽然叹息地说，眼睛里又淌了泪。

升降机还在响动，它在唤他们。他们应该去了。

“赵根宝，你不要着急，我们慢慢想办法，”小刘安慰赵根宝道。然后他向同伴们短短地说一句：“走罢。”于是他们走到了窑井口。一个吊笼就把他们载到地底下去了。

赵根宝在旁边望着，他带着羡慕的眼光送他们下窑。他终于忍不住也挤上前去。但是人家收了他的牌子，却不让他下窑去。

他不再跟人争论。他痴痴地站在窑井旁边，看着升降机转动。以前他憎恨这个窑井，因为它吃了他的血，他的肉，剥夺了他的精力，他的光阴。现在他却爱这个窑井了，因为离开了它，他就不能够生活。他想，只要人家允许他再下窑去做工多好！

他的眼泪又流出来了。他想着：他最初离开了大兵蹂躏过的家乡来到这煤山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强壮的汉子，他能够做任何事情。他有气力，他懂得勤俭。他满心希望着在这充满乌金般的煤块的煤山上发一笔小财，再回家去同母亲、妻子过安闲的日子。然而事实上他劳苦过了，他把他一生最好的光阴花在这里，他忠心地做了十多年的苦役，他没有存一个钱，却把他的健康和精力完全送给煤山了。他快要成了一个废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人家却赶走了他，不给他一点酬报。这是多么不公道的事情！他现在才觉得他自己没有错，这全是那班人的错。要是没有他们这些人整天辛苦地在窑里做工，那班人能够发财吗？……他现在似乎明白了许多事情，然而已经迟了。他已经被繁重的工作折磨得快成了废人了。

他站在那里，他的心痛得厉害。过了一些时候，他抬起头往四面看，他看见一些窃笑的脸。他想他们都在嘲笑他。他拔起脚，没精打彩地离开了窑井。他走过矿局后面。那里一道小门正开着，里面是厨房。他见厨师手里拿着刀和鸡，从鸡的颈项上滴下血来。在地上还有一只挨了刀的鸡在扑翅膀。他的喉咙有些痒了。他想到他每天吃的那些青菜面，他低声说了一句："现在连青菜面也没有得吃了。"

他在门口站了片刻。厨师把手里的那只鸡也掷到地上去，让垂死的鸡在地上扑叫，他却走进厨房去了。接着他捧了一个大木盆出来，把两只鸡都抓起来放在木盆里，又进去把水壶也提出来了。他看见赵根宝还站在门外，他疑心这是一个小窃，憎厌地看了一眼，走过去，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赵根宝一阵头昏眼花。他几乎站不住了。他靠着墙过了片刻，叹一口气，往前面走了。

他慢慢地走下山坡，跨过铁轨，在街上闲走了一会儿。没有人理他。他孤零零的，象一个乞丐似地走着。街上有好些行人，他抬起眼睛看他们，就象在看一些陌生的人，就象在看另一个世界的景象。他觉得他已经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了。

在肉店门前围聚了一群人。孩子的清脆的歌声从人丛中透出来，唱的是小调，到了他的耳里非常好听。他慢慢地走到那里，挤进了人丛中。他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在唱歌，旁边一个老头子拉着三弦。唱完了一首歌，小姑娘微微一笑，她的瘦脸显得更可怜了。老乐师却茫然地站着不动一下，他原来是一个瞎子。

小姑娘又唱完一首歌，依旧微微一笑，于是走过来伸手向听众讨钱。给钱的人并不多。小姑娘走到赵根宝的面前，赵根宝从袋里摸出一把铜元和两个银角，就全给了她。那个小姑娘捧住钱，感谢地抬起头看他。他含笑地点一下头。她高兴地笑了。众人惊讶地看赵根宝，他却埋着头从人丛中挤出去走了。

他回到了第三号工棚。工棚里没有人。里面很阴黯，充满着泥土和脏东西混杂在一起的气味。他掩上门，静静地解下裤带，把自己吊在梁上。

那挣扎是痛苦的。他的手和脚在空中乱舞、乱动。他的喉管里发出了干叫。没有人来理他。他除了痛以外就没有别的知觉。他的一只手在领口上抓，扯破了他的短袄。但是他渐渐地死下去了。二十多分钟以后他完全停止了舞动。他的一双眼睛突出来，他的嘴张开，伸出了半个舌头。

下午四点钟以后，早班窑工回到地面上来，有的去洗澡，有的回到工棚里去。

小刘、余洪德、周广和几个人记罣着赵根宝，就连忙跑到第三号工棚去。

“赵根宝，”小刘一进屋便大声叫起来。

“赵根宝，”众人齐声叫道。

赵根宝静静地悬挂在一个角落里，他的脸朝里面，人们看不见他。

“呀！是什么东西？”余洪德惊恐地叫道。

"赵根宝！他吊死了！"小刘恐怖地叫起来，就朝着那个悬挂的身子跑过去。

"快，快把他解下来！"周广和大声叫，就跟着跑过去。

"他死了，死得硬硬的！"小刘抓住那个身子，用颤抖的声音叫着。

屋子里起了一阵骚动。赵根宝的尸首解下来了，放在地上。余洪德和周广和开始哭起来。

"今天又死了一个，"小刘悲愤地说，忍不住流了眼泪。

周广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绝望地说："我们怎么办？"

没有一个人敢说出一句答话，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想不出一个办法来。这时候好象有一个沉重的大石块压在每个人的背上。

汗和血湿透了短衫，
汗和血浸透了煤山，……

冯阿大哼着歌走进来，后面跟着老李和别的工人。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冯阿大改换了语调吃惊地问道。

"赵根宝吊死了！"小刘痛苦地哭着说。

"赵根宝吊死了？"冯阿大叫起来，老李也在后面叫起来。他们都跑过去。

大家都不再说话。每个人都觉得赵根宝的死不过是开场。悲惨的命运马上就会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们应该想一个逃避的办法。

"我们怎么办？"周广和又一次发出了这悲痛的问话。

“怎么办？死一个少一个！我们大家迟早都会死在煤山上，都跑不掉！”冯阿大粗声说。

“难道我们就应该在这里等死？”小刘忽然大声质问冯阿大。

“谁知道？你有办法吗？”冯阿大睁起两只红眼睛，望着小刘说。“我比你知道得多。你看周春辉比你强多了！他还免不掉要坐牢。你能够做什么？你一个人能够做什么？”

小刘的一张脸因愤怒变得通红。他的眼睛干燥地在发亮。他用坚决的语调说：“对啦，我一个人做不出大事情。难道我们大家在一起就做不出事情吗？连自己的性命也不能够保护吗？”

“你会说话！那么你说我们该怎么办？”老李对着小刘的脸吐出这句问话，他的脸色阴沉，别人不知道他的心里想些什么。

“怎样办？我们组织工会来保护我们自己……”小刘脸上一亮，他加重语气地说。

“你，你说话就跟周春辉一样！这有什么用处？他们会把你关在牢里！”冯阿大不耐烦地打断了小刘的话。

“不错，周春辉也说过要组织工会。他天天向我们说要组织工会。人家就把他抓住关在监牢里。你说话要当心啊！”老李关心地说。

小刘没有一点害怕的表情。他的脸依旧红着，眼睛依旧亮着。他激动地往下说，他的声音里还带了一点愤怒和悲痛：“喂，你们都说周春辉。我问你们周春辉是不是好人？他的话

对不对？坐牢有什么可怕？我不怕！我们大家都学周春辉的榜样，看他们会把我们怎样办？城里的牢装不下我们这许多人！……"

"好！这番话说得对！"一个声音在后面响起来。众人吃惊地掉过头去。在他们后面站着一个年轻人。他穿了一套学生服，有一张瘦长脸，鼻梁上架了一副宽边眼镜。那个人微笑地望着他们。

"赵科员，"冯阿大和老李一齐低声说。他们放心了。他们认识赵科员，他是周春辉的朋友。

小刘不高兴赵科员来打断他的话，他不客气地粗声说："我们说话，跟你什么相干？"

赵科员并不生气，依旧微笑地看着小刘，一面说："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们的仇人。我是周春辉的朋友。冯阿大他们知道，我是你们的朋友。"

"局里面还有我们的朋友？我不信！那些人全是靠我们的血汗发财的。"小刘依旧板起面孔说话，不过他也略略知道赵科员平日的为人。

赵科员把眉毛一皱，收敛了笑容。他严肃地、但略带悲哀地解释道："但是周春辉却为你们坐了牢。他是我的同学，同志，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冯阿大，你是知道周春辉的。老李，你和他很好。你们都不相信我吗？"他把他那锐利的眼光轮流地在小刘、冯阿大、老李的脸上扫了几下。

"赵科员，我们相信你的话！"冯阿大感动地说。老李也抬起头低声应着。

“这个尸首怎样办?”小刘把身子一侧，让出躺在地上的赵根宝，指给赵科员看。

“这是谁?”赵科员的脸色马上变了。他伸起两只手搔自己的头发。

“赵根宝，今天吊死的！局里开除了他，他自己吊死了。”小刘的每句话都象一个沉重的石子打在赵科员的头上。

“他自己吊死？他这样蠢！这样不中用！”赵科员狠狠地说，声音并不高，眼睛里射出憎恨的光芒。他不相信一个人受了冤屈就会把自己吊死给别人看。

“你说他蠢?”小刘的圆脸变得更红了，那对浓眉也竖了起来，他气愤地说：“他在窑里挖了十多年！现在得了一身病，他们就赶走他，不给他一个钱。你还说他不中用！他不死又怎样办！”

赵科员埋下头沉吟了半晌，他听懂了小刘的话。他知道，局里赶走快成残废的工人，是平常的事。局长还主张把那班年老力衰的工人全赶走呢！没有养老金。那班人靠什么来生活？但是他们不应该自杀，他们应该做出一点事情来。他们多少还有一点力量。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看得太贱！他回答小刘道：“哼！他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贱了！一个人悄悄地死，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对仇人又有什么害处？我说，象这样地死一个，死百个，也救不了谁。以后的人还要照这个样子死下去。怎么办？我说工会应该马上组织起来。大家团结在一起就会有力量。你们就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

“可是局长不答应，”老李带了点失望的口气说。“他不准

我们干这些事。”

赵科员看见四周没有别人，便低声对他们说："不要怕，你们先不让他知道偷偷地干。你们的工会成立以后，他就没法解散了。只要你们一心一意地团结起来，你们就用不着害怕局长。连那一两百个矿警也没有多大用处。”

“对啦！”小刘的脸上一亮，他用坚决的语调响应道。“我们一定要把工会组织起来。局长答应不答应，我们不管！我们要干就动手干！没有工会是不行的！我们大家都会做第二个赵根宝！”他把右手捏成一个拳头在空中舞动了两下。

“好，你有胆子！”赵科员带笑地称赞道。

“好，工会，工会！”冯阿大、老李几个人齐声说。屋子里的空气似乎马上变热了，大家的心都是热烘烘的。

“好是好，可惜太迟了！赵根宝活不转来了，”余洪德在一边低声叹息道。

“不错，要是你们早就有了工会，他是不会死的，”赵科员一面说话，一面指着地上的尸首。“但是这不能说是太迟。你们要知道赵根宝不只一个，你们应该救以后无数的赵根宝，也许你们自己就是第二个、第三个赵根宝。所以工会应该早点组织起来，越早越好。”

“对啦！我们应该做出点事情给他们看！”小刘点头说。说到“他们”两个字，他就把牙齿一咬。

“那么赵根宝又怎么办？”周广和指着地上的尸首第二次问道。

众人沉默着。

“我们去找吴股长！把尸首交给局里，看他们怎样安顿？棺材钱，局里总要出的！”

小刘说了这些话，就拔起脚往外面走。

第 八 章

赵根宝的尸体被安顿在山坡后面的坟场上。一具薄木棺材。这就是矿局给他的报酬，在他工作了十多年以后。

第一天煤山上还有人谈起赵根宝的名字。包工头和监工头都说局长待他太厚道了。第二天人们就忘了他。只有在几个窑工的心里他的影象还非常鲜明。

一个早晨，就是在矿局十五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小刘一个人走到山坡后面的坟场去。一层薄雾笼罩着山坡，太阳隐在云里。早晨的风迎头吹来，把他的瞌睡和疲倦都吹走了。他只顾迎着风走，翻过了低的山坡，大步向着堆满土馒头的山谷走去。

一个蓝色的影子在坟场上动，从雾里透出来。他急急地走下去，进了坟场，穿过一些旧墓。他看清楚那是一个剪了发的女人。她站在一座新坟前，埋着头哭。

那是机工小朱的坟。她就是小朱的妻子。那个圆脸的少妇，笑起来动着一张小嘴，就象春天的太阳。他不会忘记她。他注意地看她几眼，她那埋头抽泣的样子，她那悲痛的声音都搅乱他的心。他怜悯她，然而他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在她旁边站了半晌，看见她不理他，却往草地上坐下去，他便走

开了。

小刘走到赵根宝的坟前。坟是新的，不过一个小小的土堆。上面没有草，坟前插了一根木牌，写着“窑工赵根宝”等等字样。

“窑工赵根宝，”他慢慢地念道。“哼！活着是窑工，死了还要做窑工！好罢，就给你们挖坟！”他骂道。

他在赵根宝的坟前站了一会，又走到张正兴的坟那边去，也是一个小小的土堆，前面也竖了一根木牌，旁边就是阿宝的坟。“窑工张正兴，小工阿宝……你们怎么不写局长张正兴，局长赵根宝呢？只有他们才配做局长！他们在煤山上挖了那么多年头。局里发了财，他们自己倒没有赚一个！”他看见这两个木牌，就想起张正兴他们的困苦生活和结局，不觉愤愤不平地骂起来。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雾渐渐地消散了。那个女人的抽泣声还时时飞过他的耳边。空气有些沉闷得令人难受。他觉得自己不能够再过平静的受苦的生活了。他需要活动。他的身体内还蓄得有一些力量，他的肚皮里还装了不少的怨气，他需要找个机会把它们发泄出来。但是机会在什么地方？它什么时候才会来呢？他又一次注视着张正兴的坟，泪水突然从他的眼角进了出来。“我不甘愿做你那样的人！”他愤激地说。他想到一般窑工的命运：把年轻的精力贡献给局里使矿局发达起来，而自己在十几年的苦役以后却枉死在窑里，或者被局里赶走吊死在工棚里，或者病死在贫困里。他要反抗这个命运，然而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做起。他的耳朵只听见绝望的抽泣

声。他的胸膛被愤怒鼓胀着，那里开始痛起来。他便捏起拳头打他的胸膛。

"我一定要做点事情！我一定要做点事情给他们看。我们人数有这么多！"他坚决地说。他的眼前涌现了无数的人头。尽是他的同伴的脸，都是活人的脸。接着他看见赵科员的脸在望着他微笑。于是"工会"两个字象一道电光掠过了他的脑子。他的面容渐渐地开展了。

工会，这是他们自己的机关，他们自己就要组织起来。他们已经在进行了。这是他目前的唯一的希望。"我们一定要把它组织起来。我们要做给他们看：我们能够保护自己！我们不怕他们，就跟他们拚个死活，也痛快！"他弯下身子，在地上拾了一块小石头，站起来对着山坡掷过去。石子飞得高，还没有翻过山坡就落了下来。他叹了一口气，拔步走了。

他走过小朱的墓前，女人还在那里垂泪，她已经坐在草地上了。他看不见她的脸。他只看见她的肩头耸动。

他站住看了她半晌，她都不曾回过脸来。他不觉叫了一声"朱嫂子"。

那个女人抬起头，她的圆脸上满是泪痕，还有几块红印。她睁大两只眼睛看他，眼睛里面还有泪水。她不答话，却拿着手帕揩脸。

"回去罢，你哭了这么久，也哭够了，"小刘温和地说，他想笑，但是他的脸上却只有忧愁的表情。

她拿开了手帕，两只眼睛光闪闪地望着他，好象不认识他一样。

“你不认得我吗？煤山上人家都叫我小刘。我认得你。我还认得你的丈夫，”小刘说，他勉强笑了笑。

她依旧不答话，却埋下头去，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仿佛还在哭叫“我那苦命的丈夫呀！”

他踌躇起来了。他想劝她，可是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他想走开，却又不愿撇下她一个人在这里。他跟她隔得这么近，而且在一处谈话。他记起了小火车上穿红布衣裙的新娘，他记起了穿雪青色短袄在杂货店门前看戏的少妇，他还记起了他几次在山坡上遇见她的情景。

“朱嫂子，你哭得太伤心了！回去歇歇罢！人死了还哭他做什么？你心肠太好了！”他关心地劝道。

她慢慢地止了哭，又拿手帕揩了脸，揩了眼睛。她掉过头看他，默默地把头点了点，就站起来。小刘连忙过去拉她一把。她并不躲开他的手。

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女人不说话。小刘红着脸，努力笑了笑，想找话跟她说。

“小刘，我认得你！他们都说你是个好人，”她忽然露出笑容，声音清脆地说。

“你也这么想？”他惊喜地问。听见她称赞他，他自然高兴。

“我认得你。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比他们都好。”她又动着小嘴一笑。

“早晨天气多冷，你就跑到他坟上来，当心你得病，”小刘关心地说。

她皱着眉头说："在家里闲着，心里真难过。一个人孤孤单单。他的哥嫂都很忙，他们没功夫理我。他死了，我活着真没味！"

"你就没一个朋友？"他怜惜地问，他的意思并不是单指女人。

"大煤山上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女人本来就不多。象我这样的人哪个高兴跟我在一起？"她说。

"我高兴！"他顺口说了出来。

她注意地看他。她含笑地问：

"你不讨厌我？"

"我绝不！"他直率地答道。他又涨红脸问："你怎么样？"

但是，奇怪，她不再说一句话，却拔起脚跑了。她跑得很快，一路上也不回过头看他。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话得罪了她，或者她想起了别的什么事情。

他站在小朱的坟前，伸起头颈望她的背影。那蓝布衫子，那短发，那跑的姿态。她很快地翻过了山坡。那一切都消失了。他的脸上浮出了微笑，嘴里嘘了一口气。

"不晓得她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他在自言自语。

"小刘，"有人在叫他。

他应了一声，掉头往四面看。穿学生服、戴眼镜的赵科员就站在他的面前。

他疑惑地望着赵科员，好象在问："你也到这里来？"

赵科员并不回答这个疑问，却用低沉的声音说："我看见了。"

“你看见谁?”他惊讶地问。

“我看见你在跟她谈话，那个女人的确不错。”赵科员把一切感情都藏在心里，小刘不明白他的本意是什么。

“对啦!”小刘平板地说了这两个字。他掉开头，不去看赵科员的脸。

“你想讨个这样的女人做老婆，是不是?”依旧是低沉的声音，赵科员板着脸讲话，不象在开玩笑。

“我不晓得!”小刘坦白地一口回答道，他的脸红了。

“你这是妄想! 你在窑里再挖十几年也存不到钱讨老婆! 你不看见赵根宝的结局?”赵科员甚至带着残酷的表情说。

“看见又怎样?”小刘不高兴地问，他奇怪赵科员为什么一定要对他说这些话。“我又不是赵根宝!”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们应该站起来保护自己。你们不应该再等待什么。”赵科员用坚决的语调说。

“你说得这么容易? 他们大家都反对我们! 我们有什么办法?”小刘着急地说。赵科员的这些话使他苦恼。

“哼，他们大家? 我问你究竟你们人多还是他们人多?”赵科员的话越逼越紧。

“他们人多，”小刘刚刚说了这一句，便又改口用更大的声音纠正自己说:“不，我们人多!”

“你说得对! 既然是你们人多，你们还整天在窑里流眼泪，就一点不害羞吗?”

小刘找不出话回答。他觉得赵科员说得不错，他们真应当害羞。他们三千几百个人分散在全个煤山上，一个个都在

窑里呻吟受苦，看着同伴枉死却只有掉眼泪。他们有气力挖破坚硬的石壁，难道就不能够做一件事情来保护自己？他们以前真是在做梦呀！

过了半晌，小刘默默地拔起脚走了。

“你到哪里去？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

“下窑去！”

“告诉我，工会的事情怎样了？”赵科员一把抓住小刘的手膀。

小刘这一次才掉过头注意地看赵科员的脸。那个人的一对亮眼睛就象两点火星在他的脸上滚。他激动地说：“已经在进行了。我一定拚命去干。”

“好，我们一道走！”赵科员和小刘一起走了。

小刘在前面走，赵科员跟在后面，两人相隔两三步光景。赵科员在后面说了许多话。

赵科员回到矿局，就站在门口，看过往的人。

人们正在矿局的门口扎牌楼，装电灯，几个女人和十多个小孩围在旁边看。

升降机在窑井口响动，窑工们在那里等候吊笼来装他们下去。小刘就在他们里面。从窑里出来的工人们埋着头穿着脏的窑衣往四面散开，穿过草地到各处去，到工棚去，到澡堂去。两个窑工走过矿局门前，他们抬起黑脸，睁起血红的眼睛，看那灯彩。一个中年的冷笑说：“哼，他们倒快活！”

“老朱，明天热闹啊！”另一个年轻的接口说。他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齿，两只红眼睛在黑脸上闪动。

"热闹？小孙，是他们热闹啊！是他们的纪念！"那个叫做老朱的中年窑工说。"这跟我们不相干。"

"明天不放假吗？管他妈的纪念不纪念，只要不下窑去就是好的。"年轻的窑工又笑了笑，但这笑容掩不住他的疲倦，他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

"哼！他们明天放一天假，后天就要你加倍地做事情。你想他们会白白给你好处？"老朱不高兴地说。

"管他妈这些！听说明天要唱戏给我们看，那边戏台已经搭好了，"小孙说。

"给我们看？你又在做梦！是给局长他们看的。听说城里还有客人来。他们要面子啊。"老朱冷笑了两声。

这两个人走过去了。接着又走过王阿根、张阿五、和小金宝弟兄。张阿五不时在咳嗽。

"明天要唱戏了！"小金宝看到灯彩，就停了脚步高兴地对王阿根说：

"我们才死了五个人，他们就要唱戏！真是天理良心！他们还想快活！"王阿根激怒地说。他心里烦躁，他也轮起两只血红的眼睛看灯彩。

"这是他们的十五年纪念啊！十五年前这个煤山，这个矿局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发财了！为什么他们不该快活？"张阿五挖苦地说。他接连咳了几声嗽。

王阿根看见了赵科员的严肃的面容和发亮的眼睛。他们两个对看了一眼。王阿根忽然举起手在张阿五的肩头一拍，高兴地说："等着看明天罢！"

"明天?"张阿五不懂地问道。

"你就忘记了?记性这样坏!"王阿根哂笑地说。他的眼前不再是一片黑暗。他也看见了阳光。

这两个人也走开了。小金宝和小银宝还站在那里看人们在扎牌楼。

赵科员仍然站在矿局门口。他听见了他们的谈话。他掉头朝窑井那面望。那里的人已经走光了。阳光在草地上发亮。几个小孩子唱着歌走过来。他的心里也充满希望。他和王阿根一样,他的眼前也不再是一片黑暗了。

"赵科员,我们去看王宝钏扮女人,"绰号"阎王"的王队长穿着军装束着皮带走过他的面前,"阎王"的丑脸上露一个狞笑,对他打个招呼说。

"我有事,我不去!"赵科员冷淡地答道。

"你不去,等一会儿让局长来请你罢,"王队长不满意地讽刺了一句,就往里面走了。

赵科员忽然觉得不舒服起来。他默默地咬着嘴唇皮,心里在想另外一些事情。过了一会,他忽然掉转身子往里面走去。

他走进了东院,又向里走,转了一个弯。他的房间就在王科员房间的隔壁。但是他一连几天都不在家,天一亮他就跑出去了。

他走过王科员的窗下,正听见局长的声音:"再象这样弄下去,国煤一定会让外煤打倒,将来连这里也只好卖给外国人去经营了。"

这句话刺着他的耳朵，他便站住了。

“局长的话真是一针见血！这次庆祝以后我们局里应该大大地整顿一番。”马科长迎合着局长的意旨说下去。“现在那班窑工太偷懒了。”

“每天至少也应该出到一千吨以上的煤，才可以马马虎虎应付过去。现在国煤这样缺乏，到处都有电报来要煤。那班工人真是混蛋。事情就坏在他们身上。要是他们肯听话不捣蛋，那么局里一年总可以多赚十几万！”局长半惋惜半生气地说。

“多赚十几万，局长也可以分到万把块钱了，”这是王科员的清脆的声音。

“可不是？”局长接口说。“不过钱还是小事情。这跟国煤的前途却有很大的关系。许多煤号不高兴承销国煤，就是因为国煤的产量不多，供应时常不能衔接，而且成本太高，反而不及外煤来得便宜。所以每年尽让开滦赚大钱。而我们这里只能够勉强维持……”

赵科员在外面冷笑了一声，但是声音小，屋里的人并没有听见。

“把中国人的钱都让给外国人赚了去。这简直是卖国的行为！”局长愈说下去，愈生气。“那班窑工只知道有自己，就不知道有国家。只知道要钱，就不知道爱国！中国人尽是这样！所以中国永远没有办法！”

局长突然咳起嗽来，大概是抽烟呛着了。他的咳嗽声刚刚停止，马科长便带笑地劝道：“局长！不要再谈这些事情罢。为这点小事气坏自己的身体，太不值得。我们还是听王科员

唱歌罢。”

“好。对那班东西，我们以后再来想法对付。在王科员房里，我们还谈那些讨厌的事，真是太煞风景了。张科长，你说是不是？”局长也转怒为笑了。

赵科员不能够再听下去了，他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他在书桌前坐下来，摊开信纸，给一个朋友写信报告这里的消息。但是隔壁的歌声依旧时时闯进他的耳朵里，扰乱了他的注意。

他不能够迅速地下着笔。他烦躁地接连在纸上写了许多错字。

在隔壁《毛毛雨》唱完了。

“王科员，你唱得真好！比黎明晖还唱得好！”马科长第一个称赞道。

“真好听！应该说是好极了！”局长满意地带笑说。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张科长陶醉地吟起旧诗来了。

王科员扑嗤地笑了。他低声说了两三句话。于是高跟鞋的声音在隔壁响起来。

“我说王科员比曹太太还漂亮。你看，他走两步路就比曹太太更美，更动人，”局长高声赞美道，凭这声音，局长好象突然年轻多了。

“我哪里比得上曹太太？局长这样称赞我，叫我怪不好意思，”王科员忸怩地说。

“你越是不好意思，局长就越喜欢你，”张科长突然大声笑

起来。

一阵笑谑之后，马科长又换过话题说："那天晚上我们到曹太太那里去借衣服，曹科员好象很不高兴。他这个人有点古怪。他还说要找局长谈什么改善工人生活的事情。他说要办什么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工人子弟学校；他还主张减少工作时间。我看他是在做梦！"他说到这里又笑起来。

"我看曹科员这个人有神经病，"张科长接口说。

"他已经跟我谈过这种话了，被我训斥了几句，他不好意思就走开了。我看他要不是书呆子，就一定是周春辉的同党。我们以后应该多多注意他。可惜他是程此生介绍来的，又不好马上打发他走。"这是局长的话。赵科员非常注意地把这些话都听清楚了。他于是咬紧嘴唇，在信纸上急急地写道：

斗争就要开始了。这里好象是一座雪底下的火山。但是 我告诉你：雪已经在溶化了！

第 九 章

矿局十五年纪念日在大煤山上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从前一晚十二点钟起煤山上四口窑井全停了工作。升降机静悄悄地歇在那里。然而大煤山上却是十分热闹了。

矿局里也显得忙碌起来。昨晚最后一班火车载来了几个外面来的客人，他们都是局长请来的贵宾。

从早晨起天气就很好。没有风，而且还相当暖，不象在初冬。天气给人们添了兴趣。矿局里许多人很早就起身了，连局长也不是例外。他今天特别高兴。

戏台搭在矿局后面一块平地上。地方很宽敞，可以容几千人。不过座位不多，而且前面的十几排好座位都是给局里的职员留下的。开会时间规定在上午十一点钟，然而工人家属和小孩很早就站在那块空地上等候了。

到了十一点半钟，大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马科长和局长才上台去宣布开会。局长的高大身材在台上出现的时候，前面十几排座位的听众马上拍起掌来。后面的人有的拍掌，有的含糊地叫喊，有的在笑，也有几个人发出不满意的声音。局长穿着蓝缎子狐皮袍，罩上玄青色的马褂，胸前佩了一朵红纸花和一根写得有字的粉红绫条。他的灰白色头发上擦了不少的油，

下颔也剃得光光，一张笑脸因得意而发红。这一天似乎就是他的生日，他好象是大煤山上最快乐的人。他一上台就望着下面的听众微笑。他的眼光只在前面十几排座位中间打转。在后面的人丛中有些窑工和他们的家属因为看见他笑便也笑了。那些人的脸都是没有血色的，和局长的脸比起来恰恰是一个可悲的对照。

仪式开始了。接着就是局长的报告。他把窑里的情形描写得和天堂没有两样。他叙述他怎样辛苦地在大煤山上奋斗了这许多年，怎样渐渐地实现了这许多改革，怎样替矿局赚了钱，怎样替工人谋了利益。他又说明了今后的发展计划，他的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把煤的产量加多，煤的成本减低，使国煤可以和外煤竞争。

局长报告完毕，他那张乱喷白沫的嘴闭上了。前面十几排的听众一致地拍起手来。后面也有些人跟着拍掌，也有些人暗地在骂。

接着，实业部里派来的钱代表演说，这个人是局长的老朋友。他说的无非是恭维局长，说部里怎样倚重局长的话。在演说的中间，他时时望着局长微笑，局长每次回答他一个点头，最后又是台下前十几排的听众大拍掌。

接着，张科长演说，他的意思和局长的差不多。然而他除了歌颂局长的功绩外，还说到他自己对矿局的贡献。

马科长也发表了简单的讲话。他除了颂扬局长的种种好处外，还批评了工人的一些坏处。他希望工人们以后不要偷懒，他们应该帮助局长完成“产额增加”和“成本减低”的两大

计划。

马科长在拍掌声中退到后面去了。他得意地站在局长旁边跟局长说了几句话。

接着来宾演说，除了恭维局长外并没有新的内容。

演说完毕，布幕拉拢来。游艺会就要开始了。

“这不是矿局的纪念日，这倒是局长的纪念日了，”曹蕴平苦笑地低声对许秋珊说。

许秋珊微微一笑，轻轻地触她的丈夫的肘拐，要他说话当心一点。

台上的蓝布幕拉开了。几个人在那里奏起国乐来。会场里起了一阵骚动，局长一行人进来，在最前一排留着的空位上坐了。

国乐之后是国术。一个强壮的汉子裸着上身出来打几套拳。另一个穿短打的耍了一回刀。这一阵差不多全会场都是拍掌声。

国术完毕，就是国剧开场了。于是锣鼓响起来，马科长和王科员粉墨登场唱了一出《小放牛》。王科员扮了戏里的农家女出场时，全场的眼光都给他吸引去了。他走一步路，笑一声，唱一句，都搔得每个人的心发痒。大家不转眼地望着他，惟恐戏一完结，这一切都会失掉了。

“好呀！”许多人在叫，许多人在拍掌。许多人心里在想：“再来一个！”他们知道王科员会再来的。

然而国乐又来了。几个人在台上拉胡琴，吹笛子，敲铃子。

国乐之后便来一个国技。起初观众还不知道国技是什么，后来才看见人家在台上变戏法。

于是重要的节目来了。王科员这一次换上许秋珊的衣服出台表演了。他打扮得那样漂亮。他用女音唱几首流行的歌曲。他的美丽的粉脸，他的被粉红色旗袍裹住的苗条的身子，他的套着高跟鞋的小脚，他那扭动身子的姿态……这一切抓住了那许多观众的心。

王科员的眼光时时在局长的脸上转，局长得意地坐在靠背椅上，舒服得脸上出了油。他的眼睛从没有离开戏台。十年前，他刚死了妻子，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到大煤山。现在，金钱，地位，他都有了。他又有了王科员。这个大煤山是多么美丽呀！王科员是他的安慰，三千几百个窑工，是他的财产。一千吨煤……两千吨煤……一万吨煤……

但是他的梦景突然被打破了。吴股长跑到他的面前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含笑地答道："等王科员唱完了再说。"

过了一会儿，吴股长又到局长的面前，在他的耳边说了一些话。这时候王科员刚刚进去。局长忽然脸色一变，严厉地说："这还了得！他们要造反了！"他站起来向客人告了罪，叫何科长跟着他一道走出去了。

他们一直向山坡后面坟场那边走去，因为七八百个工人在那里开会。这许多工人并没有参加纪念会，他们从下午一点钟起就聚集在坟场里讨论成立工会的事情。

早晨也开过一次会，会场是第三号工棚，参加的只是工人中间一些比较激烈的活动分子。小刘、王阿根、冯阿大他们都

参加了会，赵科员也来了。他们知道赵科员是周春辉的朋友，他们相信他。他比他们想得周到些，他的意见他们都采纳了。他们拟好了简单的工会组织章程草案，他们商量了一些应付矿局压迫的方法。他们没有私心，他们每个人都坦白地表示愿意尽力替大家做事情。他们知道保护大家的利益，也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早晨的会议里没有争论，只有一致的决心和彼此的信赖，所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许多事情在短时间里就决定了。许多人都有这个心思：要干就马上干！马上就要见效果！因为他们已经盼望了许多年，等待了许多年，都不见一点好处。如果马上不干，一切都会完结了。

下午一点钟以后，局长得意地在纪念会会场里报告他的功绩，他却不曾注意到会场里少了许多人。这时有七八百个窑工聚集在坟场上举行他们的工会的成立会。那个地方容得下这许多人。坟就是很好的座位，好几个人挤在一个坟头上，一张桌子给主席团的几个人用。做主席的就是小刘、冯阿大几个人。

上午拟好的章程并没有经过大的争论就通过了，只有几个人发表了一些补充的意见。自然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但是他们对于正义的信仰是很坚强的。他们真正把成立工会当作他们目前的唯一的出路。

赵科员也在会场里，但是他并不多发表意见。他只是在旁边看着他们进行一切。在他看来，会进行得很好，他们用不着他帮忙。

但是他们开会的消息竟然被吴股长知道了，而且由吴股

长报告局长了。

他们正在选举工会职员的时候，会场里忽然骚动起来，局长同着何科长、吴股长带了七八个矿警赶到了。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局长阴沉着脸大声问。

没有人回答局长的话。他们一行人就向着主席团走去。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局长走到小刘几个人的面前，迎头吐出这句问话。

"我们开会！"小刘红着脸理直气壮地答道。

"你们开会！哼！谁叫你们开会？"局长把手在桌子上一拍，就大声骂起来，口沫溅到了小刘的脸上。

"我们工人开会商量自己的事情，谁也管不了！"王阿根不客气地回答，他的脸也变得阴沉了。

"放你的屁！"局长伸手去打王阿根。王阿根没有提防，脸上就挨了一下，很清脆的一记耳光！

"你敢打人？"王阿根骂着就伸手去打局长，却被旁边一个工人拦住了。矿警马上拥上前去捉住王阿根的手。王阿根还在挣扎，还在骂，但是他被矿警紧紧地抓住不能够动了。

"送他到城里去！他是周春辉的同党！"局长指着王阿根严肃地对矿警说。

"你说他是周春辉的同党，有什么证据？我们要组织工会，保护我们自己！"冯阿大气愤地昂起头望着局长，粗声分辩道。

"你也是！你们都是！组织工会，局里从来没有这个规矩！我不答应！"局长气势汹汹地拍着桌子骂起来。没有人理

他。有一些人对他冷笑。

“你们还不给我滚开？我命令你们都去看游艺会去！我不准你们这些反叛开会！”局长一面骂，一面把眼睛掉向四面看。没有一个人答应，也没有一个人动身。

何科长和吴股长也说了几句意思同样的话。但是并没有人理睬他们。

“你们还不走吗？”局长又问。

“不走！我们要开会！”小刘坚决地回答。

“我不准开会，看你们怎样开？”局长冷笑道。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就掉头在吴股长的耳边低声吩咐了几句。

吴股长接连地点着头，匆匆地走了。

“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还不走开？”过了一会局长又问道。他又掉头往四面看。他的态度很坚决。脸色平静了，但是眉宇间却显露出得意的神气。

“不走！我们要开会！我们有开会的自由！”小刘昂然地说。

“你们也懂得自由！”局长冷笑了一声。他慢慢地走了几步，矿警跟着他走，他们保护着他。“在我这里做工人，就没有自由！我叫你们怎样，就得怎样！”

“我们自己的事情你管不着！”王阿根大声插嘴说，他已经被矿警释放了。他站在小刘的身边，怒目望着局长。

“你们等着看罢，”局长又一次冷笑，他在心里计划着一次大报复。他带着威严的眼光去看那些集会的工人。他看不到一张笑脸。他却在那些脸上看到了深的仇恨。

"喂，朋友，你们大家说，我们今天还要不要开会！"小刘大声叫起来。

"开，开会！"这些声音从左边来。

"我们要开会！"这些声音从右边来。

"叫他们走！我们要开会！"人丛中又起了这样的叫声。

"现在请局长回去！请局长回去看游艺会，不要管我们的事情！"说话的声音似乎是局长熟习的。局长惊讶地向主席团那边看，因为这声音是从那边来的。但是他只看见小刘几个人后面站着许多陌生的工人。他不能断定话是什么人说的。

"请局长回去！不要他管我们的事情！"小刘接着大声叫道。

"局长回去！""要他们走！""走！走！"四面八方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许多工人愤怒地叫起来。

局长有点胆怯了。他小心地注意着他周围工人的举动。工人对他连一点威胁的举动也没有。他们只是愤怒地叫喊，似乎在发泄他们多年来的怨气。但是这样的叫声在他的耳朵里就象响雷一样。

局长终于拔步走了。他刚刚走出坟场，便看见吴股长陪着王队长带了一百多名带枪的矿警走下山坡来。

一股热气通过局长的全身。他的眼睛一亮，脸上现出了残酷的微笑。

"把他们包围住！解散他们！"王队长走到他的面前请示，他就对着"阎王"发出了这样的命令。

"是，"王队长答应一声，接着又问："局长，要是他们不肯

散开，怎样办？”

“怎样办？”局长沉吟了一下，就坚决地答道：“随便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总之，解散他们，不要他们开会！”

“是，我照局长的话办就是了。”王队长行了一个军礼就走了。

“好，你们就留在这里照料。你们就照我这个意思好好地处理。我回去找钱代表！”局长这样地吩咐了何科长和吴股长以后，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两个矿警护卫着他。

这个坟场被包围住了。工人们看见局长走开正在高兴，但是接着又看见大批的矿警开来了。他们十分愤慨，也有点紧张，他们骚动起来了。然而他们并不害怕。他们人多，矿警又不会开枪，他们怕什么？

“矿警来了！他们来干什么？”

“不怕他们！我们人多！”

“我们不走！我们要开会！他们不敢动手！”

许多人的声音响成了一片。于是一个大的声音又响起来：

“朋友，我们不要散开！我们聚在一处不走开！矿警不敢把我们怎样！”

“对啦！我们不散开！大家一颗心！就有一千个矿警我们也不怕！”小刘接口说。

“大家一颗心！大家一颗心！”许多人热烈地叫起来。

王队长和吴股长走进人丛中，到了主席团跟前。几个矿警保护着他们。王队长自己也带了一枝手枪。

“我奉局长的命令来解散你们！”王队长严肃地厉声说，他的阎王脸变得更丑了。

“我们在这里开会，又不犯法，用不着局长来管！”小刘昂头回答道。

“你们在大煤山做工，就要听局长的话！”王队长说。

“我们不走！我们一定要开会！我们今天不管什么局长不局长，我们要开会！”王阿根坚决地回答。瘦脸上两只眼睛冒出火来。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膛上。

“我们受够苦了！我们做了一辈子的奴隶。我们出头的日子就要来了！”冯阿大说。

“你们不服从命令吗？我告诉你们：局长吩咐过，你们不散开，我就动手！”王队长胸有成竹，带恶意地笑了笑，大声说。

“动手？你敢！我们不怕你！我们人多！大家一颗心！”小刘、王阿根、冯阿大、老李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轮流地说。

“大家一颗心！大家一颗心！”许多人热烈地响应起来。

王队长向四周看了看。他知道要使那许多工人听他的话和平地散去，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在考虑是不是马上就采取那个有效的办法。

“赶他走！赶他走！‘阎王’！吃人的‘阎王’！”有人在这样叫。

王队长忽然掏出了手枪。

“你们说我不敢动手！我现在下最后一次的警告：你们马上给我散开，不然我真要动手了！”王队长涨红着脸扬起右手大声说。他的眼光里露出了杀气。

“好，就请你动手！我们不怕！”小刘冷笑地回答。

“浑帐！我晓得就是你们几个人在捣乱。”王队长指着小刘骂道，就回头吩咐他身边的矿警说：“把这几个人先给我抓起来！”

矿警们便拥上来捉人。

“他！还有他！这个坏蛋也抓起来！”王队长一面指着小刘、王阿根、冯阿大几个人，一面把自己的手枪举起来，做出要放枪的样子。

矿警和小刘们就起了争执，小刘们被捉住了。但是别的工人拥上去救他们。工人和矿警厮打起来。王队长只是在旁边干嚷。他的身边只剩了一个吴股长。矿警们都挤进前面的人丛中打架去了。

王队长忽然摸出警笛接连吹了几下，他在发命令动手了。他带着吴股长走到外面去，见到了何科长和一个副队长。

在外面包围坟场的矿警，开始端着枪压迫工人，想赶走他们。工人一面嚷，一面拾起石子来打矿警。有些矿警也拾起石子打工人，有些就用枪刺去对付。

于是工人丛中响起了痛苦的叫声，有人受伤了。工人们大声咒骂，石子象暴雨似地掷了过来。

“何科长，你快回去报告局长：情形很严重。我就要开枪了！”王队长严肃地对何科长说。

“好，我就去。不过你应该慎重一点。事情闹大了不是好玩的，”何科长谨慎地劝告说。

“你怕什么？死几个窑工算不了一回事情！窑里哪一年

没有工人死？何科长，你不要担心！”王队长自负地说，用轻蔑的眼光看了何科长一眼。

“好！让你去办罢。反正局长向你吩咐过的。”何科长并不赞成王队长的话，心里想，你有本领闯出大祸来，又不该我负责，就匆匆地走了。

“我也走！”吴股长也跟着何科长走了。他在那一大群呐喊的工人的面前，忽然变得胆怯了。

“好，你们都走了！让我一个人来干。反正局长有命令，我怕什么！”王队长得意地自言自语，他的脸涨得通红，两只眼睛射出仇恨的光。他接连地笑了几声。副队长惊愕地在旁边看了他两眼。

一块石子打到王队长的脸上。石子落地了，他的脸马上肿了一块。他不再思索了。他高声叫起来：

“开枪！”

于是第一颗子弹从他的手枪里飞了出来。

枪声接连地响了几下。工人中间起了大的骚动。哀叫声，呐喊声，咒骂声，脚步声……这些响成了一片。工人们起初极力在抵抗，大家齐声叫喊，他们还夺到了一两枝枪。但后来有好些人被刺刀戳伤了，又有些人中了子弹倒地了，于是他们开始溃散了。

工人们向各处奔跑。山谷里到处都是人，哀叫声响成了一片。矿警端着枪去追赶那些逃散的工人。

这个混乱的局面继续了不到一个钟头。局长陪着钱代表来的时候，工人已经散光了。在地上躺了七八个死尸和一些

受伤的工人，矿警伤了两个。

“你办得好！”局长拍着王队长的肩头说。

“那几个为首捣乱的都打死了吗？”钱代表茫然地问道，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不过总有几个跑不掉！”王队长得意地回答，他好象是一个战胜者。

第 十 章

矿局十五年纪念日成了一个流血的日子。游艺会中途停止了。一些庆祝的仪式也取消了。客人们傍晚就离开了大煤山。悲惨的黑云笼罩了这个地方。好些茅屋里充满了哭泣和呻吟。山坡上，街市上，小路上站了一些矿警检查来往的行人。一个命令传下来，被许多人低声传述着：通缉小刘和王阿根。

老李、周广和、张阿五、小银宝都被枪弹打死了。老朱和余洪德受了伤。傍晚时分两个矿警在茶馆里捉到了冯阿大。但是小刘和王阿根漏网了。

矿警四处搜查，找不到小刘和王阿根的藏匿的地方。他们拷问冯阿大，也得不到结果，连冯阿大也不知道。

"通缉小刘和王阿根，他们两个是这次暴动的主犯！"这是局长的命令，这是矿警的口号。但是几次的搜查都得不到结果，人们就断定他们两个已经离开大煤山了。

晚上工人开小组会议。在第一号工棚里，在第二号工棚里，在第三号工棚里，都有会议。每一个工棚里都有几个活动分子。他们的人数不多，并不曾引起矿警的注意。他们的决定是罢工。在山坡脚下几间茅屋里，也有工人在开会，小刘和

王阿根都参加在里面，他们并没有离开大煤山。大家的决定也是罢工。

开会完毕，和小刘一同走出茅屋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赵科员。他和小刘走了几步路就转弯走了。他回到矿局去。他装作散步归来的样子，没有人疑心他。

就在路转角的地方站着一个带枪的矿警。他正和一个人谈论日里的事件。小刘远远地看见了他。小刘略略迟疑了一下，就把他头上的鸭舌帽往下面一拉遮住了前额，缩着头耸着肩一直往前面走了。他把脚步放得慢慢的。矿警没有注意他，就让他走过了。

这一晚大煤山上非常静，非常阴暗。窑井口没有光。升降机没有动。天空成了浓墨色，上面找不出一颗明亮的星。远远地有几只狗在吠。小刘在小径里移动脚步。他的脑子里想着许多事情，却不知道现在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冷风吹了起来，风刺痛了他的脸。他的感觉变得更锐敏了。眼前现出了屠杀的情景，他的身上的拳击的伤痕还在发痛。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切。然而现在环境是这般冷静，这般凄凉。他们并没有错，他们站在公道一方面。但是现在他们却受到了更大的压迫。他的同伴死了好几个。人家还要抓他。这是不公道的。他不能逃走。他要留在大煤山做出一点事情来。罢工，这是大家的决议，他们要实行。赵科员的话不错：没有一个人下窑去，看局长他们有什么办法。

“我不怕！我一定不走！”他这样地决定。他快走到铁轨旁边一堆矮屋后面了。

一个人影迎面走来。他连忙埋下头去。他瞥见了那是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走到他面前就站住了，惊讶地悄悄叫了一声："小刘。"

他吃惊地抬起头看，不答话，连忙埋下头，继续往前面走。他马上加快了脚步。

那个女人却转过身子来追他，在他的后面说："是我，你就不认得？"

小刘终于站住了。他面对面地望着那个女人。自然他认得她，他不会把她忘记。他相信她不会害他，所以他放心地看她。

"你好大胆！他们到处捉你，你还不走！"她依旧关心地低声说，一把抓住了他的左膀。

"我没有地方去。我也不想走。我不怕他们！"小刘苦恼地说。

"你就到我家里去。他哥嫂都到城里去了，"她十分恳切地说。

"我不去，我不要躲起来，"他倔强地说。但是这时候他开始为她的态度所感动了。他想，她既然这样关心他，爱护他，他为什么不到她家里去呢？他正找不到藏身的地方！然而他是不是会给她带来麻烦呢？

"你跟我走吧！有话到我家再说。给他们捉住有什么好处？"她着急地催他道。小刘不再迟疑，就跟着她走了。

走不到多远他们就到了小朱的房门前。没有人看见他

们。一进屋，那个女人就把房门关上了。她把小刘领到里面的房间去，那就是她的房间。屋里陈设虽然很简单，但是小刘这时候看来就和天堂没有两样了。

"就是他，"小刘指着壁上挂的一张相片对她说。

"是他，"她点了点头，他的意思她很明白。

"你饿不饿?"她让他在一个矮凳上坐下，关心地问道。

"谢谢你，我不饿，我吃过饭了，"他摇摇头，感谢地说。

"你们也太大胆！你们跟局长作对，跟'阎王'作对，就象鸡蛋壳碰墙壁。他们有枪，有钱，有势，你们有什么?"那女人正言规劝他。

"真作孽呀！打死了七八个人，受伤的十多个，鲜血淋淋的。他们真做得出！"她又感叹地说。

"你们女人家不懂这些事情！我们有公道，我们有气力，有胆量，我们不相信就把他们打不倒！我们要罢工！"小刘挣红着脸起劲地说。

"罢工?"她惊疑地问。

"对啦。我们大家都不下窑去，看局长从哪里出煤来?"

"你轻声点！不要给人家听见！"她小心地说。"你们不下窑，哪里有饭吃?"

"现在管不到这些。我们没有饭吃，他们又从哪里来饭吃?我们不挖煤，他哪里有局长做?"

"你们不挖煤，他们会赶走你们，他们会拿枪逼你们下窑！"

"我们不怕他们！我们大家一颗心。要走大家走！大家不

下窑，就没有一个人敢下窑去！”小刘兴奋地、坚决地说。

她站起来，含笑地看看他，一面说：“我不要听这些话。你的道理多得很。你想不想睡？我让你在这里睡，我到外面去。”

“我不想睡，我睡不着。”他做手势不要她离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问道：“我问你，那天早晨你不回答我的话就跑开了，那是什么意思？”

“我记不起了。你问它做什么？”她就在他的旁边坐下来。

“你是不是讨厌我？”他故意这样问。

“我讨厌你，今晚上会拉你进来躲？”她扑嗤笑了。

“那么你喜欢我？”他带笑说。

“你是好人，我不愿意你给他们捉去，”她埋着头回答。

过了半晌她又抬起头看小刘：“小刘，我问你，罢工究竟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不想别的事情？”

“我说过，并不是我们要罢工，都是局长逼出来的！”小刘生气地说，他的脸马上涨红了。

“你不要生气。我不是怪你，我是为你好。人家是关心你的，”她红着脸亲切地说。

圆圆的白脸，发亮的短发，说起话来一张小嘴动得真可爱。他记起了赵科员的话。

“你晓得，我不会生你的气。不过我害怕会连累你。我在这里对你也不方便。我明天就走，”他亲切地说。

“不要走。他哥嫂还要过三四天才回来。你睡我的床，我睡在他哥嫂屋里。到时候我会帮忙你逃走。我没有亲人，你就当我是亲……亲妹子一样，”她带笑说，她的脸突然红了。

"谢谢你,"他对她一笑,亲热地回答。接着他想道:明天就是死,我也不怕!就那样死掉,也值得!他忘记了明天。

黑夜在安静中度过了。

第二天上午汽笛响时,大煤山上并没有动静。每个工棚里的窑工都静静地躺在被窝里。也有几个工人躲在茅屋里商议。

八点钟到了。没有一个人下窑,连管升降机的工人也不见了。包工头和监工头努力奔走,都没有用。

罢工的消息开始传出去。大煤山上的情形变得更紧张了。局长为了应付这个事变,在局里召集了紧急会议。

局长主张严厉地对付工人。马科长们同声附和。

曹蕴平却诚恳地表示了他的见解。他说昨天局里对付工人的手段太厉害了。现在应该派人和工人开谈判,斟酌接受他们的要求,对死伤的人给一点抚恤金,这样才可以避免工潮的扩大。他把他的主张解释得很详细。

"这不行!照你这样办法,那只好请他们工人来做局长了!昨天的手段一点也不厉害,要不是昨天放了一排枪,今天的情形不知道会混乱到什么地步!曹科员,你这种见解真是大错特错!"局长很不高兴地驳斥道。

曹蕴平连忙说几句辩白的话,但是没有人听他。他不便再开口了。

会议的结果自然是局长的主张通过。矿局决定采取严厉的压迫手段对付罢工的工人。

曹蕴平垂头丧气地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他从来没有感到

过象现在这样深的绝望。他只有一个思想：这个地方他不能够住下去了。

"曹科员，"一个声音在后面唤他。他掉过头看，赵科员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今天说那番话简直是在对牛弹琴！"赵科员和曹蕴平并肩走着，他小声对曹科员说。

"我不能够违背我的良心。不管我的话有没有用，我总得说出来，"曹蕴平热情地说。"但是你为什么连一句话也不说呢？我知道你不是他们那种人！"

"我从不跟他们说一句正经话，"赵科员严肃地说。"对付他们不应当用语言，应当用行动。"

"行动？"曹蕴平惊讶地说。赵科员的锐利的眼光透过镜片，射在他的脸上。

"昨天工人死了七个，伤了十二个。但是游艺会终于停止了。今天工人罢了工，机器停着，没有人下窑，这就是工人的行动。局长那般人就害怕这种行动！"赵科员用坚决的声音解释道。

"然而局长也就决定了采取更厉害的手段。这种'行动'又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白白的牺牲！"曹蕴平苦恼地说。

"那么据你看来，工人应该怎样办？"赵科员突然发出这句问话。

"怎么办？他们应该……不能太激烈……应该慢慢地来……"曹蕴平吃力地说。

"是的，你的见解不过如此。你希望局长发慈悲心宽待工

人……"赵科员冷笑道。

"不，我的意思并不是这样，"曹蕴平虽然这样辩解，但是他却说不出他自己的办法来。

曹蕴平无意地跟着赵科员到了他的住处，而且进了他的房间。

"我一定辞职不干了。这里太黑暗，我住不下去，"曹蕴平在藤椅上坐下来，苦恼地抱怨道。

"你只会逃避现实！"赵科员又是一声冷笑。"我告诉你，这里就是整个中国的缩影！"

"不错，我承认我懦弱，"曹蕴平坦白地说。"然而不逃避又怎么办？我一个人能够做什么？我一个人处在他们许多人的中间能够做什么事情？我每次向局长提出新建议，就会给他教训一顿。他们都不高兴我，希望我早些滚蛋。而我自己呢，我知道我的薪水都是工人的血汗，我也不能够再拿这种血汗钱。"

赵科员忽然想起了局长对于曹蕴平的批评，便说："局长说你是周春辉的同党。"

"他说我是周春辉的同党，那太冤枉了。我根本就不认识周春辉。我也没有加入过什么党派！"曹蕴平愤激地说。"不过周春辉总比他们那种人好！"

赵科员含糊地答应一声，忽然站起来，走到写字桌前面，打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又走去递给曹蕴平。

曹蕴平看见一个青年学生的脸：宽额，大鼻，一对亮眼睛，嘴唇上带着微笑。

"什么人?"

"你不认识?他就是周春辉!"

"这样年轻?"

"这是几年前的照片,现在人已经死了,"赵科员悲痛地说。

"死了?他们不是说他还关在牢里吗?"曹蕴平的问话里含得有惊疑和惋惜。

"一个多月以前枪毙的。他死前不久我还去看过他一次,已经瘦得没有了人样了。"

"你认识他?"

"是的,我知道他的许多故事。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在中学念了三年书,就抛弃了学业,离开了家庭。起初他做一个印刷工人。后来他就到大煤山来,一直到他在这里被人逮捕为止。他常常对我说:我们应该去掉一切个人的感情,个人的利害打算,个人的幸福。我们应该在大众的幸福中去求自己的幸福。在大众的解放中求自己的自由。他少说话,多做事。从早到晚我就没有看见他休息过。我们决定派一个人到这里来的时候,他自愿地出来担任这个使命。他做一个普通窑工。他忍受种种的困苦,把工钱全拿出来帮助同伴。所以许多人喜欢他。但是现在他完结了。"

"完结了,"曹蕴平机械地念了一声。后来他忽然惊醒似地说:"那么你们是同志了。"

赵科员不回答他,却又在抽屉里取了一本袖珍日记簿出来。

"你看，这也是他的东西。"赵科员把日记簿递给曹蕴平。

曹蕴平拿起日记簿随意翻看了几页。他看到了一段用蓝墨水写的话：

——"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使他周围的人得到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我想到这句话，我就感觉到一股新的力量。我何幸能为大众的幸福牺牲自己。

他阖上日记簿递还给赵科员，一面说："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然而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给我看呢？我又不是你们的同志。"

"正因为你不是我们的同志，所以我让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希望你也加入到我们里面来，"赵科员态度庄严而殷勤地说。

"不，不能！"曹蕴平在挣扎中迸出了这个叫声。"我不能够做你们的同志。"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空想！离事实太远！"

"空想？你在这种环境里，每月领高的薪水，每天陪着漂亮的太太，你当然会觉得那是空想。你去跟窑工们在一起生活，象周春辉那样，你就会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赵科员愤慨地说。

曹蕴平没有回答，他在思索。

"从来看清楚了社会进化的趋势的人都会给人家骂作空想家。你不做空想家，那么还是跟着局长去做官罢，"赵科员

冷笑地说。

“你不能这样说！”曹蕴平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赵科员的话。“你对我说这种话，并没有用处。我不相信激烈的革命行动。我主张和平的改革。”

“嗤，和平的改革！”赵科员冷笑起来。“那么你在现在这种情形下面怎么办？”

“我决定辞职，”曹蕴平依旧苦恼地说。

“你一个人辞职有什么好处？你不过逃避现实罢了。”

“然而我辞职就是表示我不赞成局长他们的办法。至少我不能助桀为恶，我不能同流合污！”

“好一个清高的人！”赵科员又一声冷笑，笑得曹蕴平毛骨悚然。

过了半晌，赵科员忽然正经地诚恳地对他说：“我告诉你：象你这样做，你实在是助桀为恶，同流合污！”

“那么我问你，你们鼓动工人跟局里斗争，不是白白地害了他们吗？昨天流了那么多的血，还不够？罢工有什么好处？他们一定会失败！”曹蕴平激动地争辩道。

“但是你不知道力量是在继续不断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在斗争中流的血是有代价的。胜利好比是一棵草，它慢慢地发芽，雨露滴到它身上，它就会吸收进去，而受到它们的恩泽。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

曹蕴平用一种交织着疑虑和惊愕的眼光望着赵科员，他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他的脸色突然变了，就掉开头一声不响地往外面走。

“喂，曹科员！”赵科员在后面叫起来。

曹蕴平马上站住了，回过头来看他。

“你要辞职就早点走，最好马上把你的漂亮的太太送走。你懂得这个意思吗？”赵科员严肃地低声说。但是他又用同情的眼光看曹蕴平。

曹蕴平默默地点了头。

第 十 一 章

当天局长下了一道命令，强迫工人下窑。矿警四处活动。煤山上的空气更紧张了。

没有一个人肯下窑去，工人们全聚在工棚里开会。于是矿警把他们赶出了工棚，而且把工棚锁上，留下几个矿警守在那些地方。

窑工离开了工棚，就分散到几个地方去开会。他们的人数很多，矿警没有方法解散他们。局长拍了一个密电到省城去，说是窑工企图暴动，请派军队来镇压。

窑工派了六个代表去见局长，向他提出了几个条件：撤换王队长；抚恤死伤者；承认工会；减少工作时间；释放被捕的人。

局长不肯接受窑工的要求，却把六个代表扣留起来，连同前一天被捕的冯阿大一起押在护矿队营房的特别囚室里。

局长差人把包工头叫了来。他们两个人在房里谈了一点钟光景，包工头满脸笑容地走出来。他知道陕西、甘肃一带的大批难民逃到了山东、安徽，赚钱的机会来了。

包工头雇了几个流氓到工人中间去活动。结果只有极少数的人愿意下窑，而这几个流氓却被工人赶了出来。

在一间茅屋里面几个激烈分子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代表被捕的消息点燃了他们的怒火。

“局长打定主意跟我们大干了！我们不怕他！”王阿根睁着两只圆眼睛捏紧拳头说，这几天他的脸更瘦了。

“我们一个月不下窑，看他局长有什么办法？”小孙说。

“一个月不下窑，你们拿什么来吃？你们决不能够支持到那个时候，”赵科员说。局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也在这里开会。

“我们一定要支持到那个时候，我们要跟局长干一下，”王阿根坚决地说。

“要干就只有快些干，日子长下去，你们就没有一点办法。包工头不是说要去招新的工人吗？”

“那是一句谎话，要招那么多的工人不是容易的事，”一个中年窑工说。

“老王，你不要说这是谎话。包工头的鬼主意多得很！”王阿根说。

“那么你们对冯阿大他们的事怎么办？现在几个代表又给抓起来了！”赵科员说。

“我们去救他们！”王阿根答道。

“好，我们去救他们！……我们去见局长！王阿根，你说怎样？我们去包围矿局，强迫局长答应我们的要求！”赵科员声音十分坚定地说。

“好！这个办法好！”王阿根热烈地回答。

“我们一定这样干！”小孙和两个青年工人齐声响应。

"慢一点！我们应该去找大家商量。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十多个人可以决定下来的！"老王慎重地说。

"不错，不先商量好，到那时候大家就不会起劲！这是大家的事情啊！"另一个中年窑工说。

"好，你们马上就回到各人的组里去报告，看大家的意思怎样，"赵科员说。

"等着，我们还有事情——"王阿根说。

忽然远远地传来了一阵叫喊，是许多人的声音。

"又发生什么事情了！"赵科员惊惶地说。"我出去看看。"他就先走出来。

赵科员走出茅屋，还听见远处传来的叫声。他便顺着小路走去。他忽然又听见了脚步声。

脚步声愈来愈近了。是一个人在跑。忽然从山坡转弯的地方跑过一个人来。

"小刘！"他惊恐地叫了一声。

那个人跑过他的面前：一张红脸，一头乱发，一团热气，衣服撕烂了一块。

"我差一点给他们抓住了！"小刘气喘地说了这句话。

"你快到后面去躲一下，当心王阿根他们在那里面！"赵科员带着紧张的心情急急地说。

在后面老王他们正走过来。他们吃惊地让小刘走过去了。

接着两个矿警赶上来了。

"赵科员，你看见小刘吗？"他们中间的一个这样问道。

"小刘？谁？"赵科员故意装出惊讶的神情反问道。

"就是局里通缉的那个窑工，"刚才发问的矿警答道。

"去罢，他一定在那边！"另一个矿警说。他们不等赵科员答话，就向茅屋那边跑去了。

接着又有三个矿警跑来。他们都进了茅屋，在那里意外地找到了王阿根。他们又在茅屋后面抓到了小刘。

"现在看你们跑到哪里去！"一个矿警得意地说。

"等着罢，我明天就会出来！"王阿根冷笑道。他气愤地想：他们的计划没有实行，他就给人捉住了，而且还有小刘。他相信工人会来救他们。但是他惋惜自己不能够亲身参加包围矿局的行动。

"你出来，除非到坟场去！"一个矿警接口说。

"现在我们到哪里去？"小刘故意做出笑容问道。

"护矿队！"

"好，走罢，"小刘短短地说。他的眼前突然现出了一个女人的圆圆脸。她不要他离开她的家，但是他走出来了。所以他在这里给人家捉住。他现在后悔吗？可以说是，又可以说不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现在和他的同伴在一起了。

五个矿警押着他们。

几个窑工带着憎恨的眼光跟着矿警走。

"我劝你们还是安分地下窑去罢。再捣乱，决不会有好处！"一个矿警回过头对跟在后面的几个窑工说。

"放了这两个人罢！他们跟你们又无仇无冤，"一个中年的窑工哀求说。

“局长跟他们有仇有冤，害得我们到处找了一天。现在要放他们？哼！除非等局长开口！”另一个年轻的矿警扬扬得意地说。

这一行人向着护矿队的营房走去。营房就在矿局后面。在路上跟在他们后面的人又加多了。

“放了他们罢！”窑工们时时在后面央求道。

“小刘！”忽然迎面响起了清脆的叫声。一个女人向着他们跑过来。一张圆圆脸跑得通红，一头短发飘散着。她跑到了小刘的面前。

“小刘，叫你不要出去，你不听。现在给他们捉去，不会让你活命的。”她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小刘，泪水掉下来了。

“哈哈，小寡妇，他原来是你的相好。你男人刚刚死了，你就找野男人。你们干的好事情，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年轻的矿警快活地笑起来。别的矿警也都笑了。

“你跑来干什么？快回去！我不要紧！我就会出来的！你快回去！”小刘看见这个女人，他的脸色就变得温和了。他望着她笑了笑。

“我不回去！我要跟你走！我要看他们把你怎样！”她依旧带着哭声说。她伸手去拉他的右膀。年轻的矿警却用力把她推开。她便走到那个矿警的面前，接连地捶他的胸膛，一面骂道：“你，你，这条狗，你们都是狗！你们把他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你们捉他们去干什么？你们只听局长的话！呸，我当初来的时候，我还尊敬局长，现在我也要骂局长，我也要恨局长！

他杀死我那个男人，他杀死许多工人！他是个刽子手！”

那个矿警又用力推她。她几乎跌倒下去，身子向左右偏了几下，又站定了。矿警们一面大声笑，一面继续往前面走。小刘和王阿根齐声骂着，他们挣扎着要打矿警，却被矿警捉住了两只膀子，两个矿警对付一个。在后面跟着的窑工愤怒地叫骂起来。

“喂，你们干嚷有什么用？你们就没有手吗？”王阿根被矿警捉得死紧，不能够动弹，便大声叫起来。话是说给后面的窑工们听的，这时候又有好些人加进来了。

那个女人赶上去打矿警，没有用。她便跑到窑工们跟前，骂起他们来：“你们眼睁睁看着，你们不动手！呸！你们还有脸做男人！小刘给他们捉去，你们就不动手救他？你们真没用！”她的声音已经叫哑了，眼泪还挂在脸颊上，脸红着，眼睛发出火，她现在就象一个发狂的妇人。

“动手呀！我们把他们抢回来！”窑工中间一个粗暴的声音突然响起来。在一刹那间，众人都明白了，他们觉得这正是他们心里的话。于是他们拥上前去。

矿警恐怖地叫起来，一面狂吹着警笛。警笛声中断。斗争开始了。一些矿警跑来加入在战斗里。但同时又来了更多的窑工。矿警开了一枪，没有打伤人。但是他们马上逃走了。矿警们全逃走了。

“糟了！祸闯大了！怎么办？”老王胆怯地叫起来。一群窑工正拥着小刘和王阿根往前面走。

“喂，你们到哪里去？马上就会有很多矿警来的，”另一个

中年窑工对群众说，却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话。他们只顾往前面走。

“到矿局去！见局长去！”王阿根突然大声叫起来。

“到矿局去！见局长去！”许多窑工齐声响应道。这时候又有几群窑工加进来了。他们继续向前走着，人数不断地增加。

他们快要走到矿局，已经看见铁轨、烟囱和升降机的铁架子了，突然发见大队的矿警端着枪在前面等候他们。矿警人数不少，排成一个“一”字，挡住了他们的路。

“滚开！你们快散开！不然我们就开枪！”王队长站在最前面，用严厉的声音对他们说。

窑工们站住了。他们里面人声嘈杂，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办：前进或是后退。

在窑工队里，最前面站着小刘、王阿根和别的几个活动分子。小朱的女人从后面人丛中跑到最前面来，就站在小刘旁边。

“真好玩，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对小刘说。她的脸上还带着笑容。她仿佛在参加赛会，并不知道他们现在干的是什么性质的事情。

“你们马上给我散去！听见吗？我要开枪了！我要叫你们再尝一尝我昨天的手段！”“阎王”恶狠狠地用更大的声音说。

窑工们望着他，不前进也不后退。

“我们要见局长！”小刘镇静地答道。

“叫他出来见我们！”王阿根粗暴地叫起来。

“哼，你们要见局长？哈哈，局长肯见你们这些东西吗？

你们是不是又有什么新花样？难道你们都不怕死？”“阎王”骄傲地笑骂起来。

“把冯阿大他们放出来！”

“把我们的代表放出来！”

许多声音这样叫。于是窑工们向前移动了一步。

“站住，你们再进一步，我就要放枪了！”“阎王”带着残酷的表情，对工人下了最后的警告。

窑工的队伍不再前进了。他们发出了一些咒骂。接着矿警们也用许多恶毒的咒骂来回答。双方这样相持着，过了好一会。

忽然一个人从矿警的队伍中挤出来，走到“阎王”的旁边，叫了一声：“王队长！”

这是赵科员，在他的后面出现了曹蕴平。

“王队长，你不能开枪！”赵科员急急地说。他跑得气咻咻的，显然他已经跑了许多路了。

“赵科员，这是什么话？不开枪难道就让他们冲进矿局去吗？”“阎王”骄傲地答道，显然他不高兴赵科员跑来干涉。

“但是军队马上就要到了！”曹蕴平带了点恐怖地说。

“军队来了？好，我更不怕了！”“阎王”的脸上露出了凶恶的狞笑。他的胆子更大了。“局长吩咐过我，我自有办法。你不要管，快走开！”

“军队快来了！”这个不好的消息在窑工中间传播着，引起了大的骚动。局长请了军队来对付他们！这太不公道了！他们的简单的脑筋是不能够理解的。他们起初恐惧，后来愤怒。

几个激烈分子叫起了激烈的口号，这些口号鼓动了大家，于是他们都把危险忘掉了。他们并不害怕。

"王队长，你不能够拿工人做你的枪靶子！他们并没有错。把你的队伍撤退罢！"赵科员严肃地说，好象在发命令似的。

"你也说这种话？你叫我撤退我的队伍！原来你也是一个乱党，我要告诉局长，说你勾结工人扰乱治安！""阎王"不客气地指着赵科员骂道。

"好，你下了决心了！你以为我害怕流血，害怕斗争吗？"赵科员阴沉着脸冷冷地说。"你既然准备再流一次血，你应该知道它的代价。你等着看罢！"他说着就朝工人的队伍走去。

窑工的队伍里起了一阵欢叫。

"赵科员，你当心！我要开枪了，子弹是没有眼睛的！""阎王"警告地说。

"你有这胆量？你一点也不害怕吗？"赵科员冷冷地说。"你看两边谁的人数多？你就不怕我们冲过来吗？"

"冲！我们冲上去！"王阿根大声喊道。

"大家冲上去！"

矿警先开枪，窑工马上冲过去。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斗争继续着。呐喊，叫号和枪声响成了一片。全个煤山都感到了震动。许多人跑来参加到窑工里面。许多人倒了又起来，起来又倒下去。枪声稀少了。一百几十名矿警的队伍象一座古塔似地倒塌下来……

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军队开到了。

尾　　声

过了一个星期，大煤山的秩序渐渐地恢复了。一种沉重的、悲哀的空气压着这个地方。

早晨从大煤山开往三里桥的火车照常开了出去。这一班车很拥挤。头等车乘客里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珊，想不到你的话真正应验了。我在这里又没有住多久，"男的忧郁地在女的耳边低声说。女的没有答话，默默地望着窗外。

"倘使赵科员能够活起来知道我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又会责备我逃避现实了。……他真倔强，临死时还说他没有失败，还说种子已经落在地下……"男的继续说。

"死了这许多人，真可怜！小刘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说他带了小朱的寡妇一起走的。想不到他居然能够逃掉……"男的又说。

女的低声叹了一口气，才慢慢地说："这几个月就象做了一场梦，可怕的梦！……平，现在落雪了。"

"回到都市里面又该烧煤了，"男的接着说了这一句。

两个身子紧紧地偎在一起，两对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山坡。

附 录(一)

一

《萌芽》初版本的“结尾”

斗争继续着。呐喊，叫号和枪声响成了一片。全个煤山都感到了震动。许多人都跑来参加到工人里面。许多人倒了又起来，起来又倒下去。枪声稀少了。一百几十名矿警的队伍象一座古塔似的倒塌下来。在小张(即小刘)、王阿根、文科员(即赵科员)的领导下，工人终于冲进了矿局。但是局长和别的职员已经逃走了。

结 尾

出乎工人意外的胜利来了。李阿大(即冯阿大)他们八个人离开了护矿队的营房。在工人的心目中黎明来了。于是美丽的幻景一幕一幕地展开来。

第二天早晨，正式军队还没有开到，大煤山上没有斗争。从大煤山到六里桥(即三里桥)的火车照常开了出去。这一班车是很拥挤的。车厢里有一对年轻夫妇。

“珊，想不到你的话又应验了。我在这里果然又没有住多久，”男的说，面容是有些忧郁的。

“也许我不该走，我走得太早了一点。文科员(即赵科员)

责备我逃避现实，我实在没法否认，”男的又说。

“文科员他们真镇静。也许今天下午正式军队就会进大煤山。他们一点也不害怕。……平，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女的说。

“我也很关心他们的结局。他们一定会失败的。他们自己倒不怕，我却不能够等着看他们灭亡，我不相信他们这种办法会成功，所以我走了，”男的辩解似地说。

女的低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这几个月就象一场梦，可怕的梦。……平，现在落雪了。”

她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山坡。

附　录（二）

《萌芽》付印题记

写完了《萌芽》的结尾一章，我觉得很高兴。这小说我虽然计划了许久，但它却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意外的收获。我开始写它的时候，我就担心是否有机会把它写完，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过着不安定的漂游的生活。以后我带着原稿跑了几个地方，每个星期继续写下几千字寄给上海的一份《大中国周报》发表，这期间并不曾间断过。到现在我算是又完成一件工作了。

我从来没有胆量说我的文章写得好，但我对于自己的文章总不免有点偏爱，每次在一本书出版时我总爱写一些自己解释的话。然而这些话似乎并不曾被读者了解过。我看见了好些批评我过去作品的文章，那些批评者无论是赞美或责备我，他们总走不出一个同样的圈子：他们摘出小说里面的一段事实或一个人的说话，就当作我的思想来解剖批判。他们从不想把我的小说当作一个整块的东西来观察研究。就譬如他们认识现在的社会，他们忽略了整个的社会事实，单去抓住一两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就判定现在社会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这岂不是很可笑的吗？

《萌芽》和我的别的长篇小说一样，在那般写读后感的专

家的笔下当然不能得着好的命运。所以，在把它整理付印的时候，我并不想多说话。

我应该感谢大中国周报社，他们允许我把本书改正后出版单行本，其次是施蛰存兄，他使这作品在《现代创作丛刊》里占了一个地位，而且因了他的催促我才在这里多一次饶舌。本来我连这“付印题记”也不打算写。

我近来渐渐地学会沉默了。

巴　金 1933年5月11日上海。

附 录(三)

日译本序

《雪》只是一篇速写：三分之二的写实，加上三分之一的想象。严格地说，它不是一部长篇小说。

我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序”中说：“这里没有多少空泛的想象。我确实充分地利用了我的一部分的生活经验。”后一句话是真实的。对前一句我应当加以修正：就是关于矿工暴动和它的压服，我的描写完全是想象的。但那样的事也并非不可能发生。

我为中国的读者写了这部小说，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它会被译成日文，送到日本读者的面前。不过我猜想，日本的读者一定能领会我的用心，因为日本老百姓的生活跟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比较接近，他们同样地在受苦。

本书原名《萌芽》，因为最后一章“尾声”中有一句“种子已经落在地下”的话①。后来我改称它为《雪》。书中那位年轻太太离开大煤山时叹息地说：“现在落雪了。”暴动失败了。雪盖住了火山，但是火种并未消灭。

---

① 实际上初版本“尾声”中并没有这句话，我当时记错了。我应该说：“因为第十章中赵科员说过这样的话：‘胜利好比一棵草，它慢慢地发芽，雨露滴到它身上，它就会吸收进去。……’”——1957年10月29日作者注。

至于我自己的信仰呢，让我在这里转引小说中引用过的一句话：

> 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使他周围的人得到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因此我相信在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并无真正的仇恨。这两国人民的命运可以连在一起，而且也应当连在一起。

我为蒀静子女士的日译本《雪》写了以上的话。

巴　金 1947年6月7日。

利　娜

《利娜》，一九三六年三月编入《沉落》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迄一九四八年七月，共印行四版(次)。

一九四〇年八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迄一九四八年五月，共印行五版(次)。

序

这篇小说写来并不费力，这是根据六十年前一个俄国少女写给她的女友的信改写的，里面所述大半是当时的实事。我虽然增加了一点材料，但也是从一些可靠的历史著作中采取来的①。原信二十六封，经我删改合并，成了现在的十九封信，而且连故事也有了改动。原信内还有许多发挥当时流行的虚无主义的理论的地方，现在都经我删去了。

又，这篇小说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写成的。在北平《水星》月刊上面连载时，作者的署名是欧阳镜蓉（当时的刊物的编者不得不为我换上这个笔名），后来我把它收在短篇集《沉落》里。这次重印时我又作了一些修改。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这里面话说得非常痛快。但这不能说是我的成绩。倘使没有那几本外国书，我决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而且倘使没有那许多男女青年的献身事迹，连这几本外国书也不会有，更不用提我的小说了。

巴　金 1940年春。

---

① 第一封信内的一首散文诗是从意大利犯罪学者C.龙布格梭（1836—1909）的一本书里转引来的。



上　篇

引　子

这是一个俄国贵族少女在监牢里写给她的一个波兰女友的十七封信。时间是一八七七年。写信的叫利娜，受信的叫亚丽恩娜，信里说的全是关于一个年轻男人的事情，这个男人叫波利司，利娜正偷偷地爱着他。

第一封信

亚丽恩娜姊姊：

亲爱的，当你听见我的遭遇的时候，你的心不知道会跳得多厉害！你听见人说（我知道一定有人对你说过）我是什么“虚无主义者”，什么革命党，你听见人说你的温柔娇弱的利娜给人捉去，受审讯，判决关在堡垒里面，你会吃惊，以后你就哭，你就绞着你的细长的手指。那戒指上的钻石会把你的手指弄痛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会这样做。

是的，人家没有对你说假话，这都是真的。

你还记得罢：当初我们在你那位做将军的叔父的别墅里

(那个小城多美。花园里花开得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我们常常手里捏满了紫罗兰，嘴唇给杨梅汁染得通红，走进一个农家，喝一碟雪白的绵羊奶……

这些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就象是在昨天发生的一样。那个时候多美。你现在还爱你的表哥，那个生着漂亮髭子的上尉吗？

可是，好友，现在我却住在这个阴黯的地方了。而且是他们推着我的肩膀，把我押到这里来的。

墙壁上黑一块，白一块。有一个小窗洞，窄得只要用一根棍子就可以堵住阳光。我的身子本来娇小，可是那张床几乎还容不下。床头有一个大瓮，看起来好象是一只大黑狗举起前脚直立在那里。

可是我很满意，因为我尽了我的责任了。

只有一件事情使我不快活：你大概不会再爱我了。你会说："利娜是一个罪人，一个坏人。"不，亲爱的，你知道我从前心地很好。那么现在我变得更好了。让我来给你解释罢。

我的信是不是会送到你的手里，我不敢确定。然而那个每天给我送食物进来的人答应替我把信投到邮局去。我相信他，因为他第一次走进我的监房来就对我表示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以后就互相了解了。

这是一个老头儿。他的妻子死了，留下一个女儿，年纪和我们差不多，我的亚丽恩娜。他非常爱他的女儿。他提起她，眼里就含了泪。他的见解还是很旧的。然而他的确是我们的朋友。

我希望我能够陆续寄信给你。爱友，我真有满腹的话要对你说。你，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听见人家说起“虚无主义者”，你就半恐怖半讨厌地说：“啊！这些坏人！”你这样想，你就错了。譬如我，我甚至愿意牺牲我的性命来阻止一个小孩流眼泪，我不肯拔掉一只小狗的毛，可是如今我明白了。倘使必需用“恶”来达到“善”，这也不是我们的错……我要使你明白这一切。

话是说不完的，请你忍耐地听我的故事罢。

你还记得吗？有一天在你叔父的花园里，我们在草丛中拾起来一只可怜的白颊鸟，她给老鹰啄伤，流着血，快要死了。

她张开翅膀在草地上扑着走，从羽毛中间滴下血来，好象是一滴一滴的红露。

我捧起她，把她放在我的掌心里。我俯下头吻她的伤处。她抖着翅膀，就在我的唇边死去了。那个时候我伤心地哭过一次。

但是现在呢，我是一个可怕的革命党，一个可怕的罪人了。

爱友，你一定要问我犯的是什么罪罢？

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的一首散文诗。那个朋友患着肺病，最近在牢里死去了，诗是她临死前写的。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子，只是身子弱一点，谁看见她都会起爱怜的心。她现在静静地躺在坟墓里面。

她这样地写道：

审判官们，请你们快把我判了罪罢，请照你们的意思判我的罪，我知道我的罪重大。

我不该穿粗布衣裳，我不该光着双脚。我不该到那些悲叹、呻吟的同胞的身旁，我不该到那些悲惨、贫困的村庄。

文字和语言又有什么用？我不是被认做一个罪人？我不就是罪恶的化身？

我的两肩还披着农妇的衣裳，我赤着双脚，两手也变粗了。这种工作使我疲困非常。你们控告我的罪证便是我爱人民，我爱故乡。

不过，我虽然犯了重罪，你们却无力来反对我，啊，你们这些审判官。不，没有一种刑罚能够加到我的身上，因为我有一个信仰，而你们却没有它。我的信仰就是：理想终于会胜利，你们要压制它也不能。

我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你们所能处罚的只是那些有限的日子，而我的"恶"，你们所认为的"恶"，会减轻我的苦刑。我死，我心里充满这伟大的爱，我将怀着这心情去迎接我的命运。那些刽子手也会把钥匙掷在地上，跪倒在我的床前，为我祈祷，为我哀哭。

爱友，我今天不能够再写下去了，那老头儿来取信了。再见罢。

你还愿意我拥抱你，象从前那样吗？

第二封信

亚丽恩娜姊姊：

爱友，是我！你好吗？我的亚丽恩娜，那边，在你那个美

丽的小城里，在灰色的雾中，十二点钟敲了。这时你刚从礼拜堂回来，手里拿着香喷喷的花纱手帕，还有一本小书，倘使这不是从你叔父的藏书室里偷来的一本法国小说，那便是一本《圣经》罢。我认识你，你这可爱的教徒！现在让我告诉你：象我这样一位小姐，从前见了燕子衔一只苍蝇，都不忍心的，现在怎么会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

我那次在你叔父的别墅里住了几个星期以后，便回到了旧都，我母亲在那里等我回去。你知道我父亲早死了，我只有在照片上认识他。在那张大像片上他穿着将军制服，衣扣上面用罗马字刻着他在职的年数。他在制服上还挂了三个勋章。

在旧都我光荣地走进了交际社会。亲爱的，这真是一个光荣的胜利！你还记得我的骄傲的态度，我的顽皮的微笑吗？我特别喜欢半闭着眼睛把头向左肩略略偏斜——我的这个姿势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他们都这样说。我和那些最时髦的小姐完全一样，又可以说完全象一个巴黎制造的玩偶，——这两种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而且我又聪明，又有学问。我自小就在贵族女子学校里读书。你该记得那里面教的什么东西。我学过法文，学过一点历史，一点算术，学过德文，学过钢琴；又学过一点天文学和植物学；又学会跳华尔兹舞，念意大利文，为着可以听懂意大利的歌剧。最后我还学一点俄文。虽然在交际社会里用不着俄文，但是责骂仆人的时候还用得着俄国话。

爱友，你想想看，这样的教育，再加上你所认识的我这美

丽的面貌，和苗条的身材，难道还不会成功吗？

你应该知道我的生活是很忙碌的：白天拜客，散步，在大商店里买东西，午餐；晚上赴跳舞会或者去戏园。我从不看俄国戏，象奥斯托洛夫斯基写的那些戏真是太荒唐了。法国戏倒很好。我也喜欢歌剧。

不用说我不会厌烦，从来不——只有我看见我那位新保姆的时候才觉得不舒服。她的小名叫瓦尔华娜。她老是那一副忧郁的面貌，这个可怜的女人！

她并不老，身子很高，又瘦又黄；好象是堂·吉呵德穿了女人的衣服。你想象看，她的头发剪短了，平日就戴一顶黑草帽，不插花，不束丝带，不戴面纱。她老是穿一件长衫，束一根黑领带。她的大鼻子上面还架了一副旧式金边眼镜。

爱友，我的皇后，你想象看，她打扮得这样难看！

我对你说过我的保姆了。现在应该来说我的情人。啊，不对，这不能说是情人。波利司并不曾向我求过爱。他年纪很轻，可是他的态度很严肃，很庄重，而且差不多是很忧郁的。他又有一种古怪脾气，对上流人一定要说俄国话，这是很不礼貌的。他刚从圣彼得堡大学出来，所以还染着目下一般大学生的夸张、偏激的见解和习气。你明白，我决不会爱上一个这样的男人！可是他有一对很美、很深沉的眼睛，看起人来总是那么悲哀的。

我注意他，大概就因为他的这种悲哀。我承认，我很关

心他。他说话不多，而且决不说法国话。他很少笑过，也不爱玩，又不肯跳舞。总之，他好象是一个野蛮人。然而不管这些，我却喜欢和他见面。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遇见他，我便到那里去。我爱和他谈话。即使我们用俄国话交谈，我也高兴。他的声音虽然严肃，但也含有一种温柔的东西。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悲哀……

有一个晚上我居然大胆地问了他。

是在一个跳舞会里，我从没有象那晚上这样地美丽过。R联队长来请我和他跳舞。R联队长是一个漂亮风流的男人，然而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看见波利司穿过厅子往花园走去，他的脸色比往常更阴沉。

厅子里人们跳得很高兴的时候，我却偷偷地走开，到花园里去找波利司。

波利司站在阳台上，身子靠着栏杆，一个人立在黑暗里，仿佛不转睛地望着远处的夜景。

我走近他的身边，我才看见他在流眼泪。我很惊讶，便颤抖地低声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伤心？你愿意告诉我吗？”

他吃了一惊。显然他不曾看见我走近来。

他把我看了许久，许久，并不回答。他的润湿的眼光带着无限的温柔。后来他到底说了：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悲哀吗？”

“是的。”

“你听着。我来告诉你。”

他的声音非常激动，我心里暗想："啊！你看罢，他一定会对我说出他爱我的话！"他爱我，这是很可能的事情。我在那晚上又是这么美丽。

然而不，他爱的并不是我……

啊，亲爱的！我写到这里，我也哭起来了，就象波利司那样。

我再也看不见我写的字了……那么明天再见罢。

第 三 封 信

亚丽恩娜：

啊！爱友！你想不到他对我作了一篇多伟大的演说！他的态度非常庄严，倒显得可笑了。他的声音很热烈。他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就象是一个出色的年轻的先知！

"倘使我真受着苦，倘使我真在哭，这全是由于那个痛苦的俄罗斯老母亲的缘故，她眼看着她的孩子们饥寒困苦地死在她的枯瘦的怀里。

"俄罗斯啊！我在哀悼你！

"一个并不快活的白痴给那些懦夫捧上台做了他们的主子，来管理八千万人。这是多大的一群生物！有些人装饰得堂皇富丽，戴勋章、插羽毛，终日吃喝得酒醉肉饱；而别的一些人，那无数的人却只有吃他们自己的饥饿，饮他们自己的干渴。

“在圣彼得堡一年中间就有五百个人饿死在大街上。

“旅行家！把你的眼光转到田上去罢。你且看这个人：这是一个农人，一个自由的人，因为农奴已经被解放了，在俄罗斯再没有奴隶了。你看清楚没有？这个人躬着腰在地上做什么？你想他一定是在劳动或者在播种罢。你再看清楚些！这个自由的人既不是在劳动，也不是在播种。那么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吞食土块。

“人家给了他这块田。然而他没有农具，没有牲口，也没有肥料。他的田上长不了粮食。他没有东西吃，饿极了，只得拿土块充饥。倘使他在地里挖出了树根，他还要带回家去给他的妻儿们吃。

“——来，你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你要打官司吗？好，走过来，我给你一个忠告：你应该先去见你的审判官。

“——这有什么好处？依照法律我理直气壮。我的对方是个出名的坏东西。我去求审判官，反倒有害处。

“——傻瓜！你要做老实人吗？你快到审判官那里去。你不要提你的事情，别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说。倘使你知道什么有趣的事，一定要告诉他。最后你临走的时候就偷偷地递一张五百卢布的钞票给他。从此你静静地等着，你的官司就会打赢的。

“——然而我不愿意花钱买公道。

“——笨东西！

“——而且我也没有五百卢布。

“——那么就送三百罢。他也许会满意。

“——我连三百也没有。

“——那么两百罢。

“——两百也没有！

“——你的事情可就糟了。你至少总有个老婆？

“——我的老婆死了。

“——不过你总还有女儿？

“——有一个。

“——漂亮吗？

“——不漂亮。她是个斜眼。

“——那么你还敢打官司？你没有钱给他，没有老婆借他，没有女儿送他，你还想打官司？

“——为什么？难道我们国家里所有的审判官都肯卖掉他们的良心？

“——要说所有的自然不对。一八六一年在V城附近一个小镇里，有个审判官不肯收诉讼人送来的一只肥鸡。然而这件事情闹了出去，惊动了总督，这个审判官因此被革了职。

“不错，饥饿统治着俄罗斯。亚历山大是沙皇，饥饿就是皇后。审判官的良心成了拍卖场里的东西。大家不得不争着购买这堆大粪！

“而且祷告也是不自由的。

“没有一个人有权照他自己的理智和思想来选择他的信仰。大家都应该相信那些愚昧无知的教士所教训的一切：譬如十字架符号应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一个人走过礼拜堂

门口不按礼跪拜就会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沙皇说：'只有我一个人是对的。'沙皇不仅是肉体的主人，同时还是灵魂的主宰。俄国礼拜堂把亚历山大当作耶稣来奉祀，那个地方就是良心的监牢。"

啊，爱友，我的亲爱的小皇后，你想得到我多害怕！他说的真可怕！波利司大概是一个哲学家，一个自由思想家，一个"虚无主义者"罢？我真后悔不该拒绝了R联队长。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说什么。好几次我偷偷地望跳舞厅，正看见华南丁娜的裙子在转。这位小姐并不丑，只是太瘦！她现在得意了，因为我不在那里。我真妒忌她，我真想进去跟她比一下……然而我还是留在这里。波利司的声音是这样热烈，这样骄傲！他的眼睛虽然也有点可怕，却永远是这么温柔。……他还继续说话，就象对着一大群人演说一般。

第 四 封 信

我的小鸽儿，我的小皇后：

爱友，他的声音真响！我害怕跳舞厅里的人会听见。我战战兢兢地做手势叫他把声音放轻一点，要他不要这样地激怒。然而也没有用。啊，爱友，我真正有点替他担心……

他现在说德国人的坏话了。德国人，这跟我不相干。爱友，你知道，我不喜欢德国人。他们穿衣服穿得太难看，而且他们有一双多么大的脚。最讨厌的是那种机械的训练：一举

一动，说话走路，就象是从同一副模子里铸出来的。

“俄罗斯有一条大蛇。它缠在我们身上，吸我们的血，压我们，吞我们。这就是外国人，德国人。

“他们是渐渐地来的，一小群一小群地来，使人不注意。他们沿着墙偷偷地走，利用半开着的门走进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进来，他们就已经布置好了。他们并不愿意引起人注意。他们悄悄地在喷泉旁边喝点水，在面包店里买一块面包，就这样地过着日子。起初一个来，接着第二个便来，以后就接二连三地来了。有人起了疑心，才这样问道：‘这些外国人来干什么呢？’但是没有人回答。

“来干什么！不久就会有人明白了。这些外国人住下以后，便开始辛辛苦苦地经营，劳动。他们很能干地管理着工厂，在铁路上服务，他们又做工程师。他们会好几种手艺，又懂得艺术。他们又知道种种聪明的新方法，他们有很出色的办事能力。他们做的事情都能使我们满意。他们又能干，又聪明，背后又有很大的靠山。

“他们又给我们带进来新学问，新文学。他们帮助我们接收新的文化。他们帮忙我们设立学校，医院。这样他们慢慢地取得了我们的信任，取得了他们自己的地位。于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他们是一天一天地爬高了。

“他们象虱子那样地蕃殖，到处他们都得着胜利！

“他们终于做了我们的主人了。

“商业在他们的手里，土地被他们收买，政治受他们牵制，军队也归他们操纵。

“——啊，来罢，你这穷小子。你在学校里毕了业，你父亲辛辛苦苦地培植你读书，花光了他最后一文钱。你想现在你可以为国家服务了。你很年轻，你有的是好心和希望。好，试试看，‘你是德国人吗？’你自然不是，你跟德国人没有一点关系，你又不会说一口流利的德国话，那么你去罢。在俄罗斯外国人的权力是最高的。你的国家所能给你的只是：一条河让你去淹死在里面，一根树让你吊死在树枝上，还有城里的人行道让你饿死在那上面！

“俄罗斯是外国人的，不是俄国人自己的！亚历山大也只是外国人的工具而已！”

啊，我的亚丽恩娜，这太过火了。说外国人的坏话，说德国人的坏话，也还罢了。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方便。老实说，我也不喜欢那些人。因此我常常奇怪为什么我的跳舞教师不是俄国人，却是德国人呢，我觉得很滑稽。然而波利司不该骂到我们的沙皇，那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上帝啊！我战抖得象一片树叶，我正想躲开这个过于胆大的年轻人，这时候跳舞厅里又奏起了席特劳斯的华尔兹。我真想走。但是波利司却对我说出更奇怪、更不寻常的事情来。我的惊讶使我不能不继续听他说下去。

第五封信

爱友：

你万想不到，这位年轻的先生放肆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来说去竟然说到女人身上来了。他当着我的面骂俄国女人。是的，各种各样的女人，都给他说到了。我真后悔不该拒绝同R联队长跳舞，我知道R联队长不会说女人的坏话。

“俄罗斯还生了一个毒疮，这就是女人。

“贵族的女人琐碎而淫荡；中等人家的女人愚蠢而贪心；贫家的女人就是一口猪。

“贵妇人毁掉她的丈夫，麻醉他，使他痿痹，她只管说：‘笑啊！玩啊！’商人妇却愚弄她丈夫，使他堕落，她只会说：‘拿钱来，还要钱！’贫家妇女就使她丈夫变成猪，她只是说：‘来，喝酒！’

“靠了这些女人，我们国家里就装满了呆子、破产的商人和醉鬼。

“你星期六晚上到一个小城，或者到郊外，或者到一个村庄去看看。

“大街、小街上都没有人。酒馆多得很，灯光从玻璃窗里射出来。每一次门一开，就放出一股使人发呕的臭气，同时送出一阵醉汉的吵闹和碰杯的声音。

“进去罢。这是值得细看的。

“许多衣服褴褛的男人挤在里面，有的躺在长凳上，有的睡在桌子上，有的在桌子下面打滚，把舌头长长地伸在酒杯里乱动，作出种种响声，就象狗在伸舌头舐东西。那些戴破帽的瘦弱的人是农夫；那些戴鸭舌帽盖到耳边的是工人。他们拚命喝烧酒，直喝到呕吐为止！

“然而女人喝得更厉害。

“从前只有老太婆到酒馆去。如今年轻女人也打扮得整整齐齐地去了。连女孩子也去的。她们喝得烂醉如泥，倒在那些醉汉的大腿中间滚着。

“——拿烧酒来！

“做丈夫或父亲的农夫就说：‘没有钱了！’

“——你把靴子、帽子押在这里罢！

“他们又喝起酒来。

“——拿烧酒来！

“——没有钱了！

“——你的马车还在门口，把它卖给酒馆老板罢！

“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光着头，赤着脚，衣服撕破了，身上弄得很脏。他们一颠一跛地走着，沿街吐了一地的脏东西，于是自己就倒下去，睡在那上面。

“这些人已经给他们的老婆弄得变成了猪，他们还能够做什么呢？

“中等人家的女人不认识多少字，然而她们很会算账。她

们的手抓到了钱就不会再放出来。廉耻，她们自然不会顾到！她们只管要钱，而且逼着丈夫要钱。偷也好，骗也好，害人也好，拿名誉出卖也好，她们不断地逼着丈夫去干。得了钱她们就积蓄起来，不给男人用，同时还逼着男人去找更多的钱。这是一类。还有一种女人却整天梦想发财，打扮得跟贵妇人一样，出风头，交朋友，看戏，游玩，穿漂亮的衣服，戴贵重的珠宝，坐最漂亮的马车逛大街（用这辆马车的价钱可以在乡下买一所房子），穿最贵重的皮大衣（这件大衣在哈尔科夫市场上卖到两万卢布）！

"上等的贵妇人是温柔的，秀美的，然而她又是更危险的。她的微笑，她的优雅态度，她一身的香气，都会使人陶醉。她的笑是迷人的，她一眨眼也会使人癫狂。她说一句话就象一串珍珠在天鹅绒上面连着滚。她一动，一去，一来，伸伸四肢，然后轻轻一跳，就象一只爱玩的小猫！

"倘使你是她的丈夫，你就会给她毁掉。不管你有几个金矿，或者你是全俄国最有钱、又最谨慎的人，你都会给她毁掉！我敢这样说！

"我还可以说，在我们国家里，一个大地主结婚以后，每年花的钱要比他的收入多两倍！为什么法官要出卖他的良心呢？因为他的妻子要一个大的钻石戒指。为什么总督要没收一个富商的财产呢？因为他的妻子要改修家里的马房。

"俄罗斯的光荣已经成了那般温柔、优雅的贵妇人谈笑间的玩具了。"

啊，爱友，我的小鸽儿，我不能够再忍下去了！他简直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他这样没有礼貌，我一定要回答他。我要告诉他：俄国女人是完全无可指摘的。她们打扮得比巴黎女人还漂亮。她们弹萧邦的曲子时就象天使，她们跳华尔兹舞时就象仙女……

但是他突然带了一种温柔的态度望着我，他的眼光是非常善良的。他用一种怜爱的声音对我说："俄国女人还能够挽救她们所毁掉的俄罗斯——只要你给她们做一个榜样。"我给他窘住了，我又害羞。我埋下眼睛，没有答话，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轻轻地拉起我的晚礼服的领边，因为它渐渐地落下肩头来了。

亚丽恩娜姊姊，再会罢。

第六封信

我亲爱的亚丽恩娜：花园里阳台上，夜渐渐地冷起来了。我很害怕着凉，可是波利司还继续不断地在讲话，不让我离开。我很担心，明天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明天要到本城贵族妇女组织的慈善游艺会去唱歌。而且就在我们后面，跳舞厅里，是多么光亮，多么温暖！音乐奏得多么引诱人，这华尔兹舞的曲子，我想连石像听见也会跳舞的！然而我依旧站在阳台上，身子冷得打颤，听着波利司的漂亮的胡话。我想我大概也被他迷住了罢。

你猜他现在说些什么：

“我们还有一个怪物：教士。这有两种，一种是白教士，一种是黑教士。白教士卑鄙，而黑教士淫荡。

“白教士就是普通教士，他们都是教士家庭的子弟。在这种家庭里，父亲做教士，儿子也做教士。因为在俄罗斯，教职和某些病症一样，也是遗传的。

“这种人年幼时就被送到修道院去，在那里面他们得不到一点做人所必需的有用的知识。人家只教他们懂得一切的迷信，使他们自己变蠢，后来又去骗别人。总之，在这种愚蠢的教育里，个性完全被抹杀了。从前在修道院里修道生是要挨打的。现在笞刑少用了。对修道生的待遇也温和多了。他们有很多的自由，譬如吃、喝、嫖都可以做，而且还是在白天做，因为晚上他们睡得很早。

“修道生受完这种教育以后就应该结婚了。这是主教的事情。他常常把旧教士寡妇配给新教士，同时再把那个教区也给了新教士做陪奁。

“这样一来这个青年教士就成功了。他安居下来。不论在城里或乡下他总有一所舒适的房子。他便继续做前任教士的生意。

“说句实话，他的薪俸很少，有时候简直等于没有。

“三千六百万卢布左右，这是白教士的薪俸开支的总预算。在俄罗斯一共有三万六千个教区，照这样算来每个教士的收入一定不小。然而这笔款子并不拿出来分发。教士会议

把它留着做特别用费。所谓特别用费，也把送给夏季到圣彼得堡演戏的巴黎女伶的津贴包括在内。

“不管这些，教士也有他自己的办法。他还可以收结婚费和受洗费。在复活节他的教区里的教民会送给他各种礼物和金钱。并且他还可以挨门挨户去募化，说是装饰礼拜堂，说是装修神像，说是到莫斯科去买祭品。自然他可以从这里赚一笔钱。他借了神的名义向人们骗了钱来，现在又该他自己来偷神的钱了。但这还可以说是他的正项进款。不过对于他这样的人这是不够的，因为他在修道院里就得了喝烧酒找女人的嗜好。

“——神父啊，你给我弄一张德行的奖状罢。

“——然而，西蒙·彼得维奇，你是个坏蛋。你好几次偷东西给人捉住判了罪，而且全城的人都知道你造过假钞票。

“——神父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需要一张德行的奖状。

“——啊，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想做官或者做生意，所以你需要好品行，好名誉。

“——正是这样！

“——很好，很好。你现在信教了，不错。那么，一张奖状也并不贵。只要十个卢布，不再多要你一文钱。

“——五个罢。

“——好，就算五个罢，但是你得送我妻子一件衣服。

“有一天在基辅一个教士在礼拜堂里当着众人给一只狗

行洗礼。有人不满意，那位教士却坦然地说：

"——这有什么奇怪呢？人家照样付受洗费。

"他们还有别的收入。

"在我们这里谁敢公开表示不相信正教，就会有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危险。这是教士们赚钱的好机会。你只要送钱给他，那么你虽然不信正教，他也会装着不看见，不来麻烦你。

"他不肯放松异教徒，他常常逼着他们，威胁他们说：'买下我罢，不然我就把你卖掉。'于是人家就把他买下了。

"此外他还善于勒索垂死的病人的遗赠，或者他在听病人忏悔的时候就直捷了当地把枕头底下的钱偷走。倘使他认为这些赚来的钱还不够，他就会设法开酒馆，开赌场赚钱！……"

亚丽恩娜，我突然战抖起来了。我相信我看见了R联队长站在跳舞厅的玻璃门后面！他在侦察波利司的行动吗？那么他听见波利司的话了！……啊，不会的，我一定看错了。这时候R联队长一定跳舞得很起劲，他一定很快活！

第七封信

我的小皇后：

你好吗？

现在让我继续告诉你波利司的故事。

厅子里的跳舞多么动人！一对一对的，R联队长的一对

领头，不会错。他先前要求我做他的舞伴，我拒绝了。你觉得可惜吗？厅子里，人们一对一对的走去又走来，手拉着手高高举起，转一个身，身子分开了，然后又聚拢来。我真后悔没有去跳舞。然而波利司残酷地继续说下去了。

“全俄国一共有七千个尼姑，九千个修士，分住在八百个修道院里面。算起来数目当在一万六千以上。然而每年都有增加。这种人的通称就是‘黑教士’。他们虽然卑贱，人家却害怕他们；他们虽然被人看不起，大家却服从他们。教会里的高等职位都是由他们担任的：男的担任修道院院长，僧正，大修士，大主教，总主教；女的做女修道院院长，女僧正和圣母。大庙宇的住持每年大约有七万五千卢布的收入；小修道院的女院长也有一万五千卢布。最近有一个圣母跟着一个法国理发匠从莫斯科逃到了布拉格，她除了偷去礼拜堂的金盆外，还能够带走一百万卢布！

“这样看来黑教士便是富足的，淫荡的，有势力的，同时又是不名誉的。他有两个目的：发财和得势。他有三个方法：说谎，告密，讨饭。

“你看他们怎样讨饭！

“有一次在熬德沙，有两个女教士大清早跑去见一个著名的法国女演员。她们向她募化。她马上给了她们一张十卢布的钞票。

“——啊，这不够，这太少了！

"——怎么！这还太少？

"——不够！前天威司科夫亲王才送了你五千卢布呢！

"——你们怎么会知道？

"——这位亲王信教，他向一个修士忏悔。这个修士常常到我们院里来，他告诉了我们。你既然得到五千卢布，那么还不分给我们一半，我们要用这笔钱来装修我们礼拜堂的圆顶。

"——决不！

"那个女演员忍不住大声笑起来。

"——你非马上给我们不可。不然你就得当心。亲王是结过婚的人。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关系告诉他的王妃。那么人家会把你逐出国境的。

"那个女演员害怕了，便答应了她们的要求。以后她们就请她到修道院去。她受着很好的款待，她们留她吃晚饭，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她和威司科夫亲王一起畅饮香槟酒。

"告密的方法更卑贱了。

"有人生了病。家里的人请了一个修士来照料病人。这个修士一来就做了全家的主人。他终日喝酒，吃肉，抱着女仆亲嘴，然后睡得象猪一样。他夜里时时醒来唤起病人，逼着病人忏悔。

"病人果然就向他忏悔，把一生的秘密，甚至关系着他个人的名誉和生命的全照实说了。他答应赦免了病人的罪，自然也要求一些条件。于是他又沉沉地睡去了。

"然而第二天他就偷偷地跑到警察署去告发那个病人，把

他所知道的全说出来。于是病人给捉了去，有时甚至不经审判就被放逐到西伯利亚。至于这个修士呢，他当然得到了很大的报酬。

"再看他们怎样说谎。

"一群一群的男女修士挨家挨户地敲门。

"——啊，小父亲，这个符咒可以医治一切的病痛。啊，小母亲，你晚上点了这支蜡烛，你就可以梦见你的服兵役的儿子。啊，小姑娘，你把这圣尼古拉骨戴在肚皮上，你受到你情人的爱抚时就不再害怕了。

"——符咒多少钱？

"——五个戈贝。

"——蜡烛多少钱？

"——十个戈贝。

"——圣尼古拉骨多少钱？

"——一个卢布。

"修士们的钱袋就这样地装满了。倘使这还不够，他们又有特别的方法。

"有一天一个修士醒来以后，忽然对人说，他梦见圣尼古拉告诉他说，树林里某一棵树下埋着一个灵异的神像。众人便到那里去挖，果然挖出来一个神像，就抬到礼拜堂去。教士会议马上开会正式公布这个奇迹。于是各样的人都到礼拜堂来求祝福。病人，瞎子，聋子，瘫子都来了，他们盼望《圣经》上的奇迹重现。金钱象流水一般进了修士们的袋里。钱自然先

付，修士们很精明地跟香客讲价钱。他们出卖奇迹就象在菜场里卖菜一般。在某一些修道院的大门口就贴着奇迹的价目单。

“靠了这种讨、抢、偷、骗的手段，修道院的钱柜很快地就装满了。修士们得以整天酒醉饭饱；而大修士行瞻礼的正教礼拜堂里和尼姑修行的小房间里，也得以有全身装金而且戴珠宝的圣像。在那些小房间里面，每夜每夜修士们抱着相好的尼姑放肆地亲嘴！”

“呸！呸！你看你说些什么话！”爱友，我忍不住这样地责备他。你知道，一位年轻小姐可以看法国戏，戏里常常说粗话也不要紧；也可以读左拉的小说，虽然书里有许多地方会使女人红脸，也不妨事。这是风尚。然而听见关于修士和尼姑的这种话就不行了！我的脸便发红了。亲爱的姊姊，你知道，我的脸一红，我就显得更美了。

第八封信

啊，亚丽恩娜，我的小猫儿：

他讲了那么多的话，还不肯闭嘴。教士之后又轮到军队了。啊，我的小鸽儿，你看，他居然敢骂我们的年轻漂亮的联队长与和蔼可亲的将军。他们的制服配着贵妇人的绸缎的晚装在辉煌的灯烛下看来，是多么地美！一个金肩章挨着一个

裸露的雪白的肩头，这是多么漂亮！可是波利司这个怪物，他会看不顺眼！你听他说些什么！

"闪烁着红、蓝、绿、黄的颜色，辉耀着钢、铜的光彩，织金线，绣银丝，插羽毛，佩勋章，俄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在检阅的日子，那位给禁卫军保卫着的沙皇望着这一队一队的兵士，他的眼睛恐怕也受不住这种灿烂夺目的景象罢。红色的十字章，圣亚历山大·聂夫斯基的六角星章，圣安娜的朱红色绶带（佩戴的地位依等级而定，有的戴在颈上，有的在钮上，有的在指挥刀柄上），白地金龙的圣乔治十字章，圣斯坦尼拉的八角金星章，红地二银鹰的十字章（这是从你们波兰兵士身上抢来的）……

"这个军队看起来多威武，无怪乎那些热心的人要欢呼了：

"——我们的炮队是无敌的。它一旦响起来，就会是个轰天雷，沙皇便是发雷的神！我们的步兵是活的铜墙铁壁，万国的精兵也攻它不破。我们的哥萨克马队在世界上算是第一。只要沙皇一发号令，那无数追风吐火的骏马就会踏遍世界！总之，俄罗斯的军队是无比的，无数的，而且所向无敌的！

"然而请你仔细地看一下。这不过是一群给强盗剥削、受傻瓜指挥的可怜的畜生罢了。

"长官是傻瓜，是笨蛋。他们在什么地方读过书呢？自然在陆军学校。你想他们在那里面干些什么？他们都是贵族的

子弟，生下来就有做军官的资格。他一进学校就有了做官的把握。考试？那不过是手续。成绩好的人十五岁就可以做下级军官。升迁自然很快。谁高兴老是做什么中尉、少校呢？二十岁他便可以做副联队长，二十五岁便做联队长。还有些将军因为年纪太轻，不得不装假须表示威武。至于下级军官呢，当然由那些出身比较微贱的青年来充数。不过这是一个苦差使，有时候也许找不到够多的人来干，便只好招些丹麦、普鲁士、奥地利的退伍军人来补充。高级军官非常空闲，倘使不打牌不找女人，夜里就没有事做！

“你想沙皇能够用这种军队来征服世界吗？

“还有新的花样呢！

“那些傻瓜、笨蛋之流也知道怎样赚钱。在俄国，军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这自然是从农民的血汗里来的。然而这笔款刚刚筹到，就渐渐地减少，终于全数不见了。那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从部里的大官起，将军，师团长，以至于联队长等等，他们知道处置这笔款的办法。据说发饷的日子每个兵士得两个戈贝，其实这也靠不住。说挨一顿军棍倒可靠一点。钱既然不见了，那么他们就活该受冻挨饿，一个个面带病容！

“这无数的兵士没有读过书，又不识字，驻扎在很远的地方，给种种新的景象迷了头脑，困苦、饥寒、惩役、军棍时时折磨他们，你想结果他们会变成什么呢？你说祖国，他们不知道祖国是什么东西。他们只知道在很远很高的地方，有一个很

可怕、很有势力的人，那就是沙皇！他们还相信罚他们挨军棍的也是那个万能的沙皇。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以为是去屠场，倘使没有长官在后面监督，他们就会向后转，开跑步走！

“但是这些乌合之众有时候也是不可轻视的呢！那就是镇压国内革命和波兰人暴动的时候。譬如他们那次屠杀波兰人就是多么勇敢……”

爱友，他后面的话还更凶，更粗呢！可是我已经无心去注意那些话了。我听见他讲波兰人的事，我的眼泪忍不住淌了下来。我想到你和你的平静、可爱的地方……你们那里的善良的人民……

啊，亚丽恩娜！这次我看清楚了：R联队长的确躲在玻璃门后面偷听波利司讲话。我着急地叫起来：“闭嘴！闭嘴！”我很害怕，身子抖得很厉害，因此波利司便紧紧地偎着我。我再回头去看，天幸R联队长已经走开了。可是我依旧害怕，我不敢离开波利司。爱友，你知道，我自来就是这么胆小！

第 九 封 信

我的亲爱的亚丽恩娜：

你万想不到，波利司好象完全不觉得我跟他挨得这么近。老实说我紧紧地贴住他的身子，我有点害羞，又有点害怕。我脸上现出一层苍白色，使我显得更好看了，我这样相信。好

友，你一定会责备我：一位小姐不应该跟一个不大熟的年轻人挨得这么近。然而请你放心，说起来也叫人生气，他一眼也不看我，他甚至把我推开一点。他又开始说话，把一只手按着我的肩头，好象按着阳台上的大理石栏杆。

“在优雅而善于剥削的贵族、溺职的法官、贪污的官僚、讨饭的伪善的教士，以及饥饿的军队等等的下面，憔悴呻吟着那无数的俄罗斯农民。

“七千万男男女女！这是多么可惊的一个大数目。

“你走进一个所谓村庄去看看罢。那些是房屋吗？不，那里只有污秽的茅舍，连牲畜都不愿进去住。到处都有一种令人发呕的臭味。

“住在那里面的人吃些什么呢？白菜、玉蜀黍粉，这还是很好的食品。至于牛奶、牛油、鸡蛋，那更是他们梦想不到的。他们不知道一个肉字。他们偶尔有一点钱就到酒馆或教士那里买烧酒去，烧酒还可以压住他们的饥饿。

“我们再走进房里去看。

“床，没有。箱子，没有。只有一片污秽、潮湿的土地。那么他们睡在什么地方？夏天睡在土堆上，冬天睡在炉台上。妻子、女儿蓬头垢面，披着羊皮的宽衣，穿着沉重的长靴。一身都是羊骚臭。男子和女人差不多，不过更脏一点。晚上父母子女挤在一堆睡，大家抱着，缠着，就象几根大蛇盘在一起！

“然而在角落里却有一个小小的神龛，用几根铁丝拦住。

那里点着一盏小灯，里面供了一尊圣母像，手腕上带着玻璃手镯，耳朵上垂着金耳环。

“肉体是这样。精神呢？

“你想他们还有精神生活吗？他们还能够思想吗？他们不识字，而且也没有读书的时间和心情。他们笑起来就象驴叫，叫起来就象狗吠。他们懂得跟女人讲恋爱吗？他们只知道同老婆睡觉。他们爱儿女吗？他们只会用空虚的眼光看他们。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安静地休息一天；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喝一杯烧酒，把目前的环境暂时忘掉；他们只有一个快乐：到礼拜堂去祷告死后可以进天堂！”

啊，好友，我的漂亮的皇后，我忍不住插嘴了！他说的不是真话。我反驳道：

“农奴已经解放了。人家还把土地给了他们，又为他们办了学校。他们现在决不会象你所形容的那样悲惨！”

他听了我的话苦笑一声，然后讥讽地叫起来：“农奴解放！土地！学校！啊！你听我说罢！”

第十封信

我的美丽的小鸽儿：

你看，他的手抓住我的肩头，猛烈地摇撼着。他抓得那么紧，我觉得他的指甲刺进了我的肉里。他的身子微微颤动着，

头埋下来看我的脸，他的眼光是那样锐利，好象刺到了我的心。我很感动，又有些胆怯，我好象一只小白鸽被抓在老鹰的爪里。——但这是一只多么漂亮的老鹰啊！

“不错，人家把农奴解放了。七千万活奴隶如今得到了自由！这是多么痛快的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因此被人称作一个伟大的仁爱的英雄。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罢。一个人有一条狗。他用它守屋，用它拉小车，他用它做种种事情。他不高兴的时候还打它。然而他不得不给它骨头啃。

“有一天那个人把狗叫来，对它说：

“——你去罢，你现在自由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呢？狗这样问道。

“——你现在自由了！

“——我以后干什么呢？

“——你现在自由了！

“——我吃什么呢？

“——你现在自由了。

“——但是我又饿又渴！

“——我告诉你：你现在自由了。

“这条狗只得离开它的主人，它瘦得只剩骨头，一颠一跛地到处徘徊，饿得要咬自己的舌头。然而人家却说它自由了。

“以后呢，倘使这条狗不是红着眼睛，张着大嘴，口里喷出白沫，到处奔跑去咬人，那么它就会躺在小巷里，渐渐地脱了

毛，让苍蝇叮着，慢慢地死去。

“啊，不错。人家的确把土地分了给农民，现在这种分地的办法还在实行。自然这是有代价的。这且不管。我们看：他拿分得的土地来做什么呢？自然你会说，用来耕种。然而他没有农具，没有肥料，没有种子。这些他也可以向犹太人那里买来，不过他得拿下次的收获来还债。他又得向地主缴纳租金。这样一来，他每年辛苦一场，依旧免不掉要挨饿。

“这便是‘农奴解放’以后农民的生活。

“人家又会说：

“还有公社呢！这种公社叫做‘米尔’。一个乡村成立了一个合作的组织，每个农家，依照人口的数目分得土地。这不是很公道的吗？此外还有农民自己的集会，选举村长出来管理他们的事情。沙皇跟他们隔得太远，中央政府也很少来干涉公社的事。

“不错，这番话说得很漂亮。‘米尔’的确是美丽的未来社会的一点萌芽！然而实际上‘米尔’却被弄成了监牢一样的东西了。

“公社向政府领取一批土地，要付一笔大款。它没有这笔钱，因此只得向押款银行借贷。利息自然很大。而且押款银行只能够付一部分现款，就是全数的五分之四。然而全部土地就算抵押给它了。这还不够，旧地主还应该得到一笔赔偿费，这是法令上规定的。公社只得又向另一个银行借款。每年又要付出一笔新的利息。这件事情办好以后就要购买农具

了。工厂会供给种种的农具，但是钱从什么地方来呢？那些放重利的人发财的机会来了。以后还有租税呢！耕种的时候到了，农民辛辛苦苦地在田里劳动。等到收成时，一笔一笔的债项、利息、租税就把他们血汗换来的东西全部拿走了。

"至于那些农民自己选出来的村长呢，他们用种种方法骗到农民的信任做了村长以后，他们就开始掠夺农民。他们放款来重利盘剥；他们卖布，卖食物，卖酒，只花很少的本钱，就获大利。农民一天一天地瘦起来，他们却一天一天地肥了。你看，在教堂的天蓝色圆顶和金色尖塔的旁边，绿树丛中，新盖了一些粉红色砖屋。这便是村长的住宅。他们吃得好，穿得好，过得舒服。然而在小村庄里，在那些分散的破屋内，农民就憔悴地过着没有希望的日子。从前他们是一个地主的奴隶，现在他们却负了一身的债，永远不能够翻身了！他们耕种完全是为了别人，他们的麦子也不会变成他们自己的面包！"

我的亚丽恩娜，你愿意我告诉你吗？我现在有点不安了。这些农人真可怜！我从来不曾听见人说起这些事情。我的周围居然有这么多的不幸。我戴着钻石耳环，手指上戴红宝石戒指。我的小皇后，你还记得这个戒指吗？我从巴黎买来的。这是一个最有名的珠宝商的珍品。宝石的四周有金边轻轻地托住它，就好象一只鸟的脚掌上冒出一滴鲜红的血。

第十一封信

我的小鸽儿：

我望着我的红宝石戒指，我一面想着他告诉我的这些话。那一滴血渐渐地变大起来。我的眼睛花了。我觉得眼泪流出来了。然而波利司好象不曾看见一般，他依旧说他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阴暗的俄罗斯了。

“在上面一个人统治着，他站得高高的，离得远远的。亚历山大二世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呢？他难道会有一点自由的俄罗斯的幻景吗？从前他也许有过，如今却完全没有了。

“对于哭泣的人，对于哀诉的人，对于要求伸冤的人，他都冷淡地回答道：‘不。’他依旧袖手旁观着。

“然而他现在不安起来了。他觉得在下面情形有些不对了。大概有人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嚷着要做出什么举动了。

“这种不安就变成了害怕。他便躲藏起来，把自己关在房里，怀疑一切的人。吃饭的时候他怕人下毒药，喝酒的时候他也很当心。关着房门他还要从锁孔里偷看外边有没有人窥探。旅行的时候他让御车空着，自己却躲在后面车厢里，怕有人来行刺。

“这种害怕快使他发狂了。

“说一句话，处死！带着一份查禁的刊物，处死！写一张标语，处死！到后来笑一声也处死！哭一声也处死！如果他

不高兴杀人，那么就用徒刑和流放。为什么呢？常常是没有理由的。据说这些犯人里面有几个正在磨刀擦枪。这好象一个农夫为了一株恶草就割平了整个田地……”

啊，好友，我失声叫起来了！不过声音并不大，你知道一位小姐是不应该大声叫的。他还说了许多话，许多可怕的话，我不告诉你了。我这时候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革命党，就是大家所谓的“虚无主义者”。小皇后，你想这时候我多么害怕！但是他又说得多么美！他还说了许多话，他最后说：

“……我多么羡慕后代的人啊！我们完成了这个艰苦的工作以后，他们就会来做温和的工作。将来的社会是和平的，美丽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看见。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只应该在惨痛的环境里继续做我们的艰苦的工作。我们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后代谋幸福……”

是的，姊姊，他说得真美。他还说那时候不仅我们得到了自由和幸福，便是你们也一样地会得着自由和幸福的。你们那些英勇的殉道者的理想也终于会实现的。将来不会再有那些流血的惨剧了。

但是这时候，我的保姆，你知道，就是那位“堂·吉呵德夫人”仓皇地跑来了。

我想她一定来找我，叫我回去。她会责备我不该一个人和一个年轻男人在花园里阳台上立了这么长的时间。

然而我错了。她向着波利司走去，对他说：

“兄弟，快逃走。人家来捉你了。”

“太晚了，你看。”

波利司刚把话说完，就看见一个军官领着四个宪兵走出跳舞厅，向我们这边跑来，很快地就把波利司捉住了。许多人从跳舞厅里跑出来看。

波利司很安静，脸上还带着笑容。他对我点了点头，就从容地让宪兵押着走过人丛中出去了。

我痴痴地站在阳台上，忽然听见了一个人的声音：

“利娜·伊凡洛夫娜。现在跳最后一个华尔兹了。你肯赏给我这荣幸吗？”

我掉转身子，看见R联队长站在我身边。就是他，他把宪兵带进来的！我先前看见他在偷看我们，这一定没有错！

我走到他面前，微笑着，轻蔑地看他一眼，不理他，就转身进去了。

第十二封信

我的美丽的小皇后：

那时候我真想吐一口痰在他的脸上，打他一两记耳光！但是，我又害怕这样做会失掉我的身份，引起人们的议论。我是一位小姐，而且在别人家里作客呢。

“堂·吉呵德夫人”默默地陪了我回家。在马车里她没有说一句话。我自己的脑子也糊涂了。我记不起我是怎样回家的，也记不起在车里说了些什么话。

我进了自己的房间，坐下来休息片刻。我无意间看见床头悬挂的你的照片。爱友，你真漂亮，你笑得多动人。我看见你这张照片，就仿佛站在你面前和你谈话，我的心渐渐地安静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愤怒和焦虑又在我的心里升了起来。波利司，他有一对这么美的眼睛，他带着这么热烈的声音说话。他们为什么要捉他呢？他不过在阳台上对一个年轻姑娘谈了一些话。难道现在连私人谈话的自由也没有吗？这样看来波利司果然说得不错。俄罗斯的确是悲惨的，可怖的，丑恶的！亚历山大二世的确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暴君了！

我焦急地在房里踱来踱去，我的保姆默默地在旁边望着。

她突然对我说：

“利娜·伊凡洛夫娜，很好。我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你不必为波利司担心。他是一个殉道者，决不会抱怨他的命运。”

“那么，他们会怎样对付他呢？”

“他们会把他送到西伯利亚去，不必经过什么审判。这还是优待。否则他们就把他关在堡垒里，用乱棒打死他。”

“啊！这些魔鬼！你说，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救他出来？”

“没有。我们只有让他牺牲，而且也准备将来牺牲自己。”

她耸了耸肩头，这样冷酷地回答我。

“让他牺牲！”我绝望地反复念着，我的心非常烦躁不安。我又想哭，我又想笑。

爱友，我简直形容不出来我这时候的心情。啊，你还记得

吗？有一次在你叔父的家里，你叔父喝多了酒俯在桌子上睡着了。我和你两个偷偷地端起酒杯来喝，我们整整喝了三杯葡萄酒——我想大概是西班牙酒罢。我的头开始旋转起来，就象很起劲地跳过了一回华尔兹。你呢，小鸽儿，你不要否认罢：你想站起，你的脚却软了，你就跌在地上。爱友，你不要为这件事害羞，现在想起来还是多么有趣啊。我们发疯似地笑着，笑得流出眼泪来。我们醉了。现在我仿佛也喝多了酒，可是我喝的是苦酒。我只想着波利司的美丽的话，我只想着我那可怜的波利司。我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和他相见了。

过了一阵子，我又开始责备自己：我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呢？我是一位年轻小姐，革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应当注意的是那些流行的杂志，那些法国小说，还有我在巴黎订购的新装。我的新装一定很漂亮，它还没有到，爱友，你知道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我想了许久，我终于决定了。我不再想波利司的事情，我把一切忧郁的思想都忘记了。我骑了我的英国名马，或者坐了我的法国马车，出去游玩。我又参加各种跳舞会，赴各处宴会。这四五天内我非常快活，我从没有这样地快活过。我常常偏着头，半闭着眼睛，用我的清脆的声音说话，这几天我特别爱说话，就象一只多嘴的小鹦鹉。

有一天晚上我的保姆跑来告诉我：

“波利司受拷打了！”

拷打？他！为什么呢？他究竟犯了什么大罪？天呀！这

多可怕！

"利娜·伊凡洛夫娜，听我说下去。他们把波利司带到堡垒里面。你这个孩子，你知道堡垒是什么吗？那就是最可怕的监牢。高高的垣墙，阴暗的房屋，一重一重的门接连开着，放了一个囚犯进来，便一一地接连关上，每道门都发出可怕的单调的声音，就象在叫：'你决不能够活着走出去了！'这个囚犯就沿着长廊往前走，在那些长廊上永远响着禁卒的呆板的脚步声。

"他们把波利司关在一间窄小的监房里。监房十分阴暗。桌子和凳子都钉在墙壁上。只有一方铁格子窗放了一点空气进来，铁格子窗又开得那么高，人伸起手也摸不到。

"他们把他推进这个监房里就走了。没有一个人来看他，让他静静地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一个官僚模样的人来了。这是第三科的科长。利娜，你要知道第三科就是密探部，专门对付政治犯的。他走进来就对波利司说：

"——你是'虚无主义者'。

"波利司不回答。

"——你阴谋反对政府。

"波利司连牙齿也不松开。

"——你有同谋的人。

"波利司依旧不作声。

"——把他们的姓名说出来！

"于是波利司微笑了。"

这些话使我惊奇，我不能够相信。我便问她：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呢？堡垒里面的事情你怎么能够知道？什么人告诉你的？”

“我们的朋友到处都有。连第三科里面也有我们的朋友！”

“那么以后的事情呢？”

“你等着，我慢慢地告诉你罢。”

“这个人看见波利司不开口，知道再问也没有用，便走了。过了一天他又来照样地问一遍，依旧得不到回答。再过一天他便带了两个禁卒拿着皮鞭进来。他的威胁也没有用，波利司始终不肯开口。他于是做一个手势，那两个人就捉住波利司着实地打了一顿。他们打完了，波利司也不哭叫一声。他永远沉默着，带了轻蔑的微笑安静地看着那个刽子手。”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悲痛地叫了起来：

“波利司，我的勇敢的波利司！……”

我的心痛着，热泪打湿了我的眼睛。

“堂·吉呵德夫人”打断了我的话。

“利娜·伊凡洛夫娜，你听我说下去。

“那个人看见这样，便又想出别的办法，他对波利司说：

“——你不肯说吗？好，那么我要你写出来。桌子上有笔，有纸，有墨水。你写好就把纸条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担保再没有人进来打扰你。然而你要记住，要是你不把同谋人的名单写好，我们便不给你送饮食进来。你就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你再要倔强，我们就让你活活地饿死！

“那个人走了，留下波利司一个人躺在床上。他又痛又饿，但是他依旧躺着不动。他挨过了几个钟头。他挨过了一天，又过了一晚。他依旧躺着，象一个垂死的人。这样又过了一天。

“禁卒们在走廊上不停地踱来踱去，等候他把名单递出来。然而一连两天都没有消息。忽然他们闻到了什么东西烧焦的臭味。起初他们并不注意。后来看见一股黑烟从门缝里冒出来，他们连忙打开门跑进监房去看。原来床上烧起来了。波利司就躺在床上！他的头发已经着了火！……”

“呀！他一定死了！”

我叫着，就失声哭起来。

“你不要伤心。他还没有死呢！他们马上灭了火，把他拖了出来。我想，他大概不会死。”

“那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又是谁放的火呢？”

“当然是波利司自己。”

“啊！他怎样放火呢？”

“我还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自杀？”

“他害怕他以后饿得受不住了，会做出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他宁肯马上死去，免得会出卖他的朋友！”

第十三封信

亚丽恩娜姊姊：

啊，我哭了，我伤心地哭了。可怜的波利司！我仿佛看见

了那根皮鞭，然后又是燃烧的床。火舐着波利司的血污的身体。人说他还活着，他不会死。真的吗？他已经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不知道他还要受什么罪？爱友，这时候我仿佛觉得他的伤痕就在我的心上发痛了，而且我的衣衫也给火烧起来了。为什么呢？我爱他吗？我爱这个漂亮的殉道者吗？

好友，你看这是多么奇怪的思想啊！你一定会笑我的。我为什么要爱他呢？他连一句恭维的话也不曾对我说过，他也不曾请过我伴他跳舞。他完全不是一个风流潇洒的人。没有一个少女会爱他。何况是我？我哭，我是怜悯他。这决不是爱情，决不！

我的保姆离开了我，出去探听消息。我一个人寂寞地坐在房里，肘靠在桌上，牙齿咬着我那方花纱手帕。忽然我的房门上起了轻轻的叩声。

好友，你知道我不会说"进来！"的话。这个时候我真怕人进来搅我。然而门打开了，那个常常来听我忏悔的教士走了进来。

我看见进来的是教士，倒有点高兴。我心里乱得很，不知道要怎样才好。我需要一点安慰，一点鼓励。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很容易去向宗教求救。而且我这个教士又是一个好人。他除了节日外并不多喝酒。他有学问，又善于辞令，很得人欢心。

他看见我忧愁，就安慰我，对我说，圣母和圣徒们可以帮助我，我应该诚恳地去求他们的帮助。他又从袋里摸出一个圣尼古拉的神像，要我吻它。他劝我当着神像诉说我的

心事。

这一番好话把我的心打动了。我便诚心地要求他马上听我忏悔。他一口答应下来。他拿了圣尼古拉像在手里，我跪在地上，眼睛虔诚地望着神像，把我的烦恼完全倾吐了出来：我怎样认识波利司；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那天晚上在阳台上对我说了些什么话，以及他的被捕和受刑，我都带哭地说了。

啊！宗教真是人们的最大安慰啊！我这时候心里安静了。我那个慈祥的教士对我说圣母已经宽恕了我，圣尼古拉也宽恕了我。他又答应替波利司祷告。我送了他一张二十卢布的钞票，要他布施给他教区内的穷人。他临走时还给我祝福，把圣尼古拉像留给我，又要了五十个卢布，并不贵。我望着圣尼古拉像，我想波利司的事情不要紧了。圣母和圣徒们一定会保佑他，单为了我的这一点虔诚。

第二天晚上我正对着圣尼古拉像祷告，我的保姆瓦尔华娜突然气咻咻地跑进我的房里来，她一把抓住我的肩头说：

“你这个傻姑娘！你把他告发了！”

“他？波利司？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会告发他？”

“一切都弄好了，只等波利司出狱。他们找不到证据来控告波利司。R 联队长也说他大概听错了话。波利司的自尊和勇敢的态度把那般人都感动了，他们打算放他出来医伤。然而昨晚上一个教士跑了去告密，就是你信任的那个教士。他

把你对他说的话全对第三科的科长说了。这样一来，什么都完了。不管波利司的伤有没有治好，他在两天以内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啊，这是一个多可怕的消息！

第十四封信

我的好亚丽恩娜：

你一定猜得出来那天晚上我心里多么难过。我，是我把波利司断送了！他本来就会被释放的。我害了他，我这个愚蠢的女孩子。那个教士骗了我！我真恨他。爱友，你知道我的身体娇弱，要是人和我握手，稍微捏紧一点，我就会叫出声来，好象一只小鸟给人捉住了似的。但是倘使那个教士这时候站在我的面前，我一定要打他的耳光。我恨不得把圣尼古拉像摔在地上用脚踏个粉碎。可是我不敢。我并不是一个革命党！

然而我已经下了决心了：我既然害了波利司，我就该舍身救他。我要去见总督给他讲情。我就说教士的话全不可靠；波利司在阳台上所说的完全是另一些事情。他望着月亮对我朗诵莱蒙托夫的诗。我还可以说他爱上了我，他对我说情话，他向我求婚！我预备好许多话来说，而且做出十分诚恳的样子，极力要求总督帮忙，务必使总督相信我的话，相信波利司是一个无辜的人。我认得总督，他会帮助我。

我早晨起来，稍微打扮一下，穿得齐齐整整的。我照了镜子看，好友，你知道，我只要稍微打扮，就显得很漂亮了。

我坐了一部马车到总督府。人把我引进一间大的接待室，那里还没有别的人。一个小胡子的副官坐在一张写字台后面，他抬起头盯了我几眼，又埋下头去做他的事情，并不理我。我只得自己走过去，对他说明我的来意。他严肃地看我一眼，就短短地说：

"不行。"

"总督出去了吗？"

"没有。"

"有人在跟他谈话？"

"没有。"

"那么，我可以见他。"

"不行。"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不行！刚才有一位大官送了我五个卢布，要我引他去见大人，我拒绝了。"

"那么我就送你二十卢布罢。"

"啊，这又不同了。好，小姐，请罢。"

他客气地笑了，给我行了一个礼，让我先走。他把我引进一间客厅，那里面挂着一张沙皇戎装骑马的照片，镜框上镶着金边。

我等了一会儿，一个人进来了。他不是总督，大概是总督

的秘书。他年纪不小了，却打扮得象一个风流的年轻人。他给我行了一个很漂亮的礼，让我坐下，然后恭敬地问道：

“小姐，你有事情要见总督大人？”

“我要见他本人。”

“可惜做不到。总督大人昨晚忙了一个整夜。我们的事情真多！革命党给我们添了好多麻烦！大人今早晨不能见客。因此很对不起你。”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副官的事，我就对这位秘书低声说：

“一百卢布，够了吗？”

我就把钞票递了过去。我的好友，我的小鸽儿，你看我多聪明！他马上站起来，对我点点头，温和地说：

“那么小姐，请随我来罢。让我给小姐引路。”

我真想不到，他把我引到一间非常精致的闺房里来了。爱友，这间闺房真是精致得可爱，就跟你那间差不多。你的那间，我还记得很清楚，挂着粉红色绸幔，还有白纱窗帷，在那间房里我们常常在一起，我的头靠在你的肩上，我们共读着一本从你叔父的图书室里偷出来的法国小说。

我忽然听见一个清脆的声音轻轻说：

“就是她，不错，真是她！”

这个声音清脆得和铃声一样，好友，还有点象你那可爱的声音呢！

我掉过头看。我认得来的是总督夫人，我在交际场中跟她见过几面。

她身材短小，皮肤白嫩。一对眼睛象海一样地蓝。粉红色脸颊上有两个可爱的酒窝。嘴唇象樱桃那样地红艳，嘴微微张开露出一排发光的珍珠似的牙齿。她穿了一件轻罗的衫子，丰满的身体在衣衫下面露了出来。在肥白的胸膛上两颗红点隐约地现着，左乳上面还有一颗黑痣。她走一步路，就洒出一股醉人的香气。她是个这么美丽、娇艳、动人的女人！她和我说了几句应酬话，便做出亲密的样子说：

"利娜·伊凡洛夫娜，你要见我丈夫吗？真是不凑巧。今天不行。你听我说。我真傻！我昨天把他拉去赴跳舞会，我逼着他跳舞。你知道，他没有这个习惯，所以他今天早晨非常疲倦。所以我不能让你见他……"

她对我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微笑。我想她也许会同情我，会给我帮忙。我便拿起她的手向她解说。她的这双手是多么柔软，多么洁白。十根粉红色指甲就象十片玫瑰花瓣！

她不听我说话，却端详我的脸，指着我的耳环道：

"你这副耳环真漂亮！是从巴黎买来的吗？你可不可以取下来给我看看？呀！真不坏！美极了！我亲爱的，倘使你把这副耳环送给人家，人家一定情愿给你帮忙。"

亚丽恩娜姊姊，我真替她害羞呢！我这时却顾不得许多了。我连忙说：

"拿去罢，拿去罢！"

我到底看见那位统治一省的总督了。他是一个相貌温和的老头儿。从外貌看，他大概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我马上跑

过去哀求他，对他说明我的来意。我把事前准备好的话都说尽了。他带了微笑注意地听着，时时点着头，就象在对我说："孩子，很好，我明白，你再说下去罢。"我说完了话，他就拿起我的手抚摩着，他的脸上仍然带着好意的微笑。

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好友，你一定猜得出我的快乐。

他站起来温和地唤我："跟我来。"

我跟着他。我想他一定引我到办公室去签署一张释放波利司的命令。我心里非常高兴。

然而他把我引进了一间小小的密室，是那样精致、华丽的房间。墙壁上挂着一些奇怪的图画……

我突然叫了起来。

他抱着我的腰，狂热地吻我的嘴唇。

啊！爱友，我又是羞，又是恨，又是急。我努力挣脱了他的手，急急地逃走了。

第十五封信

我至爱的亚丽恩娜：

我回到家里，一进屋就锁上门。我不愿意看见任何一个人！我只望再没有一个人来麻烦我。我又羞，又恨，那个畜生的热气仿佛还留在我的嘴唇上。啊，波利司告诉我的话全证实了：教士是卑鄙的，女人是无耻的，官僚是腐败的！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母亲又不能够给我帮忙。好友，你知道我母亲整天就在弄她那非洲的绿鹦鹉和日本的小白兔。我在

这里又没有一个象你这样的好朋友，我又不曾私下存过多少钱，你知道象我这样的一个姑娘是很会花钱的。问母亲要一笔很大的款子，拿什么名义来要呢？况且我最近又在巴黎订购了大批的化妆品和衣服。这样看来，我简直不能够替波利司做一点事情了。爱友，你想想看，我那纯洁的、骄傲的波利司，就要和那些强盗、杀人犯一起给人送到西伯利亚去了，只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俄罗斯的真面目。

西伯利亚！亲爱的姊姊，你知道这个地方吗？你大概听见过你们波兰的英雄们在那里的悲惨的故事罢。

无垠的荒野，稀落的城市，寥寥的人口，稀少的村庄：这就是那个可怕的西伯利亚。人从一个小村镇走到另一个村镇，在那冰雪冻结的道路上，即使冻不死也会饿死。雪落下来，垫得厚厚的，许久都不化，白熊就常常在这些地方徘徊。上面永远是那个灰色的天，下面是那寒冷的、寂寥的、大雪封闭了的荒原。

啊，我知道在那些囚犯里面有少数人会受到较好的待遇。他们可以在城里或村里找到安身的地方。他们做工养活自己，又可以和家里的人一起生活。然而这种人是比较罪轻一点，而且危险性较少的。波利司决不能够得着这种待遇。他很倔强，他决不肯求人宽恕，他们更不会优待他。他们一定会送他到矿坑里去。那里的情形据说是十分可怕。残酷的待遇，无休息的繁重的工作，不合卫生的生活情形，粗劣的饮食。夜晚冷得不能熟睡，白天又疲倦得不能工作，禁卒的鞭子随时

随地在旁边威胁着。在一千个犯人里面没有九百五十个人能够活过十年的。波利司会给人折磨死！他会死！啊，天呀！为什么他们要弄死他呢？他不过在花园里阳台上对我说了那些话。

晚上我的保姆来对我说：

“明天不等天亮，他们就动身了。”

夜晚是很寒冷的。上面罩着一个漆黑的天空，看不见一颗星。

我站在堡垒对面的广场上。我虽然穿着厚的大衣，身子却冷得打颤。我的保姆在旁边紧紧地捏住我的手。在我们的周围还有许多女人，她们都用手蒙住脸在哭。这真是一幕叫人心痛肠断的景象。我有点支持不下去了。

在对面就立着那个阴森的堡垒，那么大的可怕的黑影压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悲痛地等待着。

两扇大门发出一阵大的响声就突然打开了。我们马上拥挤地走过去。这时候从堡垒里面走出来一些哥萨克兵。他们带着枪，拿着长矛，矛上挂着灯笼。有的人还拿了皮鞭挥舞着，在空中作响。

接着出来一群女人，三个一排地埋下头走着，颈项上戴着刑具，就象一群给人带出去耕田的牲口。爱友，我看清楚她们了。人数有二三十个，据我旁边的人说她们都是从瑞士回来的留学生，牵连在两三起革命案件里，现在要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她们的身体虽然衰弱，但是她们并没有流过一滴眼

泪，或者哭过一声。一个瘦小的年轻女子好象支持不住了，她停了一下。旁边一个哥萨克兵就举起鞭子威吓地骂起来。啊！这又是多悲惨的景象！可是我站在旁边，我并不怕。我，我刚从一间香喷喷的闺房里出来，在那里面正燃着精致的小蜡烛，不断地放射香气、温暖和光亮；而且我过一会儿就要回到那个平静舒适暖热的房间去——我这时候居然羡慕起这些女人来了！她们是和波利司同路到西伯利亚去的，她们还要和波利司同在那里的冰天雪地上受苦。

女人后面就是男人了。他们不仅颈项上戴着刑具，腿上也戴，而且双手还给反剪地缚在背后。哥萨克兵把长矛上的灯笼放下来照他们的脸，以便好计算他们的数目。借着灯笼的一点红光，我看见了他们的装束，头上戴一顶皮帽，身上穿一件灰色大衣，胸前钉着一块记号码的铜牌，脚下套一双长靴。每个犯人肩上搭了一床被褥，腰间挂了一只锡杯和一把木匙。

我连忙挤上前去找波利司，但是哥萨克兵把我拦住了。他们拿皮鞭来恐吓我。我只得回到人丛里去。可是在我周围的女人伤心地哭着的时候，我却伸起头眼睁睁地望着那些人形。

他们一个一个地走了，我却看不见我的波利司。

我忽然想：也许波利司不到西伯利亚去了！他们一定把他留在堡垒里面等候审讯。他的事情大概可以从宽发落。犯人的队伍给两排哥萨克兵押着已经走远了，我没有看见波利

司的影子。我只看见那些女人挥动着的白手帕，我只听见她们悲声叫着丈夫、情人、弟兄或父亲的名字。啊，我的好亚丽恩娜，我的爱姊。波利司还留在这里！啊，只要他不去，就是要牺牲我的美丽，我的韵致，甚至我的生命，我也甘心。

但是突然间一辆马车从堡垒里开了出来。车上的灯光使我看见波利司的面容。是的，波利司躺在那些患重病不能步行的犯人中间，我简直不忍心细看他的面孔。我晕倒了。

第十六封信

我的小姊姊：

现在让我来继续写下去罢。昨天我写到我晕倒的时候，我几乎又要晕倒了。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还好象在我的眼前。

我的保姆瓦尔华娜对我说：

“你愿意跟他去吗？”

我坚决地答道：

“任是天涯海角，我也要跟他去。”

于是我们急急地往前走了。

我们四周的女人都带着哭声向前走。她们是犯人的妻子、情人、姊妹、女儿。不管空气怎样寒冷，她们的四肢冷得发抖，牙齿冻得打颤，她们依旧鼓起勇气，继续跟着她们的亲爱的人走。犯人的队伍默默地在行进，空气严肃而悲哀，就象这是一个送葬的行列。在这中间哥萨克兵的灯笼时时发出红

光，看起来很象魔鬼的眼睛。

“快点！快点走！”

我不住地催着瓦尔华娜。还有几步路光景我就可以赶上波利司的车子了。

我向着车子伸出手去，我叫着波利司的名字。一个哥萨克兵用他的灯笼来照我的脸。我的脸，我的眼睛就象给一股烈火烧着，我便停了脚步。另一个哥萨克兵抓住我的肩头用力一推，我马上跌在冰冻的地上。我全身的骨头似乎都跌碎了。

瓦尔华娜把我扶起来。我的左额有一块伤痕，大约是给石块擦伤的，我的嘴唇也出了血。

瓦尔华娜只管在我耳边说：

“勇敢些！我们到礼拜堂就会看见他，也许还可以和他说几句话。”

我相信她的话。为了要见波利司，我居然忘记了我的伤痕。一滴一滴的血正从伤口流下来，就象一颗一颗的泪珠，我不去管它！我也忘记了疲倦和寒冷。

我们又开始往前走了。

天边渐渐地亮起来。我们走出城，又走过了附郭一带的房屋，一片田野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田野荒凉，凄惨。寥落的几棵树上就只有一些枯枝。一层雾罩在空中。

不久到了一个村镇，队伍就在礼拜堂门前停住了。

一些乡下人站在茅屋门前，还有些女人躲在男人的身后

偷看。他们都早早起来了。他们的数目比哥萨克兵多。啊，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一定可以赶走哥萨克兵，把囚犯释放的！可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只是垂着手，站住不动，痴呆地望着我们。他们没有愤怒，没有感动，连好奇心也没有。他们对这件事情并不关心，仿佛已经看惯了。

哥萨克兵把囚犯们带进礼拜堂去。我远远地看见两个哥萨克兵挟着波利司走上石阶，跨过门限进去了。啊！怎样才能够使他知道我在这里千方百计地求他一顾啊！

礼拜堂是华美、堂皇的。早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射在祭坛上，把圣杯、大烛台、圣像都照映得更光辉了。在洁白的台布前面微微晃动着教士的绣上珍珠和银花的祭帔，在金色的阳光下灿烂地发光。

囚犯们坐下来，哥萨克兵依旧监视着他们。在哥萨克兵的后面就是囚犯的家属，她们跪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大家不作声，在一阵难堪的沉寂中那个年老的教士用一种温柔的声音讲话了。

啊！我的亚丽恩娜！这是多么悲痛的讽刺啊！在这时候他还对犯人说忏悔，说服从，说沙皇的仁慈。

众人静静地听着，没有人抬起头来。突然在第一排中间一个人昂起头高声叫着：

"打倒沙皇！"

啊！这是波利司！是他的声音。他发出了这一声可怕的叫喊。我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了。我连忙挤上前去，不管那

些哥萨克兵。我要见他，我那个永远是这样勇敢的波利司！

我还没有挤到囚犯队里，就看见那个老教士举起一只大烛台用力朝波利司的头上打去。

我哀叫一声，我又晕倒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正躺在一家茅舍的炉台上。我的保姆在那里，她紧紧地握着我的一双手。

我悲泣地问道：

“他死了！是吗？”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抬走了，头上滴着血，也许会死……”

我一翻身站起来，跑到窗前去看。阳光很亮，那边，在小山上，那个队伍正蜿蜒地行进着，已经走得太远，追不上了。他们就这样地慢慢缩小以至于完全消灭，不留一点痕迹。我知道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第十七封信

亚丽恩娜，我的好姊姊：

我便回到家里。我关在房里整整过了三天，借口说身子不舒服。我应该养好我的伤痕，不让人看见。我应该掩饰我的眼泪，不让人看见。我的伤快好了。我也不再哭了。我渐渐地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我也开始去想那些严重的、忧郁的事情。一个思想特别来缠住我：波利司以身殉的那个理想决不是邪说、谬论。他的目标是伟大的。他决不会错。而且

加今有好些事实证明出来他的话是如何地真实了。

爱友，你想不到罢，我这时候居然愿意把波利司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理想。我居然愿意去做他所做的那些事情。这个消息会使你大大地吃惊罢。

我的保姆，就是那位"堂·吉呵德夫人"，她是波利司的同志。她不管我懂不懂，这三天来就不断地向我宣传他们的理想，讲解那个运动的历史的发展。

爱友，想不到我的保姆居然是一个大演说家！她一连对我演说了三天。她先从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说起，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巴枯宁、奈其亚叶夫，再说到加拉考左夫……还有许多古怪的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好友，我想，这些名字一定会使你打呵欠的。我仿佛看见你的美丽的嘴张开，就象一朵盛开的玫瑰花一样。

瓦尔华娜给我说些什么呢？她给我解释他们的主张，他们那有名的土地与自由社的运动和纲领。她和波利司都是那个团体的社员！

她的话比波利司的话还多，她说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好友，我不能在这里告诉你了，一半也是因为我害怕会使你感到疲倦呀！

我的保姆的话把我的心更扰乱了。我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应该往哪边走才好。好友，要是你在我的身边，你一定会劝我忘掉那些忧郁的事情，甚至把波利司也忘掉。你一定逼着我照常出去拜客，陪我去大商店买东西，要我细心

地打扮自己。我们两个一起去赴宴会和跳舞会，或者坐了我那漂亮的马车逛大街。啊，我的亚丽恩娜，现在我完全无心做这种事情了。即使你在这里，我也没有兴致了。我的心乱得很，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放它。我在巴黎订购的那件时髦衣服到了，真漂亮！可是我看也不多看它一眼。我把我的跳舞教师也辞掉了。有一天我看见母亲拿了小块的蛋糕喂兔子，我便对她说："妈妈，你怎么可以拿点心喂兔子呢？你知道有多少人连面包都吃不到！"好友，你看，我快要发狂了。波利司的面影时时折磨我。这个漂亮的殉道者，他如今在什么地方？他死了呢，还是活着？他的病弱的身体，他的伤痕，他恐怕不会活着走到西伯利亚了。他们会把他的尸首丢在路上的。我想到这些我把一双眼睛都哭肿了。

忽然一个可怕的新闻传到了我的耳里。据说那一队去西伯利亚的囚犯并不是到西伯利亚就住下，他们还要和那里的一部分政治犯一起坐船到日本附近的库页岛去。

这个消息太可怕了。爱友，西伯利亚的矿坑虽然是地狱一般的地方，但比起库页岛来还好一点。那里是热病的传染地，没有一个囚犯到了那里能够活着离开的。连强健的人在那里也容易变成瘦弱的病夫。波利司要是到了那里，他就从此完结了。他的美丽的青春，他的勇敢的思想，他的纯洁的、深透的眼睛，还有那圣火一般的眼光，这一切都会消灭了。

我的头昏了。我仿佛也得了热病，终日昏昏沉沉。

过了几天，一个早晨瓦尔华娜仓皇地跑进我的房里来说：

“他们死了。”

“谁？波利司吗？”

“波利司，还有别的人。也许那一队囚犯全死了。”

“在库页岛吗？”

“他们的尸首才到了那里呢！他们刚到西伯利亚东部的边界，人家就把他们赶到一只破船上。船上本来只有两百人的位子，却装了七百多人。这样他们就开始航行了。到了第三天船上就有好些人生病死了。尸首被丢在海里。瘟疫在船上流行，没有人来做防疫的工作。尸首一批一批地给人抛到海里去。等到一个水手高叫‘陆地’的时候，船上就只剩下两百七十几个犯人了。不错，前面就是陆地，然而对于那两百七十几个犯人那就是坟墓。至于波利司呢，他一定早死在船上了。”

我不作声，我心里痛得厉害。我想我的脸色一定惨白得可怕，连瓦尔华娜看见我的脸也禁不住惊叫起来。

忽然我下了决心，走到她面前，把手伸给她，一面说：

“瓦尔华娜，让我跟你们去罢。我也要做一个土地与自由社的社员。我愿意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奋斗，做一个你们中间的人。”

她笑了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爱友，我的小皇后！我现在也变成一个革命党了。你会笑我吗？我记得你平日笑起来的时候，多可爱。你有时抚着胸口，有时拿手帕掩住嘴。倘使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你

会笑得在房里打转。

但是现在不是笑的时候呀！我说做一个革命党，就是说我把我的一切，我的美丽，我的韵致，甚至我的生命都献给那个理想，献给革命了。

然而不过两个多月我就被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一个同伴在乡下办了一所小学。我当教员，另一个同伴做了医生。这就是我们两个的罪名。

我那个同伴的名字叫薇娜，她是瑞士楚利克大学的医科毕业生，她是一个稀有的美人。但是，我的小白鸽儿，你不要生气，你比她更美呢！不过她的美和你的美不同。她是那么尊严，那么恬静，那么坚决，是一位尊贵的北部的美人。你呢，我的好亚丽恩娜，你却是一个活泼、天真的小姑娘，你是一只顽皮的小白猫儿。

薇娜的医术很成功。我们到那个乡村才半个月，她的声名就传播得很广了。一天从早到晚都有病人来找她。有的病人是从四五十里外的村庄走来的。一个月里她医好了七八百病人。农人把她当作天使看待。

我呢，我有三十多个男女学生，我拿全副精神教他们。学校和医院在一起，都是免费的。那些小孩都很可爱。他们和我处得很好。

我们有时候也到农家去，多半是在晚上。我们和农人夫妇谈话，或者读点故事书给他们听。我们也给他们讲点关于目前社会情形的话。薇娜真是我的好帮手，不，她是我的好教

师。她的学问比我的高深多了。她除了法国小说外，还读过许多法国书，什么圣西门，福利叶……这些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见过。

爱友，你万想不到这种生活是多么幸福的啊！它有一种迷人的美，连我那勇敢的波利司也没有见到。波利司还没有认识农人。他说的关于这方面的话就不是真实的。那么质朴，那么坚定地保持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虽然生活在污秽和贫穷里，只要有人给他们带来一点希望，他们会相信光明就在眼前！——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然而不久就有人告发了我们，我和薇娜被捕了。

连这一件平和的工作，人家也不许我们做。爱友，我还知道有许多年轻女郎就为了这件事情憔悴地死在监牢里面。难道我和薇娜也会这样地死去吗？

爱友，我想到薇娜，那个高贵的北方美人，她因为被牵连在另一个政治案件里，押解到圣彼得堡去了。我又想到波利司，那个崇高的殉道者，他果然就死在去库页岛的船上吗？

我不能够写下去了，爱友，我要哭了。……我伤心地哭了，但是你要知道我没有一点悔恨。爱友，你不要怜悯我，我是没有一点悔恨的。

下　篇

引　子

后面的两封信是在西伯利亚寄出的。利娜已经押解到西伯利亚的矿坑里来了。时间是在一八七七年的冬天和一八七八年的春天。利娜不再偷偷地爱着波利司，她终于找到他而且同他结合了。

第十八封信

我的爱友，我的金发的小皇后：

我好久没有写信给你了。倘使你能够收到这封信，你第一就会注意到发信的地址不同了。是的，我现在不在那个堡垒的监房里面，却到了西伯利亚东部的矿坑里来了。我还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够到你的手里。那个到矿坑来卖东西的犹太人虽然答应给我偷递信件，但是不一定靠得住。他要的报酬又是那么大。他明天还要来，我要把信丢给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拾起它。而且即使他拾了信，我也不知道他能否通过守兵的眼目。再不然他会把信送到守兵那里，也许这是他们

做好的圈套。然而不管这些，我要给你写信。

只是有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情。爱友，我写了这许多信给你，却没法接到你一封回信。想起来我多寂寞啊!

亚丽恩娜！我的好亚丽恩娜！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苦！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哥萨克兵就跑进我的监房，把我唤起来。那些哥萨克兵真凶恶，就象我给波利司送行时看见的那样。他们提着灯笼，红光映在他们的脸上，好象涂上了一层血。我只得当着他们的面站起来穿好衣服。一个兵看见我的身子瘦小就笑起来，另一个兵看见我生得很美，便对我微笑。我不说一句话。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准备勇敢地接受任何的刑罚：不管他们要鞭打我，或是送我到西伯利亚去。

我被带出去了。在天井里站着一些男女囚犯，也有哥萨克兵在旁边看守。人家把我们分成了两队，每三个人排在一起，我站在两个可怜的姑娘中间。她们哭得那么伤心。她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连她们自己也不知道。

突然一样东西压到我的颈项上来。我们三个人的颈项就给刑具连在一起了，好象三匹驾车的牲口一样。啊，我的好姊姊，你知道从前只要一串稍微重一点的珍珠项圈也会使我不舒服。然而如今我却咬紧牙齿勇敢地支持下去了。哥萨克兵手里的皮鞭在空中挥动，发出威吓的声音。我们就开始往西伯利亚走了。唉！这悲哀的一行人!

冬天，这是冬天了！爱友，你也可以想象到，往西伯利亚去的路上是多么寒冷。只有生病的人可以坐车，和行李在一

起。我们却不得不步行。路是这么难走。我们的鞋袜都走破了，却不得不赤脚走着。爱友，你该记得我的脚是那么白嫩，那么粉红，差不多和你的脚一样地美丽！可是如今它们却踏在那冻冰的地上，给石子冰块割破、擦破了皮，血流出来染成了一块一块鲜艳的红冰。我们只管往前面走，颈项上戴着刑具，脸冻得通红，又被雪风不留情地割着。雪片差不多迷了我的眼睛，汗滴下来，马上就冻成冰了。我的头发上，眉毛上，嘴唇上，到处都是小的冰块。身子快要倦得不能动弹了，却没有休息的时间。晚上睡眠的地方不是破烂的仓库，便是灭了火的农家的炉台。爱友，你想在这种环境里我怎么能够闭上眼睛！在外面雪风发狂似地叫吼着，在里面冷风进了被褥，我的娇养惯了的身子冷得一直在打颤。但是第二天，天刚发白，大地上还罩着一层浓雾，我们又不得不起来出发了。

过了好些日子以后，实在我已经算不清楚日期了！我们走过了托波尔斯克，到了叶尼塞河附近，在那些阴暗的平原上，一连六个月都是冬天，一年里最长最好的日子，白天也只有六个钟头。

然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阳光对于我根本上就不存在，因为我给埋在那个称为矿坑的地狱里面了。

啊！亲爱的，我几乎不能够捏铅笔了，我的十根指头都被那些粗糙的器具，那些重的工作弄破了，到处都是伤痕，到现在还在出血。但是我忍着痛来给你写信。

矿坑！矿坑！这就是人间地狱！你在你那精致的闺房里

万万想象不到矿坑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形。可是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这一点你总该知道罢。几个凶狠的哥萨克兵监视着我们，强迫我们这些柔弱的女人拿起锄头去挖地，挖石壁，找出铜和水银来。那些监视我们的哥萨克兵是十分凶恶的。只要我们里面有人掉转一下头，或者说一句抱怨的话，或者支持不住把锄头落在地上，他们的皮鞭马上就会打在那个不幸的女人的身上！我们几个新来的还可以勉强支持，那些早来的个个都失掉了人形，瘦得只有骨头。甚至对这些可怜的女人，他们也不肯放松一点，他们依旧严厉地逼着她们劳动。但是在这般不幸的女人中间，有的却是完全无辜的好人，有的还是崇高的圣女！还有几个从前还是年轻的女孩，因为送面包给亡命者，又没有向官厅告密，就得到这样残酷的刑罚。还有几个你们波兰的女人，她们的罪名只是为着波兰独立运动的失败服丧！

啊，爱友，我写不下去了。我们从早到晚没有间断地作工，夜里又不能够睡得宁静，常常会被哥萨克兵的打鼾声吵醒。这便是这些黑暗的深渊里面的生活。我们整天埋在地底下，一年里只有两天象牲口那样从洞里爬到地面上去休息，呼吸新鲜空气。这两天是圣诞节与复活节。

第十九封信

我最亲爱的亚丽恩娜姊姊：

一个娇养惯了的女孩子，虽然她有胆量，可是她的身体究竟软弱。所以不到多久我就病了。在作工的时候我竟然丢了锄头，倒在地上。哥萨克兵的皮鞭这时候也失了效力。我不能够动一下身子。我心里想，这回是完结了。我是死定的了。然而他们又把我抬到地面上来……

我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给自由的风一吹，新鲜的空气直往我的鼻里送，我觉得人马上清醒了，身子也爽快多了。便是灰色的天空看起来也叫人高兴。何况这时候恰恰是五月，甚至在象西伯利亚的地方也有花开，我闻到了一股新春的香气。

但是幸福很快地就过去了。他们把我抬进了一间茅舍，放在一张铺着腐草的床上。这个地方又脏又臭，有好些病人在呻吟、叫号，或者吐最后的一口气。

我在这里睡了多少日子，我自己都不知道。而且连有没有医生来给我诊病，我也不知道。那些时候我发热很厉害，差不多完全失了知觉。我仿佛记得有两次一个教士走到我的床前来，要我对他忏悔，说我活不过这个晚上。

我的病渐渐地好起来。但是身体还是很衰弱，不能够到矿坑里去。他们居然许我出去在这村庄的附近散步，也不派人监视我。他们看见我身体还是那样坏，知道我没法逃走。

啊！爱友，你且想想看，我第一次出来散步，那是多么快活！在我的眼里看来一切都是新鲜，可爱。天边现着蓝色，就象远远地横着一面海。平原上到处有着稀落的绿树，嫩绿色

的树叶特别可爱。树枝上有小鸟歇着在唱歌。平原上有鸟儿飞翔，扑着它们的小翅膀。我见过你们波兰的那些有名的美丽的树林，我又见过俄国本部的那些满铺着花朵的美丽的草原。可是从没有一个美丽的雄伟的景象能够象今天这样地感动我。平凡简陋的西伯利亚的小村落在这个短时间里仿佛变成了我的天堂。

这时候我没有思想。我只是尽情地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忽然我看见了一个人。我不觉停了脚步，失声叫了起来。在那边，在大路上，在那些搬泥土、劈石头的犯人中间有一个面貌象波利司的人。我叫着他的名字，我跑过去。

他听见了。他往我这边看，他答应着。一定是他！爱友，你想我应该是多快活啊！

我看清楚他了！没有错！他活着！他就在我面前！他向着我伸出手来！我扑过去，让他把我抱在怀里。

我哭着。我笑着。他给我解释他留在这里的原因。那一次他因为受了伤，不能够到库页岛去，他们便把他留在西伯利亚。他们派他做修路的工作。这至少比在矿坑里工作好得多。他完全不知道矿坑里的可怕的情形！接着我便把我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他。他一面听我说话，一面带了无限的温柔望着我。我看他的眼睛，那里面有泪珠在发光。他感动地、爱怜地紧紧抱住我。他还跪下来抱着我的腿，又拉了我的满是伤痕的小手不住地吻着，一面说许多亲密的话，这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情的陶醉而微微地战抖了！

爱友，我的好姊姊，你为我祝福罢，为我们，我和波利司祝福罢。我现在和他在一起了。我是他的妻子，他的情人。我们的结合不要官厅来承认，不要教士来祝福。我们是在广大的天空下，明亮的阳光里自由地结合起来的。不管每天的艰苦、疲劳的工作，不管那种种的侮辱和虐待，我们并不悲观。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希望又生出来了。每天傍晚工作完毕以后，我们两个人手牵着手，我的头靠着他的肩，我的眼光射进他的眼睛，我们走出了这个村庄，我们走上一个斜坡，那上面长满了软草，就象一张毛毡。我们挑选了有树木的地方坐下来互相抱吻，树木遮住我们的身子，不给人看见。然后我们就站在斜坡上，望着我们的不幸的俄罗斯母亲。我们每次总要望许久，虽然看不见什么，那灰色的天罩住了一切。但是我们始终坚决地相信着，等待着一个新的美丽的景象。在我们的耳里永远响着那"土地与自由"的声音。这声音是一天比一天地更响亮了。爱友，倘使你到现在还没有听见这个呐喊，你不久也会听见的！

我的亚丽恩娜，我的好姊姊！请你为我们的结合祝福罢。请你为我们那个伟大的俄罗斯母亲的前途祝福罢。

致树基（代跋）

关于收在这一卷中的五个中篇，我想作如下的简单的说明：

《海的梦》原名《海底梦》，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上海新中国书局发行初版时，后面还附印了一篇散文《从南京回上海》，一九三六年一月，我向新中国书局买回《海底梦》的版权，交给开明书店重印，删去了那篇“附录”。但是我并没有扔掉它，后来又把它编进《旅途杂记》之类的集子里。《从南京回上海》是一篇真实的见闻，写了不宣而战的“一·二八事变”的一些情况，虽然没有技巧，没有文采，却记下了一些值得记住的事情。文章最初在当时上海文化界发行的一份短期的抗日报纸上连载。在这报上我还发表了一首诗《上海进行曲》。可是现在不但诗找不到，连报纸的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从南京回上海》同年七月又在新创刊的《大陆杂志》上发表一次，这样才给保留了下来。后来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发生《闲话皇帝》事件以后，在上海租界里出书也感到了压力，为了少给书店带来麻烦，我便替《海底梦》戴上一顶“童话”的帽子，“童话”就是莫须有的故事嘛，至于写得明明白白的抗日文章只好暂时跟读者告别了。

关于《春天里的秋天》，我在《创作回忆录》中作过比较详细的说明。

《砂丁》和《雪》都是失败之作。我那时还不曾去过锡城个旧，[①]虽然在长兴煤矿住过一个星期，但见闻有限，同工人接触不多，在矿山时并未想过要描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两年后让组稿人逼着在期刊上发表连载小说，就只好编造故事了。奇怪的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很害怕这两本不成熟的作品，《雪》原名《萌芽》，发行不久便遭到公开查禁，后来自费重印，改名为《雪》。

《砂丁》由开明书店出版时还附印了一个短篇《煤坑》，因为它也是写矿工的小说。一九三六年一月我编短篇小说集，就把《煤坑》抽出来放在短篇第二集内，而《砂丁》就作为中篇给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第五集里面。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为新版《砂丁》写过一篇短短的"后记"，开头的一段是这样：

> 《砂丁》是我五年前的旧作，当时印过两千册，也不大为人注意。后来因为自己的不满意和别的原因，我就让它停了版。最近一个朋友和我谈起这书，他劝我把它重印。我便检出旧稿修改一番，改后重看，觉得也并非不堪问世之作，便交给印局排印了。

最后说到《利娜》，这个中篇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动身去日本横滨前写成的。靳以和卞之琳编辑的《水星》(月刊)在

---

① 我访问个旧，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回来后写过两篇散文。

北平创刊，需要连载小说，我便写了《利娜》寄去，用欧阳镜蓉的笔名发表。

我后来（一九四〇年）在《利娜》单行本的序文中说："这是根据六十年前一个俄国少女写给她的女友的信改写的，"我说了真话，小说的确是根据一本叫做《一个虚无主义者的书信》的法文小册子改写的，原信二十六封，经我删改合併，缩成十九封，连故事也有了一些改动。我借用别人的文字发自己的牢骚，不是用我的嘴讲别人的话。那么文章总还是我的吧。但严格地说来，它却不是"创作"了。可惜的是原书已经在抗战中遗失。

巴　金 1987年8月15日。